旅行雜誌

索引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第二十二卷・七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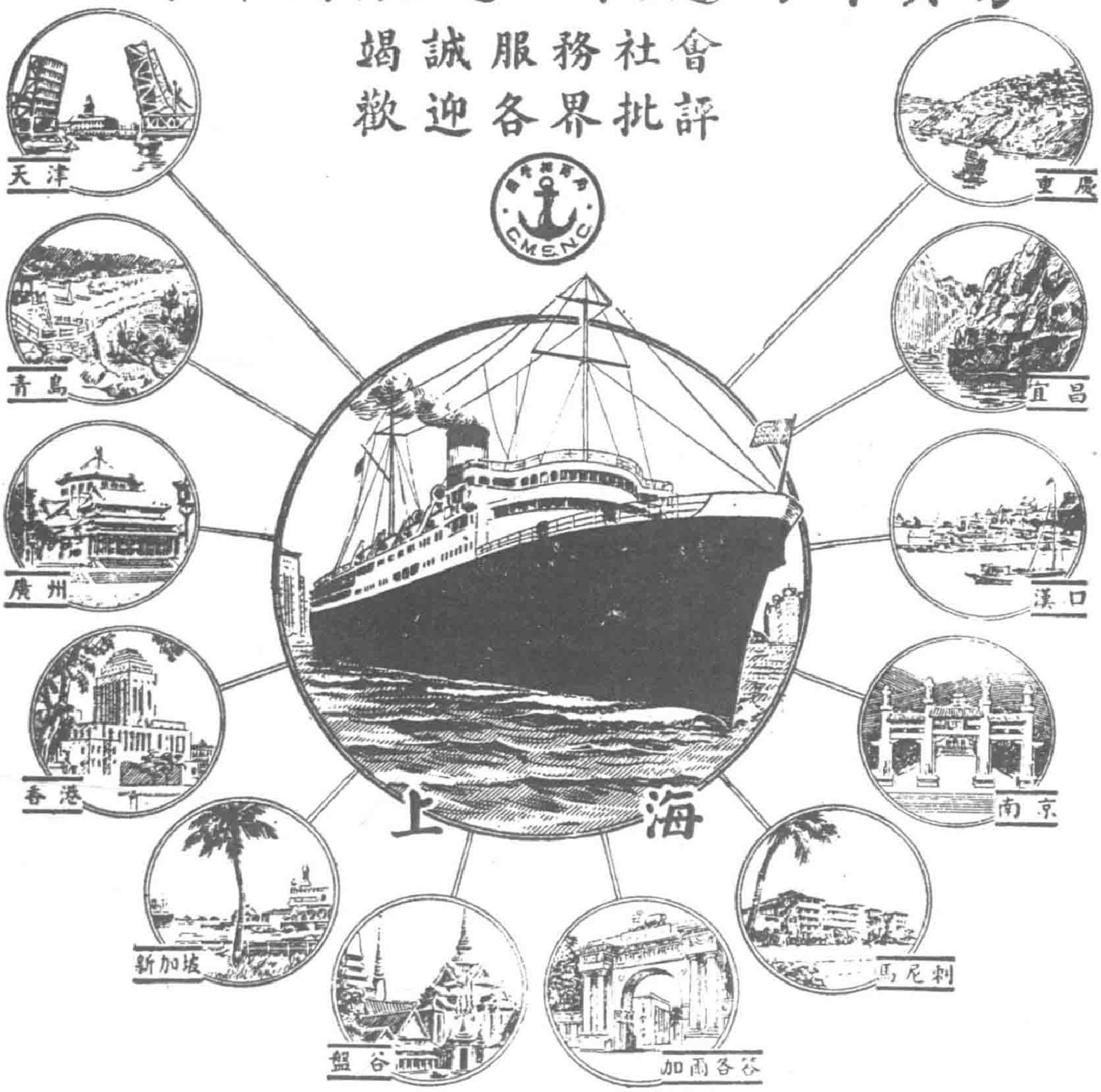
Vol. 22, No. 7 - July 194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
SHANGHAI, CHINA

國營招商局

總局：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郵局信箱一七二二號　電報掛號〇〇〇一　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售票處：上海(〇)四川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九六四六
旅運事務所：上海(〇)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一九四五〇
＊船期問訊處：電話一四一八八

南北洋線：寧波　溫州　福州　基隆　高雄　廈門　汕頭　香港　廣州　湛江　榆林港
海州　青島　煙台　天津　秦皇島　葫蘆島　營口

長江線：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漢口　沙市　宜昌　重慶

海外線：東京　神戶　橫濱　海防　馬尼剌　新加坡　盤谷　仰光　加爾各答

六〇—〇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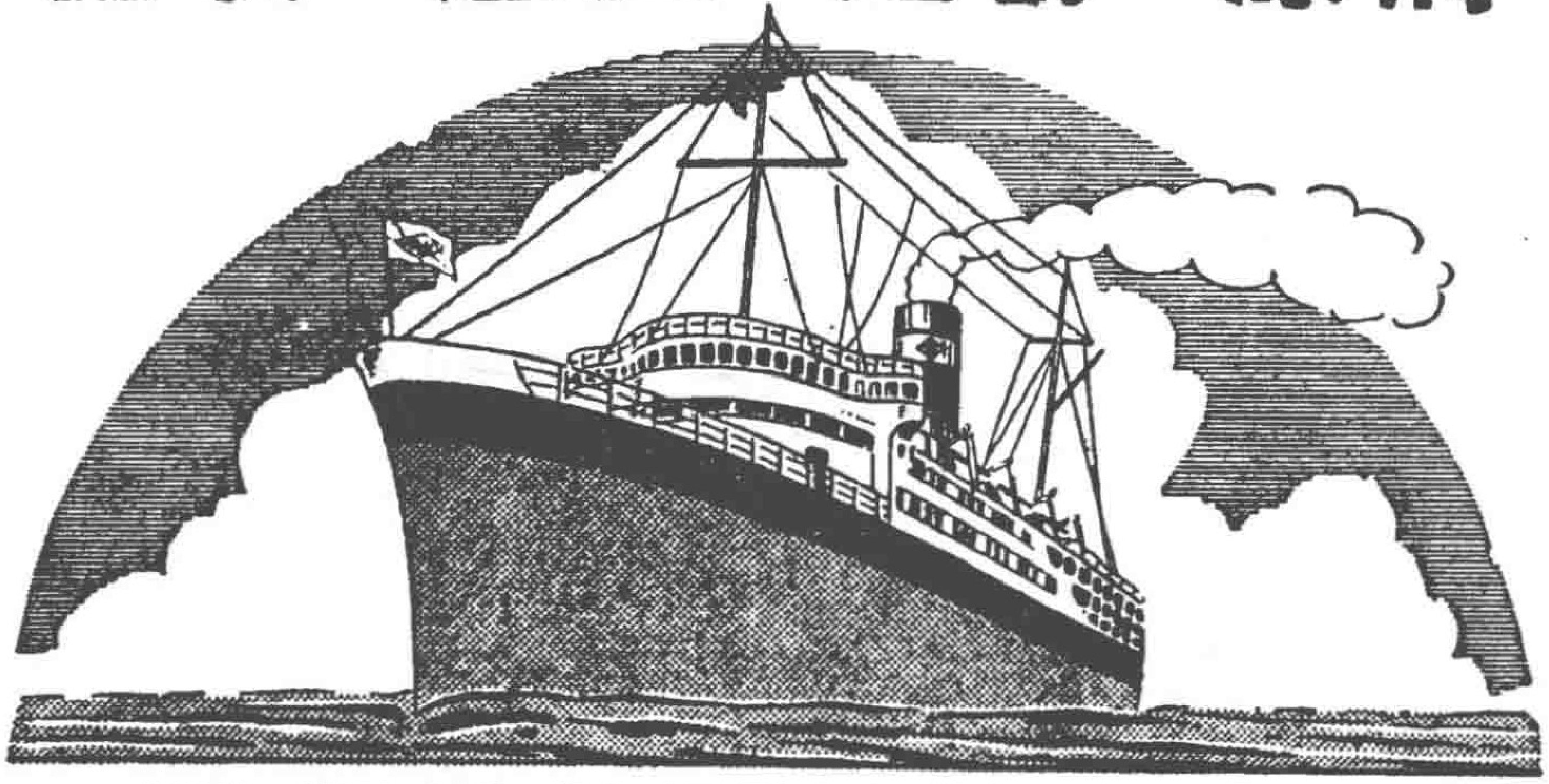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業務：航業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現有輪船百餘艘行駛

台灣 天津 青島 福州 汕頭 廣州 香港 及長江漢宜萬渝等埠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〇八號

上海分公司　東大名路三七八號
（業務財務）中山東一路九號

各地辦事處分公司　漢口 宜昌 萬縣 南京 天津 基隆 青島 汕頭 廣州 香港 等二十餘處・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上海東大名路三七八號三樓

請看：

全國著名
歷久彌新
獨一無二的大日報

申報

服務最久
貢獻最大
銷行最廣
聲譽最著
所以
讀者最多

我們的通信網遍佈各地：消息完備
評論由權威作家們執筆：態度正大
我們取精編精印的制度：醒目大方



合記教育用品社
TRADE MARK
營業要目
採辦環球各家名廠出品
教育用品
測量儀器
高等文具
運動器械
代定歐美高等各種儀器
備貨充足
欢迎批購
總社上海河南路一八八一〇九號 電話一五八一八
門市部 上海河南路一八五號 電話九七八〇〇
南京分社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電話二三六九四轉
香港分社香港雲咸街四〇號 電話二〇二八八

六〇—〇〇五

暈！

生化暈動藥 M. S. P. cBc

生化暈動藥(M. S. P. cBc)爲本次大戰七大名藥之一。本次大戰，百萬美軍遠渡重洋，因多不習船海，易患暈船，美軍參謀部囑咐軍醫研究避免暈船方法，終經發明一種『**暈動藥**』(**Motion Sickness Preparation**)可以預防暈船。

『**暈動藥**』(M. S. P.)可以預防暈船暈車暈飛機。

暈船，暈車，暈飛機總稱『**暈動**』。

許多人爲了怕『**暈**』而怕旅行，**暈動藥**可以預防暈動。

『**暈動藥**』有鎮定神經之功效，避免神經受震動而『**暈**』，暈動原因便是腦神經受震動之結果。

生化『**暈動藥**』爲全國唯一出品．旅行必備。善暈之旅客必備！

生化『**暈動藥**』每管十片

中國生化製藥廠

上海江西路三二二號　電話　一三一七〇


泰山牌水泥
中國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THE CHINA PORTLAND CEMENT CO. LTD.
Net 50 Kgs
江蘇龍潭
MADE IN CHINA
畢生幸福所關
以品質最優之
泰山牌
水泥
建造新住宅
方能盡善盡美
中國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總事務所：上海江西路四〇六号 廠址：江蘇龍潭 南京發行所：鼓樓十四号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二卷 七月號 目次

上海市區鳥瞰……郎靜山……封面
上海專輯……上海市文獻委員會編……一
上海風景綫……笛人……一
上海名蹟志略……徐蘧軒……四
黃浦灘漫步……石耶……六
老上海的樂園—城隍廟……林星垣……一〇
徐家匯禮讚……費志仁……一三
上海的四郊……吳靜山……一五
上海八景詩……山青……二〇
上海的博物館……李純康……二三
上海畫面（美術圖景）……阿瑛……二九
瑞士小景（美術圖景）……費求……三〇
重慶近貌……朱振……三五
詩畫紀遊天目山……施翀鵬……四三
金華鬥牛風光……蔣風……四八
崐山一日遊……辛沃……五一
台中行脚……張士超……五六
飛往古羅馬……吳天錫……五九
弔柏林……馮朱棣……六七
翠綠的山谷——喀什米爾游記……伍必熙……七一
旅美見聞……李瑞華……八〇
一路福星（長篇小說）……張恨水……八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訂購辦法

定費

國內：自由定戶每戶預繳國幣一百五十萬元，按期寄書，照定價八折計算，另加郵寄費扣算，款罄時通知續繳。

國外：全年十二期美金五元或港幣三十元，郵寄費免收。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肆拾萬圓

上海信託公司

財政部註冊　經濟部登記

民國十九年創設

辦理一切信託
及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存款

國內匯兌

本以往服務精神

竭誠承辦左列各地通匯

手續簡便　匯費低廉　交款迅速

昆明　蘭州

北平　天津

南京　重慶

廣州　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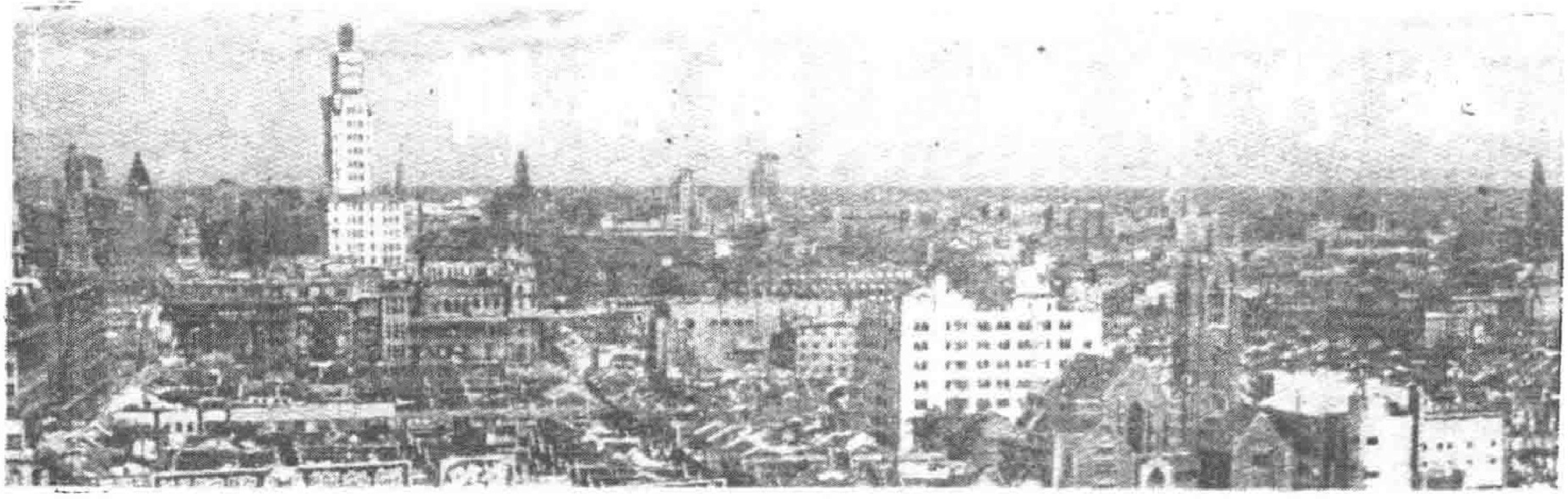
杭州　西安

長沙　汕頭

新疆全省各地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
電話一二九二三

分公司：昆明　蘭州



介紹詞

擁有五百萬人口的大上海，抗戰期間由於原子彈的蔭庇，沒有受到嚴重的損害，現在除了閘北和南市還遺留着少許斷垣殘壁尚待恢復舊觀外，在市區所表現的祇是熱鬧、擁擠、和煩囂。這裏包含着大量的豪門巨富，在儘情的享受；同時有更多的小市民在與生活搏鬥，形成了畸形的發展與繁榮。我們不論這繁榮是否正常，但能在大戰後屹立無恙，已是值得我們欣幸的。

上海自一八四三年開闢為商埠後，一八四五年及一八四九年相繼設立英法兩租界，於是濱海併縣，一躍而居全國重要的位置。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奠定上海，根據國父大上海的計劃，確定了上海為特別市。市區範圍：除淞滬商埠原有轄境外，更劃寶山縣屬的大場、楊行二鄉，松江青浦兩縣所屬的七寶鄉，松江縣屬的莘莊鄉，南匯縣屬的周浦鄉為市區，跨境五縣，轄市鄉三十，佔地二千六百九十二方里，東西廣約七十里，南北袤約百餘里。廿六年八月，日寇侵滬，十一月國軍西撤，全市淪陷，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戰終告勝利，市區光復，主權喪失幾達百年的租界，亦由盟邦交還，於是租界收回，金甌無缺。這是大上海過去近百年的簡單史略。在上海居住不久或經過上海的人士，對於上海的過去沿革，也許十分明瞭者並不太多；而對於上海的現在，僅僅看見了表面的繁榮。復員以還，關於介紹大上海有系統的著作沒有見到。現承上海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徐蔚南先生和該會同仁，搜集了關於上海一般可作遊憩考據的材料作系統的紹介，想為讀者所歡迎吧。從這短短幾篇中我們可以知道上海除了熱鬧、擁擠、煩囂以及生活的享受和搏鬥外，還有幾處可供我們遊息、瀏覽、欣賞、和漫步的地方。謹以至誠，向文獻會誌謝！

上海風景線

笛人

上海沒有山，也並無如一般老上海人所說，「畫船水榭之勝」，但便是如此，上海也缺少不了風景。第一，一條廣闊曲流的黃浦江就夠你半日的消磨。你可以「扁舟一葉」，看那「月照黃龍浦水黃」的月夜景色。你還可以趁「潮雄」的時候，「船從波闊浦中經」，去試試浦江的浪頭。「黃浦秋濤」本是滬上有名的八景之一。今年，你總看過江上的划龍船的，其實那種「羣龍戲鳳」的競渡，祇是應景的點綴而已，數十年前，打從咸豐三年（一八五三）起，滬上一般西商，假日餘閒，就曾「聯合商船水手，在黃浦江中，舉行賽船之戲」。你可知道這回事？雖然現在是看不到了。

夏天，乘涼夜渡，滋味又將何如？便是白天，你可到高橋海濱，一看海天相接的美景。可惜那裏的海濱浴場，戰後傾圮，否則你大可以洗一個舒服的海水澡回來。

「龍華浦面闊無涯」，我知道你輕易不會上那兒去，但吳淞海灘你大概一定高興去一遊？在那綿長的灘上打滾跌坐，看煙雲飛鳥，船隻出沒，保你非常愉快，不啻海鷗。你再看，滾滾的浪濤捲來了，卻絕不會就推湧到你的脚跟前的。

自然，蘇州河現在是污濁了，裏面塞滿船隻，一無風味可言，可也不能就這麼說，它有過它美好的往昔的：「天空日落晴霞起，疎柳習隄暮煙紫，風動牙檣縱所如，一櫂劃破吳淞水。」

× × × ×

上海第一個公共遊憩的公園是黃浦公園，以前向稱外灘公園，建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

這公園的最大特色，是靠着白渡橋南的浦邊。每天江水洶湧，濺潑有聲，波面風來，衣飄袂舉，坐在鐵練以內的長椅上，是夏夜最佳的納涼地，也是看江浦潮汐、船桅煙影的一個好所在，你祇看見江流浩蕩，向兩頭環轉了過去。

那音樂台的地方，據說從前有隻小船沉沒於此，後來纔聚沙成灘，作了音樂台的台基。夜裏，有過多少年，悠揚的樂聲，從這台上飄揚起來，飄到遊客的耳朵裏，飄向黃濁的江上去，但現在這隻台祇剩下了台基，樂聲是啞了。

右角那個小池，裏面養着幾條鯉魚，好看的是那當中的噴水傘，成天地淋灑着，傘下兩個鐵小孩，滴得沒法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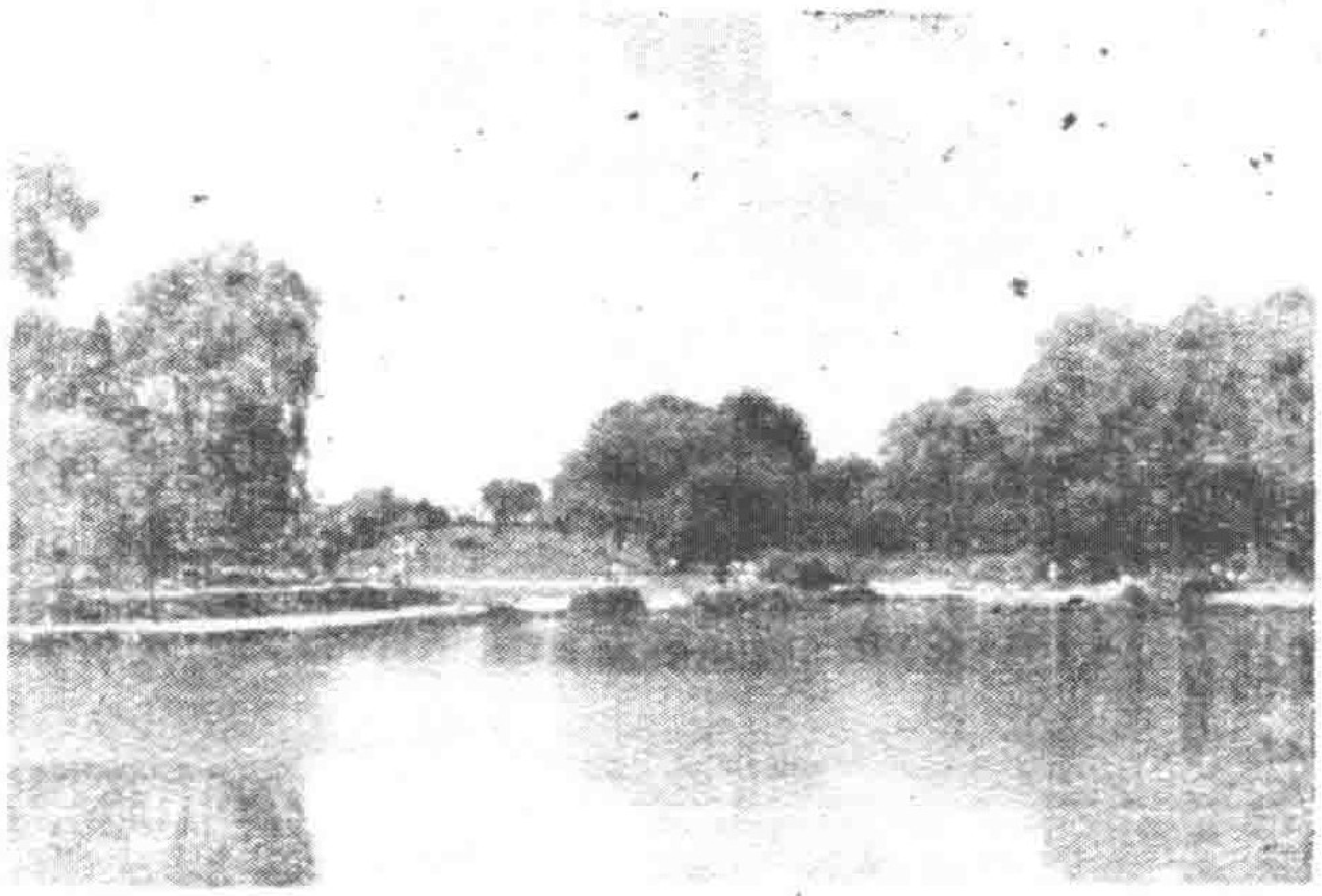
避，祇好偎倚相抱。走過去，土堆旁邊還有一個池，當洋荷花盛開時，朵朵白蓮；下面襯着綠葉，嬌白清豔，煞是可愛。

園裏梧桐蔽天，牆邊栽着紅花籐，並有石榴樹一枝。土山一亭，俯瞰全園，園雖狹長，倒仍闢有兒童球戲的草場一所。



復興公園

如果你嫌黃浦公園太顯露，那末你可以到復興中路口的復興公園去。該園落成於宣統元年，原名顧家宅公園。園如小家碧玉，楚楚風姿，以幽麗勝。有三個出入的門，南面斜對重慶南路；西通香山路；北口出雁蕩路。前後兩門間，靠東有一條白的闊帶似的林蔭道，（近北口可以橫入另一林蔭道，通到一叢大樹底下）邊有石凳，可以憩坐。



中山公園

左面本有動物園，現已門扃長廢，不再聽見老虎的吼聲了。旁邊花圃，多月季、美人蕉、間以梅林。

園多草地，靠北門邊有噴水蓮，四面廣栽花草。全園最高處在攝影室西，一丘隆起，上植高木，涼風習習下，是讀書處，亦為情侶談心處。丘盡處堆石特高，可環觀全園，半腰奠以石基，水流由此瀉下，若天然奔泉，流入丘前小池，池水渟泓，水中常可見倒映的儷影。

最值得提起的，是園西北隅的長方竹頂亭子，內設清晨學園，橫額乃吳市長所題。學園成於卅五年雙十節，冬季晨讀，時間七至八點，夏季提早半小時，現尚有夜課（八點半至九點半）。園多石榴樹（在靠西兒童樂園一帶），也有鳳仙，至於秋季的菊花大會，紫嫣黃嬌，裝點秋容，那是更不必說了。

「復興」以幽麗勝，則梵皇渡路邊的中山公園（舊名兆豐公園，民國三年落成開放）却以闊大深宏見長。佔地三百畝，為滬上最大的公園，它的樣子彷彿一管橫擺的手槍，園門東南開。

你跑進去，滿目青葱翠綠，猶如到了洞天福地。橫裏直裏，你單見草坪連草坪，樹木間樹木，不過一進門你就向東靠籬邊一轉的話，那你就可瞧到深紅淺白各種顏色的熱耆花，在此孟夏之時，開得繁豔。離籬向北不遠，有土阜，有條荷花溪，曲折迴旋，圓葉田田，一直通到茶室的所在。你如果再要看花，祇須更緣右北進就興，那裏籬邊，有牽牛、櫻花、銀杏等花簇。籬盡一亭，籬外茅舍，過亭西行，前有曠地，旁設雲石音樂台。台長方形，後牆間立二女像，姿態生動。鄰近有一大鐘，就是有名的救火鐘，上刻一八六五年字樣。過此小徑縱橫，花堆累累，中間石徑直通動物園。

中央，有池，作不規則的元寶形，更有一堆橢圓形冬青，內藏長形茅舍，幽涼非復人間，粗粗看去，你決不會想到裏面有此幽雅勝地。此外，還有洋松林，到處樹蔭重重，實是消閑談心的好所在。倘如環轉而行，那末渡橋不久，便跨上一「嶺」，「嶺」下用泥草譜成「中山公園」四個大字，前橫狹長一條小溪。這嶺上兩邊，草葉蒙茸間，頗有幽深之地。「嶺」下一道花牆，牆內有彷彿卍字形的紫籐架，三面石水櫃間立着一雙石馬，入口處一對翁仲，神情清閒。過此又一土阜，拾級而上，可以望見梵王渡路的形形式式。

到植物園與動物園去的那條路，在一座橋下設着工務局第四苗圃，圃盡處卽為公園東入口。沿徑兩旁，石座排列，金雀成堆，老籐假抱。是處四週多植異木，卽植物園所在，種着泡花樹、七葉樹、蚊子樹等等。再向前深進，就到了動物園。園成於民國十一年，內畜有鴛鴦孔雀、鵝狐鷺雉，以及兎熊獾礜。籠屋陳鱷，鐵檻內的猿猴飛禽，一見有人便飛舞攀爬。那一帶，花木深密，枝葉濃鬱，怪石交叠，曲徑通幽，一繞錯，往往不曉得怎樣纔能夠走將出來。

這園裏多的是綠草青樹，多的是廁所，多的是各式的茅亭，還多的是櫻花。祇有玉蘭花和夾竹桃在東西兩邊繁富而又寂寞地開着。

上海四大公園的最後一個是中正公園。原名虹口公園，闢於光緒三十一年。這園太空曠了，與其說是一個公園，無寧說是一個運動場為愈。進大門約二丈，有小河一，左右有綠式欄干的木橋橫架。循石橋走去，一池荷花可以臨賞，假山堆叠，不妨小憩。園左側，有着六苗圃，遙望一片青綠。隔河為第秋千架，中間徑約三百尺腰圓形草地，其中闢有跑道，更劃草地為二，球賽田賽經賽均可於此舉行。

園中最好的地方是在沿江灣路長約十丈的一段，裏面種着槐樹、夾竹桃、合歡花以及其他各種花草。

你可到過卅四年雙十節開幕的林森公園？那就是以前霞飛路的杜美花園（現在淳化路轉角）。園大卅三畝五分七厘。園門亦向西南，右行小徑，一排冬青，間有紫荊，兜頭逢到一個不知來歷的節孝坊。園東北隅有一紀念藍維耐男爵的紀念碑。離碑不遠，設有民樂茶室，前有小池，噴水五支，水花散處，游魚隱見。池旁兩石龜，背負長石條可

供坐憩。池周環以圍棚，上有花籐，下為茶座。園中一古亭，翠色琉璃，杜六無欄，亭前一長花圃。園左樹木紛披，旁為各式花圃。雖小，卻也推有深致，而且購了門票，須自己投入匱內。

血花公園位於龍華寺左，民國十七年闢。入門一對石獅，門牆兩旁分鐫「碧血」「丹心」四字，並塑立二像，氣象莊嚴。沿徑北行，近處有八角亭，內樹民國十七年八月所立的國民革命軍第卅二軍陣亡軍官姓氏碑。東行五十步又有一亭，為同年所立國民革命三十二軍陣亡士兵姓名碑，戰時炸燬，勝利後重建。繞樹叢南行，復有一亭，木頂，四砌水門汀，是即國民革命軍第卅二軍陣亡官兵紀念碑文亭。碑文亭前不遠，有望賓台。碑文亭西北，又有一紀念碑，係張傑所題國民革命軍卅二軍陣亡官兵紀念碑，形似四方石柱，四周本有銅刻碑文，戰時被毀今已無存。在向南園牆間，還有一四柱牌樓，上鐫「血華」二字，現已毀圮。節孝坊一，斑斑無可考。園獨多桃花。



中正公園



文廟公園

關於上海私人園林，除黃家花園和曹園外，今存在者已不多。說得遠些，在十七世紀有下砂的瞿氏園、浦東的復樂園、龍華里的黃石園；在十八世紀，有城內的豫園和露香園、烏泥涇的最閒園、城南的日涉園，都是「水石之勝」，甲於全邑。其餘如城西南的半涇園，城南的五畝園、思敬園，法華的叢桂園、縱溪園以及風園、宜園，或以花木馳名，或以山水著稱；在十九世紀，有以荷花得名的也是園，有豫園改建的西園，（包括東園），有味蒓園（張園）、高昌廟路的半淞園、新閘路的辛家花園，前者四園，昔均公開賣票，任人遊覽。其餘如南園、徐園、愚園、申園、戻虹園、蕙家園、九果園、春園、雨園等，亦早已或荒或廢，以小巧精緻見稱的江灣葉家花園，雖現在仍舊有着，不過也已改為澄衷肺病療養院了。

外僑在滬構築的園林，先後有四處。四處中最宏麗瑰偉者當推俗稱哈同花園的愛儷園（佔地廣約二百多畝）。當年園中景緻佳而且巨者，曰海棠艇、曰接葉亭、曰觀魚亭、曰詩鷗、曰蝶隱廊、曰擷雲、曰九思廎、曰引泉橋、曰梅壑、曰戩壽堂、曰幔舸、曰鈴語閣、曰山外山、曰阿耨池、曰渡月橋、曰千花結頂、曰天演界、曰黃海濤聲、曰待雨樓、曰萬牲園、曰逃秦處、曰飛流界、曰平波廊、曰九曲橋、曰欽蕙崖，共有三堂，亭十八，橋六架，你看有多少勝境？而今祇有後門虛開着，園中是日就荒廢衰敗了。其他三所，為新康花園、凡爾登花園和六三花園，「花落煙銷」，全閟過去陳迹，附舉於此，不過表示過去上海有這麼一番「園林之勝」而已。

春天上龍華，是滬人一樁快意的事。

上龍華第一是去看桃花，因為上海的春光只怕就藏在那紅紅點點的一片桃花叢裏。

第二是去看龍華寺。這座千年古剎就到現在，雖屢毀屢修，依舊五殿。你可以在第一殿的彌勒佛前，大雄寶殿的釋加牟尼佛前，找那兩顆色赤中顯綠葉的竹葉瑪瑙石；或看取大雄寶殿前庭中，那隻生鐵鑄成，高可七尺，中空焚香，下面獅首形三足的寶鼎。但倘如你要尋那龍眼—兩口龍井，（一清一濁，大旱不涸），那就非闖到人家屋子裏去不可了。不過「龍華晚鐘」是有名的，你聽一聽再走更好。本來繞龍華寺還有架玉帶河，現在可早就壤沒了。

第三是去看龍華塔，不，是去爬那座螺旋形梯的七層古塔，登到上面，你可以「遠矚田野，五色靡潞，佘山黃浦，歷歷在目」。自然，你不必信那「寶塔時時放光」的傳說，上面曾有鯉魚鎮壓這種神話，可是你也不妨信有其事，反正能增加你爬塔的興緻。以前，每年廢曆三月初一到十五，滬上有「龍華觀塔」的風氣，可見不必爬，就是看看塔影飛隮也是一種幽賞。

再看什麼？除了血花公園（見上）該是去一探臥龍寺畔的百步橋了，橋在龍華寺東，跨日步塘上。原係木橋，明萬曆，里人張所望改為石建，其後幾圮幾修，極費工程；「如龍如虹」，它的姿態確是雄健。明代，「邑人祖錢多於此」，風景也實不爽！「旁帶龍江，俯臨鷲剎，睇帆檣於煙樹，聆梵音於晨昏。」

龍華花園，最多時有十二三所之多，不過「天香深處」早祇剩遺址，瓜豆園的主人也過世多年了，存者固依舊栽種不息，花事總不免稍稍有些零落。

當然，還得去參觀一下上海最大的民用飛機場—龍華機場。

龍華有香汛，靜安寺則有廟會，那末我們回向北來，看一看靜安寺浴佛節盛況罷。這每年廢曆四月初八日的「浴佛火會」，真也是上海一景。寺內香煙繚繞，人氣氤氳，寺外幾條路上人頭擠擠，到處擺滿了攤子，尤以日用品為多，彷彿是一個大市集。在昔就「傾城士女，趾錯於途」，今年的情況也夠擁擠。

據一本「舊上海」的書上說，以前「寺旁多隙地，西人賃以雜蒔花木。大雄寶殿金碧煇煌，過其門者，瞻寶像之莊嚴，仰琳宮之璀璨，無不歡喜讚嘆，隨意佈施。入夏遊人尤衆……冽扇輕衫，結隊而至；繡幰雕輪，絡繹道路，

上海名蹟志略

徐遽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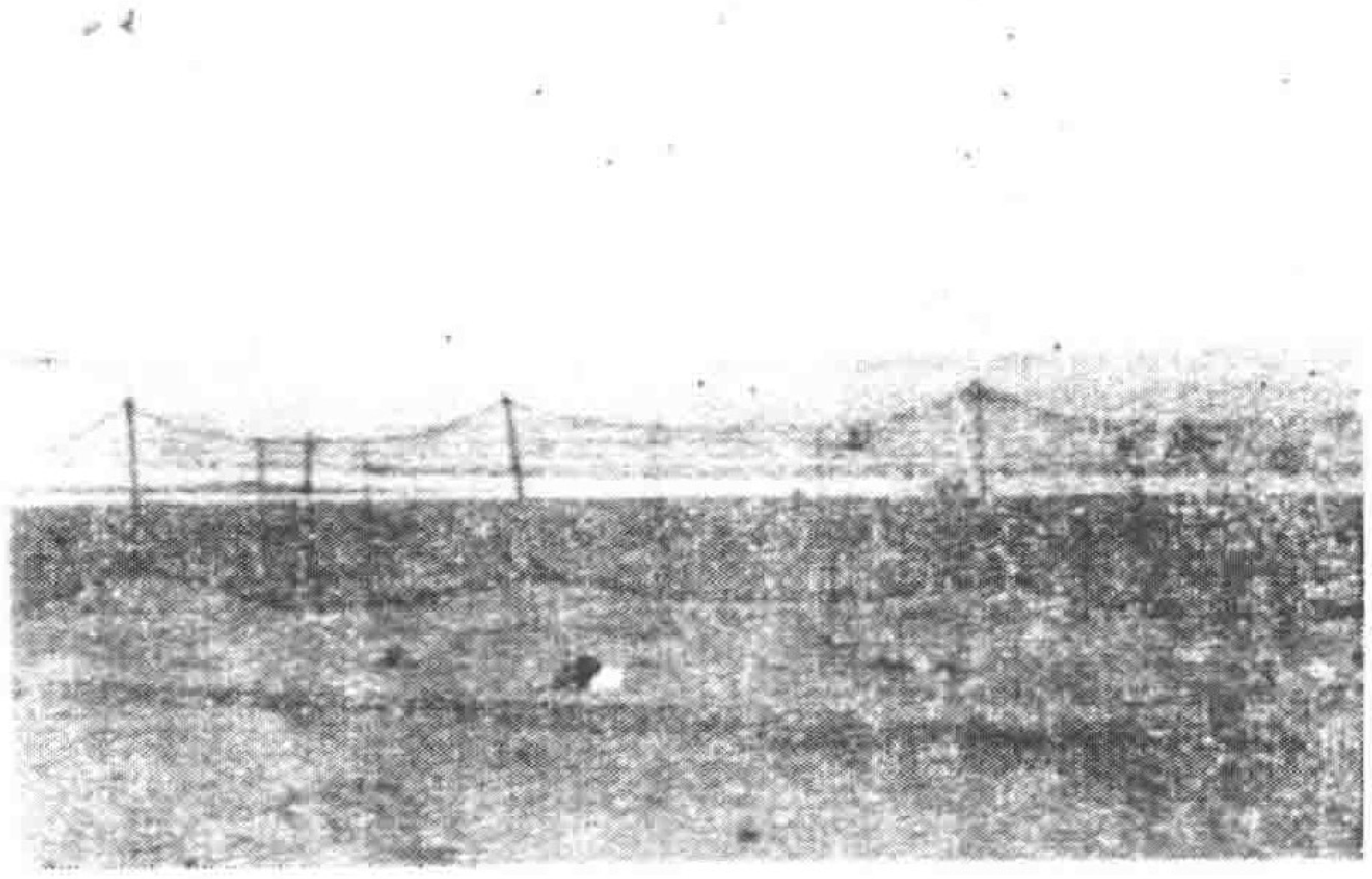
每一個地方，都有些古蹟，足供憑弔。上海雖原屬濱海之區，亦不例外；黃浦江相傳爲戰國時楚相春申君黃歇所鑿，故名，便是最古的名蹟。玆將上海市著名古蹟尙可探尋的分條敍述於下：

〔黃浦〕俗稱申江，承受三泖諸水，東流會吳淞江入海，或云浦底有六泉，味甘冽，如長江之中冷泉。浦水自詹家匯東流入縣境，過閔行鎮，至鄒家寺，折而北，俗呼長十八里。又北至龍華港，迤東北繞上海市心臟區，會吳淞江。又轉而東，至西溝，又折而北，至界浜。西北至老鸛嘴，又東北，入於海。

〔滬瀆〕在本市北，就是現在吳淞江的下流，吳郡志說：「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曰滬瀆」。輿地志說：「插竹列海中，以繩編之，向岸張兩翼，潮上而沒，潮落卽出，魚隨潮礙竹不得去，名之曰扈」。陸龜蒙漁具咏序說：「列竹於海澨曰扈，吳之滬瀆是也」。上海可簡稱爲滬，就是因「扈」字而來。

〔老寶山〕在高橋公路北首，海濱浴場相近處。明洪武時，先築所城資守備，到永樂時於所城相距十里許，更築土山，以爲航行標識。後來所城被海潮冲沒，土山也淪入海中，但是現在還有遺跡可尋。就是明永樂御製寶山碑記，現在還屹立在公園內。

〔龍華塔〕在龍華寺前。赤烏中西竺康僧會精修，祈請得五色舍利，吳主孫權命建塔表之。曾燬於黃巢之亂，宋代重建，其後代有修葺，迄今巋然猶存。



上海稱滬的原義

〔龍井〕現在龍華鎭路（老街）龍華寺山門兩旁民屋內，東西各有一井，井水並未乾涸。據雲間志略說：「山門外有二井，曰龍井，一清一濁，大旱不涸」。

〔百步橋〕在龍華寺東北，跨龍華港上，橋長約百步，因以得名。此橋是純粹中國式建築的石橋，惟橋欄用鐵，志書上稱爲「海邑諸橋之冠」。在橋上，東望龍華港與黃浦江會流處，可知此港在歷史上所佔形勢的重要，志上說清初曾建砲台於此。橋建於何時，已不可考，但尙有一塊清代嘉慶九年重建百步橋碑記，爲錢唐何琪撰并書，在橋北臥龍庵內，一塊光緒十四年重建百步橋碑記，嵌在龍華寺內壁間。

〔湧泉〕在靜安寺前，俗稱沸井，亦稱海眼，四圍甃石爲欄，成長方形，有胡公壽題天下第六泉字樣。泉旁新建梵幢，係仿印度阿育王時代之石碑式，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浴佛節舉行揭幕禮。

〔雲漢昭回之閣〕閣本在蘆子浦，爲宋淳熙十年學士錢良臣所建，額爲光宗在東宮時所書。閣已久廢，而額還存在，現在砌於靜安寺殿前牆壁內。

〔淡井廟〕在永嘉路東段，廟有井，味淡，因以爲名。宋時建，爲華亭城隍行殿，元時，權奉城隍神於廟內，故俗稱老城隍廟。現在殿前有元江浙行省中書儤使秦知柔墓，阡題待制秦裕伯墓，實誤。

〔城隍廟〕舊爲金山廟，建於明代永樂年間，祀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後知縣張守約改建城隍廟，但至今大殿上所供仍是霍光像。後殿始爲城隍像。廟後毗連豫園，園內古蹟很多，滄桑屢易，已難尋覓。僅有玉玲瓏石，猶在環龍橋堍，香雪堂前，相傳是宋徽宗時花石綱故物，當時運石渡浦江中，狂風忽起，石和舟同沉沒，後用巨繩入水曳起，就是這玉玲瓏石。石顚有「玉華」二字，明潘允端曾爲築玉華堂（後人改名香雪堂）。現在堂已被毀，而石還存在。

〔漕河廟〕廟在龍華里西南，創建年代不詳，但知是上海古廟之一。廟中有四塊碑：一是明代四方形殘碑，一是清乾隆五十一年陸錫熊撰重修漕河廟碑記，在正門內。一是清嘉慶十八年陸綸撰漕河廟重併廟界記，在正殿前。一是清道光二年張惇訓撰重修漕河廟城隍行祠碑，在東嶽殿前。

〔觀音禪寺〕在法華鄉法華路中

甚至參橫斗轉，露冷深宵，而松聲竹韻之中，猶有遺釵墮珥……」可見往時情形的熱鬧，現在當然沒有這種景象了，但你參拜了寺中蓮座，再到馬路當中去張一張湧泉井，該也是件很有意思的幽情事罷。

× × × ×

上海馬路，縱橫交錯，密如蛛網，內中有幾條是也應該列在風景線裏的，譬如那條靜安寺路，現稱南京西路，氣象多麼華貴？路闊而平，兩旁全是惹人心目的店舖，尤以國際飯店拔地而起，聳臨全市。它比南京路少繁雜，來得雍容閑雅，雖然南京路號稱上海第一條街，有名的四大公司，全集中在那裏，但總欠整齊高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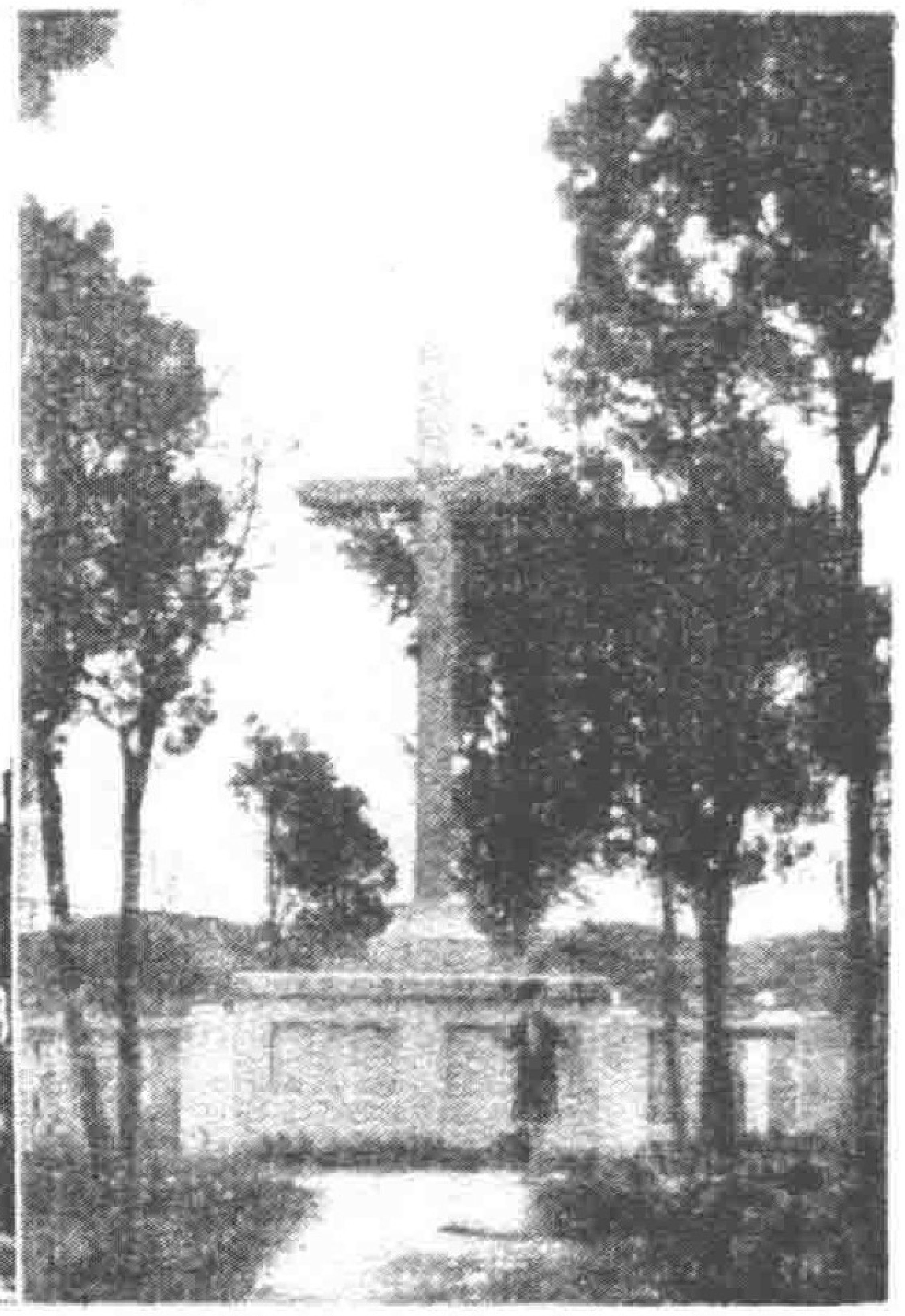
又如那條霞飛路——現稱林森路，打嵩山路起到常熟路爲止的一段，眞是既有城市的風光，復含有鄉村的那分悠閑，行人總不會擠到像日昇樓口的那樣推不開，也不會少到如香山路的冷寂無人。倘如你打大世界來，走到那條路，保你會透過一口氣，感覺一種輕鬆與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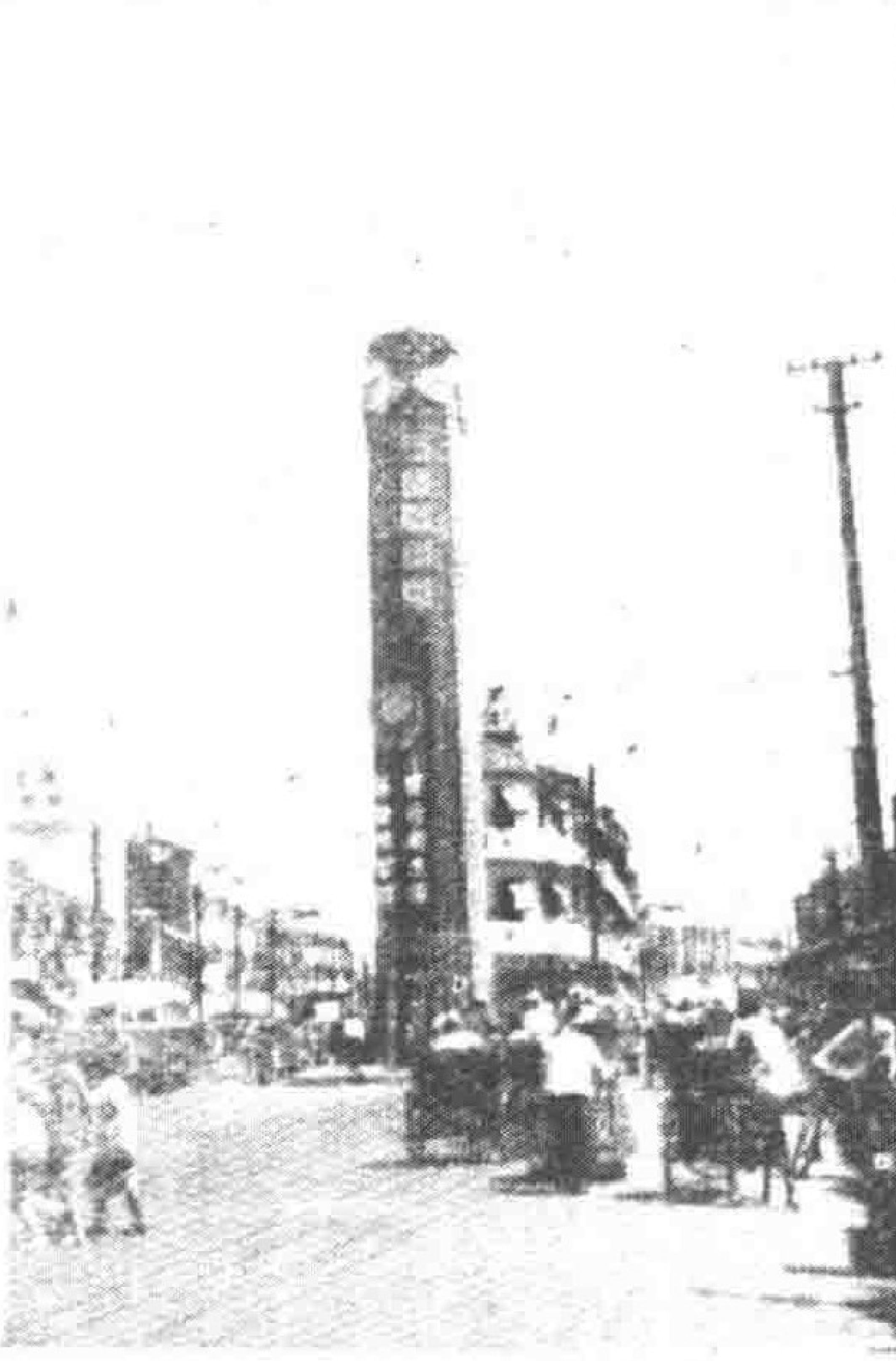
但上海最好的時光還在夜裏，所謂都市之夜。不信，你在黃昏時際，在跑馬廳那一帶，小立片時，便曾知道。眼前，四周，遠處，紫、紅、藍、綠的各式霓紅燈光照得天上的星月無輝。這景緻眞是好看得極，不僅是光華璀璨，絢麗奪目，而且有種溫柔、刺激的情調，使你略微陷於沉醉的境地，更何況車影衣香祇是在你面前轉晃，飄蕩，穿織在燈光裏，散落在燈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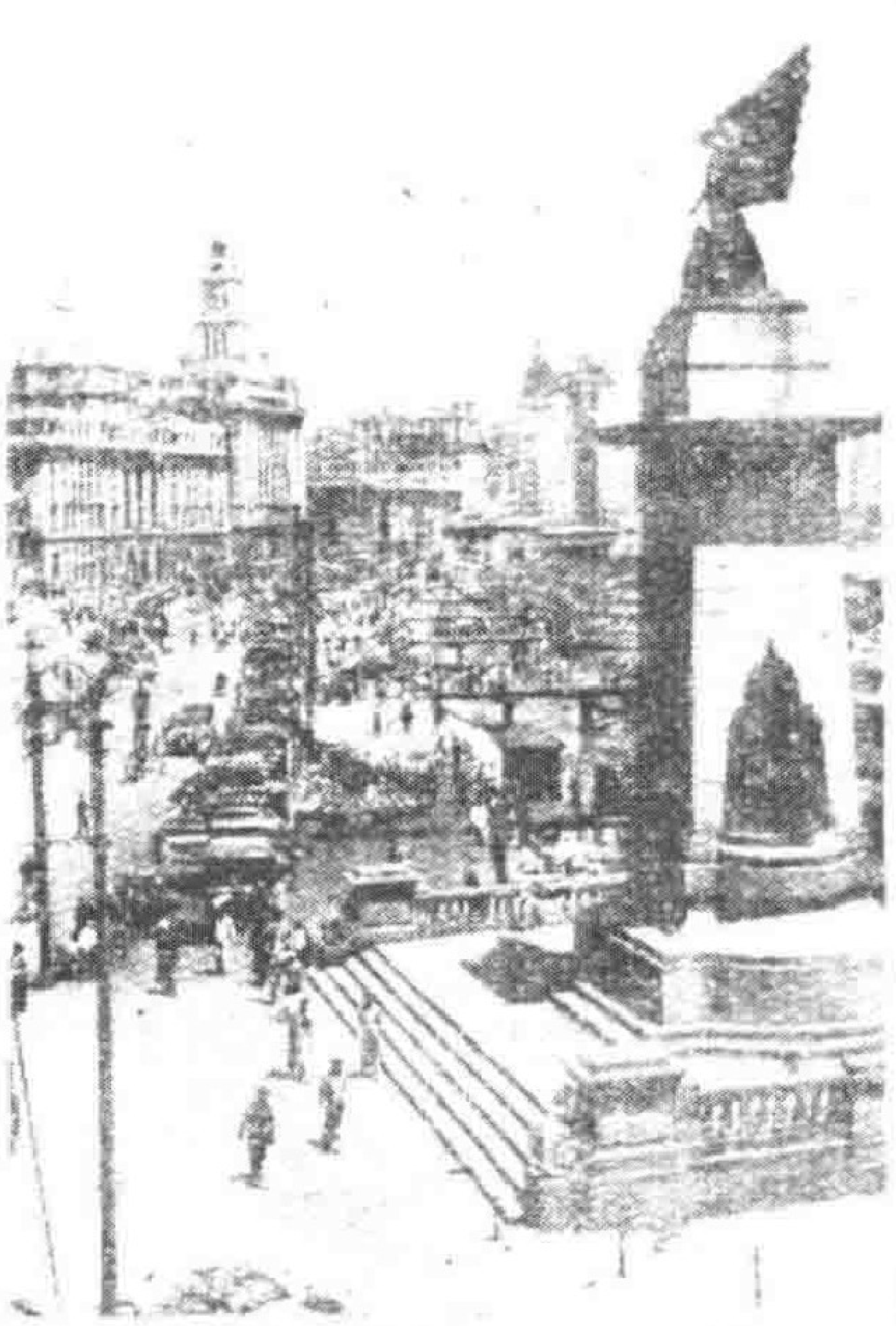
上海的夜是有些神祕的。是燈光把它煊染上神祕的色彩，再加以高高矮矮的建築物造成這神祕的背境，於是你的印象感覺以至一顆全心都神祕起來了。

到那時候，最好到咖啡店裏去坐上片刻。咖啡店將以香以色以味格外加深你道上海風景線的印象。（完）

六〇一〇一四


徐家匯徐光啓墓


民國路陳英士紀念塔


舊時中正路外灘的和平神像

段，始建於宋崇甯元年。歷元明清三代，中間屢興屢廢。民國七年，僧募款翻建大殿山門等，煥然一新。寺內藏有明代喬一琦寫的金剛經石刻，董其昌寫的妙法蓮華經石刻，和相傳明萬歷間與金剛經同時所鐫的十八尊石刻羅漢。山門前又有「慈報大界相」五字石額，相傳還是宋淳熙三年賜額所立的。

〔徐文定祠〕在大南門內大卿坊大街，明崇禎時建，祀明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公徐光啓。徐字子先，上海人，萬曆進士，從意大利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著有農政全書崇禎曆書等百數十卷。

〔李公祠〕在徐家匯路，祀清文華殿大學士，晉封一等侯李鴻章，清光緒二十七年建。現設復旦附屬中學在內。

〔先棉祠〕原名黃道婆祠，初在烏泥涇，清道光六年，改建於西門半段涇李氏吾園之右。清光緒時，園與祠開辦書院，後改龍門師範學校，民初再改辦省立上海中學。自上海中學遷吳家巷，校址售於巨商改建民房，而祠與園都廢，現在僅有一街，仍稱「先棉祠街」。

〔徐光啓墓〕在今徐家匯天主教堂西南，土山灣西北，南對肇家浜。公歿於明崇禎五年壬申十月初七日，崇禎七年賜葬。墓前有牌坊，立華表，墓上有一高大的十字架，是中西合璧的墳墓。

〔鄒容墓〕在華涇鎮西百餘步棉田中間。鄒氏字蔚丹，四川巴縣人，於清季昌言革命，與章炳麟同獄，歿於獄內。上海劉三，葬之華涇。民國興，贈大將軍。墓志銘是餘姚章炳麟作，今監察院長于右任寫。

〔陸深墓〕在浦東洋涇區海興路東警察局路北張姓屋後，墓前有墓表，篆額爲「明禮部右侍郎陸文裕公墓表」，明嘉靖二十三年立。墓後有競存小學，就是陸氏宗祠，禮堂內尚藏有陸深的塑像。後樂園故址，也就在小學附近，祇賸一片荒邱。

〔楊斯盛墓〕在浦東六里橋浦東中學內。楊氏以泥水匠起家，鑒於國人不識字的痛苦，毅然毀家興學，獨資創辦浦東中學。

〔宋教仁墓〕在閘北宋公園內。宋氏字遯初，號漁父，湖南桃源縣人。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被刺死於上海北火車站。

〔五卅烈士墓〕在閘北寶興路北。此一慘案內，死難的人，有陳廣欽，尹景伊等二十八人。

〔蕭德義士墓〕在虹橋路，蕭爲美飛機師，於淞滬戰役中陣亡。

〔無名英雄墓〕在廟行鎮泗澧廟旁，爲紀念一二八國殤士卒建。

〔陳英士紀念塔〕在中華路方濱路東南，爲今 蔣大總統及張羣等發起建造，民國十九年五月十八日開工，同年十一月三日落成。塔高八十尺，內設鐵梯，可達頂端，外表極崇巍，內部分七級，塔下用大理石鐫篆文「陳英士先生之紀念塔」九字，後壁有門，兩旁均鐫陳英士先生紀念塔記。

〔歐戰紀念碑〕在外灘中正東路口，本爲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上海外僑死難的人。民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落成。碑面刊遇難人姓名，兩旁有銅做的盔胄盾甲等古代戰爭用具，碑頂立一和平女神像，手撫一孺子。碑座背面，有「功炳歐西，名留華夏」八個大字。在日軍侵占時，像被拆毀，碑面被磨滅，兩旁浮雕及銅做的盔胄等亦被毀去。日軍投降後，和平神像得歸還，現在英領事館內，惟因費巨，暫時尚未修復，碑座猶存。

〔第五師陣亡將士紀念塔〕在謹記路南端，與龍華路交點處。塔以石建成，爲六角形圓柱，高度稍遜於龍華塔，惟中實不可登。塔柱上書「國民革命陸軍第五師陣亡將士紀念塔」十六個擘窠大字，碑座上層題陣亡將官姓名，下層記陣亡兵士姓名。民國二十一年春，熊式輝建。

〔卅二軍紀念碑〕在龍華血花公園內，民國十七年六月爲紀念卅二軍陣亡將士建。碑文爲錢大鈞撰。

〔警察紀念碑〕在閘北寶山路，鴻興路口，爲前市公安局所建築。民國廿三年六月廿六日揭幕。碑基座用金山石砌成，碑體是用黑色大理石，四方形，高丈餘，鐫有市長吳鐵城所書「上海市歷屆殉職警察紀念碑」，下端三面，鐫有殉職警官姓名，一面刊有柳

黃浦灘漫步

石耶

朋友，你來，你來同我逛一趟黃浦灘罷。

你可知道，黃浦灘在百年以前是個什麼樣兒？不過是天天迎受着潮汐的一個淺灘，中有一條縴道，在那上面刻着船夫的脚印。但現在可是崇樓高聳，碼頭林立，好大氣派！成爲遠東唯一的一個埠頭了。

在開埠的當時，一般西人就愛在「夏天的傍晚，乘牛頭小車，來往於寬闊的黃浦灘頭，」而今雖然車擁人擠，走起來有些緊張，我們不妨也來觀光一番，看看百年來的黃浦灘究竟是怎樣一點一點建造起來的，如果你同意，歡喜聽我的嘮叨，我們便從外白渡橋來開始。

這座以百老匯大廈作爲屏障，把外灘公園看得像個小玩意似的外白渡橋，雄峙在混濁的黃浦江蘇州河入口處——當年叫做外擺渡的地方，已經有好多年了。這座鋼橋，造於光緒三十二年，次年完工，通行行人車輛，萬人觀瞻，曾經轟動了整個上海。牠的前身是頂木橋，咸豐六年，由一個英人名威爾斯的組織了個公司搭造的，就名爲「威爾斯橋」。橋拱闊四百五十英尺，中有吊橋，船過時開放，後來經工部局收買，纔換上了這座鋼橋。走下這座橋，右面一帶是黃浦（外灘）公園，左面那幢新舊參錯，圍以矮牆的建築物就是英國駐滬總領事館。你看那片草坪多廣闊？白色的長椅襯以濃鬱的樹木，多麼閑雅？這在當初是李家莊房地，共一百多畝，係由第一任英駐滬領事巴爾福化了一萬七千元買下來砌上了房子的。咸豐二年翻造一次，同治九年被火焚燬，於十一年重造，就是現在這個模樣，對照着橋北巍峨矗立的百老匯大廈，這座古舊的領館看來是不免顯得老拙而又矮小了。

英領館連同住宅是卅三和卅二號，現在倒走到卅一號水泥建築前面，那是戰前日本最大輪船公司「日本郵船會社」的舊址，過去中日航線（神戶、橫濱至上海兩線）全由它包辦，現在是交通部材料儲運總局的地方了。

隔開一片釘有廣告牌的空地，我們接着看到法商東方匯理銀行的舊式房屋（廿九號）。這銀行開設於光緒二十五年，總行在巴黎，上海係分行，是一爿法國經營印度支那（越南）的金融機關，到現在也將有五十年歷史。

於是我們到了貼對水上飯店北京東路的口子。路東（廿八號）七樓大廈就是美國海軍總部，美國軍警聯合總部辦事處，路西是全部花岡石砌造的怡和大廈（廿七號），對面是三路、四路、十四路市辦公共汽車的出發點。

我們跨過馬路，來仔細端詳這

亞子所作紀念碑文。

〔四童子軍紀念碑〕 在市商會大禮堂前，爲國人醵金所造，於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揭幕，紀念童子軍羅雲祥，毛徵祥，應文達，鮑正武四人，於民國廿一年一二八之役，赴前線做救護工作爲日軍所戕。碑高約丈許，鐫有十九路軍長蔡廷鍇所題「爲國犧牲」四字，頂端綴以童子軍徽章，形式很是悲壯。

〔普希金紀念碑〕 在今岳陽路北端，爲俄國詩人亞力山大普希金百年紀念而建，戰時被日人所燬，民國三十七年二月重建，塔爲三角形，南面鐫中文，西北東北兩面都鐫俄文。碑頂爲普希金像。

〔總理故居〕 在現在的香山路二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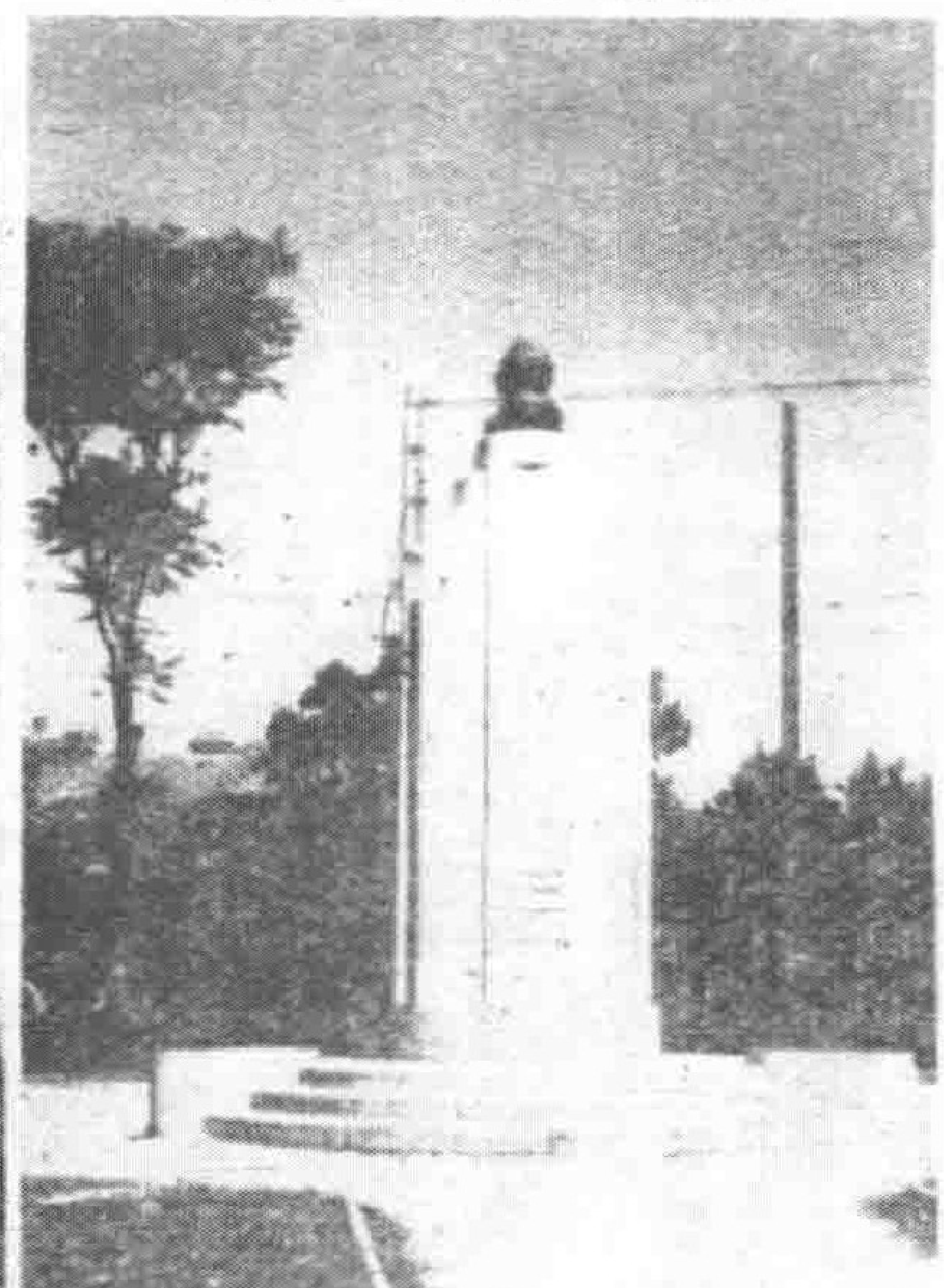
〔總理銅像〕 這是上海各團體爲紀念 總理而建築的，在戰前上海市政府新造巨廈外。模型由美術家江小鶼彫塑，連座共九英尺高，全體作樓色，衣馬掛及長袍；右手持呢帽，垂及膝際；左手握手杖；足登毡鞋。精神奕奕，莊嚴偉大，令人觀之肅然起敬。燬於體育場軍火庫爆炸時。

〔宋敎仁石像〕 在閘北宋公園路宋氏墓前。

〔李鴻章銅像〕 在法華鄉李公祠內（今爲復旦附屬中學），身穿黃馬掛，頭戴涼𢃇帽，帽後拖翎，足登長靴，作清代大臣的裝束。

〔楊斯盛銅像〕 在浦東六里橋浦

蘇聯詩人普希金紀念碑



第五師陣亡將士紀念塔



所怡和大廈罷，因爲怡和洋行是上海最早的洋行之一，上海到今日「繁華」的地步，它是也有着一部份貢獻的力量的，創辦人名威廉•耶爾亭，總公司設倫敦，上海係分行，設於光緒元年，「專從事我們海岸及內河與東洋各港之航業」，當然也經營着其他商業，不過現在這爿洋行也過了它的光榮時代了。

你看，怡和大廈的底層還設着許多公司：大英輪船公司、昌興輪船公司、海外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公司。其他四樓，除怡和本身各部外，尚設有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財政參贊—新聞處、英國公會等機關。

我們到了廿六號了，這是荷蘭安達銀行的行址。總行設荷京，上海係分行，開幕於民國九年，其業務的範圍較荷蘭銀行爲小，樓上是好幾家外商保險公司。

廿四號大樓就是昔日橫行一時現在已經宣告破滅的橫濱正金銀行舊址，現在則成了中央銀行的支部所在地。戰前五十餘年中，黃浦江頭不少腥風血雨，這個銀行也曾暗中參演過多回的脚色的，但黃浦掀起的浪潮終於淹沒了這爿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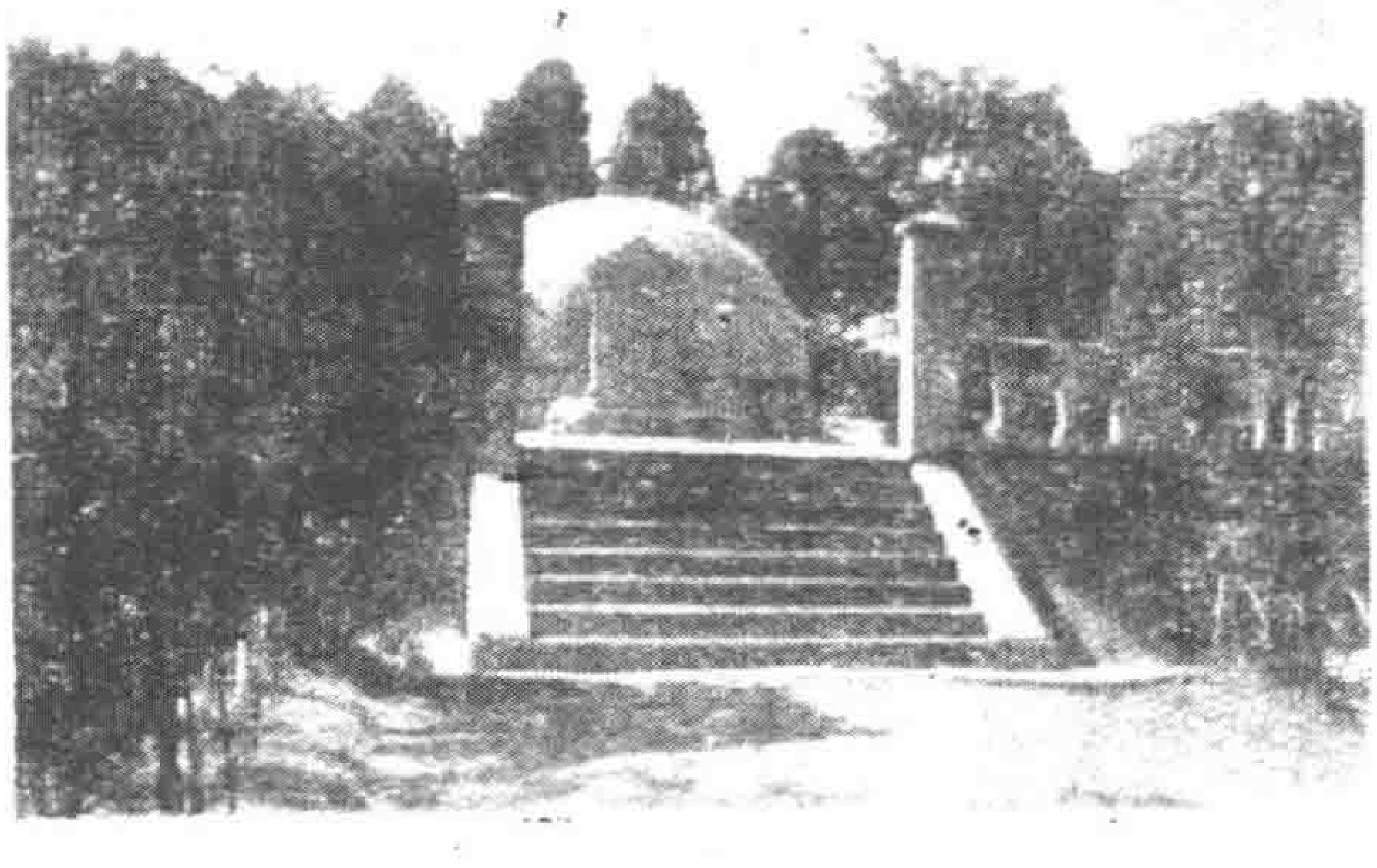
現在仁記路橫在我們前面，路口筆直聳天十五層方頂大廈就是中國銀行（大清銀行改組而成，民元二月草創）的新屋（廿三號）。這這裏頭有着一番歷史。原來中行這塊基地先前就是名震一時的德國總會的地方。它造於光緒三十三年，在當時眞够得上「大廈」二字的尊稱，因爲這總會「內外兩方面的構造，都異常富麗堂皇。外部方面，不說別的，單就那一級級闊大的大理石級而說，在當時的遠東，可說再沒有比它更瑰麗的了；內部方面，以酒巴間、禮堂、膳廳爲最好；酒巴間就在進門的底層，裝飾一端，堪稱一時無兩，壁畫美麗，玻窗彩色……」開幕那天，賓在熱鬧，甚至有向街上散錢的豪舉。民國六年，中國以對德交戰國的身份封閉了這所總會，其後啓封估價，經中國銀行收買。中行在「八一三」以前就打好圖樣，動工開築，戰爭起來，由僞方攫去續建。勝利後中行遷入營業，於是這與「華懋」相伯仲的巍巍大樓傲視黃浦灘頭。

說到「華懋」（廿號），此刻就到了眼前，建築那麼雄渾，矗立在南京路口，彷彿是尊巨人。而這大廈的主人沙遜父子，同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們是猶太籍，素稱印度富翁，但也在上海賺了不少的錢。十七年前，小沙遜頷下留着短鬚，戴了付半邊眼鏡，瘤着一隻腿，重到了上海，着手組織華懋地產公司，收買了哈同在外灘遺漏下來的一些地皮和安利洋行所經營的一切事業，建了十二層高的華懋大廈，雄峙于南京路口。該大廈上有富麗華貴的華懋飯店，沿灘一面底層北有荷蘭銀行（光緒二十九年設），南有華比銀行（光緒二十八年設），你不要看輕了這個比國設立

東中學內。

（李平書銅像）在南市邑廟湖心亭對面九曲橋畔荷花池中。像本立於小南門救火會內，民三十六年移至今處。長袍馬褂，右手執書，作清季儒生裝束。凡過九曲橋者，沒有不對這位清季的先知先覺領導地方自治的老先生致其敬仰之忱。

此外在黃浦公園內，舊有常勝軍紀念碑，爲清李鴻章建以紀念英將華爾及洪楊之役常勝軍殉難者。馬加禮紀念碑，爲英僑紀念其領事馬加禮者。交通大學內，舊有盛宣懷榮熙泰兩銅像。黃浦灘路有巴夏禮銅像，赫德銅像，卜羅德銅像等，均在抗戰期間，爲日人所毀，故從略。


宋漁父墓

龍華寺山門

猶是正德年遺物

龍華寺的山門，至今猶矗立在龍華鎭路——俗稱老街的出入口，距離寺門約百餘步。這山門不但保存着古色古香的型式，而且實在還是明代的遺物。

試看山門的上端，朝南的正面，中間有「龍華」兩個大字，朝北的背面，有「古刹」二個大字，不是形狀都很古舊——字上積的塵灰已結成了凝固物麽？再在正面龍華兩字的兩旁細細辨認，便可以看出——在右上角有一行小字，寫着：「正德丙子歲季冬」七字，左下角也有一行小字，寫著：「當山比丘□□□」七字，從可知這座山門建築的年代已經足資考證；建築者何人，雖字跡已漫漶太甚，無法辨認，但可推測「比丘」二字下，兩個字是和尙的名字，末一字當然是動詞——一個「立」字了。



外灘一角

的銀行，吾國歷次向比借欵建築鐵路，幾乎全是由它經手的。

你一邊走一邊聽可有些厭倦？那末我們不妨越過南京路，走進匯中飯店（十九號），去喝杯咖啡。這飯店也有六十年一段很長的歷史，論外人在滬開設的大飯店，禮查以後，就算它了。原是匯豐銀行初辦時的行址，遷移後由一個名喚里立者重新建造，光緒卅二年又改造一次，現在的英文名字與原名有異，中文名字始終如舊。華懋開設，匯中便陷入衰境，尤可哀的是經理麥鐵去歲出讓店基，帶了一生積聚回去，不料船沉中途，死於海裏，所有金銀，一齊付諸流水，人生原來不過如此！

匯中的隔壁就是麥加利銀行（十八號），咸豐七年分設上海，原名嗜叻銀行，係英國皇家特許開設，因爲第一任的大班名麥加利，所以有此名稱。這是一家純粹經商貿易的銀行，在這大廈裏面因此又附設了許多進出口行，最著名的有「祥茂」、「華利」兩家肥皂公司。戰前還有一家寶威大藥行，也開設在內，出品如解百勒魚肝油、夏士蓮霜花膏，滬上人士大概知道，戰後由國人代理經營。

再過去是十七號，一座七層樓的石屋，入口有兩個。你如果匆匆看過友邦銀行（美商，民國十九年七月開幕，大美晚報亦爲該行事業之一）你就可以看到字林西報的所在地了。這張報紙在滬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上海報學史上它得占第一位。初出北華捷報周刊（道光三十年），旋出日報，後又出一種中文報紙名「上海新報」（咸豐十一年），此爲上海中文報紙之始。同治三年五月將原出之航務商業日報改名字林報，一直出版到現在。館址初在新開河，旋遷漢口路，光緒廿七年移至今址。民國十三年翻造一次，廈內還有幾家外商保險銀行，和麻拿鑄字機行。

那十六號不是有個大理石門面的嗎？原來係台灣銀行的地址。該行爲日本官商合辦，上海分行設於宣統三年。戰後由中農接收，故現在是中國農民銀行的行址。

你總記得以前有家華俄道勝銀行的吧？嘿，石簷下安坐着兩個女神，祇有四層樓高的這所十五號門牌的房子以前就是它的行址。它開設於光緒廿二年，是第一家中外合辦銀行，宣統二年改稱俄亞銀行，民國十五年因俄革命爆發，纔正式宣佈停業，現在是民國十六年在滬開幕的中央銀行了。

你順眼看過去，那所失了時代性的灰老房子（十四號）就是交通銀行。它成立於光緒卅四年，四十年的風塵，使它的房子也陳舊了，所以圍上竹籬，着手翻造。

江海關的大鐘高高嵌在長方形的石壁內好像一張笑的圓臉在歡迎我們，似乎它也要我來說一說江海關過去的一篇滄桑。上海開埠後的海關初設北門外，咸豐十年燬於小刀會，乃賃屋於蘇州河畔，到咸豐七年纔再造一所古廟式的關署於漢口路角。經過卅四年，又重行改建（光緒十九年），那隻值銀五千餘兩的大鐘就從那時起開始每隔十五分鐘向上海人士報道時刻。你看它是多麼忠勤不倦地敲了幾十年，一直敲到現在。不過房子到民國十六年又大改造了一次，成爲現在這所海關大廈（十三號），港浦局就附設在內，路對面那所平屋，那是江海關監察課辦公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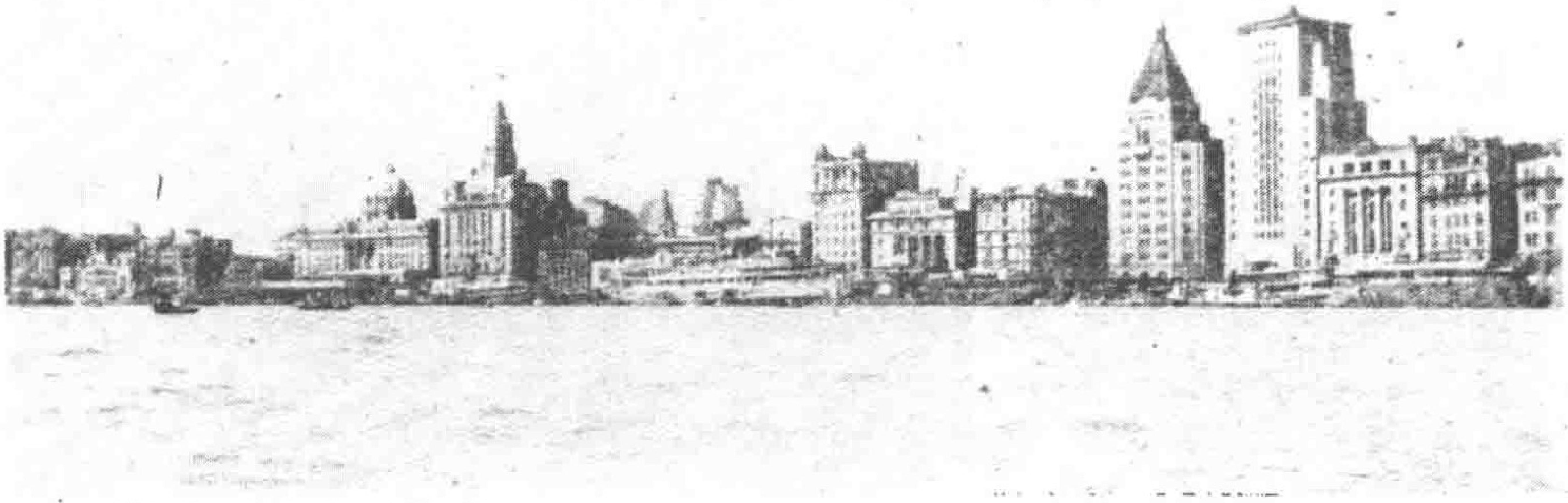
好，此刻我們到了匯豐銀行（十二號）了。你看這所屋子有多大？面臨黃浦灘，左靠漢口路，右達福州路，背通四川路，門前一對獅子，門左右粗粗的石柱，方屋圓頂，彷彿屹然不動的蹲在那裏。

該行設於同治四年，行址初在匯中舊基，後另建三層磚屋，民國十二年六月始完成這五層樓的匯豐大廈。匯豐有過它顯赫的歷史，最初原由英商怡和、美商旗昌和法國波斯等商人所發起，也有華股加入，其後相繼退去，完全由英商掌握，成爲遠東銀行界的權威。現在，它的事業過去了，大廈內二百多號寫字間，擠滿着有名的機關和行家，如挪威領事館、中英文化協會、匯豐銀公司、勝家縫衣機公司、德納羅印鈔公司、揚子建業公司、華商廣告公司等等。

門牌一跳跳到九號，我們在福州路轉角處找到了有聲於西南的民生實業公司之辦事處，同屋內還有大達大通聯營處。大達也是國人自辦最早的輪船公司之一（光緒卅一

年），創辦人爲張謇等。大通成立較後（民國十三年），創辦人爲陸伯鴻等，戰後聯合經營。

上海的內國銀行當推中國通商



外灘大廈之羣

銀行設立得最早了吧？七號那所並不漂亮的房子便是它的行址。光緒廿三年首由盛宣懷提議創辦，次年四月開幕。初有官股，後清還全屬商辦。也曾發行過鈔票和銀兩票，在上海久具聲譽。

庇鄰六號爲財部稅務署，底層爲中國人事保險公司，中央印製廠和資源委員會上海辦事處亦附設在內。

你看到國營招商局那塊牌子了，那是中國最早也最老的輪船公司，由李鴻章於同治十一年奏准試辦，經過官商合辦時期，官督商辦時期，官督整理時期，而於民國廿一年收歸國營，戰時損失慘重，戰後振奮努力，現已擁有船隻二十五萬噸，先後開闢了八條外洋航線。這裏是業務部、原來是日清汽船會社的舊址（五號）。

四號是上海現仍存在的西商銀行最老的一家—有利銀行，英商，開設於咸豐四年，中經改組，附設怡和，民國四年重行恢復，設行於外灘廿六號，旋經擴充，遷今址。

你奇怪那所上蓋玻璃棚，橫遮到人行道上的大廈究是什麼機關嗎？你無論如何也猜不着，那是西人在滬設立最早的俱樂部—上海總會（三號）。不知有過多少大班們在那裏面消閑，同中國人談生意經。飛沫濕燈，酒香盈屋，它在黃浦灘頭，是別有一種天地的地方。

我們再走幾步，便走到舊公共租界外灘的盡頭了。在這「外灘」盡頭的一號房子上，我們看看牌子，原來是亞細亞火油公司的辦事處。亞細亞係英荷合辦，經營的不盡是火油，還有航空用品、洋燭滑油等等。樓內有許多其他商家的寫字間，著名的如義品放款銀行（設於民國元年，先在外灘十八號，後遷今址），雷氏德遺產管理委員會、湯笙、克佐時（兩位有名西籍會計師）辦事處。

我們現在立在洋涇浜（中正東路）口，舊日這條劃分兩租界界線的洋涇浜究是什麼樣子，祇能付諸想像。根據記載和照片，這浜當初直通到現在大世界一帶，兩岸很高，一水中流，櫓聲輕搖，悠然來去。其後租界開闢，浜的兩岸五方雜處，嘈雜非凡，民國五年塡沒，成了一條寬闊的「愛多亞路」。抬頭再朝江的方面一望，歐戰後建立的和平女像祇剩像基，像身飛得不知去向；光緒卅三年法公董局建立的氣象台卻還矗立在那裏，台塔高三六．八公尺，其上裝置風向器及懸掛信號之鐵桿，桿高一二公尺；塔南首，連接建築二層樓辦公房屋，屋頂爲平台。自從信號台完成以後，歷年均用爲懸掛信號、報告氣象及時刻之用。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由中央氣象台正式接收，改組爲上海氣象台。

時間不早，我們趕快到洋涇浜南（前法外灘，現中山東二路）去看一看罷。那裏的景象同北面有些兩樣，參錯雜亂，沒有眞正偉大的建築，也沒有壯嚴華美的氣概。

浜南的起點是一排舊式中西合璧的店房（一號至八號），樓祇有二層三層，盡是些平常商家。過此是一所在前法外灘可說稱雄的十層大廈（九號），前有石級，內設許多機關商行如瑞典駐華公使館與駐滬領事館、荷蘭駐滬總領事館、瑞士商會、雀巢奶品公司、中法工商銀行、法國郵船公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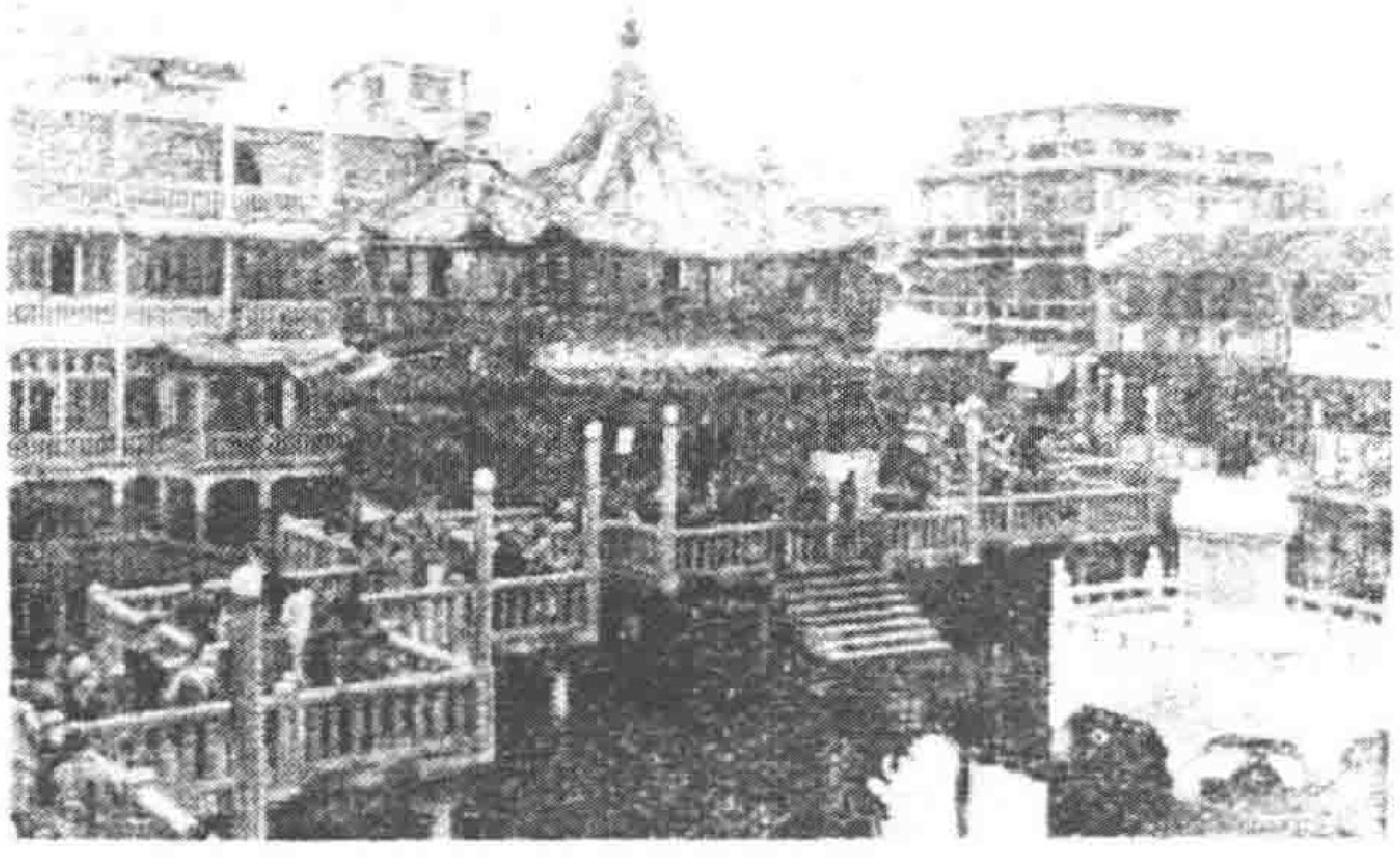


從北南望黃浦灘

老上海的樂園：城隍廟

林星垣

上海城隍廟，不但是老上海所喜歡的一個樂園，就是初到上海來的人們，也無不慕名而去暢遊一番，去看看那五光十色的廟市風景，去探索一下這老上海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痕跡。



城隍廟放生池

方浜路上的一對高旗桿

當我們走到城內方浜路中段，便會看見在街的一邊高高地豎立着一對十丈長的紅漆旗桿，上面有着一雙大斗。這就是告訴我們已經到了城隍廟前面。面對着這旗桿的，是廟的正門，上面有「海隅保障」的橫額。走進大門，便是祀神演戲的戲臺，戰前充作圖書館，現在設有小學校。兩側是高昌司和財帛司的班房，以及岳王殿和關帝殿。經過中庭，便是高巍的大殿，這是在民國十五年重建起來的。在那香煙繚繞之中，可以參見供奉着的莊嚴神象。

說到這座大殿上所供奉的神，我們就得追溯到廟的沿革。原來上海城隍廟，最早在淡井廟，這是宋朝時代，上海尚未成立縣治，所以廟裏供奉的是華亭縣城隍。到元至元間，上海開始立為縣，乃於明永樂間將金山神廟改建為上海城隍廟，——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城隍廟。

金山神主霍光

金山神主原是漢朝的霍光大將軍。邑廟既由金山神廟改建，卻不能把金山神主廢掉，所以現在的前殿上還是供奉着霍光的神象，而在後殿才是供祀上海城隍秦裕伯的正殿。在這正殿上寫着「伯府」兩字，因為城隍是封「顯佑伯」的。從這城隍殿，再可以走到最後一間「娘娘殿」，奉祀的是城隍奶奶謚德夫人。

閻王殿和星宿殿

在正殿西側，有一座三層高的鋼骨水泥屋子，那便是有名的「星宿殿」。由梯走上去，先到「閻王殿」，十殿閻王的神話，在這裏具體的表現了出來。殿的末端，有鄷都城」和「黑白無常」。上海的風俗，家裏死了人，就到這裏燒「七香」，到「五七」之期，還要來「叫關」。更上一層樓，才是六十花甲轉運星宿的大殿，香火終年不絕，而以歲首最盛。閻王殿和星宿殿上，還供奉着其他的神像，其中有叫做「剝衣老爺」，「添生娘娘」和「八字娘娘」的神，這是很少聽到過的。

正殿東側有玉清宮，祀東嶽大帝，朱天君等神。在邑廟路則有三官大帝，痧痘神，楊老爺等神，年首歲尾，初一月半，其香火之盛，據說也不亞於正殿。

祀陳化成

不過我們不能忘記，在大殿金山神主的背後，還供奉着一尊穿戴清朝官服的神象，那便是清季堅守吳淞礮臺，抵抗英兵而殉難的陳忠愍公（化成），為上海而戰的英雄！

遊遍廟殿，便要走到廟市了。說到城隍廟的市集和園林，便要提起豫園的歷史。原來這個城隍廟的內部，除了殿宇之外，其餘的地方就是「東園」和「西園」的故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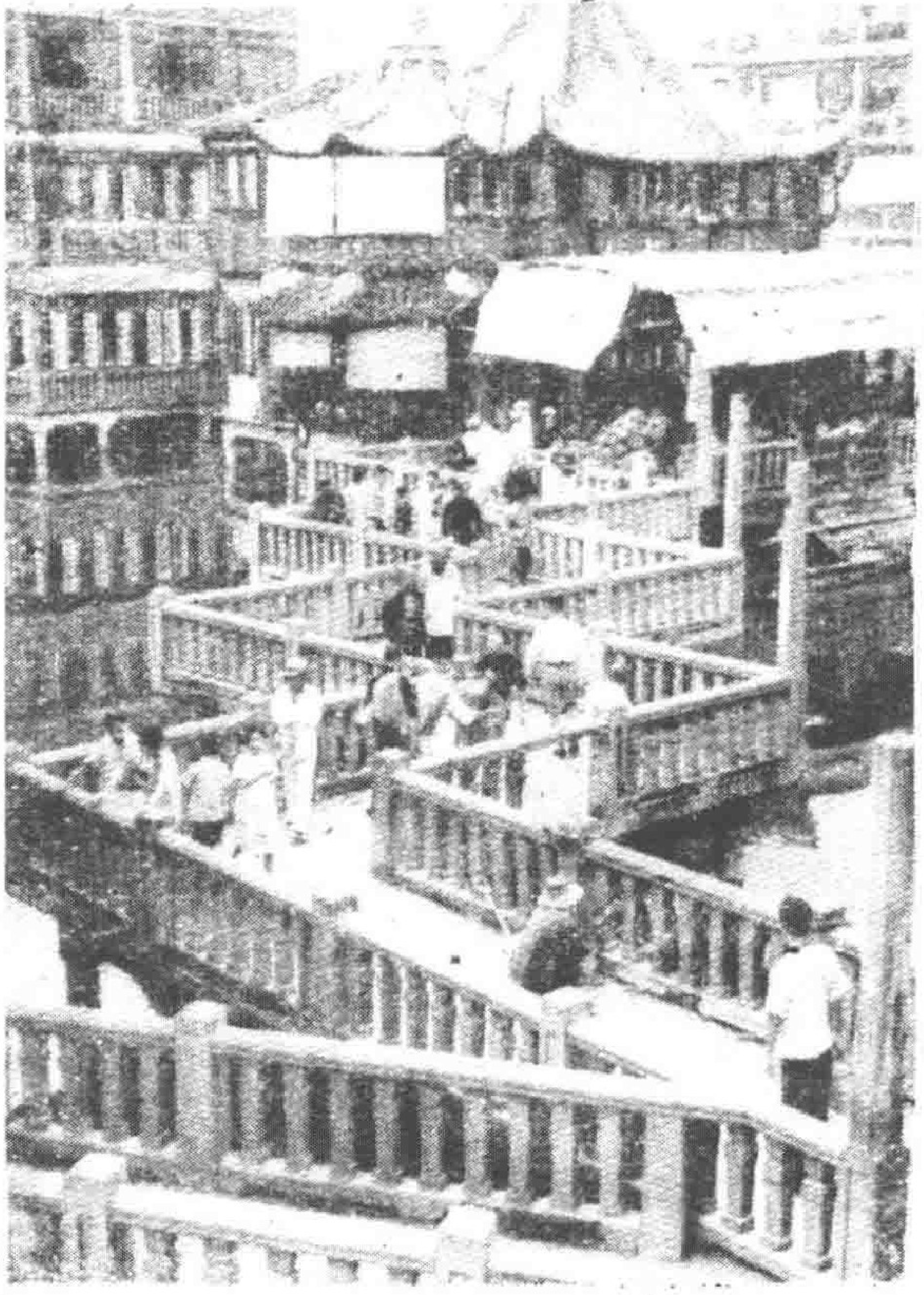
內園風光

東園即今「內園」，在環龍橋

於是到了十一號那所公館式房子的前面，四圍矮牆，中有花園，那就是法國駐滬總領事館了。該館館史很長，簡言之，是屋完成於光緒廿一年，搯指算來，也是一所冒了五十三年風霜的房子了。打領館隔壁（金陵東路）起，所有房屋直到新開河為止現在可說都歸了太古，不過在以前，法國輪船公司、旗昌洋行、會德豐這些大商行均集中在「法外灘」一帶，但而今除開剩下一個太古（創於同治六年），沿路盡屬堆棧碼頭，（那所紅色房子係其辦公處），是沒有什麼可看，也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

面前是新開河。河開於咸豐三年小刀會時期，南出黃浦，後來築路填沒。過水亭，沿街全是小旅行社—代售艙票的經紀店舖。自此起，門牌號數淩亂，且係舊式平屋或者棧房。那裏有着糧食部第五倉庫、護航憲兵隊、招商局第三碼頭辦公處、供應材料廠這些庫房機關。越黃埭路，是招商局均安會和會員子弟義校。龍潭路與高橋路之間的沿街石庫門則全係南北貨行。楓涇路口乃歷史悠久的茂昌冷藏廠廠址，左鄰為中國通商銀行分行。再過去，方浜東路以北滿眼都是水菓行，朋友，你倘如走得口渴，不妨買些枇杷香蕉吃吃。南去是國華

南堍，偏於廟的東隅，係康熙四十八年造，距今二百餘年，雖屢經戰亂，損失尚微。而在光緒甲辰、乙巳、及民國辛酉年，曾一再重修。癸巳年園內復補植花樹，益增林木之勝。去年（三十六年）一月，主管該園的錢業公會，對於園中的建築及全部景物，加以修葺，所以現已煥然一新，恢復舊觀。園內正廳有區有曰「靜觀」，內供秦裕伯的畫象。右側有「桂花廳」，左側有「太師廳」（亦稱晴雪堂），堂前有九龍池和聳翠亭。正廳前的一株古黃楊，相傳已逾數百歲。聳翠亭內有左宗棠題「靈木披芳」匾額。由亭而上，可至「延清樓」，而轉達「小靈臺」。小靈臺的位置在園的西南隅，高數丈，其最高的一層，題曰「觀濤」。園中央的花木假山，布置得十分精雅。據說每屆舊曆正月初六必祀城隍於此。是月十三日錢業同人復蒞臨園拜，舉行園會；而且每年園內必舉行蘭花會一次。



城隍廟九曲橋俯視

豫園陳跡

西園是明潘方伯尚書豫園的故址，面積廣約七十餘畝。後來至清乾隆年間，潘氏子孫衰落，園亦漸荒廢，其地遂分散為邑中各業所購得。現在廟殿的西北角一大片地，商肆林立，攤販麕集，這都是豫園舊址，不過除了豆米業的萃秀堂和糖業的點春堂還能見到一些豫園的陳迹之外，其餘都已面目全非了。如今廟內還有幾條路名，可以看出從前的舊景，如凝暉路，就是從前「凝暉閣」的所在地（今松月樓舊址），船舫路因「船舫廳」而得名，現在「船舫廳」已變成點心舖，而且那座屋子也不像船舫了。三林路即三林書院舊址。九獅路，即以「九獅亭」得名，亭側本有奎星石一塊，亦為園中舊物，不料前年該處蓋屋，把那塊古石弄得不知去向了。

萃秀堂大假山

萃秀堂為豆業公所管理，開始於清道光年間，當初豆業商行，承修三穗堂、萃秀堂、超然亭等處，嗣又購得萬花樓可樂軒的一部份，豆業公所乃肇基於是。現在除了「萃秀堂」之外，尚有「三穗堂」、「神尺堂」、「格思堂」等，而山石聳翠，小徑曲折，荷池亭樹，結構頗具幽致。可惜戰後多年未修，頗具荒蕪，連那荷池也祇賸一片濁水了。現在豆業公所正在修葺中。其間的假山，高至四五丈，所以有「大假山」之名，從前每屆重陽，多往登高。現在萃秀堂的前部充作豆米業小學校舍，後面的大假山是不開放的。

點春堂景物

點春堂在萃秀堂東側，向歸糖業管理，現在還有糖業小學設立其中。正廳即稱「點春堂」，對面一廳曰「和煦堂」，廳邊假山上有「快

銀行分行，樓上為中國漁業公司和魚商業公會，因為我們已到了舊法外灘的邊緣，十六舖魚市的腥味已經撲上鼻端來了。而對面沿江一長排淡黃色的房屋，一句話說盡，那是招商局第三碼頭—金利源。

朋友，我看你走得有些氣喘，是的，走得也確乎有點兒脚痠，不過我們雖然祇是靠左匆匆走了一趟黃浦灘，但從時間上講，我們可也大有已經走了一百多年的光景。百年的時光不算短，黃浦灘的建設也實非一朝一夕得以顯諸眼前的事，北段整潔，南段叢雜，當初自有其各自發展的原因。現在我們不必多談古說今，還是乘電車回去吧。歸途中，我從車窗裏，指點靠浦面一帶的碼頭給朋友看，新開河以下的碼頭屬招商局，新開河以上的碼頭多屬太古，太古碼頭大抵祇搭浮橋和路棚，作為乘客載貨上下裝卸之用。打水上警局起，到水上飯店為止，則一共有十五號碼頭，沿途除了幾只新建置的售票亭、郵亭、電報電話亭外，你最要記得的是斜對九江路口的碼頭管理處和市公用局問訊處。

旅行雜誌
徵求佳著

樓」，高三層，旁有屋曰「靜宜軒」，樓前有亭曰「莊樂亭」，但這些樓亭，因扃閉日久，缺乏管理，滿被塵封。據說園的西隅有「水神閣」，在十九年開辦糖業小學時，改建爲鋼骨水泥的三層大廈，現仍充作校舍。此外，在點春堂的廳後，有兩亭對峙，一稱「象亭」，在假山上；一稱「井亭」，因爲裏面有着一口古井。

玲瓏石碩果僅存

還有一所「香雪堂」，在環龍橋的北堍，在豫園時代，本名「玉華堂」，後歸猪肉公所，這個地方在戰前本爲四美軒茶樓以及許多珠寶古玩舖的集中地，戰後卻變成一片瓦礫場，現正在造屋，謀恢復舊觀。所幸堂前那塊「玉玲瓏」的古石，尚未遭殃。這塊奇石據說是宋宣和間的遺物，嘗爲浦東三林塘儲昱南園所有，後歸潘恭定子允亮所得，現在我們還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這塊古石豎立在那裏，不過據說石上原有「玉華」二字，如今可不容易辨識了。

環龍橋和九曲橋

廟裏有兩條橋：一條就是介於內園與香雪堂之間的「環龍橋」，這條橋雖短，卻是豫園的舊物，後來雖曾重修，總可以說是有悠久的歷史了。另一條就是大大有名的「九曲橋」，從前原是木造的，到民國年間才改爲鋼骨水泥，湖心亭茶寮便連在橋的中央。這個湖可以說是一個放生池，水中有不少的鯉魚和烏龜。本來在小南門救火會的李平書銅象，前年也被移到湖上來，與湖心亭相對着。李公對於上海的社會公益和地方建設都很有貢獻，這銅象便是留作永久的紀念。

茶樓和書場

廟裏的茶園本來很多，現在除湖心亭之外，還有春風得意樓、裏園、翠玉樓、樂圃閬等數家。去年夏天還有明園，是茶室的模樣，但終以生意清淡而告停業，今年連明園的遊藝場也停頓了。

說書和茶樓本有密切關係。目前翠玉樓和得意樓都有說書。（戰前在香雪路的四美軒也以說書著名，不過現在已沒有了。）得意樓後面的柴行廳，是夙負盛名的書場，據說上海的說書人，只要在柴行廳登台說過，聽衆也就「括目相看」了。

玩意兒太多了

至於廟裏的玩意兒，那眞是太多了。通俗一點的，如賣西洋鏡，山東人雜要，走江湖賣拳頭之類，無所不有。比較高尚一點的，在裏園三樓就有彈子房的設備，夏季有門黃騰，秋季有門蟋蟀，年尾歲首請你看扯鈴。再雅一點便是看蘭花會和菊花會。從前還有書畫善會和宛米山房的書畫展覽，現在書畫善會依舊存在，地址還在環龍橋畔布業公所樓上，只是書畫展已經沒有了。

小世界滄桑

規模最大的遊藝場，要推萃秀堂西隣的「小世界」。小世界這個地點，最初原是茶寮「鶴汀」和「鶴亭」的所在地，後來改建三層洋樓，並築屋頂花園，於是闢爲遊藝場所。一直到民國廿六年滬戰發生，始告停頓，戰後房屋受損，到前年才修復。現在除了有一小部份地方闢爲錫常文戲的小劇場之外，底層及一樓都充作聯合商場了。小世界遊藝場的本來面目，終於沒有恢復。

大市場五光十色

邑廟的廟市，本來就是一個大的聯合商場，從大門口起通至大殿前，都是毗連着攤基，有賣香燭的、賣襪衫的、賣華洋百貨的、賣鈕扣的、賣畫片玩具的，更有不少零食攤，如糖粥、魷魚、鷄什之類，也有年代久遠的梨膏糖攤等等，不一而足。萃秀堂前一帶的攤基，以售搪瓷，鋼精，玻璃等器皿及文具爲多。九曲橋上卻有許多售圖書石的地攤。此外如賣金魚、金錢龜、蝌蚪、蟋蟀，以及年節中賣水仙、天竹和春燈、輕氣球等玩物的，都可以在桂花廳前場地上去找到。星相攤則多集中在環龍橋的兩邊。

店舖呢？更是五光十色了，除了許多百貨店外，則以骨牌舖、眼相舖、牋扇舖、點心舖、扯鈴店、鳥店、刻字店爲最多，只是珠寶古玩舖和舊書舖，迄今未見恢復。

商人都來湊熱鬧

城隍廟的如此熱鬧，不僅因爲有這許多店舖攤販，有這許多遊人香客，卻也因爲與許多商業團體有關。原來豫園這一大塊地，後來既分歸許多同業集團所有，便有許多公所和公會在那裏樹立根基，而各商賈便也常來會聚。並且廟的附近也有不少商業團體，他們都把廟裏的茶樓和點心舖子作爲晤會、應酬、談交易、探商情的場所，因此廟市便格外旺盛起來。現在廟裏可以見到的公所和公會，約略如下：

錢業公所（內園）
中華民國錢商業公會聯合會（內園）
豆業公所（萃秀堂）
布業公所（環龍橋西）
酒館公所（吟雪樓故址）
酒菜館同業甯幫第四組辦公處。
帽莊業公會（松運樓上）
柴業公所（翠玉樓上）
醬酒業同業公會（豫園路）
雜柴業同業公會（翠玉樓）
鐵器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世春堂）
打鐵同業公會（老君殿）

此外，豬肉公所本在香雪堂，今毀，據說要重新建築起來了。

六〇一〇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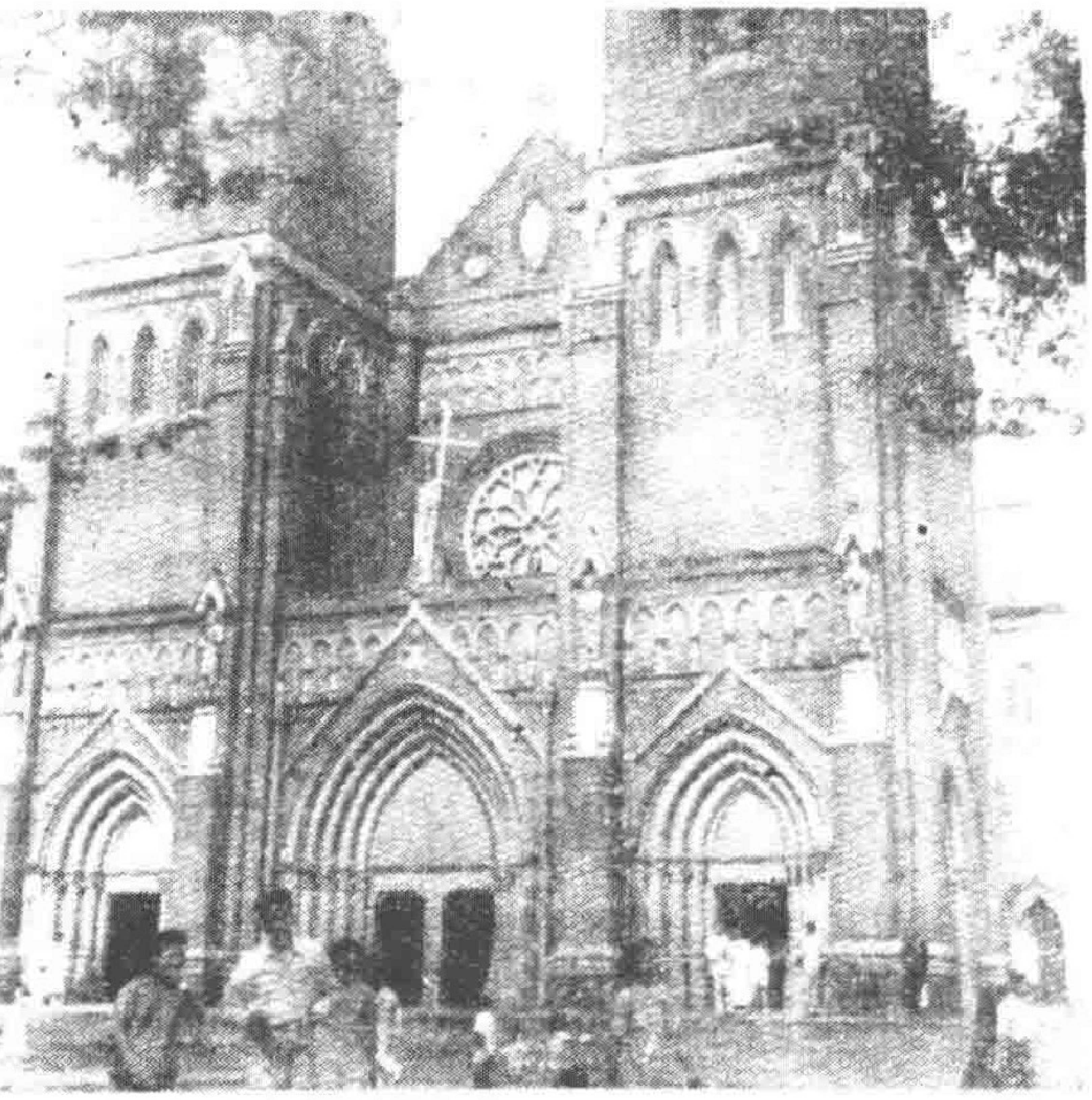
徐家匯禮讚

費志仁

「經云信德有耳聞，有傳有習相須殷。惟明碩徐上海，揭信光兮掃翠氛。耶穌會士載拜言，公眞震旦之朝暾。共豎墓前十字石，石弗爛兮矢弗諼。」

上面是丹徒馬相伯先生所撰的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記頌；墓在徐家匯天主堂西南，肇嘉浜的北原。墓前原碑已堙失，現在所有的石人，石馬，華表及牌坊等，都是光緒二十九年重新立的。同年在墓前另豎石十字碑，上刻「明故少保加贈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記」，碑分六石，每石十二行，每行六字，每字方三寸餘，十字記頌，出自馬氏手筆，倩婁縣張秉彝書楷。碑另刻拉丁文墓誌銘，爲義大利籍天主教士潘國光所撰，十字頌是譯演拉丁文墓誌銘的大意，十字記中寫明有『取潘國光書旌納壙之文，演以爲頌』字樣。

徐家匯以徐文定公墓而得名，馬相老生前曾詔示其弟子云：「因爲徐文定公墓在此地，子孫守墓，世居於此，故從明末起，始號「徐家」，又因肇嘉浜及法華涇二水匯爲合流，流入黃浦，故又名爲「匯」。徐文定公的精神遺產，在徐家匯充分保留了好些；上海開教，徐文定始倡，徐家匯現爲上海天主教會的中心地。」


徐家匯大教堂

徐家匯洋溢着宗教的色彩和氣氛，在這一個大上海都市的角落裏，有不少莊嚴美妙的建築和迷人的景物；教堂，學校，天文台，修道院，牆壁龕子裏的石像，夾道成蔭的老樹綠蓋，各種古老建築的每一塊磚瓦，都有許多故事可以講給您聽，而且都是娓娓動聽的有趣的故事。還有從學校道院窗戶間傳出來的弦誦歌聲，發人深思的教堂鐘聲，尤其是每時每刻，天文台上發出短音階調的自鳴鐘聲，打破徐家匯肅穆寂寥的空氣，這些都足以使遊覽徐家匯的人發生奇異的感覺和深刻的印像。

在十里洋場萬丈紅塵中住得不耐煩的時候，要找一個清淨的地界，要想把您的緊張的神經寬弛一下，最好的去處，莫如到徐家匯去溜躂一回。從滾滾泥漿水的黃浦灘邊，在金陵路口跨上前面標明有「徐家匯」字樣的法商二路電車；或者向北走上幾百步路，在洋涇浜外灘，舊名愛多亞路今名中正東路口，跳上法商二十二路的紅色公共汽車；或者在斜橋乘法商二十三路公共汽車；又或者在北火車站搭上公用局的十五路公共汽車；在不到一小時內，你都可以到達最後的站頭徐家匯鎮。

在電車站盡端，有一個廣場，在法租界時代，立有路牌，上面寫着「徐保祿路」字樣，那是爲了紀念徐文定公而題取的路名，保祿是徐光啓奉天主教後所取的宗教名號。

在徐家匯鎮的南面，原來有一條肇嘉浜，現在早已給垃圾堆滿而變成爲泥路了，上面點綴有零落的棚戶，溽暑時節，發出垃圾臭味，這是徐家匯唯一煞風景的一大缺憾。

走過一頂旱橋，橋底下的水都給垃圾吸乾了，靠右手您可以看見用磚砌成的一座牆門，朝門裏走進去，一道碎石子的小路，右邊原有一條肇嘉浜的支流，如今已變成爲徐家匯鎮梢的邊緣了。左邊一道磚牆，牆內是上海天主教耶穌會士的最高學府，名徐家匯神學院，院中研究神學哲學及文學的修士，各國國籍都有，是一個雛形的聯合國的縮圖；上海淪陷在日本軍隊鐵蹄下時，這座美輪美奐的神學院，曾一度被關爲所謂「大東亞敵性國人民」的集中營。

小路盡處另有一道鐵門，門邊閃亮的徐匯中學四個大字，耀人眼簾。鐵門內有花圃草坪，拐一個灣，有一座四層樓的紅磚大廈，這是創立已有九十八年悠長歷史的徐匯中學的新校舍。大廈建築宏敞，內有大禮堂，教室，膳廳，自修室，圖書室，儀器室，化驗室，學生宿舍，教職員臥室等等，現有學生一千餘人。該校在近一世紀中造就人才頗衆：早期畢業生中有：中國人瑞馬相伯和他的胞弟眉叔。（「馬氏文通」的作者），及「益聞錄」「匯報」創辦人李問漁等；今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氏，南京總主教于斌博士及該校現

任校長張伯達等等，均是該校的高材生。

穿過徐匯中學老校舍，可以瀏進到耶穌會的會士宿舍。這座大宿舍常年掛着有「女賓止步」和「閒人莫入」的擋駕牌。您若使欲訪謁任何那一位神父，先須經門房通報，而在會客室裏等待。只有毗連在東邊的藏書樓，您若使獲得了藏書樓主任的許可，您可以穿過一個廣大的草坪，和一個走廊，而後到達您的目的地了。

藏書樓是一座舊式的二樓洋房，暗藏在修道院花園的一角，這兒實在是紅塵飛不到十分清靜的地方。樓下是個廣大的廳，放着高與樓板相齊的大書架一百架，每架十二格，貯藏各種線訂書本，現有中文書籍十二萬冊，志書二千一百餘種，分列經史子集叢書五個部份，完全照四庫全書分類。樓上則貯藏西文古書八萬餘冊，大半是希臘、拉丁、法、英、德文的書本，和各國出版的百科全書；連同耶穌會院，天文台，大小修道院，徐匯中學各單位的圖書室台併起來，共有中西書籍三十萬冊左右。該樓平日雖不開放，但是從不拒絕學術家及學術團體的請求，可以入內做參攷研究的工作。

走出耶穌會院的正門，有一幢羅馬寺院式的建築，這是徐家匯的老天主堂，建於道光二十七年，現改爲徐匯中學附屬的小教堂。走出老堂門口，抬頭可以望見雙塔鐘樓高聳雲霄的天主堂，在徐家匯周圍五里以內，都可以遠遠望見到這二座十七丈高度的尖形鐘樓。堂爲法國峨特式建築，穹門窗戶的框式，作西瓜子形，堂內寬十丈，深二十五丈，可容信友二千五百餘人；中央及兩旁，設置大小祭檯十九座，有大小楹柱六十四根，完全是金山石精刻雕成。這座教堂前後經過六年的建築工程，奠基於光緒三十二年，到宣統二年始行落成典禮。

您若欲參觀天主教堂中最莊嚴的典禮，最好在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半夜時分，這是耶穌聖誕節，徐家匯天主堂在這一夜舉行子時彌撒大典，有很莊嚴而又隆重的場面。

× × ×

在每年的這一個夜上，徐家匯天主堂裏總有二千多個男女教徒，都靜悄地跪在木製的跪凳上。中央的金碧輝煌的祭壇上，燃點着六枝一丈多高的白色蜜蠟燭，十幾個穿着紅長袍短白衣的孩子們，手裏提了香爐，執持蠟炬。一個穿錦繡祭衣的長鬚神父，雙手合捧，跟隨在童子行列的最後，魚貫而行，從更衣所走到鋪着厚地氈的祭壇前，大風琴發出吼聲，耶穌聖誕的半夜彌撒開始舉行了。

主祭的神父，用拉丁文朗誦古經新經，唱經樓上，童子歌詠團跟着大風琴，唱出夜鶯般的讚美詩歌。二千多個男女教友，沉醉在音樂聲浪中，年紀在十歲左右的小弟弟小妹妹們，睜着烏溜溜的眼珠兒，露出天眞的微笑，在欣賞祭壇旁邊人造假山洞裏安放着的小耶穌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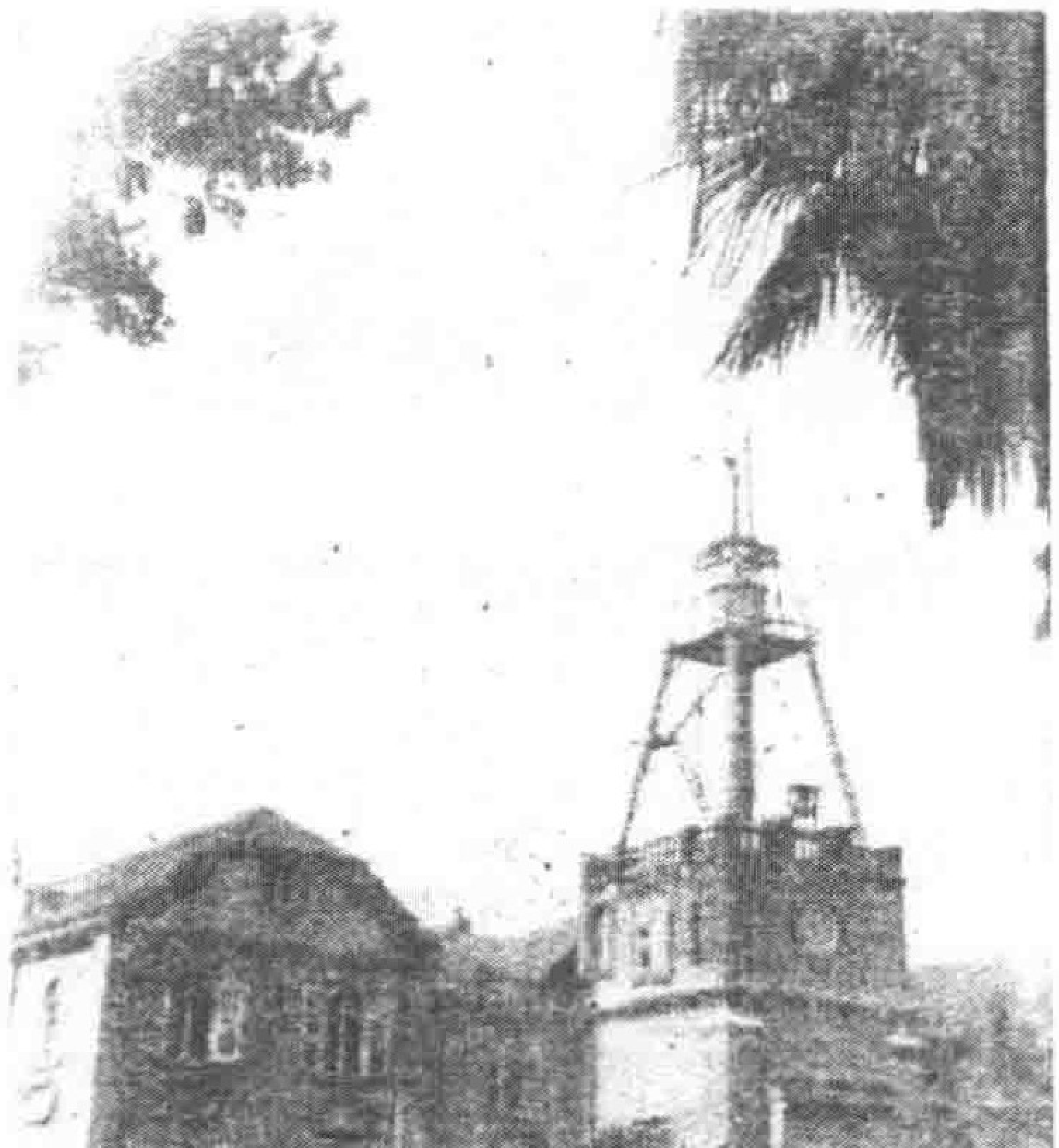
乳香冉冉上升，神父舉揚耶穌聖體，這是彌撒禮中的最高潮和頂點，傳出一陣陣的清脆鈴聲，兩千多個教友都屏絕聲氣，靜默地匍伏下來，恭敬行禮，迎接天主從天下降。

一小時後，男女老小，個個笑容可掬，列隊走出神聖莊嚴的教堂。教堂裏頓時復歸沉靜。在祭壇中央，掛着一盞黯淡如豆的油燈，隱約照現出一尊小耶穌的塑像，身披雪白衣裳，他無聲無語地獨自躺在馬槽裏。

外面天文台敲出一下悠長的短音階調的鐘聲。

× × ×

在大教堂的正對面，有一埭矮磚牆，內有白牆二樓洋房一幢，今日是天主堂本堂神父的辦事處。您們莫輕視這個滿目荒涼的小院子，在抗戰以前，他是名聞全國天主教區的聖教雜誌的編輯所舊址；已有八十多年歷史的震旦博物院的前身也在此地；最早，這裏是蜚聲世界徐家匯天文台的舊址，馬相伯氏手創的震旦學院，即設在老天文台旁的幾間平房中。


徐家匯天文台

今日高踞天空的天文台，位置在大教堂的西面，建於光緒二十七年，這是遠東航海界的唯一救命燈塔。台中專司測候氣象，經常用無線電報告中國沿海長江一帶行駛的輪船，報道颶風及暴雨的方向。世界航海界向該台登記聲請通電的，約有近百個單位之多。有卜神父者，在該台及佘山氣象台服務甚久，二十餘年如一日，其精神殊堪令人欽佩。

沿着天文台側邊前行，左手有徐匯師範學校；右手有小修道院，及大修道院，兩院都是上海天主教

六〇—〇二四

上海的四郊

吳靜山

上海夙稱彈丸小邑，歷史不久，壤地也有限，除西陲遼廓遠接蘇松外，北盡於江，東極於海，南距杭州灣亦不遠。境內塘浦錯綜，阡陌縱橫，既無高山大澤可供遊賞，又乏名賢遺跡以資瞻訪。所足爲住在都市的人們調換空氣，滌盪胸襟之需的，四郊多公私園囿，古剎梵宮，間更有一二勝跡點綴其間。倘興有未盡，九峯三泖也相距不遠，儘可朝發夕返。茲分六路略敘郊區的景物，備出遊市郊的人們參考。

沿滬杭公路到閔行

漕涇攬勝

滬杭公路現有長途汽車直達閔行。沿路第一個鎮市便是漕河涇。這一鎮市並不繁盛，但左近的私人園圃不少，如曹氏墓園，黃家花園，冠生園農場和正在建設中的康健園，都是公開遊覽的。

曹氏墓園　自徐家匯經土山灣折入汽車公路，在距漕河涇尚有里許處，首先觸入眼簾的，便是一所金碧輝煌的房屋，門額上寫着曹氏墓園四字。園由曹鍾煌氏創建，面積二十餘畝，因爲闢自墓旁隙地，所以稱作墓園。園內花木池亭，佈置極精，祠宇尤瑰麗。亭凡六座，形式各異，門左三角式的壽星亭，門右巍然獨立石岡頂上的四方亭，都是畫棟雕梁，覆蓋着琉璃碧瓦，亭脊游龍夭矯，喬皇富麗，堪推全園獨步。園的中央鑿地爲池，池周山石嶙嶙，樹木陰森，景頗幽邃。池上有橋，橋巔建六角式水泥亭，額曰集賢，橋下水流潺潺，可盪小舟，惜水窄池短，不易引人入勝而已。

冠生園農場　場在漕河涇鎮的南首，門臨漕河涇，西面尚設有糖果餅乾製造廠。農場內豆棚瓜圃，果園牧場，分區施設，各色俱備；又有鷄樂園和魚游天兩處，一畜白毛紅冠的來克亨鷄，一畜異種金魚百有餘缸，有蛋種、堆玉、虎頭、龍種、美鱗等名目。魚缸的旁邊蓋有草舍一間，簷下掛着鳥籠六七，聽鳥語間關，觀游魚徜徉，神怡心曠，萬慮皆空。場內花木盆景，以及各種農產品，付相當代價，均可分讓。另闢飲食處備遊人小憩，住慣都市的人們，要領略一些鄉間的風味，這裏倒是一處最適宜的場所。

康健園　穿漕河涇鎮沿河西行不一里，有亭翼然屹立河岸，這是金榮亭。亭側有石橋，過橋便是正在建築中的康健園，臨河築土阜，植花草，鑿河浜，建屋宇，工程似乎還沒有及一半呢。

黃家花園　過金榮亭再西行里許，抵槐蔭橋，越橋不數武便是黃家花園。園係本市聞人黃金榮氏所建，是黃氏家祠及先塋所在，而將餘地闢爲園圃，意義頗和曹氏墓園相仿。園內花木繁多，百年牡丹一株尤著盛名。園的中央建有大廳，取孔氏文行忠信爲教之意，定名四教廳。前爲黃氏墓地，山石盤繞，上設凌雲松月兩亭。廳後是黃氏燕居所在，堂屋頗多，抗戰期間均遭日寇炸燬，現時依然斷垣殘壁。廳西有亭，立今總統蔣公手書文行忠信碑。廳東有竹月官及畫舫；舫前

神父的訓練研究所，門禁森嚴，謝絕外人參觀。上海教區最高領袖惠主教的私邸，即在大修道院內。

在大修道院的東面馬路盡處有一堵牆，上面寫着「土山灣」三個大字。土山灣得名的來由，爲了以前開濬肇嘉浜時，工人把泥土堆成一阜，積在灣處，當地人便稱其地爲土山灣了。

土山灣有孤兒工藝院，凡是到徐家匯遊覽的人，都喜歡到裏面去參觀。院內有書報發行所，是江南天主教出版事業的一個大本營。有圖畫館，分水彩，鉛筆，油繪各部，造就美術人才無數，國內名畫家徐詠青，張充仁等，都曾在館中實習，最近附設彩繪玻璃，上海各新型摩登大廈，都紛紛定購裝置，取其彩色永不脫褪。另有照相部，承製銅鋅玻璃等版，中國書界好採用的柯羅版印刷，最先第一個出品者即屬該部。另有木工部，雕製人像器具；五金部，精製鐘盤儀器，各種出品，獲有各國工業展覽會頒獎頗多，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在院內工作者，都是從成年的優秀孤兒中甄別選取出來的。

馬相伯氏晚年息影上海徐家匯時，即憩寓土山灣孤兒院中，輒在三樓陽台上，北望徐文定公的墓地，行遙拜禮。徐文定公是三百多年前已故的天主教先賢，他的故墓仍隆然巋然，雄鎮在徐家匯，雖歷三世紀的滄海桑變，而幸能不湮滅於荒榛叢草之間，徐文定公可謂有後了。

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天主教舉行徐文定逝世三百週年時，惠主教在墓前發表的演說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大家用透視的眼光，透進這個三百年來被豐草土石所掩沒的墳墓，看明墓中究是怎樣的一位人物，認清了，自然以後常要紀念他了。可是爲紀念他，只把他的功德事業，刻在如前面十字架下的石碑上，不够，我們要把他的功德事業刻在我們的心坎裏，才算是眞的紀念。因爲我們受徐文定的恩惠，一言難盡，只看上海一方面，有這座天文台，有多少學堂，多少醫院，多少聖堂，誰是這種事業的先聲呢？不是徐文定公麼？所以飲水思源，我們自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吓！』

一九四八，六，二十日，徐文定公十二世孫徐宗澤神父逝世週年紀念日。

有荷池，池上架小橋二座，池東叠石爲山，層巒沓嶂，上構樞閣奉祀觀音，池周遍植花木，綠葉扶蘇，全園景色當推這一帶爲最勝。

出漕河涇鎮，沿滬杭公路南行，到錢糧廟下車，東行可抵一小鎮，這就是華涇鎮。鎮不足觀，但很有幾處古蹟值得一訪。

華涇謁墓

鄒威丹墓 墓在華涇鎮西百餘步，四周都是棉田，葬革命烈士四川鄒容。這位鄒烈士在清末曾著「革命軍」一書，竭力鼓吹種族革命，因此觸怒清廷被捕下獄，在光緒三十一年瘐死於租界監獄。上海劉季平氏收取烈士的遺體，就葬在這裏。到了民國成立，臨時政府追贈大將軍。墓上有墓志銘和墓表，均出章炳麟手筆，而由李根源于右任二氏分別書寫的。鄒氏的「革命軍」對於當時的革命思想影響很大，緬懷先烈締造共和的功勳，我們應當向墓三鞠躬。

寧國寺 這是華涇鎮附近的一所古寺，相傳是南宋隆興元年創建的，和龍華鎮上的龍華寺，恰好一南一北遙遙相望。從前寺屋不多，屢經廢興，到現在僅存觀音殿和小數齋舍了。寺外多植桃樹，花時或桃熟時來這裏最妙。

黃道婆墓 黃道婆是上海紡織棉布的始祖，事蹟見陶南村輟耕錄。她是現時華涇鎮附近的烏泥涇人，元朝初年從崖州回來，敎本地人製造紡織的工具，又敎錯紗配色等紡織的方法，織成很好的棉布。從此土人競相學習，再將布銷售四方，大獲其利，磽瘠的烏泥涇變得富庶起來了。道婆歿後，土人莫不感恩灑淚，舉行了一個公葬，又替她立了一所祠堂，歲時祭享。現在這所祠堂已經無存，她的墓址還在，就在寧國寺的東北，不過在纍纍荒塚之間，既沒有墓碑，也沒有特殊的標識，不是熟悉的人是很不易尋覓的。

最閒園 著梧溪集的詩人席帽山人王逢，當元末明初時代，曾在烏泥涇鎮隱居。他從青龍鎮的梧溪精舍遷移到這裏來，築有儉德堂和最閒園，園中有藻德池、懷新坡、樂意生香臺等景，各紀以詩，還有先民一邱、先民一壑和林屋餘清洞等佳景。經過了明清兩代，最閒園的遺址所在還沒有迷失，戰前尚存有一座三開間的朝南廳房式的平屋，屋中懸着一方破舊不堪的匾額，上有草書的「閑閑草堂」四個大字。倘使到華涇鎮，這位大詩人的遺蹟自必在訪問之列。

北橋訪古

從錢糧廟再沿公路南行，可到北橋鎮。北橋就是古鳴鶴橋，相傳是晉朝陸機的放鶴處。鎮上有明心寺、瓶山、天移井等古蹟。

明心寺 初名華嚴院，創建在後梁開平初年，因爲代有高僧主持，所以廟舍如雲，佛殿、寺閣、僧堂、鐘樓，無不齊備，還有華嚴寶塔、義虎講臺、元豐老檜、魯班仙壁等佳勝，稱爲明心寺十景。到了清代中葉以後，這一座海壖有名的巨刹，開始進入衰敗的逆境，不特勝景無存，連殿宇也逐漸坍廢了。民國以來，廟舍的一部分改爲公務場所，一部分設立學校，到滬杭公路開通，更將這所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古寺劈分兩半。經坍廢和四分五裂之後，廟舍所餘無幾，回首前朝當不勝今昔之感了。

平山道院 平山又作瓶山，是上海古蹟之一。相傳晉袁山松曾在這裏犒軍，酒喝完了酒瓶堆聚成山，所以叫作瓶山。另一說是吳越王犒軍所遺，實際是宋朝酒庫的遺物。明初，里人在這裏建立了一所道院，就名平山道院。院宇本很宏敞，有三殿、玉皇閣、斗姆閣等處，現時大都毀廢。院裏有一口極著名的井，叫作天移井，相傳在明萬曆十二年秋天，有一夜雷雨大作，這井忽移去舊址五六尺，甃石如故，味更甘冽。現時井還存在，四周加築了水泥欄干，但已不屬於平山道院的所有了。

訪問過北橋，不妨乘興再沿公路到閔行鎮一走。這是上海最南端的一個鎮市，上海縣政府便設在這裏。鎮瀕黃浦，商市繁盛，渡浦更可到奉賢、金山、乍浦等地。



曹氏墓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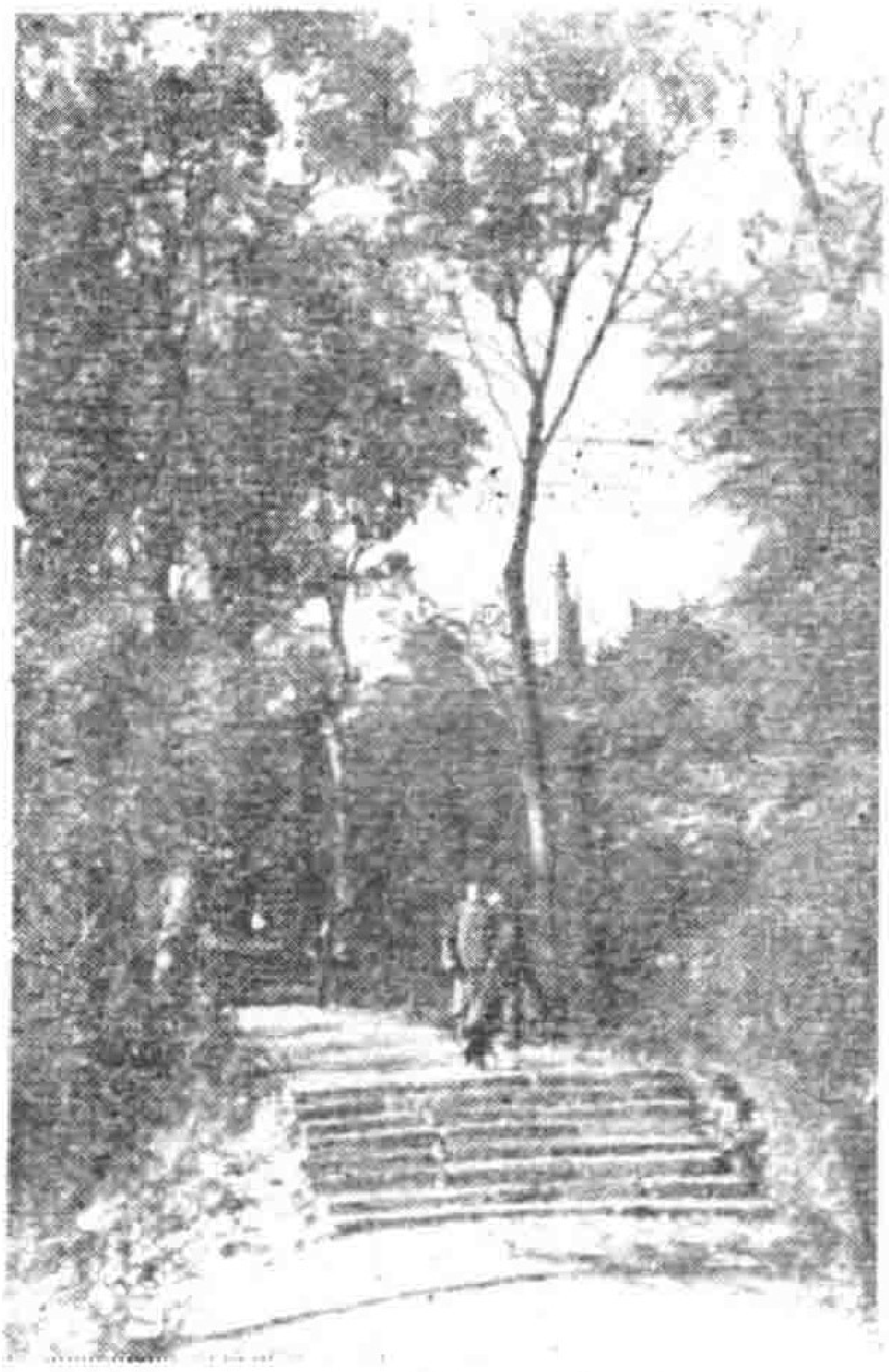
黃家花園

六〇—〇二六

沿虹橋路西探九峯

九峯攬勝　松郡九峯夙號名勝，半在青浦境，半在松江境，但離上海都不遠。水路可由蒲匯塘經虹橋、七寶、泗涇等鎮抵達，陸路可沿虹橋路經青浦折而南行，以達山麓。現時陸路通行汽車，往返尤便。

九峯的名稱，從東到西，順次是厙公山，北是鳳凰山，西爲薛山，西南是佘山，再西南是神山，又西爲天馬山、機山，其南爲橫雲山，最南是崑山。九峯羅列平疇綠野間，相去均不遠，最小是厙公山，最大是佘山，最高是佘山和天馬山。各山均因有名賢隱居而著名，自中外通商後，佘山設有教堂和天文臺，每年春末夏初，各地天主教友赴山朝聖的接踵於道路，因此佘山的勝蹟尤其名馳遐邇。



佘山上山石級

厙公山不過是鳳凰山的一個附庸，山小實不足獨當一峯，以秦時著亢桑子的厙公隱此得名。山舊有洗鶴灘，放鹿亭，采藥涇，聚星崖，鼓琴磯等十景，今均不存。

鳳凰山在青浦城東南一二十餘里，形象像延頸舒翼的舞鳳，所以得了這個名字。山形修峻，孤立無倚，升到半山時，便見外山拱揖如奧區。山左有很高的青壁，壁上古藤蒼森。山南爲陶南村隱居處，名南村居，又有三星閣，梅花樓，錦溪橋等十景，今廢。

薛山因唐時薛道約居此得名，又因山形似屏，所以也稱玉屏山。高和周圍都較鳳凰爲遜，舊時有景華橋，學士亭，紫芝巖，仙人牀，青蓮池等十景。

佘山因古時有佘姓居住得名，一名西霞山，又名蘭筍山，因爲山中所產的筍有蘭花香味的緣故。山有東西兩峯，綿亙好幾里地面。東山多奇石，明陳眉公隱此，又有佘將軍廟，普照教院，秀道者塔，騎龍堰，釣魚磯、沸香泉等勝蹟。騎龍堰就是出產蘭筍的地方。西山本多梵字，山徑寬潔，風物宜人，山上現有天主堂和天文臺，建築巍峨，別呈麗觀。山麓有石碑坊，循山徑拾石級而上，兩旁古木修篁，綠蔭蔽日。山腰有中山老堂，自山腰而上，沿路小亭多刻教中聖蹟，山巔是聖母大殿，殿供聖母塑像，爲四方教士瞻敬朝拜之所，每逢宗教節日，瞻拜和遊覽的人常絡繹不絕。

神山是元代道人彭素雲升遐之處，一作辰山，亦稱細林山。山多彭眞人遺蹟，如素翁仙塚，丹井靈源，崇眞晚鐘，又有洞口春雲，鏡湖晴月等合爲神山十景。

天馬山以形如天馬得名，又因干將曾在這裏鑄劍，所以亦名干山。山多廟宇，春時遊人頗盛。從山上可以下瞰泖水；山腰有泉，遊人每掬以洗面。舊時勝景有二陸草堂，三高士碑，雙松臺，八仙坡等亦共十處。

機山因晉陸機得名，山下有平原村，也因陸機當過平原內史而名。山前有陂澤，田家散布汀岸，風景絕佳。山舊有呂公祠，醉眠石，坎離泉，眞珠浦，綠雲河等十景。

橫雲山本名橫山，因陸機的弟弟陸雲得名，去機山不過五里。山巔有白龍洞，又有聯雲障，麗秋壁，三冷澗，黃公廬等勝景十處。舊時松郡人士常乘秋來遊此山。在橫雲山東隔水對峙的，還有一座小橫山，上多松樹，東北峯巒隱起，石壁盡作赭色，遊人稱爲小赤壁。

崑山俗名小崑山，二陸的先人都卜葬在這裏，陸氏兄弟有文學，時人以爲玉出崑岡，所以取以名山。山形圓秀如覆盂，可從西北攀登而上，以眺泖湖。山半有讀書臺，婉孌草堂等名蹟，又有紅蓼渡，楊柳橋等亦合成十景。

九峯之外，松江還有三泖，亦是夙號名勝的處所。所謂三泖就是圓泖、大泖、長泖。舊時三水連成一片，汪洋千頃，今圓泖獨存，餘均湮塞成田了。泖中有洲，上建塔院，登塔俯覽，九峯環列，豐草長林，湖光帆影，相互映發，風景奇佳，但因交通少便，每爲遊踪所不及。

吳淞江南岸的郊區

法華古寺　法華是上海西部的一個鎮市，在清乾嘉時嘗以藝植牡丹出名，一時有小洛陽之稱。鎮上有兩所古寺，都已有近千年的歷史，頗堪一訪。

法華禪寺　寺在法華西鎮，門臨李漎涇，宋開寶三年創建。法華鎮的得名，便由這寺而來。嗣後時廢時建，在順治初年，里人夏若時用香楠木建滿月閣，爲一寺之勝。太平軍攻上海，滿月閣被火焚毀，大殿也漸坍廢，後來雖經重建，終因常受時局的影響，日趨衰頹，現時僅存大殿，租給人家開辦小學。這一所古寺，怕不久就要被湮滅了。

觀音禪寺　寺在法華鎮西頭，門臨法華路，宋崇寧元年建，淳熙三年賜額觀音慈報禪院。元燬，明洪武年重建始稱觀音禪寺。寺有無梁殿，不用樑柱，全以文石甃成；



閘北宋公園

寺前有嘉林，寺後有萬工山，係一萬人工築成的土山，現時都沒有了。寺又有董其昌寫的妙法蓮華經石刻，和明喬一琦集王右軍書的金剛經石刻。前一種本砌在無梁殿壁，殿廢後就改砌在寺內牆上，現尚存二十二石。後一種本在觀音殿壁，清乾隆時殿被火焚，石亦殘缺，經里人李應坡覓初拓善本補摹完全，砌作浮海觀音的供座，今幸無恙。現在寺舍很見破敗，前部改作救火會，僅留一條狹窄的進出路，寺屋算還不少，想因都市中屋荒的緣故，大部分出租給人家，大殿也很狼藉，幾乎認不出這是從前上海全縣的首刹了。

美人芳塚

從法華鎮北行，沿凱旋路到長寧路，再西折，過周家橋鎮和北新涇鎮，更西到西湖路盡端，入鄉村道路北行約三里許，抵吳淞江畔訪虞姬廟。廟有美麗女神像，相傳就是楚霸王項羽的虞美人。這廟在何時創建，已不可考，但道光時曾經重建，太平軍攻滬燬於火，同治八年又移建於吳淞江南岸。廟側有小阜，俗呼野雞墩，傳即虞姬埋骨所在，故稱虞姬墩。另一說，墩由漁婦得名，應作漁姬墩，但清沈學淵詩云：「漢殿秋風雌雉啼，江東抔土拜虞兮，項劉不是爭墩客，誰把墩名誤野雞」，又朱孔揚著歷朝陵寢備考一書，也考定這個墩是虞姬葬地。文人好弄狡獪，其筆本無所不可，究竟是不是「虞兮虞兮奈若何」歌聲下自刎的美人芳塚，還待另外證據的發見。

吳淞江北岸的郊區

從虞姬廟渡吳淞江，最近的一個鎮市，名叫江橋鎮。鎮無足述，但

梅花尋源

它西南的梅源村，是著續文獻通考的明代王圻的故居，在虞姬墩西北亦不遠。王字元翰，號洪州，以陝西參議致仕。他回到上海以後，便在吳淞江濱築室著書，宅旁種梅花千樹，號稱梅花源，在開花的時候，花香達數里以外，簫管畫船，遊水尋梅，風趣不減於鄧尉。梅源西有侶鷗池，上架長虹橋，北有土阜名小鄧尉，其上有翠微吟社，清初名士沈白曾隱居在這裏。現時梅源橋社均廢，祇有侶鷗池聽說尚有遺址可尋。

桃溪風光

眞如區是現時市區的第三十二區，區因眞如寺得名，鎮又因眞如寺得名。眞如寺俗稱大寺，舊在官場，南宋嘉定間改建，元延祐間又移建在桃樹浦，就是現在的地址。寺已破敗不足觀，但寺前街是全鎮商業最盛處。鎮跨桃樹浦，所以別稱桃溪，向爲上海嘉定往來的孔道，街市東西長約二里，自滬西曹家渡周家橋一帶興盛以後，大宗貿易多改在上海成交，市況減色不少。戰時受災甚重，一時猶未能恢復原狀。

暨南大學本在眞如鎮北的京滬鐵路旁，戰時全毀。國際電台發報台在暨南大學北的許家宅，佔地二百五十畝，天線縱橫，高矗空際，頗稱壯觀。收報台在寶山縣屬的劉行鎮。

大場戰蹟

大場地傍走馬塘，別號錢溪，以宋代設鹽場在這裏得名。鎮市東西長三里，商業首推布疋棉花。太平天國前，山陝布客和徽皖商人麕集在這裏收買花布，市面異常繁盛，後來遠商到來漸少，商業便漸衰落。民國二十六年，日寇侵滬，大場是防衛大上海的主要陣地。日寇自吳淞羅店登陸得手後，費了很多的兵力，經歷一個半月的力攻，才於十月廿六日突破這處陣地，於是我軍不得不退出閘北，保守吳淞江的防線，江北岸的市區便開始淪陷到敵人手裏。日寇在得意之餘，還在鎮東南城隍廟的舊址建立了一座表忠塔，紀念敵軍的陣亡將士。這座塔現時仍舊高高地矗立着，不知道爲什麼還沒有被剷除。

大場鎮東街外有一所很大的古寺，名叫寶華寺，是宋咸淳間創建的。戰前有屋百餘間，開辦學堂、善堂、醫院，還有放生院佔屋三十六間，用以收容放生的牛羊雞犬等動物。現時寺內尚設有少年村，惠生慈善社等組織，大殿爲飛機場警衛營借寓。

瞻拜先烈

閘北一區，接近閘市，「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戰火，幾於全部毀滅，除寇禍餘跡以外，祇有一個宋公園尚可一述。園在柳營路北的宋公園路，佔地四十餘畝。園內草地一碧，道路縱橫，茅亭兩座，花木亦不少，先烈宋教仁石像聳立園中，石座的前面有章炳麟篆漁父二大字，後面有今監察院長于右任氏銘辭。像後十餘武，便是宋氏的坟墓，形式甚爲壯觀。這園很見幽靜，風景亦佳，只是地僻和交通少便，所以遊人不多。

江灣和吳淞

江灣雖是一個市鎭，但歷史倒很長久，在宋代就設置忠節水軍寨於此。

蘄王遺跡

南宋紹興年間，韓世忠拒金兀朮，他的中軍便駐紮在這裏，所以韓氏的遺跡特多。最著名的是一塊旗椿石，高約丈餘，在鎭上保寧寺山門內，相傳是韓世忠架大纛用的石，不過在清順治間已斷成兩橛了。在鎭東的東嶽行宮後，又有點兵臺遺址，是韓世忠點兵的場所。此外，還有箭的和韓瓶，相傳也是韓世忠的遺跡。

再東嶽行宮和保寧寺，都是鎭上的古寺。東嶽行宮建於宋靖康二年，正殿右邊的劉學士殿據傳就是古龍神廟，比行宮還早一二百年就有了。保寧寺建於五代晉天福三年，歷代屢經修建，寺屋很多，足可容僧衆二百人。寺內除旗椿石外，尚有天福年間的石井欄一具，宋大中祥符年間的石井欄一具，又有天福古碑，吳越古鐘等物。



宋教仁先生石像

江灣因地接上海熱鬧市區之故，富室巨商在鎭外卜築別墅或園圃的頗不乏人，尤以跑馬場東的成餘園最爲著名。園係浙商葉貽銓氏的別墅，亭榭參差，邱壑幽深，飛瀑芳塘，設景尤稱極勝。近來聞已租與醫療機關，不再任人遊覽。

滄海日出

上海舊有滬城八景的名勝，第一景叫作海天旭日，便是到浦東的大護塘上觀賞日出的麗景。現時護塘已隸川沙縣境，且塘離海濱也有很長一段距離了，要觀賞日出可到吳淞鎭的江邊上去。當月落星稀，曙光將露的頃刻，天空還是一片漆黑。俄而東方遙遠處的地平線上先起來一層輕微的薄霧；忽然又翻成魚肚白色；接着就是紅光閃起，染遍了東方海上的雲，成爲美麗絢爛的朝霞。這時候，地平線上已有月牙形的金光透起；一霎時，一團同烈焰相似的火球，紅光眩目的嶄然顯露出頭角，海面上萬道金光，照耀得大地全有了光明。看到這奇景的人們，不免要手舞足踏，拍手狂呼起來。

吳淞是國防重地，屢遭兵刼，所以很少勝跡遺留，惟有江邊的風景是很够令人留戀的。

浦東巡禮

寶山談古

現在的寶山城，本來叫作吳淞所，眞正的寶山，是在浦東的高橋鎭。明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爲了海船停泊，沒有高山大陵可資依準，因而奏請堆築土山，立堠以作表識。這土山便叫寶山，築在現高橋鎭東北的清浦寨。山由兵工築成，高三十丈，周圍六百丈，上建烽堠，白天舉烟，夜間明火，海面空闊，可以一望好幾百里，功效和現代的燈塔一樣。自從海邊有了這座人工築成的寶山以後，正當商船自然很受其利，但是最沾光的倒是嘉靖間的倭寇，最受害的便是當地的居民。倭寇每次進犯，都取寶山做表識，就在這裏進口登陸。居民因爲受害實在太多太深了，所以在萬曆十年，潮決李家浜，連寶山一起沖坍刷去，從此寇船失去標的，居民無不視爲天幸。寶山旣經消滅，但清浦寨一直保留着寶山舊城的名字。

高橋有公園，有海濱浴場，又有古廟。公園築於民國十五年，鑿池建亭，四周徧栽花木，雖園址不廣，但頗幽勝，夏季遊人甚盛。海濱浴場是高橋最勝的地點，海潮退時平沙如帶，一望無際，海潮漲時，但見波水浩淼，吐納洶湧，每當紅日東升，光華絢麗，眩人眼目。自浴場設立而後，中外人士駢至偕來，浮水爲戲，惜戰時毁於兵火，現尚未能恢復。法昌寺在清浦寨，建於宋淳熙十六年，明代被倭寇所燬，後來重建，寺有永樂時募鑄的銅鐘並有鐘樓。此外尚有倭子墳一座，在胡家弄南里許，是高橋



江灣葉家花園



古寺鐘聲送客船

上海八景詩

山青

自來文人好事，每將境內可資遊賞的場所，集成八景或十景，誇稱名勝，並播諸歌詠。這樣的風氣在明代最爲盛行，上海雖濱海僻縣，但流風所被，要亦不能例外。滬城八景的名稱，最早見於萬曆上海縣志，名目是海天旭日、黃浦秋濤、龍華晚鐘、吳淞煙雨、石梁夜月、野渡蒹葭、鳳樓遠眺、江皐霽雪。

八景集句

傳到了清朝初年，上海的一位名諸生張吳曼氏集唐人詩句，倡作八景詩，從此八景的聲名更加普遍地深印在上海人的腦際。張氏詩云：

碧落搖光霽後來，獨將春色上高臺，濤翻極浦煙霞外，日照澄江紅霧開。（海天旭日）

江色分明練繞臺，水天東望一徘徊，風翻白浪花千片，濤似連山噴雪來。（黃浦秋濤）

寂寥唯聽舊時鐘，誰傍昏衢駕燭龍，到此詩情應更遠，春橋南望水溶溶。（龍華晚鐘）

江雨霏霏江草齊，江籬濕葉碧萋萋，勝遊恣意煙霞外，青靄橫空望欲迷。（吳淞煙雨）

萬里風煙接素秋，月華星彩坐來收，水晶簾外金波下，幾度高吟寄水流。（石梁夜月）

喬木荒城古渡頭，暮天初雁起汀洲，野煙秋水蒼茫遠，楓葉蘆花共客舟。（野渡蒹葭）

月色江聲共一樓，閒雲潭影日悠悠，雕欄玉砌應猶在，鳳去臺空江自流。（鳳樓遠眺）

六龍寒急光徘徊，風捲沙汀玉作堆，閒上高樓時一望，了然更見畫圖開。（江皐霽雪）

這八首詩流傳很久，一直到嘉慶年間的縣志中仍舊記載着。不過各景所在的地點和遊賞的時期，想

特殊的古蹟。高橋在明代受倭寇的禍害最烈，羣情憤激異常，某日寇又至，鄉農集衆持鋤擧杖力加攻勦，圍在天落溝的東面予以聚殲，埋葬寇尸在這裏，所以名爲倭子坟。

市立農場

高陸兩行，偏處浦左，既鮮勝景，亦乏名跡，戰前有市立園林場和農事試驗點綴，還不算寂寞。東溝的市立園林場完全依公園佈置，除栽培林木花卉外，有高聳的土山，有深鬱的林木，茅亭溫室，應有盡有，風景優美，遊人交口稱譽。淪陷期內，僞組織接辦不善，全場衰廢，今改爲農林試驗場總場，尚未能全部恢復。距東溝二里許的琵琶灣分場，戰前是繁殖苗木的專場，內部也照公園形式佈置，風景也很好，戰時房屋全被炸燬，後又被僞組織分租於農民，因而破壞不堪，恢復更不易言。前市立農事試驗場在陸家行，專作農作物的試驗地，也因戰時被炸和管理不得其法，毀損不堪，今改爲農林試驗場陸行分場，仍充棉稻試驗場地。

儼山故居

在外灘公園對浦，浦東有突出在黃浦的一塊土地，俗名陸家嘴。這一帶地方是明翰林學士文裕公陸深的故居，舊有後樂園，園內有後樂堂、澄懷閣、小滄浪、四友亭、江東山樓、儼山精舍、望江洲、柱石塢諸勝。據陸文裕年譜說，公在四十八歲時，於宅北隅運土築五畝，觀望起來儼然如山，因而改號儼山。後樂園不久就荒廢，但本地土人指點着陸家嘴上一片荒坵，說是後樂園的假山；從前還留着一個荷花池，被工人將垃圾填塞不久。陸文裕公的墓地在陸家宅南面，海興路附近，墓表、墓碑、石馬、翁仲等全備，在先是一座很氣概的坟墓，自從工廠發達，浦東人口激增，墓地逐漸被人租去蓋造房屋，墓碑、墓表等物都砌進人家的牆壁，連坟墓也不例外，現在一切雖還存在，但訪尋已不是容易的事了。

此外，浦東尚有不少寺觀，亦可略爲敘述。最爲流俗所熟悉的首推欽賜仰殿。殿在洋涇鎮南約三里，相傳係唐代創建，梁上有信官秦叔寶監造字樣，但無確據。實際殿在明末崇祀驅蝗神金四娘，不知怎樣並且在什麼時候，把金四娘殿訛作了欽賜仰殿；後來又改作東嶽行宮。這裏迷信的氣氛很見深沉，舊時香火鼎盛，可和城內的城隍廟媲美。又楊思橋南有崇福道院，在南宋宜和年間賜額，明嘉靖間倭寇侵擾，浦東蹂躪殆遍，獨有這一所道院絕沒有踏着倭寇的足跡，所以很受當地土人的崇仰。再南到三林鎮，有漢代創建的海會寺，三國時孫權母重修；還有南積善敎寺和西林懺院，都是宋代所建的佛寺，現均存在，可以一訪。

從三林鎮南行，更可一遊南匯縣屬的周浦鎮。這裏人文素盛，商市發達，可資尋訪的名蹟亦不少。

因家喻戶曉的緣故，歷來志書均無隻字記及。自從道光壬寅鴉片之戰，咸豐癸丑小刀會據城，和同治壬戌太平軍擾亂，三經兵燹，風雅頓衰。在俞曲園修同治志時，八景的所在已見模糊，野渡和江臯兩景早已無跡可尋，海日、浦濤和吳淞三景也只是泛指，確實有跡可據的，僅有鳳樓、龍華和石梁三景而已。

現時我們很幸運地讀到乾隆時上海人李行南所箸的修竹廬詩集，集內有申江竹枝詞五十首，不僅有詠八景的詞，連八景的地點和時季都有注明。自上海開埠，中外通商以後，地方日漸繁華，風景大非昔比，但踏足到舊景的遺址，俯仰今昔，當很有慨於滄桑的變易，發懷古的幽思。玆分述李氏的竹枝詞和原注及筆者的說明於次。

海天旭日

「海日初升恰五更，紅光晃漾令人驚，須臾已見騰騰上，碧落分明掛似鉦」。原注云：「護塘觀日出，最是奇觀」。按護塘便是海塘，在浦東沿海。自嘉慶十年分設川沙廳後，上海不再有海，海天旭日的勝景，便隸屬到川沙縣去了。就現在的上海市境說，要領略海上日出的奇景，可到吳淞口的江邊去觀。



江頭煙雨舊停橈

黃浦秋濤

「三江人海接潮還，申浦秋濤湧若山，若使天公助靈秀，飛來四五箇煙鬟」。原註云：「海邑黃浦壯觀，惜無山以助靈秀」。看潮的地點和時季，詞內雖沒有指明，但民間舊俗八月十八日到浦口觀潮，又有「陸家嘴上看潮頭」的俗諺，可見時期是在八月望後，地點當在浦口左近，在浦東是陸家嘴，在浦西便是現時外灘公園一帶了。所謂浦口，就是黃浦吳淞兩江交匯的地點，從陸家嘴以東，一直出吳淞口，現時統稱黃浦，實在是吳淞江的舊道，從前浦小江大，是浦入於江，所以稱作浦口。不過黃浦秋潮，因為江口闊大，沒有「銀濤壁立如山倒」的壯觀，不能和錢塘潮相提並論。

龍華晚鐘

「三月十五春色好，遊踪多集古禪關，浪堆載得鐘聲去，船過龍華十八灣」。原註云：「三月半，遊人集龍華寺」。龍華香汛，以舊曆三月十五日為最盛，此風至今未替。釋氏信徒入廟進香，遊春士女結伴尋芳，都以龍華作鵠的。不過舊時去龍華多取水道，現時則從馬路，舊時用舟，現時用車罷了。從水道到龍華，以舟出黃浦，再折入龍華港，直抵寺前下椗為最便捷。特龍華港曲折甚多，而寺前浮屠高聳雲表，不拘在港內任何地點，都能遙瞻塔景，所以里諺有「龍華十八灣，灣灣見龍華」的俗說。當遊興既闌，夕陽銜山，港內歸舟，從暮靄中遠矚塔影，更聽得鐘聲隱隱，罷遊江上歸來晚，古寺鐘聲送客舟，不是同楓橋的「夜半鐘聲到客船」，有同樣的詩景嗎？

吳淞煙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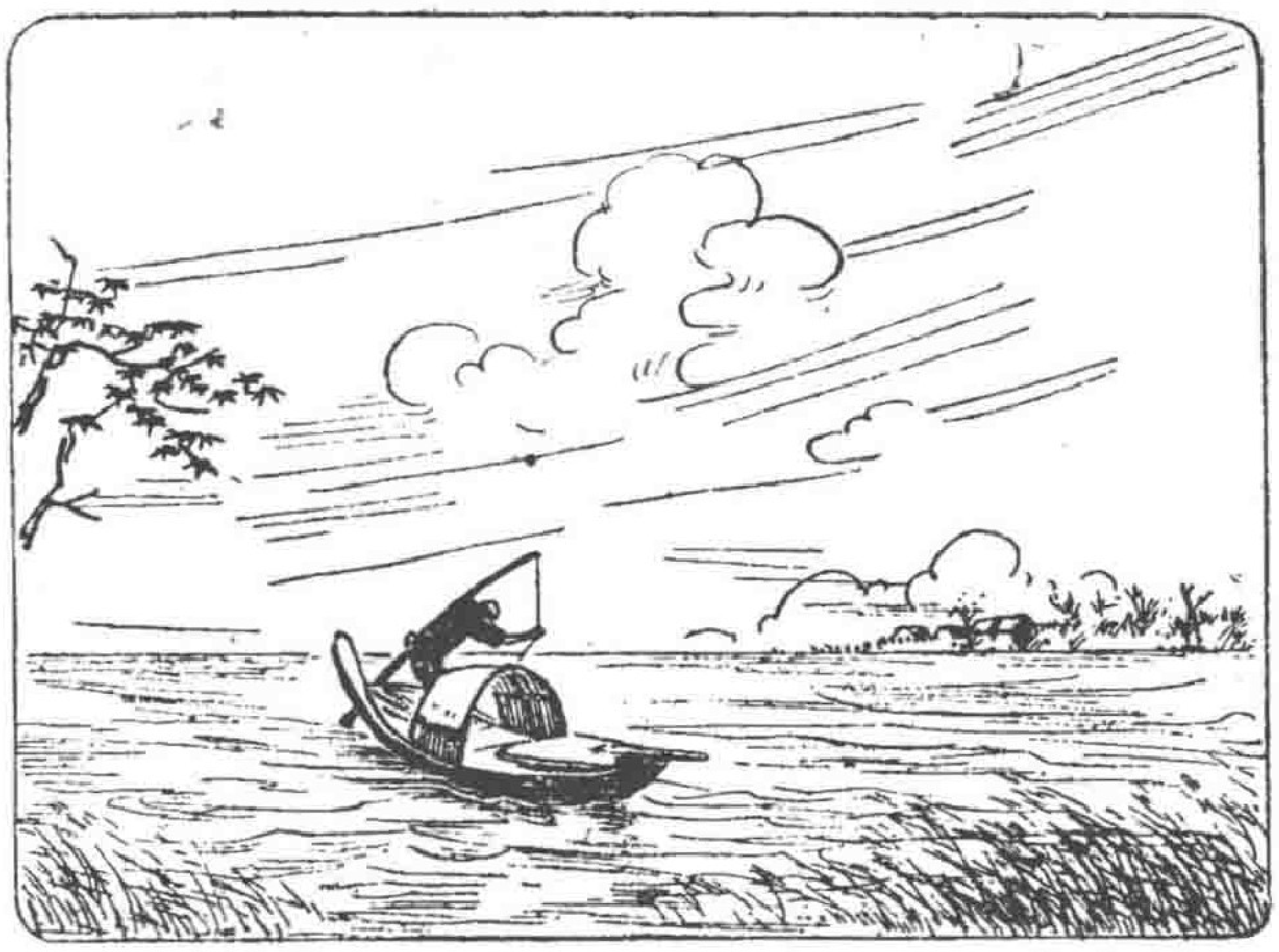
「牐門潮漲水如春，去去張帆拂柳濃，別有歸舟煙雨裏，迎潮無那泊吳淞」。原註云：「潮至牐，水最急，開帆甚多歸舟，迎潮尺寸不可行，須潮落解纜」。考吳淞江舊牐，明嘉靖初築在頭壩的牐橋，今乍浦路橋的左近；後海瑞改建在二壩，今四川路橋近處；淸初重建，西移至今老牐橋的所在地。舊時潮水衝激極烈，石牐不久便壞，歸舟在漲潮時，恒繫纜小泊，倘值風雨之晨，煙霧迷蒙，最堪靜玩。今江潮靜寂，舊時候潮所在，兩岸均成鬧市，雖江水不殊，已無當年的閒致了。

石梁夜月

「桂樽環餅答秋光，處處氤氳朝斗香，攜伴良宵出城去，陸家橋上月如霜」。原注云：「中秋夜道院禮斗，人家競燒斗香，遊人甚盛，萃集陸橋觀月」。這裏所謂石梁，就是小東門外跨在方浜上的陸家石橋，亦名學士橋，橋石均刻雲紋，所以又名萬雲橋。父老相傳，在中秋節夜裏，月影穿環而過，稱



無復石梁串月明



楓葉蘆花滿渡頭

為串月。民國初年，方浜填塞改築馬路之後，石橋亦即撤除，從此石梁串月的勝景變作歷史的陳跡，我們祇有在方浜東路裏鹹瓜街口一帶，「舉頭望明月」，不再能低頭看月影的穿環而過了。

野渡蒹葭

「金風颯颯響回塘，渡口呼船正夕陽，知否儂家煙水外，蓼花紅處近漁莊」。原注云：「浦南蓮涇葦塘之間，遍地蒹葭，石橋古渡，溪舍漁莊，宛然圖畫」。蓮涇疑即浦東的白蓮涇，但石橋古渡，所指何處已不易索考。有人將春申君渡江處的黃渡當之，但黃渡在明嘉靖間就劃入青浦，不在上海境內。又有人指為東西蘆浦的蘆子渡，其處雖黃茆白葦，一彌望皆是，但少石橋。八景的所在，只有野渡蒹葭沒有確切地址可指。

鳳樓遠眺

「姿餌談家名最優，題糕醉菊酒新蒭，攜朋共有龍山興，海邑龍山是鳳樓」。原注云：「重九丹鳳樓登高」。考宋丹鳳樓本在舊天妃宮內，今新開河路南，元末毀，明代改建在東北城的萬軍臺上，內有文昌閣、關侯祠，下為雷祖殿。極閣臨江，便於高瞻遠矚。上海無山，所以舊時仕女恒於重九日在這裏登臨眺望。民國二年，上海拆城築路，這一勝跡就和城牆同樣見廢，現時還有一條街保留着丹鳳樓的名字，而街北的雷祖殿便是樓的遺址。近年都市日趨繁盛，沿浦的高樓大廈遠較丹鳳樓為高勝，樓即保留到現在，也要相形見絀，而被時代所淘汰。

江皐霽雪

「昨夜天公剪鶴毛，北風吹散遍江皐，壚頭買得雙蒸酒，同上樓頭劈蟹螯」。原註云：「西北關帝閣，俗名大境，雪霽時邑人於此登眺」。大境是西北城垣上的一所箭臺，在上海未闢商埠前，城內西北隅人煙寥落，半為菜圃，城外多塚墓，少村落。雪後，大地浮白，一望無垠，在此極目縱眺，亦自有其樂趣。自商埠發達，城內外隙地已盡成鬧市，屋宇連雲，通衢四達，今大境路西端關帝廟依然存在，但江皐雪景，不特少人觀賞，亦無有過而問之者。

附錄十景

舊的滬城八景逐漸湮沒而被人遺忘，清季同光年間的一班滬上文人，又曾倡導過滬北十景，名目是桂園觀劇，新樓選饌，雲閣嘗煙，醉樂飲酒，松風品茶，兆榮訪美，層樓聽書，馬車擁麗，夜市張燈，浦灘步月。隨園後裔別號倉山舊主的袁祖志，還撰有滬北十景詞，原詞云：

果然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場萬口誇，一樣梨園稱子弟，來從京國便風華。（桂園觀劇）

酒侶吟朋任欵邀，羊羹鴨臛好烹調，時新不厭更番進，風味由來重六朝。（新樓選饌）

環房曲室客爭趨，縹渺雲烟足戲娛，不是酒家如賣酒，冶遊人總覷當鑪。（雲閣嘗烟）

及時行樂願休違，況復招人有酒旂，為語同遊須鼓興，今朝不醉不言歸。（醉樂飲酒）

一盞瓊漿萬慮空，果堪消遣是松風，微聞香澤來何處，隔座佳人笑語通。（松風品茶）

燕瘦環肥任品論，脂香粉膩總溫存，可憐幾曲章臺柳，但有情人必斷魂。（兆榮訪美）

夏絕三層近水樓，美人高坐說風流，聽來不是生公法，頑石如何盡點頭。（層樓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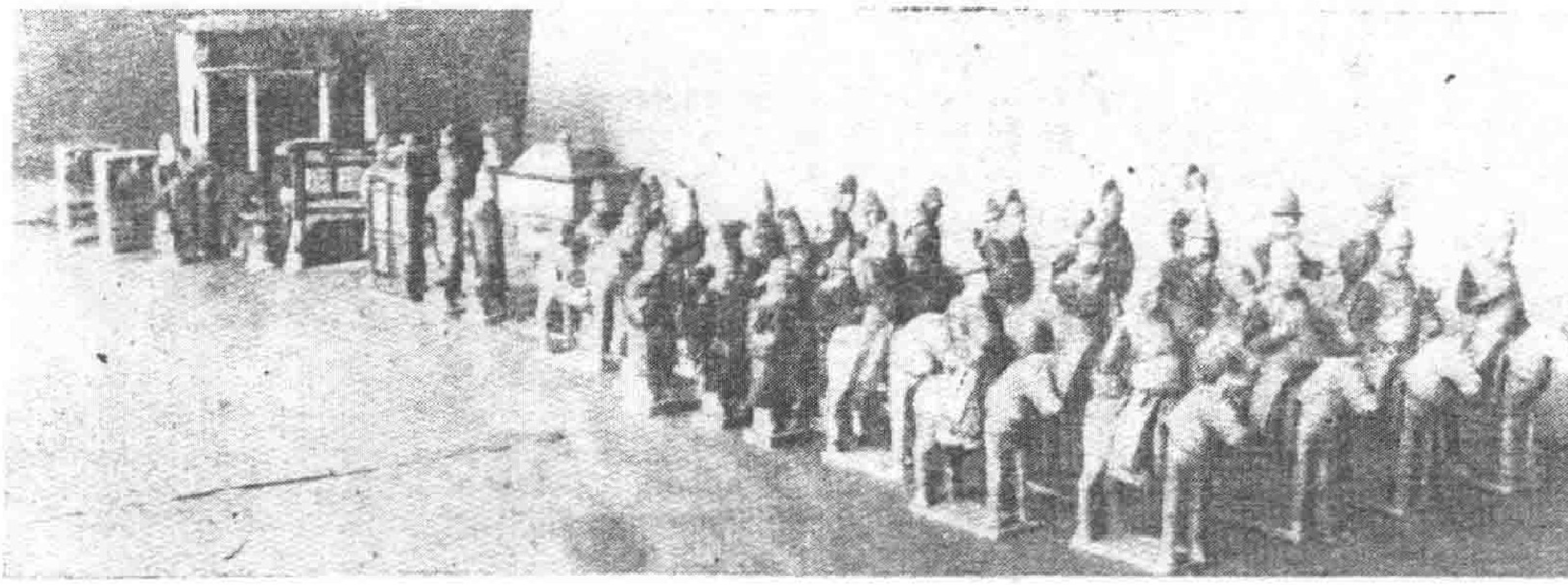
妝成墮馬髻雲蟠，雜坐香車笑語歡，電掣雷轟驚一瞬，依稀花似霧中看。（馬車擁麗）

地火明夷百道連，最宜舞館更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羨，徹夜渾如不夜天。（夜市張燈）

萬里長空鏡若磨，樓臺倒影入江波，此邦亦有清涼境，端賴長吟共短歌。（浦灘步月）

在太平天國亂後，租界開始繁華的初期，寶善街（今廣東路）演京劇的丹桂戲園，菜肴具金陵風味的新新樓，以房屋器物精美富麗著稱的法租界眠雲閣，兼備酒菜香茗並供客噴雲吐霧的醉樂居，帶鈎橋北的松風閣茶室，妓女聚居的四馬路兆榮兆富等里，都是當時衆人艷稱的銷金窟。又茶樓裏的女彈詞帶着妓女坐馬車，夜間賞玩煤氣燃點的燈，都因新奇的緣故，也被視作賞心樂事的一種。最後的黃浦灘步月，性質和以前九景不同，想祇是湊數而已，不過也就是這一景，還有天然的風趣，而且到現在還依然保留着。其餘九景，無非是嬉遊徵逐，舖張「洋場」的繁華景象，迨上海有更進一步的繁榮，這許多景變成了家常和當然，也就不再有人提及了。

六〇—〇三二



上海市立博物館所藏明代明器輦

上海的博物館

李純康

上海之有博物館，始於一八六八年（同治六年杪）天主教神父韓德創立的徐家匯博物院，但實際只是在教堂內空屋中貯藏歷年搜集所得的動物植物標本，並不公開展覽。公開展覽的博物館，以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設立的上海博物院爲最早。上海博物院所在地是圓明園路。此路在該館成立十年後，由當時工部局改名爲博物院路，以爲紀念。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徐家匯博物院在教堂附近特建專用館舍。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亞洲文會募捐重建會所，上海博物院因之面目一新；同年，徐家匯博物院以物品日增，院舍不敷應用，另建新院於該教會私立的震旦大學校北側，幷將該院撥歸震旦大學管理。上海市中心區成立之時，市政府撥市公債一部分充上海市立博物館建築經費，即在市中心區建築館舍，至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開幕。抗戰後，市立博物館被燬，亞洲文會的上海博物院也不敢開放，震旦博物院雖未受影響，但也不常公開展覽。勝利後，上海博物院和震旦博物院即照常公開展覽，市立博物館經市教育局指定館址後，於三十五年三月奉令復館。現在市立博物館和上海博學院均每日開放，任人參觀，震旦博物院除研究部分外，每星期三、四、六、日、四天下午二時至五時，納費三萬元，即可入內參觀。

上海博物院

上海博物院（俗稱亞洲文化協會博物館）在虎邱路二十號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四樓及五樓。四樓爲蘇阿德紀念堂，甬道中央，聳立方形玻廚，陳列蜂窩二，大的一個直徑約一英尺，小的直徑也有五英寸許。紀念堂面積，約一千五百英方尺有奇，陳列各式玻璃廚和長達數英尺的巨形玻璃管，廚中陳列昆虫、爬虫、鳥卵、鳥類、獸類標本，管中均爲酒精浸製的蛇類，其餘玻璃廚上及隙地，亦均陳列各種巨形動物骨骼及標本，總計約達一萬種。此外，更有有角獸類頭部標本約十具，分別懸掛於前部牆壁上部，不但地位經濟，且可增加美觀。五樓甬道中陳列運茶船及農具模型，巧小玲瓏，引人入勝；室內陳列，除少數生物礦物標本外，大多爲歷史藝術物品，如魏代石刻石像，漢代磚石石馬，晉代碑文，以及石器、陶器、銅器、貝殼、墓像等，均足以啓發吾人思古之幽情。且考據極精，把僞造的唐代墓像，一幷陳列，以資比較而便鑒別。此外，關於服裝者，有百年前流行的各種時裝衣服，官吏用的朝帽，戰士用的頭盔、盔甲、戰袍，武器有銅製的矛、戈、槍、箭的頭，舊式手鎗、步鎗、來復鎗等。

該館陳列品中，以動物標本爲最多，次之爲錢幣，在五樓陳列者，有古錢十三框，外國銅元三框，都約二千種，頗能引人注意，惜無華文說明。五樓陳列品之最引人注意的有二種：一爲銅鼓，二爲喇嘛劍。劍長約四尺，尖端植於特製的木架，柄作人面形，全部以銅製造。四樓麋鹿標本旁，有說明卡片云：「華人名之曰四不像，因此物似鹿非鹿，似馬非馬，似駝非駝，似牛非牛，前在黃河流域之河南山東產生甚多，其遺骸發現於殷墟中」，回憶民衆讀物封神榜中，姜太公騎四不像，這種坐騎，常令人莫名其妙，現在見到實物，可以恍然了。幷且從「遺骸發現於殷墟中」一語看來，當時這種坐騎，是並不奇異的。

震旦博物院

震旦博物院在重慶南路二二三號，院舍凡三層，每層的總長度約八十公尺，內分陳列室三間，以及研究室、試驗室、圖畫室、攝影室等。院舍之南，另闢植物園一所，培植花卉樹木，以供研究。第一陳列室在地面層，陳列古物，係由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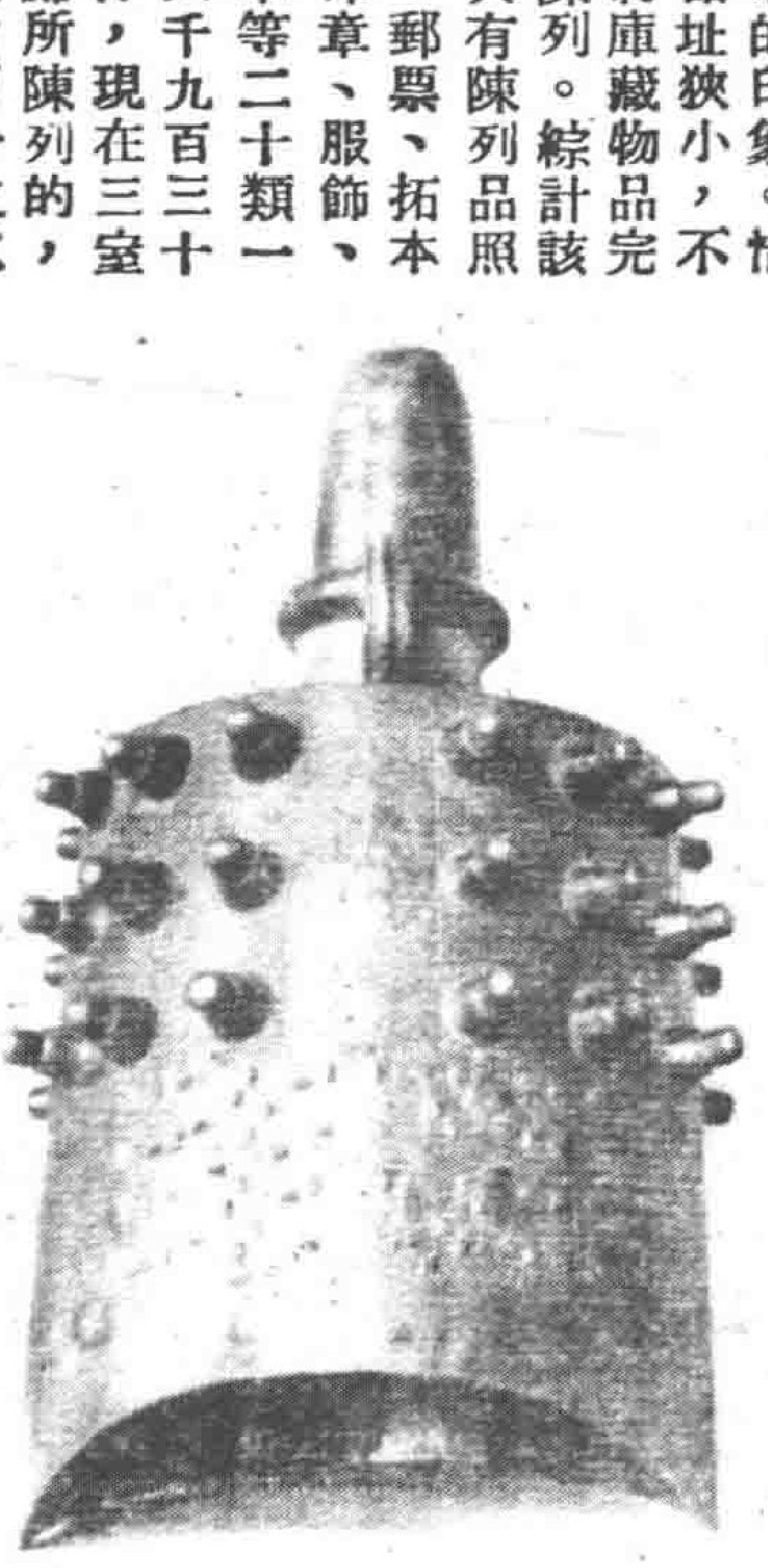
山灣育嬰堂移來；第二陳列室在二樓，陳列植物標本，第三陳列室在三樓，陳列動物標本，均由徐家匯博物院移來。該院歷年常派員赴國內各地搜集實物，以便剝製標本，陳列院中，故現在陳列者較該館初改組時增加幾至一倍。此外，更有國內外各地捐贈標本者，其中以最近英國倂得福公爵捐贈的麋鹿長角一對，最使院中主持人感得欣慰。原來麋鹿爲一千二百年前產品，嗣後日漸稀少，清代國內僅北京略有飼養，其餘地方已少發見，現在僅英國皇家動物院尚有活的麋鹿。上海惟亞洲文會的上海博物院有麋鹿標本陳列，但該項標本，係一齒齡幼小而頭部尚未茁生長角者。故震且所得此項贈品，益爲珍異。

該院專供研究用的標本，均編號皮藏木箱中；約共一千餘箱，各界需要研究者，可以聲請入內研究，并得翻閱該院三個圖書室中各種關於鳥類、昆虫、植物的圖書，以資參證。研究標本，包括植物標本、昆虫標本、鳥類標本等。植物標本以蘇皖所產爲多。鳥類標本多以垃丁文簽注。昆虫包括蝶、蟬、介虫等類。單以蝶類而言，已經研究完畢而肯定名稱的約八百種，沒有着手研究的尚不在內，其搜羅的豐富，可以想見。公開展覽的，第一室陳列的古物，爲金屬品類，包括彝器、瓮器、爵類、瓶類、鼎類、爐、鐘、樂器、偶像、武器、錢幣約七百件，玉器類，包括佛像、鈐印、玉磬等二百餘件，陶器瓦器類，包括唐瓷、宋瓷、及殉葬所用陶器數十件。第二陳列室門口，植立大象標本，壁上陳列鹿角至多，最希見者爲駱駝鹿，兩角根部混圓，角尖則扁平，最闊處逾二寸，厚逾二分。更有一種名馴鹿者，尖端亦闊逾一寸，惟一面尖銳如刀斧，因該項鹿類，產於雪地，可以用此項特殊的角以扒雪。室內則鳥類、獸類、水族等標本，陳列滿屋。室中央爲方形玻廚，上層陳列長約三寸黑色小鳥一，頸部有深青色毛，爲國內前所未覩者，由該院名之爲庫氏笑鶇；玻廚下層陳列椰子蟹一，形似普通海蟹，惟全體爲赭赤色。此外，如娃娃魚、飛鼠、以及長達六七尺的鯨魚頭部骨骼，猙獰可畏的非洲雄獅頭部標本等，均極爲參觀者注意。

上海市立博物館

上海市立博物館，今在四川北路一八四四號三樓，除辦公室及庫房外，全部闢作陳列室，計共三室，并利用走廊，闢爲陳列廊。第一陳列室陳列的，主要爲銅鏡、銅容器、和古錢三項。銅鏡共八櫃，陳列漢、隋以迄清代製品一百二十餘件。銅容器有各式鼎、壺、卣、爵等數十件，最古的在千年以上。古錢六百餘件，自周代的銅貝，戰國時的明刀，以迄清代的宣統通寶，無不搜羅完備。此外，陳列的石器、壽州銅器、武器與工具等，亦頗爲人注意。第二陳列室完全陳列陶器瓷器，史前及商周陶器和漢唐瓦當，以及漢代至六朝陶器，唐、宋、元、明、清、各朝瓷器都有，唐宋瓷約百餘件。第三陳列室完全陳列明器，漢代的，元明的，都有蒐羅。就形態論，包括人物、房屋、用具、俑、牲畜、牲舍等，就製造品質論，包括石、木、陶、瓷等種；全部陳列品四百餘件，俑佔絕大多數，其種類有立俑、坐俑、侍俑、文官俑、武俑、胡俑、騎俑等，實屬洋洋大觀。陳列廊陳列歷史文件四十七件，最古的是明崇禎年間兵部職方清吏司咨文二件，餘如清順治間的揭帖，康熙間的進士金榜，乾隆間的奏摺，道光間的題本，以及光緒間致古巴國書，達賴喇嘛致法國公使藏文函，清末民初官紳名片等。

該館管理甚爲得法，各種陳列品分門別類，頗爲細緻，每室均列有總說明卡片，陳列品作一個簡單扼要的介紹，得到明晰的印象。惜以館址狹小，不能將庫藏物品完全陳列。綜計該館共有陳列品照相、郵票、拓本、印章、服飾、徽章等二十類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一件，現在三室一廊所陳列的，僅約占百分之二十，其餘均藏皮庫中，以備分期輪流陳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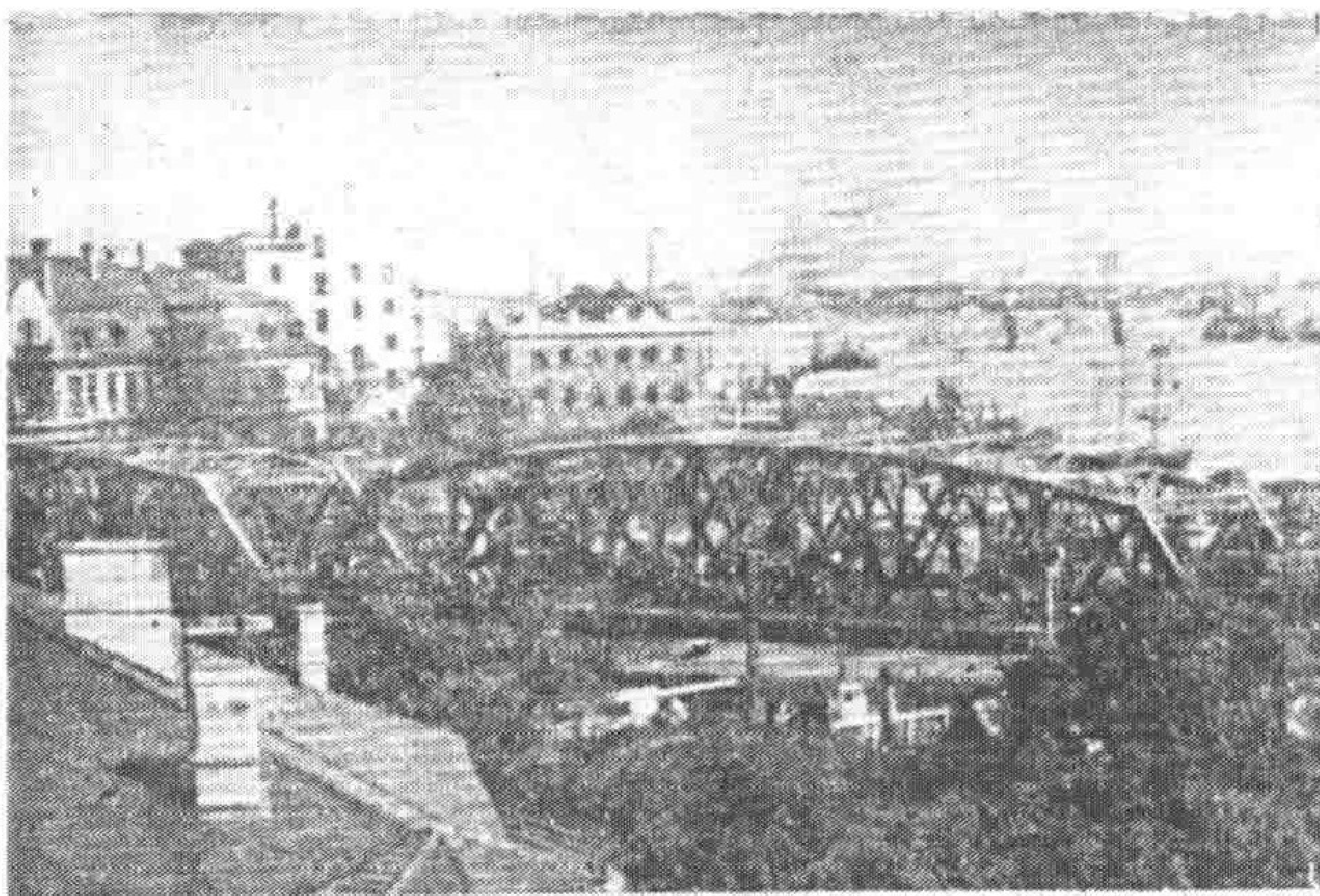


上海市立博物館所藏邾公牼鐘

上列三個博物館，各有特點。上海市立博物館有特色二，其一爲明器，其二爲瓷器，前者包括唐、宋、元、明各代，爲上海三個博物館中所獨有，後者搜羅豐富，亦爲其他各館所不及。上海博物院歷任名譽院長如沙章佩等，多爲博物學家與生物學家，故院中陳列的，特多生物標本；且該院雇用技巧精熟的動物剝製家，最近中山公園動物園病斃的吐綬雞和鸒，多贈給該院剝製標本陳列，故該院的生物標本，益爲著名。震且博物院陳列品，以鹿角著名，原來該院的創辦人韓司鐸爲生物學家，每自國內各省考察返滬，一定攜帶多量的珍奇標本，藏之院中，內以麋鹿門爲最多，嗣後逐年增加，故至今以鹿角著名；又該院但供研究而不公開展覽的蝴蝶，種類萬千，亦頗有名。

上海畫面

[illegible]海、我們道火山尖上的市，冒險家樂園，是全最大、最繁的城市。人向這裏集中金錢在這裏積，百年以還是個春江村，今天你，雄矗在外的巍巍大廈橫跨江上的橋，擁寨河的船隻，寬的馬路，現化的公寓：。常然這是的向着陽光一面，流得燿的一面：於那另外的面呢，不說龍！



⇧ 橫跨在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



⇧ 蘇州河中擁塞着內河船隻。這條看似泥溝般的水道，數十年來，一直是上海的內陸的動脈。洋貨從這裏下鄉，糧食由這裏來供養全市五百萬生命。



⇦ 外灘江畔，沙遜大廈的尖塔與中國銀行的方頂比着高低。在這金融資本的巨塔之下，江畔上的人羣是何等渺小啊，然而這些無形的金字塔何嘗不是他們所堆積起來的。



⇧ 長長的柳絲，輕快的晚風，外灘公園是上海最好的遊息所在。在這裏眺望浦江品茗納涼，或者聚二三知友，閒話舊事，樂將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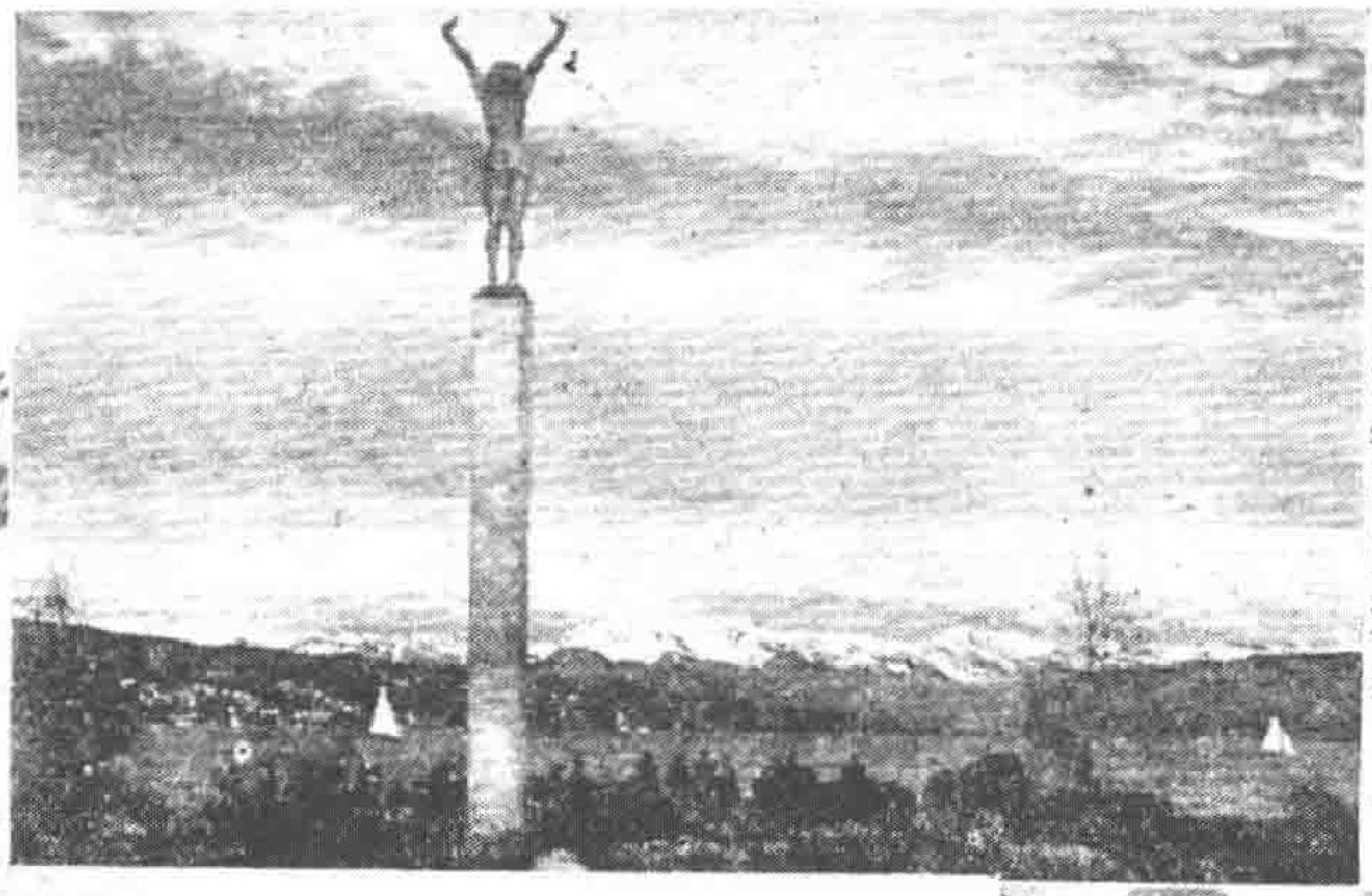
⇧ 公園裏的湖水平靜得像面鏡子，想不到最繁囂的都市中還有這樣個所在。有時更有幾個孩子在這裏放放小帆船，引人遐思，令人憶起金色的童年，彷彿猶如昨日。

⇩ 梧桐夾道，平坦寬闊的馬路，現代化的公寓，這是衡山路的住宅區。



瑞士小景

這是矗立在蘇黎世湖上的紀念塔。遠帆波光，崇嶺雪頂，多數以前從德國逃亡出來的反納粹文化工作者，都避居在這個德國風的城市裏。⇩



亞爾帕山峯的雪頂與一片平靜的湖沼是典型的瑞士景色，只有這道旁婦人的裝束——露趾的木靴與尖錐形竹簍告訴人這是接近義境的南部鄉間。⇩



這是蘇黎世城中的一角，教堂的尖頂、商店的招牌，在在顯示，曾受德國文化的影響。⇩





一羣大學生瞻仰着古希臘的遺跡，上考古學的一課。⇧

在充滿了饑饉貧窮陰謀殘殺的歐洲大陸上，瑞士是稀有的一個世外桃源。幽美的風景，安定的物價，寧靜的生活，自由的環境，這裏是現世的天國。雖然面積只有一五、九四四方里，人口只有四百四十二萬六千，却說着四種不同的語言——德、法、義與羅馬語。四個最大的城市貝恩、巴塞爾、蘇黎世、日內瓦——有着四種不同的特性風俗習慣。首都貝恩城有瑞士最古的街道，同時又是一國商業與社交中心。巴塞爾是大財主與藝術家作家音樂家的集中地，蘇黎世因地接德境，有着極濃厚的德國風味，强烈地反納粹。日內瓦是世界閒名的前國聯所在地，現在是國際外交家（或者陰謀家）的角逐之地，歐洲幾個流亡皇族的避難所。

日內瓦湖上的夜景：湖中有燈光照映的噴水泉，光耀萬丈，遠岸點點燈火，大多是公寓。⇩



重慶近貌

朱樞

重慶，像一塊醜陋的岩石；這塊岩石，曾經被抗戰的巨浪淹沒過一時，浪退之後，它的面目被冲洗得更加清楚——醜陋如昔。

海棠溪上迎仲夏

隔着浩瀚的長江，重慶的正南岸，就是海棠溪。黃昏，坐在海棠溪畔的吊脚危樓上，隔江看重慶；得識重慶眞面目，更眩目於這個暴發都市的壯觀：立體高樓，沒頭沒腦的一幢又一幢；那凱旋路，從下半城彎一個S形聳到上半城，像童話中的神仙高牆。暮色更濃時，看那西端燈火明滅的菜園壩；想十年前，那裏仍是荒塚纍纍的曠野，如今却已成爲人烟稠密的鬧市。滄海桑田的感喟是多餘的，不過由此可見這個都市的侵略之速而已。

入夜北望，燈映水，水連天，燈火與星星混成一遍，一樣地閃爍，也一樣的明滅，眞是天地的奇觀。

在河對岸看夜重慶，那是一幅美麗的畫；事實上，夜的重慶是充滿了罪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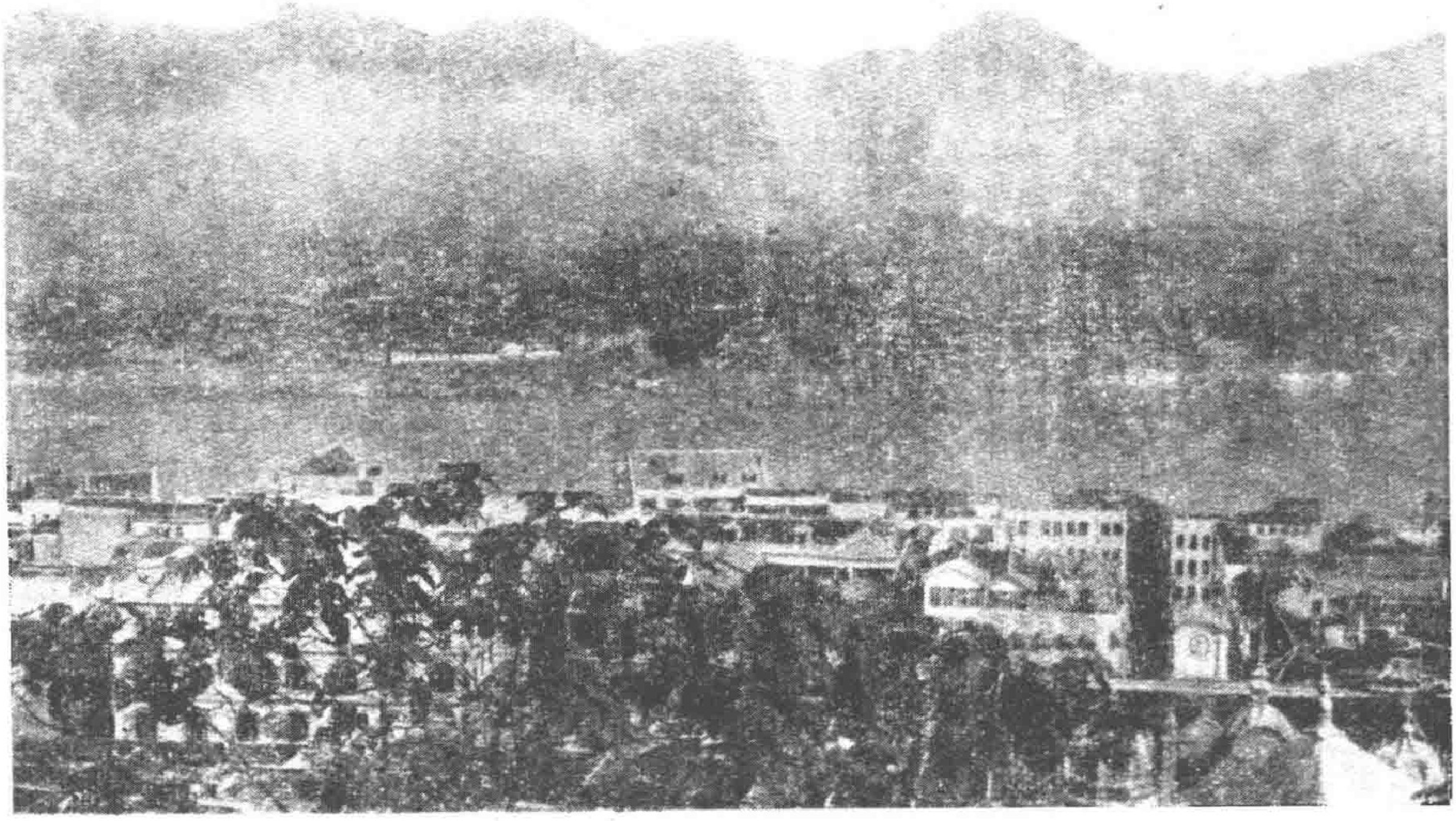
重慶的娼妓，據官方的估計是四萬七千人，實際數目，恐怕要佔重慶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重慶人口，現在較抗戰時減低一半，約有一百零五萬人，公私娼妓的數目，目前當不在十萬人以下。這山城，口吐兩江水，笑貧不笑淫，妓女賣起淫來，眞是不擇時也不擇地，隨時隨地大開方便之門。最方便莫過於浴室，一斗米的代價，就可以換得幾小時的風流。任何一家浴室，任何一個時候，一呼即至，上下游各路貨色，任君選擇。這就是「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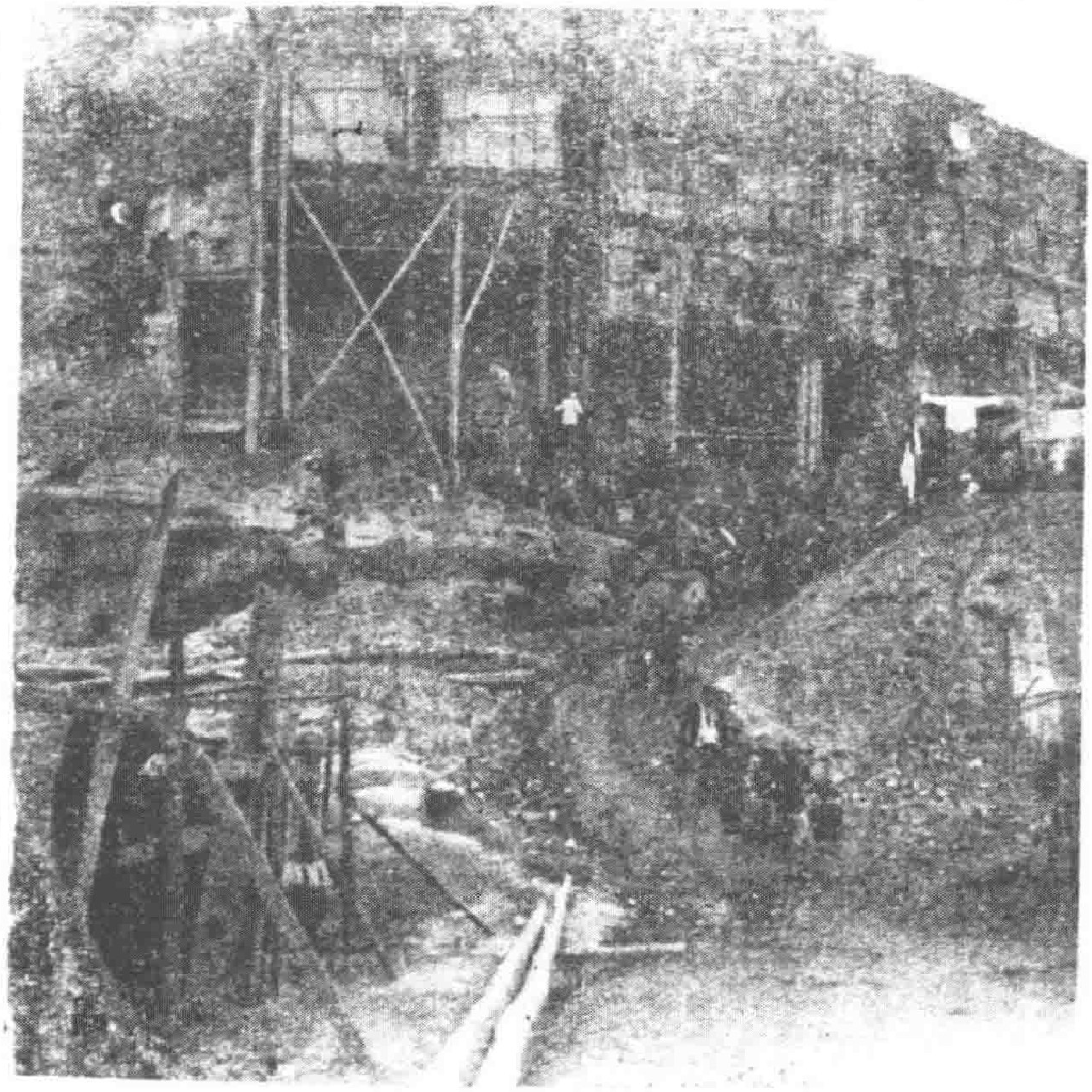
烟毒的瀰漫，更見驚人，翻開報紙，尤其是小報，但見充盈的標題的盡是「白面」、「無水」、嗎啡、「梭梭」等等字樣。毒品的猖獗原因很複雜，當局睜隻眼閉隻眼，管不了，假裝不曉得，樂得少管些。民權路上，夜里螢光燈照耀如白晝，時常可以看見八九歲的小孩子，手執錫紙小包，兜售嗎啡，居然賣者自賣，買者自買，無人干涉。

重慶的扒手，那才使人寒心。黃昏傍晚，誇大點說，滿街都是「三隻手」。此輩往往扮成苦力模樣，但技術高明的却并不多，半屬生手；所以追扒手與打扒手，幾成街景之一。

跳舞廳早在禁舞聲中關了門，一變而成「音樂廳」。幾個不三不四的歌女，被一批紗布暴發戶捧成了珍尼麥唐納。夜夜，燈火通明處，座無虛席，席無「雅客」，一桌一桌肥頭大耳的油光滿面客，打着並不洪亮的哈哈，三萬元一支曲子，點唱「香格里拉」、「你不要走」等等油腔媚調。也有搜索「肥」腸，委實點不出什

重慶市區一角及南山





江壩貧民居戶

麼歌來，祇好點了一支黨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唱得滿堂大笑。不三不四的音樂廳，不三不四的座上客，無比的土氣，無比的喪氣。

海棠溪與重慶，不過一江之隔，但比重慶就樸實得多，到底是一個鄉村，霧雨連連，大有秋意。想到對岸正是摩登男女在街頭展覽夏裝的好時令，又隱怨山村的寂寞了。

紀功碑下思往績

站在鄒容路的南端盡頭，下望民權路的十字口「廣場」，乃見抗戰紀念碑巍然聳立於晨靄裏，映着朝陽，乳白上反射着金光。其下有黃包車與汽車往來如蟻。行人從十字口的四方而來，從十字口的四方而去，宛如特別爲朝拜這幢嵯峨的封碑而奔忙。

八年的抗戰是過去了，如今祇剩下這一碑孤立，而這一座充滿印度風格的鋼骨水泥建築，它的最偉大的意義，是爲了紀念重慶這一個都市，曾爲抗戰中的京華，曾爲自由中國的聖地，曾爲這個世界爲和平與自由而戰的最初的一個燈塔；而這座燈塔的建築材料，純白色的水泥，是遠渡重洋從美利堅購買而來。苦戰得勝，待到來修紀功之碑時，水泥還要仰仗盟邦製造，盟邦水泥所築成的紀功碑，意義自當特別深沉，也特別諷刺！

紀功碑，高約十五丈，是一座八角柱形的圓頂高閣，頂上有風速器滴溜溜轉個不停。八支螢光燈裝向八方，入夜光耀遠近。最出色的燈光照射下的四幅浮雕銅像，淺銅綠色，眉目如畫，栩栩如生，極富史意，也極富詩情。

重慶，長江最後的一個都市，一個在中國西南深不可測的內地裏的叢爾山城，在全世界無數大都市之中，並無它的任何地位，自從榮任中國抗戰的司令台之後，才一躍而與倫敦、華盛頓、莫斯科，並列於全世界所有的報紙的第一行標題。想當年，冠蓋京華，人稠如蟻，地貴如金，重慶由一個古老的商埠，變成最現代最前進的都市，所有的舊的一切，完全在大時代的洪流裏淹沒；就是「龜兒子堂客」連篇的舊土腔調，也在大街小巷上絕了跡，而代之以湖北「你家」，河北「您呀」，上海「阿拉」，蘇州「儂」。眞正是五方雜萃，地因人靈！重慶如何說，如何動，全國前後方都其應如響。陪都啊！聖城啊！看萬萬千千的義民，以朝拜者的心情來歸，在「司令台」下仰望黎明！

而今，抗戰是結束了，萬萬千千的心還在「戡亂」前的黑暗裏掙扎。復員後的重慶，一切都復原了，像洪水退潮後的岩石，把舊面目洗刷得更清楚。重慶依然成爲一個純商人的都市，一切顯得土氣而喪氣，金錢第一！先前以爲已經消滅了的舊有的土腔口，現在又一齊出現，「堂客龜兒子」說得和十年前一模一樣。這一個民族實在富於適應性，要啥就啥。如今又輪到那些還鄉的高等義民，在上海紙醉金迷的華懋飯店，去打起川腔高喊「么師」，以眩耀自己曾爲重慶客了。

動物園獵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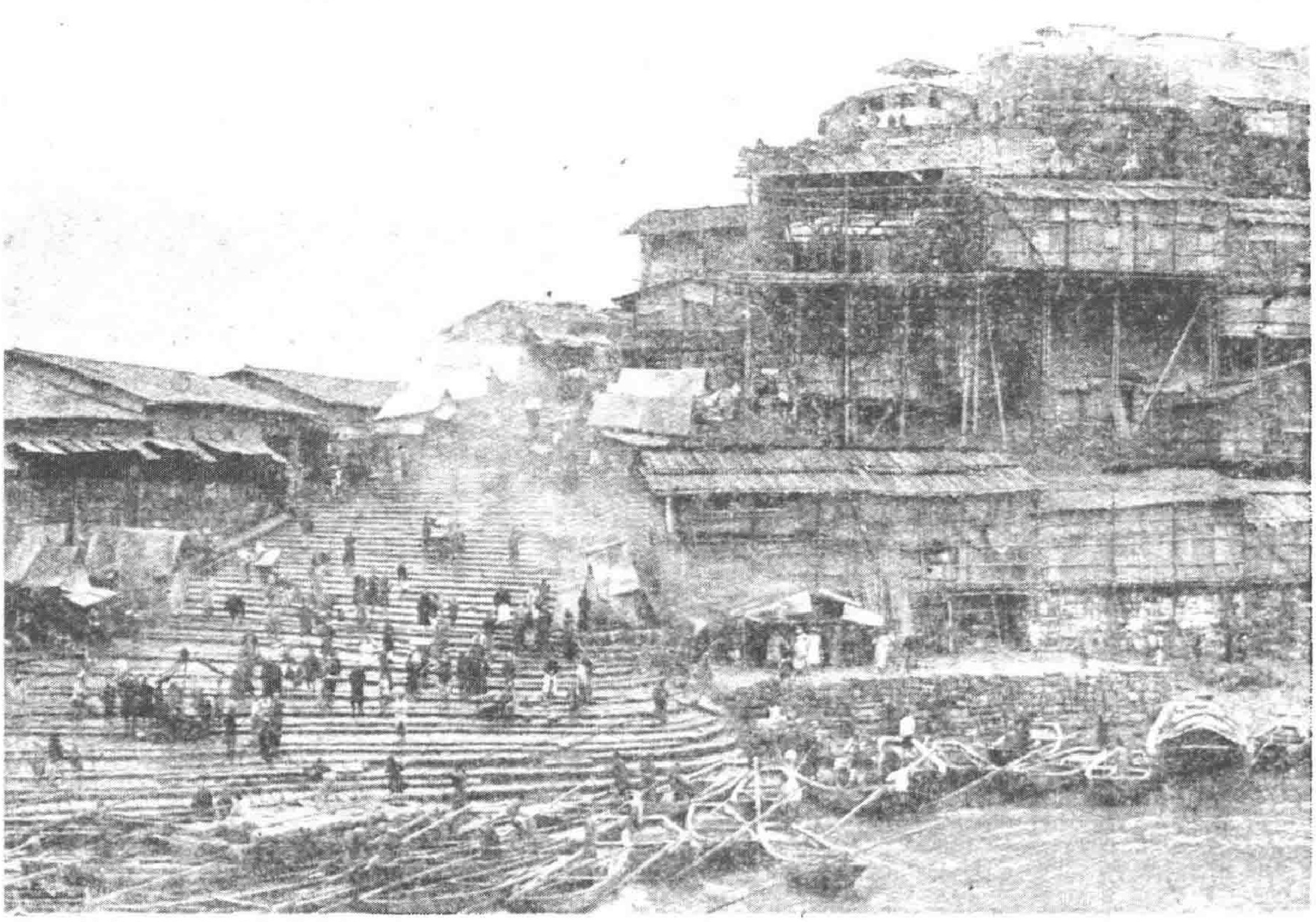
大自然無所不包，地球上的億萬般稀奇古怪的東西，在人們的短短一生中，實在看不完。生活於都市裏的人，沉緬於物質文明，在嗅够了油烟煤臭之餘，未有不嚮往於山林渴慕乎自然者。

看厭了汽車輪船與立體如棺材頭的建築之後，走，公園看動物去。

這個動物園，地方不大，到也肝胆俱全。陳列各類奇禽異獸，連人類也在搜羅之中，人豈不也是動物之一，這動物園的作風，豈不是很「民主」的麼。

陳列在動物之例的人類，自然是怪人（畸形

六〇—〇四六



重慶臨江門碼頭

的可憐的東西」：在門口賣門票的就是一個怪人，身長不過三尺，脚和手尤其短得膩人，碩大而扁平的頭，態度居然非常倨傲；你付給他一萬元，他看也不看你一眼，就擲給你一塊木牌，揮着短手叫你——進去！

進得園來，一陣山腥之氣撲鼻而至。木欄干內，從左到右雜亂無章的陳列着各種「動物」：

爲首是一隻雙峯駱駝，孤另的沉靜的地站着，多肉的軟蹄，小心地踏在水泥地上像踏在流沙上一樣，眼瞼不時啓閉，當它睜開時，有靜靜的智慧的光，全身的毛，由於營養不良而脫落得斑駁陸離，頗現可憐相。想這位瀚海長征的英雄，如今被人以鐵鍊拴着，當做「稀奇」陳列，其有伏櫪之心麼。

駱駝之側，有一隻五脚牛。是一隻黃牛，左後腿駢出，共有兩蹄長在一起，是完全不能動了，成天蹺着。

五脚牛過了是一隻大狗熊，最近才產了一隻小熊，產後疲憊，睡在地上懶得動彈，那隻下地才幾天的小熊，却可愛得像一隻玩具，滿處跑，東嗅嗅，西嗅嗅，甚爲調皮。一隻關在鐵籠裏的金錢豹，就成了它的戲弄對象，豹在籠內又出不來，被小熊激得咆哮如雷。

緊鄰金錢豹有一架更大的鐵籠，其內有花斑大虎一隻，毛彩換發，英姿颯爽；但性子却很馴良。動物園出賣一種「虎牌」祇要付給二萬元，管理人就取出虎頭形銅牌一塊，當衆叫老虎咬三口，那老虎就乖乖的吻那銅牌三下。這「虎牌」據說乃是避邪神物，小孩子帶上了虎牌，諸邪迴避，無病無災云。

虎籠之前，有兩條碗大巨蛇，分別盤屈在兩個玻璃櫃裏，黃底黑斑，一動也不動，看不見什麼。但在這兩個玻璃櫃之間，却坐着一個這動物園裏最精彩的「怪物」：

又是一個畸形的可憐人：看年紀，大概總有二十歲吧，悽然坐在一把小靠椅上，身裁之細小一如四歲嬰兒。但是全身各部的比例，完全與嬰孩不同，純粹是一個成年的縮影。最精彩是他的頭部，鼻骨完全隆起，鼻尖細長如鵰啄，下巴削弱而微向後縮，右眼上有淡淡的眉毛，左眼的眉則高在額上，長約三寸，毛色全白。更難得是他面上的表情極富於幽默感，與好萊塢電影上的木偶人查利所表現的完全一樣。這一個小怪人，信眼望去，竟像一個大藝術家的傑作，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另外，還有一個矮怪人，頭大如其軀體，頭形與古畫中的壽星無異，態度俗濁，所謂醜人多作怪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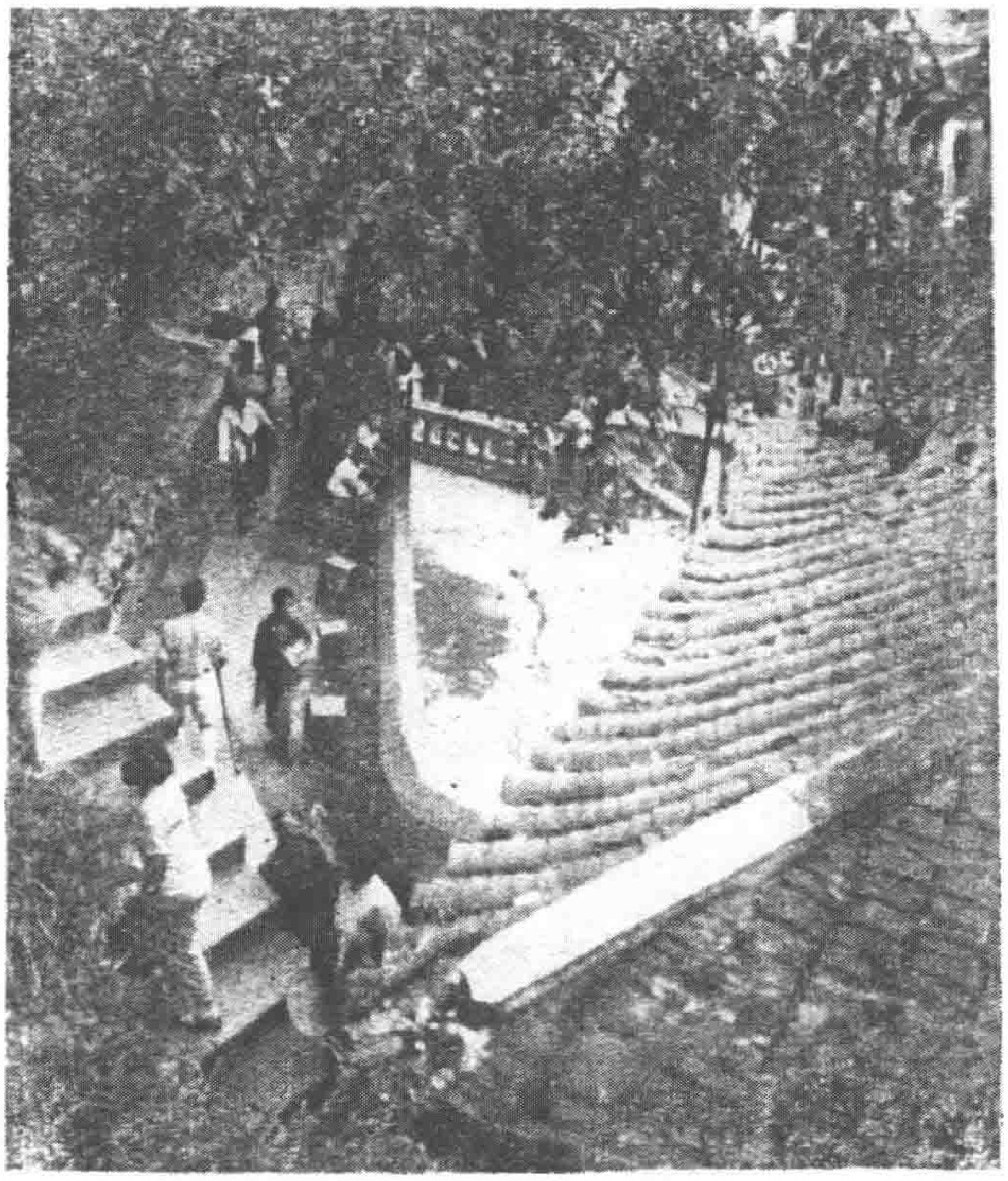
再往右看，有斑豹，有馬猴，有綿羊，有穿山甲和刺猪……盡頭才又有兩樣少見的東西：一樣是娃娃魚，有四隻脚，一條長尾，前身一如青蛙，實在就是一種有尾的兩棲蛙類，學名喚做「鯢魚」據說并無稀奇之處。、

還有一樣是隻野猪。野猪的嘴和鼻和四肢遠較家猪爲長，行動敏捷，耳目機警，齒利如刃，是一種可畏的野獸。回顧他的同族——家猪，既笨且拙，飽食終日，一身肥肉，祇好任人宰割了。家猪的祖先豈不仍是野猪，看家猪今日的下場想念它的祖先的威風，悲哉眘伏也。

動物園看動物，原想慰我山林之思，却不料動物園中最精彩還是看怪「人」，寂寞啊！寂寞啊！

碼頭禮讚

重慶市，最嘈雜最無秩序最汚穢就是重慶的碼頭。兩江沿岸，大小碼頭凡二十一處，無一處不髒無一處不亂無一處不吃人！



重慶中山公園

碼頭，船舶的家，這個家有二豎爲祟，遂致幷無「船至如歸」之感。這「二豎」是力伕與船伕。

力伕，「親愛的勞動同志」，那眞是無惡不作的魔鬼！重慶力伕，加入公會的凡三萬餘人，打游擊的無數。成幫結黨，聚衆淩人，以意想不到的方法揩索和敲詐。市政當局，雖然三令五申，整頓碼頭秩序，加强組訓碼頭力伕，但是至今爲止，毫無成效可言。

船伕亦復如此，他們的人性至少已經喪失了一半，乃是靠水爲生的一種野獸。

半年前，重慶發生過一件駭人聽聞的碼頭新聞；四個力伕顆同三個船伕，在離重慶不遠的寸灘地方，白晝謀殺二個布販全家，搶刼了滿船的陰丹士林布。大吃大喝，直到半年之後才偶然破案。

祇要你曾經看過重慶的碼頭之亂之雜，你會相信任何壞事都可能在那裏發生。

說到重慶碼頭之髒也是「嘆觀止矣」。單是堆積如山的垃圾的怪臭，就够你噁心三日。其實，那垃圾所堆積成的山峯，到也確實壯觀，「山」麓吻着江水，「山」頂還在舊日的城牆之巔。都市一切的矛遺，莫不匯萃於此。無數貧苦的童子們，一身黝黑，手拿竹筷和竹籃，在那垃圾堆上搜檢或者可以賣錢的零碎，如炭屑，鈕扣，破布等等，偶然，像奇跡一樣，竟在廢物的總匯裏發現了一點珍貴之物，使一個貧兒小小地發一個財的事，也幷非沒有發生過。

碼頭兩旁，吊脚樓長長的腿，顫顫巍巍的令人不敢逼視。吊脚樓的窗邊，時常可以看見白白的屁股伸出，老實不客氣，大糞就臨頭屙下來了。

今日的重慶的碼頭，是集重慶市的一切不順眼的大成。在一個碼頭上的小茶舖裏，一個鬚眉皆白的窮老兒，爲我雜談重慶「碼頭」的昔日。

從前的重慶江岸也未嘗不充滿詩意：

四五十年前的重慶府，南臨長江，東靠嘉陵，吞吐兩江之水，鎖兩江之咽喉；所謂「天生重慶，鐵鑄瀘州」，極言其地勢之險要也。想當年，重慶府雄鎭龜山，九門開啓九門閉，堞雉隱隱，城垣高在山巔，從朝天門江邊，一直上石梯五百級，才能够叩響重慶城門的環，山川形勝，使重慶府成爲川東的唯一重鎭。

那時候的重慶府，水路交通乘兩江之便，爲巴蜀水運的樞紐，千帆萬桅，落日泊碇的時候，萬舟蟻附於城下的江岸，當時本無所謂「碼頭」。城垣之外是荒坡，小孩子們從城牆上擲一個石子下去，就嗶嗶叮咚直落到江水裏，有碼頭，還是有輪船之後的事情。最先駛到重慶的輪船，是一艘日本兵艦，叫什麼丸的，之後，就逐漸演變到現在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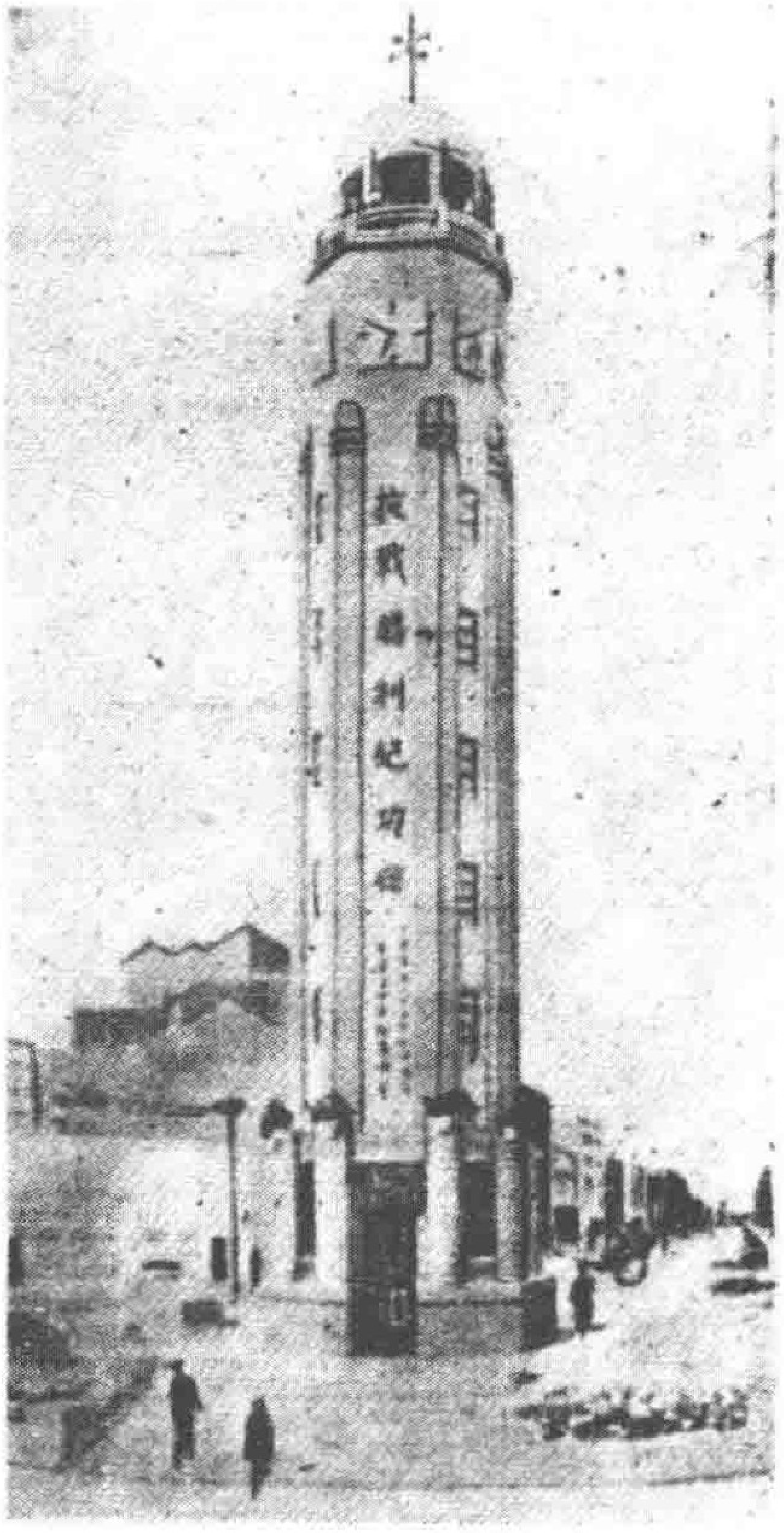
茶肆風情

在大重慶市，形形色色的茶館，加上咖啡茶座、冷飲店與露天花園，總數不下萬家。有設備富麗冠絕西南的心心咖啡館，也有祇有三張石桌子的野店。有沙發軟椅，有木靠椅，有布躺椅，有長條凳。這些形形色色的茶肆和它的形形色色的茶客一樣的複雜；包羅萬象，無麗不臻。

一夜，我走進一家門首有穿白色筆挺的制服

的侍應生的茶座。入門即覺異彩奪目：檸檬色的燈，交融於四壁；天藍色的燈玫瑰色的燈橄欖色的燈照射着天花板，池裏排列着整整齊齊的小月桌，舖設着紅白方格檯布，每桌有大理菊瓶花嬌豔欲笑。在這樣的環境之內的擁擠的茶客，也都顯得份外雍容大方。這時，這廳裏業已坐無虛席。侍者引我更進一層；上兩步階梯，有燈火通明的乳黃色大柱頭含笑迎人，進去是全部羅馬風格的建築——廊下，大柱穹頂，小小的露台，鐵欄干。廊外，是露天的方池，從廊上樓頭射下一派茜紅色的燈光，和隱約的音樂聲，是一支交響曲。

在廊下選一個坐位坐定，叫了一份冰淇淋，一瓶汽水，燃起一支紙煙，不覺心曠神逸。物質文明與物質享受，對現代的人類確實具有魅力。我們這一個民族，生活水準之低，舉世無出其右，那裏說得到沉醉於美，享受於物質。想念至此，彈煙灰於烟灰缸內，才發現其中已烟蒂疊疊，一支沾滿唇紅的烟蒂，引我去檢視缸內所有的烟蒂，一看，居然裏面也包羅萬象，上迄英國加力克，下至國產錦標牌，紛然雜陳。由此可知，這張桌子是曾經招待過各層階級的顧客的，作風很「民主」。



抗戰勝利紀功碑

在重慶，茶館林立如雨後春筍，是最近的事情，在抗戰時期，茶禁甚嚴，茶館都紛紛變像，各有巧妙，以咖啡廳，冷食店，飲奶間等等姿態出現；還都之後，茶禁遂解，各類茶店，各自「復員」，開得鬧鬧熱熱。

舊式茶館，多半是順街一家舖面，方桌長凳簡單樸實，較新式一點的茶廳，地方較大，有設靠椅，有設躺椅，是中下級市民的「家」。

走進有布躺椅的茶館，躺下來確實舒服，不過那個環境實在不是舒服的環境；嘈雜喧囂，捲煙氣觸鼻嗆喉，濃痰遍地，茶客的躺姿也千奇百怪，萬醜雜陳，還有一些女茶客，旗袍一撈一屁股就坐下去：然後，兩腿排開露出一段紅布短內褲和白得不自然肥得起蚰蟮的兩條腿，看起來不覺興緻索然。更煞風景還有乞丐，各式各樣的乞丐，唱京戲，賣舊書，打蓮花落，總之弄邪了你的耳朵還要問你要錢。

茶肆，是很多人的家的一部份，是很多人的家的起居間和會客室。在重慶，如許的茶館正是一般市民所需要的。重慶的茶肆應作如是觀。

下水道鉅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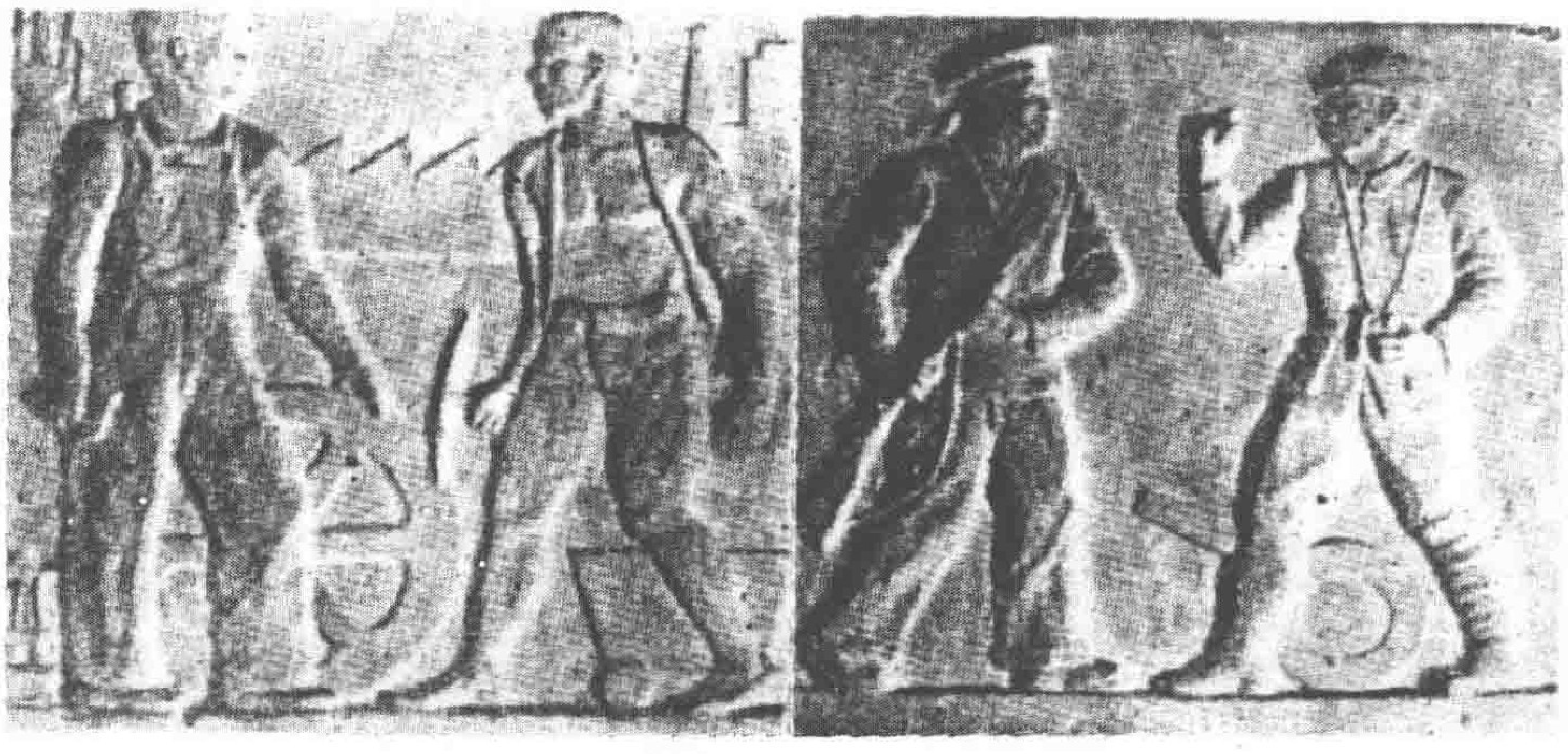
戰後的重慶，最值得驕傲的建築，不是抗戰紀功碑，而是下水道大工程的施工。

下水道是現代都市的尿管，排洩不暢，關係全體市民的健康。在全國所有的都市之中，具備有系統的現代化的下水道，祇有重慶一市。全世界人口總數在百萬人以上的都市，目前不過四十七個，在這四十七個大都市之中，祇有大重慶的下水道是最新型的最合科學原則的。這眞是重慶全體市民的莫大的光榮。

重慶下水道的工程計劃，出自世界知名的美籍環境衛生專家毛理爾之手，而由羅竟忠與張人雋兩工程師支持施工。工程開始於三十五年十月，全部工程定一年半完成，在今年獨步全國的重慶下水系統就可驕傲地宣告竣功。

這一個脈絡交錯的下水道，幹道二十線

紀功碑之浮雕





重慶夫子池

長延七十餘公里，共有十六個出水孔，分別排污於揚子、嘉陵兩江；耗資近千億（初期總預算共三十四億五千四百餘萬元，嗣增爲五十二億元，旋又追加爲六十億、一百億、二百億……據官方估計，若至今年總預算定近千億），受惠市民逾五十萬人，眞是赫赫壯舉。

重慶山城之有歷史，已近二千年，先前的巴子國或渝州并非不是沒有下水道，祇是那已完全不能適應今日的需要，必須全部重建而已，舊道據史籍記載，已是遜清乾隆的舊物，這次翻甃舊道整興，發現半已頹損；只一半則在抗戰時期敵機的慘烈轟炸裏湮沒了。所以每年的霉雨季節，山城低窪之地，如大溪溝，安樂洞等處盡成澤國。據說，重慶市民之肯答應在營業稅項下附加百分之三十，房捐附加百分之五十，地價稅附加百分之五十，與義務勞動代金，如此龐大的負擔，以興建下水道；乃是懍於歷年（尤其是三十四年）慘痛的水災。今年盛夏多雨，根據紀錄，雨量是七十年來所僅見，但是，重慶下水道去夏雖僅完成一半，但去年全市已無積水泛濫情形。重慶議會以此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承認這是一件最經濟的原則下的最高效率的建設，盡量予以支持，并激發市民合作，事先貸欵，提前施工，重慶下水道才有今日之大觀。

最近的大重慶市面，每條街每條巷，無處不泥土翻掘，那正是下水道施工之處，參加這個工程的工人凡六萬餘名，工程師一百餘位，眞是浩浩蕩蕩。在戰後疲憊，四方多難，內亂頻仍之際，重慶市民之能够勝任愉快地負担起如此龐大的工程費用，不能不嘆服於重慶這一個純商人的都市的財力之雄厚了。

平心而論，與其年年聽任積水爲災，財產健康年毀於水；不如忍痛一次付出「高」價，根絕水禍則一勞永逸，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短痛者最經濟原則下的最高效率辦法也。積水爲災的都市，在四川也不只重慶一地，何不以重慶爲他山之石。

街頭花絮

漫遊於大重慶市的街頭，若是目的祇是在於「觀光市容」，那就一如美國記者所記載：「重慶過去受戰爭之鞭策而覺醒，至今仍爲一富有活力之地區，并足以預言在此後之五十年代中，不欲重陷於昏睡」。這一個「中國所僅見之最活躍與進步的城市」，最近又完成橋梁二座，和平隧道一處，抗戰建功碑一幢，新市路五千公尺，與舊路的翻修和增寬，偉大的下水道工程，十字口與人行道之修建及道傍植樹等等，幾乎無處不在興工動土。今天的重慶市的人行道，全部是嶄新的方格水泥混凝土所鑲成，行道樹欣欣向榮，把有些街道點綴得生氣勃勃。

從清晨到深夜，那街上，無一時不匆忙。早上是最匆忙最緊張的時候，但并不擁擠；傍晚最擁擠最熱鬧，但比較的不那麼忙迫得換不過氣來。傍晚的路人，多半是上街來散步或壓馬路的，看戲、獵艷、喝茶、欣賞百貨商店的窗櫥：純粹爲了「娛樂」。

從凱旋路到滄白堂一帶的市街，乃是散步的勝地：地勢高，宜於遠瞻，且這一帶臨江的一面，全無街房，大江如帶，橫於眼底；若是夜晚，可以看半城燈火和整個南岸的夜色。江風很溫和，人跡也較疏落。滄白堂前，每夜有不少情侶併坐在那石階上看月亮：喞噥的耳語和行道樹的習習，使人頓憶月夜之美，天下皆然，大自然其無所偏袒的，就是繁囂如重慶，也一樣有美麗的月夜，點綴着少男少女們的愛情。

重慶市的公共汽車，現在是空前的減少了，戰時奔馳於全市的凡五百餘輛，目前不足八十輛，且多已殘破不堪。從前列隊候車的長蛇陣，往往延長一兩個街口；現在這個「奇觀」是不能再看見了。由於公共汽車的減少，街頭的空氣頓覺清爽得多，不像從前那樣油氣窒鼻，但交通的方便就大大的不如從前了。

重慶的街頭，從前最多貴婦人，雍容華麗氣象萬千；現在則望穿秋水也不再瞻仰得到那些貴婦的倩影，就連從前充盈於茶座酒間和各種公共場所裏的交際花，也在今日的重慶市上絕了芳蹤，代之以一些不三不四的自命爲交際花的「土交際花」，開口就浪聲浪氣的說：「你龜兒子，昨天喊你來你雜個不來」！

詩畫紀遊天目山

施翀鵬

在五年前表兄黃文治君在浙西自由區工作，常常來信盛贊浙西風景的秀麗，和東西兩天目山的瑰瑋，使人神往！同時他預約勝利之後交通恢復，一定陪伴我去遊覽，欣賞。結果；勝利以來，人事栗六，余既覊於職務，文治又奔走衣食，遲遲未能實踐前約。今春，文治忽然舊事重提，但是若干事件必需部署，確切行期，尙待斟酌，適於五月二日邂逅顧一樵先生，顧先生對於旅行極感興趣，偶然談起遊覽天目山的意思，顧先生希望我們提早於五月九日，在他武康觀測日蝕之後，一路由杭州出發，同作天目山之遊。於是决定九日和文治由上海北站動身，迎候顧先生於杭州。本想再約幾位文藝界朋友，一因時間倉促，二因天目山的旅程相當遠，路上安全問題，沒有絕對把握，未便多約朋友了！

五月九日下午四時，搭錢塘號車，行車不久，便是大雨淋漓，滬杭路上、松江、嘉善、嘉興等過去，一路烟雨漫漫，遙望南湖烟雨樓，掩映於湖光中，眞是名符其實。田畦間農父牧童，依舊披簑戴笠地工作，桑葉上點滴着雨水，野鷗飛燕，依然在雨中翺翔飛舞，於是信口吟句：

漫天烟雨夾征程，猶見披簑戴笠耕；陌上桑麻青翠滴，水邊鷗鷺羽衣輕。

到杭州已是萬家燈火，雨是愈下愈大，僱車至湖濱滄洲飯店安歇，滄洲飯店在二十年前，我初次遊杭，便宿在此，以後雖屢次去西湖旅行，沒有住過，夜闌人靜，雨打客窗，緬懷往事，別有一番滋味。五月十日早起，沿湖山色，恍惚迷離，我和文治訪謁顧一樵先生於杭市府招待所，顧先生怕天雨不停，行旅日期要延長，表示不克同行了。於是我們便趕緊趁餘臨路的公共汽車，十時五十分動身，經過餘杭到臨安，文治在車中邂逅友人游疊君，游君字照培，曾經担任過校長，鄉長，幹練沈着，一望而知是位忠實朋友。他們談得很起勁，余則注意車窗外的風景，萬竿烟雨，萬壑爭流，王摩詰說：「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人類的感覺，是不分古今中外的，我在車中信口又吟：

車中喜看雨中山，樹杪重泉萬壑環，隨眼淋漓浮遠岫，烟嵐出沒有無間。



臨安至青雲橋途中，遙望東天目山，高插雲霄。

當日下午二時抵達臨安，照原定計劃，預備先遊那邊玲瓏山，據文治說：那邊很多蘇東坡的遺蹟，因爲佛印居此山上，東坡爲杭州太守，常常來和佛印詩酒唱酬。可是雨是愈來愈大，只好暫駐一所小旅館，憑窗遙矚，玲瓏山在雨中漂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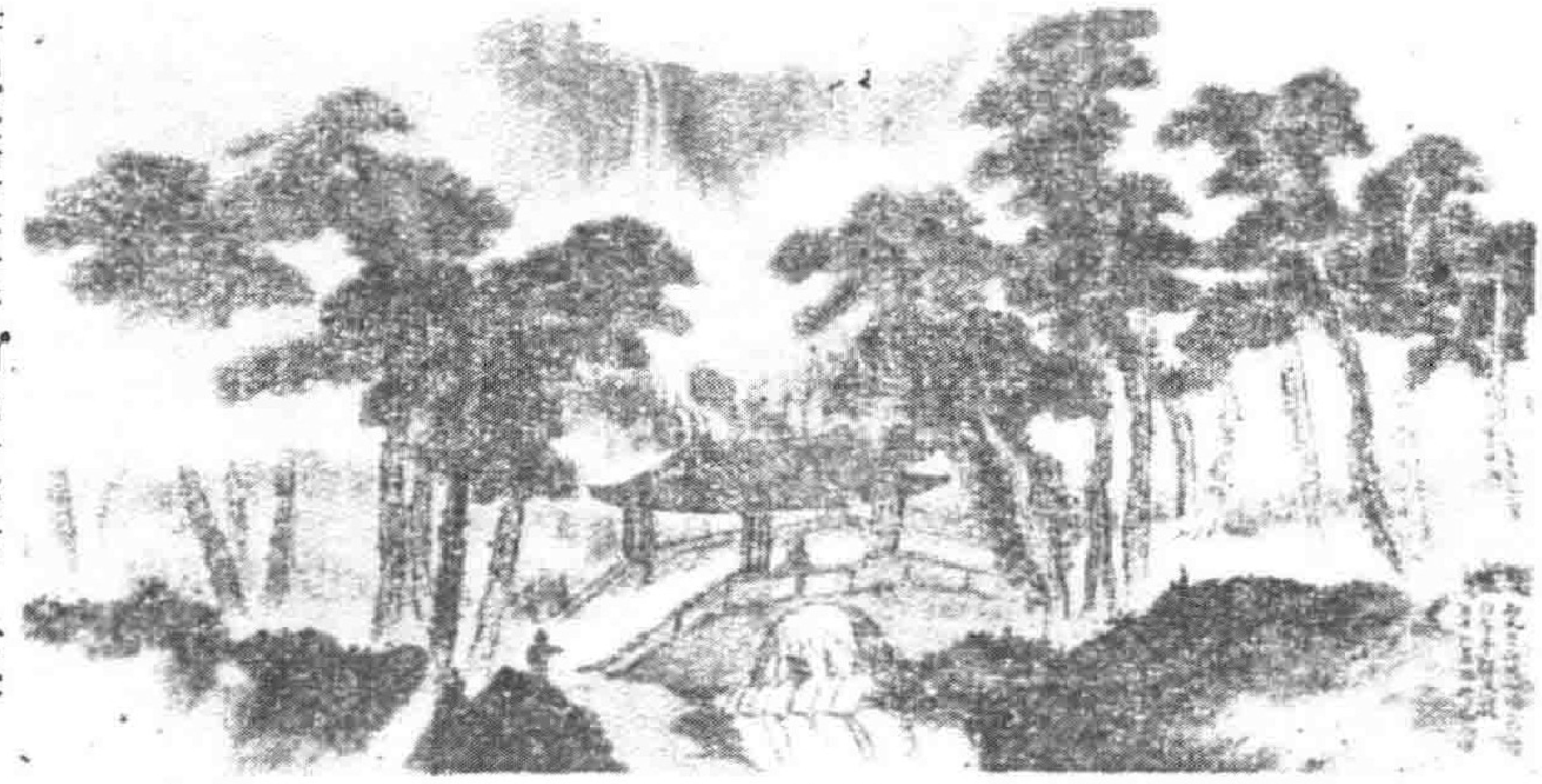
山自玲瓏信有之，客窗西向遠峯奇；何如遊戲人間樂？佛印坡仙蹟可追。

息了一回，游照培君也到旅館來了，他本擬馬上轉車青雲橋去，（便是東天目山麓的天目鄉）因爲連下大雨之後，苕溪水漲，經過溪水的公路多淹沒了，而且「思古橋」一段的溪水特別洶湧。游君提議去看水，我的理想，除非山間飛瀑，海上驚濤以外，還有什麽可看的水？但是困坐旅館，亦太無聊，出去散散步也好。大家撐着雨傘，走向苕溪水邊來，百步之外，已聞水聲澎湃，好樣萬馬奔騰，臨近溪邊，簡直是雪浪排空，驚濤駭岸，那時，兩岸山色，烟雨繚繞，俯視溪流，白浪滔天，確如天目山誌所稱有龍翔鳳翥之姿。詩曰：

迢迢溪水湧驚濤，鳳舞龍翔天半高；如此奔騰排雪浪，不須再看海甯潮。

看過溪水之後，仍和文治游君等漫步臨安大街，臨安縣治便在這裏，並無城垣，據游君云：全縣包括各鄉人口只有八萬餘人，可是縣長係本鄉人，人地相宜，辦事順利，一切建設工作，都在逐漸推進中，談到這點，游君建議，介紹我們去見那位縣長楊維禮君，楊君曾經担任過武康縣長，在臨安被敵寇突襲的時候，文治曾在武康道中見

過而，所以文治和游君備述楊君的辦事幹練，希望去和他見面，我則以爲時間匆促，下次有機會再去拜訪，而問臨安有沒有書畫家可以談談？游君便介紹過去曾任縣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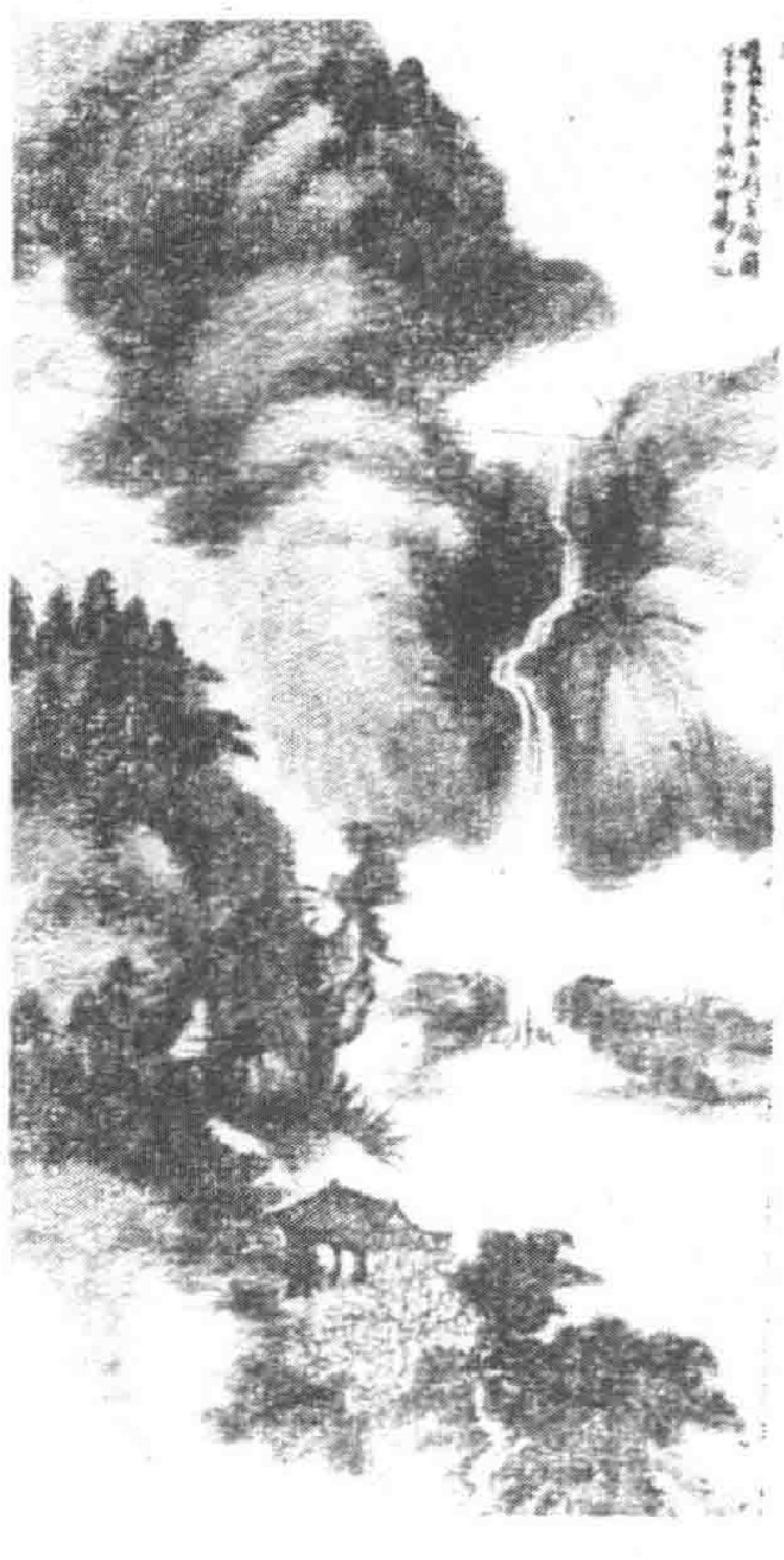


西天目山麓之「蟠龍橋」上「雨華亭」觀衆，古木參天，濃蔭蔽日。

書記長擅長丹青的戚丹雯君，於是我便欣然地同去訪問他，戚君正在畫室裏工作，壁上張着臨摹汪采白的黃山山水，用色很調勻，另外一張指畫的墨松，頗有高其佩的氣息，戚君一見如故，略事寒喧了一會，戚君要我獻醜一下，我因見桌上有現成的紙筆，同時又經過苕溪看水的一種幽美恬適的感覺之後，手腕裏確有些技癢，我便對客揮毫了，文治總以爲我寫苕溪水漲圖了，可是出他意料之外的畫了幾張墨蘭。蘭，表面上和遊覽山水似乎毫不相干，實際上中國繪畫題材裏梅蘭竹菊，向稱四君子，這是一種象徵，作者在愉快、恬適、幽美的心情之時，信筆寫來，另有一番意味的。所以我不作苕溪水漲，而寫「墨蘭」三幀；一送戚君，一送游君，一由游君轉送楊縣長。

當晚訪楊縣長，略談本縣治安情形之後，楊氏表示歡迎各方人士來遊覽觀光，並且說：東天目山不久可以架設電話，將來交通更形便利。過去，一般人因爲不明浙西情況，對東西天目山頗具戒心，實際上從杭州汽車出發，天晴時不足四小時可以直達東天目山麓，早上從上海動身當天可以到達，而一路上秩序尤稱安全。離開楊公館之後，便到戚君家中休息，時間尚早，乘興又畫「溪山漁隱」山水一幀，還是理想的境界而不是寫實的山水。

十一日很早起來，天已晴，「思古橋」的水還沒有退，汽車依舊不能開，轎子又僱不到，沒有辦法，只好繞道「橫塘」而步行至青雲橋，文治及游君是走慣山路的，只苦了我一人，二十四華里的山路，實在有些担憂，好在邊走邊談，又是一路看山，到也不覺得太辛苦，四周是岡陵起伏，東天目山在雲端裏逐漸顯露，而這條苕溪本來發源於天目山，分三道下來，在「橫塘」相近合流，潺湲之聲，不絕於耳，每逢陡起的溪峽，其聲更大，洶湧奔湃，益形奇特，我又駐足流連不忍遽離。自「橫塘」經過二十丈長的石橋，重又走入杭徽公路的大道，那時，一方面脚力疲乏，一方面游君有事接洽，乃入「顯嶺」山麓的周姓村莊休憩片刻，再向前進，沿苕溪過懸崖石壁的「將軍嶺」，聽說這一段的工程，便是楊維禮縣長的功績，動員了極大的人力物力，石壁上雋有「役力萬民，闢此康莊，」八個大字，過此回首一看，下臨苕溪，清流急湍，上爲懸崖數十丈，陡險異常，而松柏榆杉，絲絲入畫，歷三小時至青雲橋游君府間休息，青雲橋至東天目山麓尚有二十華里，爲文治接洽事務，乃決先至於潛一都，亦有二十餘里之遙，余已不堪其勞，游君則再三留客，勸余等明曉動身，但是日期有限，勢難逗留；乃由游君僱得轎子一座，備余趁坐，文治則精力彌健，自謂再走百里，尙能勝任，願意鼓其餘勇繼續步行。又歷三小時至一都，中間越「茂嶺」經中天目山門，以時間不及未上山。此爲臨安於潛交界處，蓋天目山有五，一曰東天目山，在臨安縣屬，山最高而風景最佳；二曰西天目山在於潛縣屬，僅次於東天目之高而古木參天，濃蔭蔽日；三曰南天目山，亦在於潛的藻溪，古蹟甚多；四曰北天目山，



東天目山五里亭看「玉劍飛橋。」

在孝豐境；五郎中天目山在於臨安界，山不甚高，而寺院莊嚴，幽靜宜人。過「茂嶺」經「潭上」即爲一都「俞村」；俞村有百餘戶，均爲俞姓，四面皆山，溪流其下，日夜不息。當晚宿俞昌榮君家。夜半細雨敲窗，憂慮明日遊山之計，一時未易入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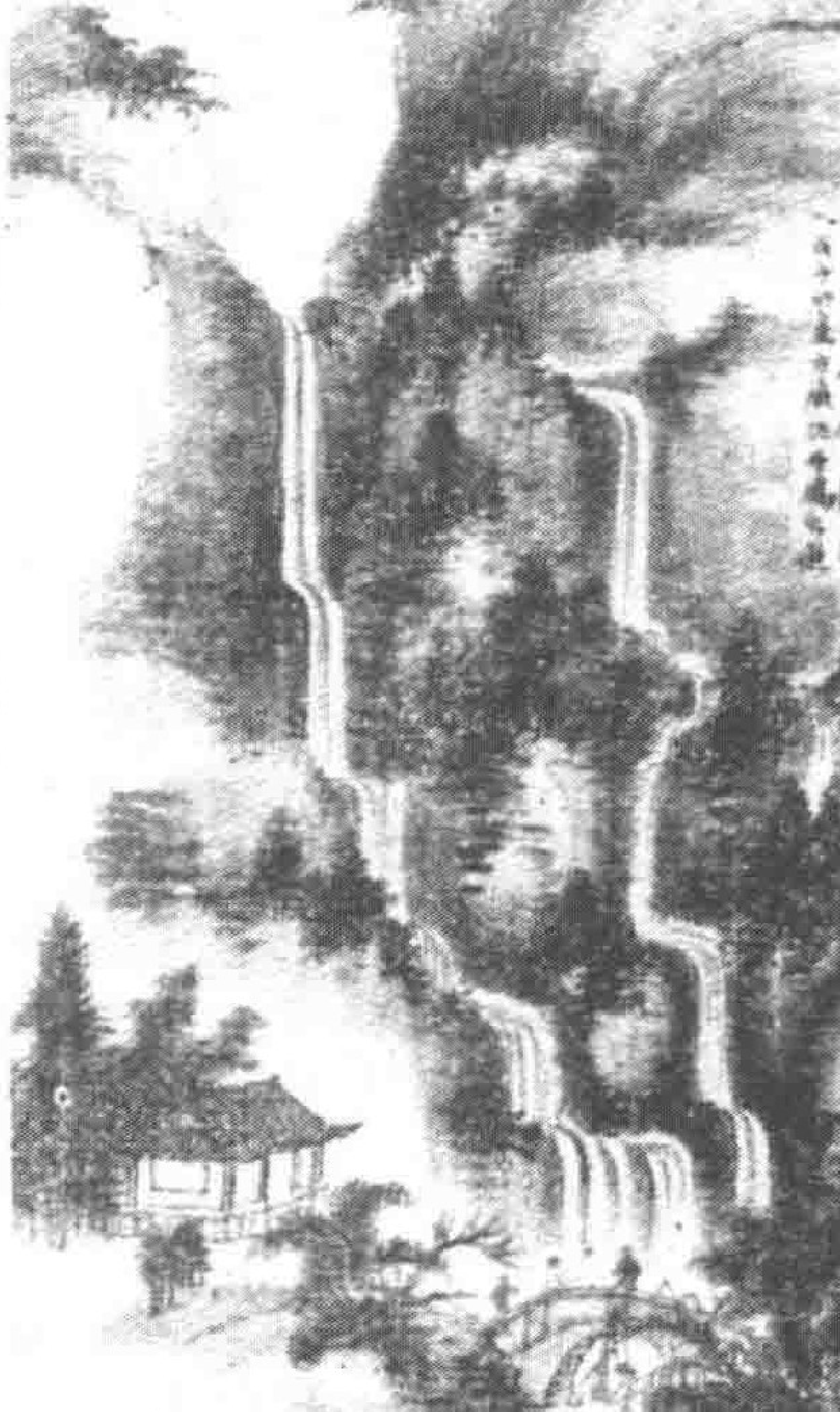
破曉扶笻涉澗遊，居然處處濯清流；山行廿里青雲路，指點天邊碧玉浮。

東天目山亦稱浮玉山，蓋自臨安城至青雲橋，一路皆爲溪澗沙石，清流急湍，別具風味。而東天目山數十里外悠然可見，直至一都俞村，依舊若隱若現，足見茲山之偉麗了。

十二日上午九時半，雨雖暫停，而烏雲密佈，尚有雨意，蒙俞康榮君伴遊，乃攜帶雨具，曳杖而行，向西天目山出發，越「朱佗嶺」，嶺西皆極整齊之石級，夾道松杉不絕，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者信然。五里許至西天目山麓，抗戰期間浙西行署駐蹕於此，敵人曾投燃燒彈，故西天目唯一大寺禪源寺罹難，盡燬於火，僅留「客堂」一部份，而目前正在建築回陀殿，住持妙定和尚，及修齋法師招待甚殷，文治善於交際，一見彼等娓娓清談，妙定和尚並取紙筆欲結墨緣，余即傯促間，寫太湖山色橫幅歸之，其意在於浙西一帶有高山而無大水，故作此圖以示湖山之勝，妙定和尚喜出望外，正以平生未見太湖爲憾，得此可充臥遊云。午餐後，循寺右山徑上山經三里亭，五里亭，而至七里亭舊址密竹叢林，應接不暇，雖無飛瀑懸泉之勝，而澗水爭鳴，不絕震耳，從七里亭舊址去不一里，即爲獅子口，禪源寺前住持高峯和尚卜葬於此，其下爲茅蓬小屋，有僧守此，亦禪家面壁之意，獅子口對面爲象鼻峯，峯右有洗鉢池，張公洞皆爲西天目有名的古蹟，當時我的精神疲乏，不想再上去了，可是；文治兄堅持要到「大樹王」爲止，並且說：西天目以樹勝，而「大樹王」尤爲遐邇聞名的古蹟，於是我先在張公洞附近稍息一下，然後再上一層，俯視羣山拱奉，白雲繚繞，而仰望高峯，還是峯上有峯，不覺詩興又來。

拾級縈迴古木叢，不知身被白雲封，登峯漸覺羣山小，再上高峯尚有峯。

從張公洞轉灣上去沒有多少路經過玉柱峯（又名獅尾峯）後，果然便見「大樹王」，高接雲霄，盤根錯節，大可五人抱，下面圍矮欄，于右任氏所書「大樹王」石碑，已被傾塌，沒有人給它整理一下，非常可惜，「大樹王」下半樹皮，已被人剝去，據云，山人迷信，以爲可以治療疾病，往往剝樹皮煎服。一般人說：「大樹王」的年齡已在一千年以上，可能爲漢唐的遺物，施叔範君前在申報發表過吟「大樹王」詩，描寫得非常神妙，我也不可無詩：


東天目山懸崖飛瀑

樹名何世號稱王？恰似天眉黛色妝；領袖叢林蔭萬壑，輪囷動節歲寒香。

山既名曰「天目」，那末；如此大樹，綠蔭蔽天，勿妨謚以「天眉樹」，不很確切有味麼？況且：我們畫家眼光看起來，山水畫裏的樹木，本來等於眉目呢！在這裏流連了一會，便向後轉下山，又回到了山麓「禪源寺」休息，寺僧修齋，再三留我們歇夜，結果：還是回到「一都」過夜。

十三日便作東天目山的計劃，早上，文治兄要訪問幾個朋友，我個人在一都附近散步，看看山，聽聽水，深羨山居人家的恬靜閒適。

久居城市羨山家，留客雞豚雲霧茶；盡日潺湲岩谷水，夕陽繞樹亂翻鴉。

上午十時許出發，從一都取道「六角嶺」至梅村休息，梅村已靠近東天目山麓，和昭明禪寺下院僅爲一溪之隔，梅村有梅森華君，爲文治熟人，便在梅君家午餐，餐後三時上山，按東天目山路有二，一爲青雲橋經[illegible]村上山，一爲青雲橋經南莊而從梅村上山，至於「一都」經「六角嶺」這裏路是東西兩天目的要道。梅君好客，要陪我們上山，堅却不獲，於是一路上山，山逕一小時，彷彿醉翁亭記說的：山行五六里後，眞的漸聞水聲潺潺，瀉出於兩峯之間者，爲「玉劍飛橋」，下臨絕壑，白練飛舞，我們邊看邊走，走了二三里路這道飛泉，還是可望不可接的視線中。

百尺飛流氣勢雄，潺潺聲震上蒼穹；遊人杖履揣摩久，收入詩囊畫卷中。

「玉劍飛橋」剛被山峯遮住，接着又聽見更宏亮的水聲，在上面怒吼着，這便是東天目山最著名的

六〇—〇五六

「懸崖飛瀑」了！假使把山上昭明禪寺作為主體的話，那末：「玉劍飛橋」是東瀑布，而「懸崖飛瀑」是西瀑布了，東瀑布宜於遠觀而西瀑布宜於近玩，所以西瀑布下面有石欄干橋可以中流觀賞，左右都有觀瀑亭的設置，充客欣賞，我是最愛瀑布，平日作畫，十之八九要用瀑布點綴畫面，所以對此特別感覺興趣，再三揣摩，以為畫山難，畫水更難，山為靜物，易於描寫，變化萬端不可捉摸，唯其動，乃能調濟山之靜，惟其靜，乃能引人入勝，相得益彰，更臻山水畫的藝術意味。

萬仞懸崖鑽翠微，千尋破壁白龍飛；樂山樂水此閒樂，滌盡塵心便怕歸。

的確，我在這地看得出神，深感自然界造物的偉大，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可是天已暮色沈沈了，只好繼續上山，約一里許便到了目的地，——昭明寺，由山僧傳報了方丈悟宗和尚，息了一會便迎入方丈樓，真是「室雅何須大」，我們一進去便覺悠然出塵，維摩云：「大海入牛蹄，須彌內芥子，」悟宗方丈不愧為名山古剎的住持了。這位方丈去年在上海文治寓所裏見過一回，寧靜的態度，祥和的顏色，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此次見面，雖然較為清瘦些，可是精神還很好，對於我們去遊覽，表示十二萬分的歡迎。

十四日天未亮便起來，約文治一同到前面鼓樓去看「雲海」，不巧，細雨濛濛，雲海是沒有看到，少頃便回方丈樓，方丈樓坐北面南，可稱窗明凡淨，距鼓樓不足半里，正可憑窗遙矚，諸峯在細微的烟雨中隱約可見，不覺掀起了我的畫興，於是開始作畫了。當時悟宗方丈、文治、春華等都非常興奮，圍在四周看我動筆，自從早上八時半至下午七時止，中間除了遊覽「分經台」和「洗眼泉」費了二小時外，共作三尺堂幅山水四幀，四尺蘭竹中堂四幀，小幅蘭竹十二幀，並加題咏。其中可以記憶的有：題墨蘭贈悟宗方丈：

幽蘭雅不染紅塵，寫此芬芳付上人；流水性情磐石志，教吾腕底見天真。

題山水再贈悟宗方丈：

名山古剎接雲天，不是人間却是仙；卅載烟霞償夙願，佛家元說是因緣。

題郵舍遠眺圖贈梅君春華：

西山遊罷復東山，澗水潺潺夾道環；靈境難逢清絕地，桑麻鷄犬白雲間。

十時許細雨已停，天氣漸漸開朗，仰首窗外青山，斷續地在雲霧中顯現出來，而方丈樓後面一道的泉聲淙淙，有如琴聲，古人云：「靜極却嫌流水鬧，閒來翻覺白雲忙。」此時此境，確有這種情況；而這種情況無疑可以增加我作畫的靈感，無論山水蘭竹，自已覺得比在上海喧囂聲中，電燈光下，來得出神入化，文治更是贊美誇獎不置，我又寫一首詩：

窗明軒淨聽潺湲，不許塵埃叩此門；几席烟雲援筆寫，名山應把畫圖存。

下午三時許，天氣更為明朗，陽光相當強烈，悟宗方丈已替我們預備了兩頂山轎，由文治陪我遊梁昭明太子的遺蹟，「分經台」和「洗眼泉」，台邊茅庵已有傾圮之勢，當時昭明蔽屣了萬乘之尊，來這地山居事佛，致力佛經，確是值得景仰的。「洗眼泉」在分經台之左下角，泉水很清，也是東天目山名勝之一。相傳昭明太子因潛心分經，雙目瀕盲，乃取泉水洗之，日久告愈云。從「洗眼泉」下來，復登「獅頭峯」，獅頭峯遙對「虎尾峯」，陡壑千尋，不敢俯視，略作逗留後，便返昭明寺方丈樓。休息一番，進些點心之後，又繼續作畫，分贈山村朋友。山村的消息，相當迅速，有幾位附近南莊以及裏村的山人，聽得山上有畫家，也來索畫，結果紙張沒有了，只好向隅。可知山村的人民，既不爭利於市，也不爭名於朝，比了都市裏來得風雅。

十五日破曉五時許，又偕文治鼓樓去等看雲海，自覩山隈的烟霧冉冉地起來，霎時間變為濃雲，驟擊到脚邊來，變化迅速，夾着下面瀑布的水聲，彷彿是海濤的潮音：

烟嵐冉冉出山隈，瞬息雲霞彷彿錦作堆；萬壑爭鳴天欲破，泉聲彷彿震春雷。

也是寫實的詩句呢！

照預定計劃，今天下午下山到梅春華家晚餐過夜，明晨破曉動身至青雲橋，搭車赴杭返滬，但是山間晴雨無常，只恐下午下雨，下山不便，於是提早上午十時許下山，梅君更比我們先下山準備，我和文治徐步下山，悟宗方丈送至寺門合十而別，再三叮嚀，訂後會之期，可知人類為感情動物，方丈雖身處空門，尚且慇懃如此，亦佛氏所稱「因緣」歟？我們一路下山，重複經過「懸崖飛瀑」「玉劍飛橋」等勝景，再四玩味，不忍離去。歷二小時餘，抵山麓梅君家休息，準備明晨返滬的行程。晚餐後梅君又檢得細紙一張，裁成四小幅，又畫梅蘭竹菊四君子圖歸之。亦見梅君酷愛書畫的心情了！

十六日上午四時許起身，六時和文治出發，趁轎至青雲橋，曉烟四起，叢林中布穀，聲聲地叫「一花好稻好」，回頭仰看東天目山在雲霞裏忽隱忽現，變化多端，美妙異常，恨無枚乘之筆來描寫它，愧非婁東烟客能為臨安山色寫照。（王烟客有臨安山色畫卷）十時半抵青雲橋，游君已迎候路旁，並備肥豚佳肴留我們午餐，殊可感激，我們為趕速行程，只好謝絕了搭汽車取道杭州，換趁火車於下午八時返滬。

朝靄晨曦望欲迷，行聽布穀陌頭啼；依依臨去頻回首，叠嶂重巒漸次低。

這一首詩，算是結束我一週間的遊程。

金華鬬牛風光

蔣風

越俗信鬼好佞佛，金華賽神乃鬬牛，胡公邢公劃南北，一保一廟如山丘。
牛食人食不知卹，牛之肥兮人之瘠，人瘠牛肥可若何，破產供牛期莫敵。
十日一角較醜美，十年一居閧閭里，不愁十年債不償，但期我牛如虎凶。
牛頭折手巧舉抑，人方鬥智牛鬥力，一牛勝負何足云，仇讎相尋逐牛跡。
一牛入場十人擁，叱聲馳下如潮湧，盛氣相呑未接鋒，全場肅立皆神竦。
須臾雙方互接觸，八蹄四角無退縮，觀者欣欣同歎嗟，何惜賣力爭買犢。
進退變化若有知，騰跨牛背聲唏唏，忽然躍下猛抵項，落頭倒項相撐持。
其時情勢最險急，劉項興亡在呼吸，赴機須用蒯通謀，楚漢兩雄斯並立。
不然勝驕氣則靡，再衰三竭鼓不起，忽焉轉敗奏凱旋，翻令一蹶資仇喜。
一怒屠牛姿衆嚼，不救敗亡徒取譙，鬥牛云是為娛神，安得戾氣求神樂。
一牛之費幾血汗，我非慢神思之爛，人將相食獸食人，權衡利害如昏旦。
衛侯好鶴致出亡，鬥雞亡魯寧荒唐，何如相馴服畎畝，俱資富庶無跳梁。
君悲同類自相戕，欲以和聲洗鋒鏑，牛性可馴人奈何，鼙鼓四郊聲未息。

——王廷揚：鬬牛歌——

以火腿名聞全國的金華，不僅有北山三洞之幽奇，足使遊客嘆絕，更有鬬牛之異俗，可供一玩。

金華鬬牛之風，相傳始於趙宋明道間；積習相沿，迄今不衰，除金華本地外，舊金華府屬如義烏，浦江、蘭谿、武義、永康等縣，均可見到，而以金華較為普遍。單以金華一地言，則東北鄉更盛於西南鄉，如曹宅、岑下、山口、鞋塘、二仙橋、龍王廟、後壠等地，十日或八日一鬬，除風雪之日或農忙之期外，甚少間斷。每年稻秧插竣「開角」，（一年起始之第一次鬬牛，曰開角），至次年春耕時節「封角」，（一年中最後一次鬬牛，曰封角）。滿一周年，稱之一案。

金華鬬牛是牛與牛相鬬，不同於西班牙風之人與牛鬬；場面之驚險雖不及，但場而之偉大則過之。普通多選擇一坵廣闊平坦而四周有淺山隆起的水田，作為鬬牛場。此種鬬牛場，多屬廟產或由私人捐獻者，常整年用作鬬牛之用武地，大多任令荒廢而不事種植，即令有人承租耕種，遇有廟會而須鬬牛時，則鏟除農作物而毫無吝色。在鬬牛開始之前，水田犂平，灌入適量之水，如平時插秧然。田場之四角，各以二支青竹弓成旌門，懸結燈綵。一俟火炮齊鳴，預先約定相鬬之一對鬬牛，即由牛親家牽引，（相鬬之一對牛主人，往往因相鬬而成親熱之交，



鬬牛場之一角

故稱牛親家），由對角之兩座旌門緩步入場，搖搖擺擺，大模大樣，威武不可一世地慢慢趨近，當兩牛接近，雙方主人即各自把已牛之牛繩抽出，此時兩牛便角鬬起來，死命角架，互不相讓。每牛均使出「架」、「掛」、「撞」、「抽」、「頂」、「落頭」、……等種種戰術，避實擊虛，出奇制勝，均欲以所有之戰略戰術，使對方招架不住而敗退方肯甘休。頂來角去，頗為奇妙。看牛者亦以欣賞此種戰略戰術為快，正如上詩云：「觀者欣欣同歎嗟」。

當二牛進行角鬬之際，旁邊佇候着數十位「拆手」，此種拆牛者，皆年青力壯之農民，多具勇決之胆識與熟練之技巧，「拆手」皆係世代相襲，臨場不得推諉，除在鬬牛之期，飽食寺廟供給之酒肉外，餘無其他報酬。但工作却頗艱危，當兩牛鬬至勝敗初露之際，即須一擁上前，將兩牛以人力分開，不使繼續角鬬。因此常有「拆手」在拆牛之際為蠻性之牛撞翻田中，甚有因傷重致死之悲劇發生。有時也有因拆手不及拆開相鬬之牛，敗牛向鬬場外狼狽而逃，勝牛則狼奔逐北，緊追於后，不肯稍讓。於是，拆手也得跟隨勝負二牛之後，設計拖回。

在勝負分明之後，敗牛主人悄悄地帶着已牛掃興而去，返家之後多將敗牛出售，降作耕牛，或宰殺出售。勝牛主人則將勝牛洗刷淨潔，披戴鳳冠紅綵於牛身，耀武揚威地在鑼鼓喧天聲中浩浩蕩蕩地興高彩烈的歸去。



酣戰中

通常鬬牛場合，每「一角」（鬬牛一次稱一角）總在五六十對之譜亦有多達二百對以上之場面。此種參加角鬬之牛，除本地外，多係鄰村牽引來場「趕攷」，（未成名之鬬牛參加角鬬稱趕攷），亦有從遠至數百里外之鄰縣趕來參與角鬬者。參與角鬬之牛隻衆多時，往往三五對同時舉行，每自上午鬬至日落黃昏方休，場面之大，觀者之衆，眞可稱「盛哉」！

參與角鬬之牛，若能戰勝數次，即可成名，盛傳鄉里，從此養尊處優，不必再與其他耕牛一樣下田操作，而以參與角鬬為唯一任務。日常生活常優於一般農民之水準，每日由主人飼餵大麥、小麥、糯米飯、酒糟、黃豆等物，均極富滋養之品，因此高大肥碩。及參戰之前，更飼以老酒、雞蛋、參湯等，使之與奮神經，增加鬬勁。除飲食之外，主人對其居所亦頗注意，牛檻特別乾燥，使之舒適，每臨夏日，甚有雇牧童為之打扇，使其不為蚊蠅所擾。總之，一般富農對待一頭百戰百勝之鬬牛，常以上賓之禮欵待，期以克敵，永保優勝之令名。

在盛行鬬牛之鄉區，有不飼鬬牛之富農，常受地方輿論之制裁。一般中產以上之家，均以飼有優勝之牛為榮譽。每當舉行鬬牛之村，角鬬之日，親朋趕往參觀者，主人均具酒食相欵，故每鬬一角，當地農民靡費不貲。

金華鬬牛之風，習而成俗，雖經政府再三禁止，未著成效。農民除酬神之外，兼以娛樂視之，因得風行鄉里，歷久不衰。



勝利者

崑山一日遊

辛沃

顧亭林的故鄉

崑山是顧（亭林）歸（玄恭）朱（柏廬）的故鄉。明淸以來，也算是江南的一個「人文淵藪」。其中尤其要推顧先生，以明代遺臣而兼經學大師，生平著述，如天下郡國利病書及日知錄等，眞是艱苦辛勤，無媿「名山」之作。講到他的品節，則如他在「先妣王碩人行狀中」所敍述的，以孤臣孽子之心而描寫含辛茹苦的寡居生活，自然格外顯得有聲有色。至於行動方面，其卓犖可數的，如在明亡以後，曾北上魯冀晉豫諸地，默察形勢，陰結豪傑，以圖恢復，並五謁孝陵，六謁思陵，始終惓惓於故國的，這種種的危行苦志，在當時異族入寇的局面之下，至少，也替讀書人保持了一點節操。中國歷來儒家所自許的「盡人事，聽天命」，顧氏也庶幾盡之了。

我因爲讀了兩遍的「日知錄」，對於顧氏的胸襟學識，固極欽佩。這次「挈婦携雛」的到崑山遊覽，原因當然還有別的，不過鑒於「人傑地靈」的說法，卻也想乘便去看一看這位「大儒」的故里風貌。恰巧，幾天前又看了潘光旦先生「明淸兩代嘉興的望族」一書，更覺得地域和人材的關係，有時確値得重視値得研究。雖然我知道顧氏最後定居的地方，是在陝西的華陰，但無論如何，提到崑山，就會令人想起顧亭林來，所謂地以人傳，風土和人文每每起互爲因果作用，對於優生學者，有時就成爲很適用的參考資料。

顧氏的先世本住在吳郡，是江東四大姓之一。直到南宋時有名伯善的，方從崇明遷到崑山，後來就世世住在崑山的花浦邨，其後又移家千墩地方。然而遺憾的是，爲了我們在當地缺乏熟人作嚮導，臨行又沒翻一翻崑山縣志或遊覽指南之類，再則時間又很忽促，所以連他的墓地何在也沒法弄清楚。本來我們準備到崑山城隍廟去玩的，因爲聽人家說，「崑山城隍是瞎眼」，而跟顧氏正有過一段神話的淵源，但結果又爲了趕車返滬，忽忽的將它忘了。記得戰前在「人間世」上刊載過顧氏的一雙遺履，（銅板印）好像說是藏在當地某文化團體裏面，假如目前還在的話，則三百年來歷經滄桑的先儒服用的遺物，對於有骨董癖的我輩，倒確有一看的興趣，但爲了不得其門而入，只好又「失諸交臂」了。

懷古不得，那末，還是談今吧。

帶到上海的感想

崑山城是小的。就在小小的馬鞍山上，登高一望，幾乎就盡入眼底了。比起江南幾個城市，像京、錫、蘇、常等來，無論就那方面說，還要顯得簡狹而單調，不過對於我們——這般久蟄在十里洋場的俗客，還不失爲一個値得消磨大半天的去處。一來爲了距上海較近，只消一個有零的鐘頭就可到達，而且當天往返，無需宿夜。二則費用又較省。三則，它較之滬郊的漕河涇或龍華之類，近雖近，小雖小，到底又換了一個縣治，——是在所謂「大上海」的轄區之外。換言之，你要是想看看踏踏，到底又掉了另一個地方了。

從一般的眼光來看內地的小城市，說得好些，可以用什麼「民風淳樸」一類詞限，但若不掉文袋，直截來說，你會感到一個廣大的中國，處處跟貧弱分不開。因爲貧弱，弄得一切建設無從談起，一切理論必在現實中摔交，而和所謂「現代化」就此脫節。舉個例，從歐美回國的留學生，念念不忘的是抽水馬桶。但在中國，即使也算得是京滬綫上一個「點」的崑山——或其他城市，「人中黃」卻依然一罈一缸的觸目皆是，裝着大糞的船可以在你午飯時搖曳而過。在小河邊的草棚中，有幾個小孩眞果自上到下都是赤裸裸的，「異於禽獸者幾稀」！什麼「營養」，什麼「衛生」，什麼「市容」，……對於他們，老老實實是一個無情的諷刺！然而歸根結蒂，你比我知道淸楚：關鍵全在經濟。經濟脫了節，任何理想或計劃，只是標語口號的資料而已。

據說，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的農民，由於TVA的成就，生活水準驀地提高幾十倍，因此農民聽到羅斯福之死耗，爲之傷心淚下。雖然當初TVA在國會討論時，也經過羅氏的「力爭」，然而在金圓王國的國庫裏面，對於這類建設經費，畢竟「不虞匱乏」，才財兩全！再看看我們這個苦命的窮國，不是也嚷過一陣TVA的閃影麼？然而走進我們的國庫，迎面而來的卻是一片「赤字」！以此例彼，大建設固然要美鈔，小改革也得有法幣來領路。推而「人材」「吏資」，那一樣不是在衣食足倉廩實的條件下，方才有辦法？

自然，在限前的大殺伐大破壞的局面下，像崑山那樣的小城市，人民的一日三餐，至少還能勉強維持一個「飽」字，因爲這樣，你還可以從那裏得到從容、閑適、安詳的印象，在幾家茶館或者書場裏面，你可以看見鄉下佬悠然地吸着旱煙，消磨着時間。再說呢，中國的老話：「窮窮窮，還有三担銅」，尤其是在魚米之鄉，人民拼拼湊湊的，還可以捱它一年半載。反之，你如果走一趟目前戰鼓頻繁的中原或者河之北，對於那邊居民的生活，你會感到盡我們習用的詞彙，也無法形容他們所過的是怎樣一種日子。你會明白：戰爭所帶給人民的是什麼？……

話似乎又扯得遠了。但這却是從崑山一直帶到上海的一點很淺顯的感想。

春風又綠江南岸

宋洪邁「容齋續筆」上，曾登載過一首王荆公「泊船瓜州」的七絕：

京口瓜州一水間　鐘山祇隔萬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這第三句的這個「綠」字，據洪氏所記，吳中士人家曾經藏過荆公的草稿，「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後又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此十許字始定爲綠。」

「吟妥一個字，拈斷幾莖鬚」，詩人對於一字之微，又是化了何等的推敲工夫！然而，僅僅的在紙上來領略或欣賞，畢竟還是隔靴搔癢，對於一切自然風景的描繪之作，唯有在親身的經驗賞受之下，方才能悟到它的不可言傳的意趣，也方才見出作者的匠心與手腕。同時，在這裏又說明了名家手稿是怎樣的可以寶貴了。

我們這次去崑山的時節，雖然已近春意闌珊，而且這一天暖烘烘的太陽晒在背上，尤其覺得燠熱而慵懶。但總算還在江南「趕上春」，——春還在等候我們！

從車站下車，我們就跳上人力車，直向崑山。走大街，穿小巷，除了偶爾在路上看見一二行人，或者是屋角間裊裊而升的午餐的炊煙之外，整個的崑山城，是保守的，恬靜的，安詳的。沒有高樓大廈，沒有車水馬龍，所謂「大街」，連我的孩子都會說，「我們住的那條弄堂，就要比它寬大一點了」。

再從我們所碰到的幾個崑山人來說，他們會異口同聲的告訴你：「崑山實在沒有什麼好玩」！如果一定要勉強找一二勝蹟的話，那末，大概就是所謂馬鞍山了。

馬鞍山就是崑山。（但有些崑山人卻還不清楚）低而又小，而且又平庸，山上的石頭，無論顏色或形狀，也毫無意趣可言，比起蘇州的天平或宜興，要差得多了。山頂有一塔一寺，塔已經歸爲軍用了。寺的名稱叫作華威寺（？）。但與其說寺，還不如說「樓」或「閣」來得愜當。寺裏有一個和尚和一個小沙彌，看見客人來了，照例會捧出茶來，自然客人照例會摸錢給他。

比這個寺稍稍可以流連的，倒還是旁邊的那個玻璃小閣。閣外有闌，可以駐足遠眺。看到碧油油的縱横的阡陌，和似帶的幾支小河，回頭再遠望山麓的野草閑花，你會自然的想到上引王荆公的那首絕句，同時，你又會擊節歎賞這個「綠」字確是用得多巧多妙？只有這個「綠」字，才把「江南岸」活了起來，才會想到在雨雪霏微的嚴冬季節，這些「岸」是怎樣的一副情狀，而經春來的一陣風，於是又顯出一派葱蘢的情趣來。

因爲是在山頂，所以風比較大一點。我們爬了一陣山，再加上正午的太陽，把我們曬得又燠悶又疲懶，巴不得這幾陣子風，從小閣的四面襲來，眞要向天老爺謝一聲「實爲德便」了。

這一天因爲不是星期日，所以遊客不多，倒是有兩個浦東和上海下去的「學生旅行隊」，人數卻不少，幾乎把那個小小的玻璃閣塞滿擠破了。我們見到那些天眞的少男少女們的口沒遮攔的歌唱或談笑，和那活潑的情形，胸懷似乎更舒服了一點。

閣的前面，有一支挺直的石筆，上面刻着三個「文筆峯」的篆字，不知道是什麼意義。文筆峯的周圍，叠着幾方石頭，可以供遊客的坐憩。可惜下面不是滔滔江流，否則的話，坐在亂石堆上，俯視江心中往來的錦帆，舉頭又是一派悠然的遊雲，或者像蘇州靈巖樣的，可以遠眺浩淼的太湖，那又是何等的清麗的情景——足以與燕子磯媲美了。

馬鞍山下，就是崑山的公園了。但也沒有什麼可看，只是幾株柏樹，聊爲全園的點綴，遊覽的路牌上也說是「爲他處所僅見」的。

走出公園，只聽我的那個小的孩子說：「嗟！崑山就是馬鞍山」！

滷鴨麵

「中國人是講究喫的民族」這話是不錯的。翻開地圖來看，不論從京滬或者滬杭綫數過去，每換一個地方，關於食味方面，必有每個地方的特產。不但是屬於蔬果的，就是在烹調上，似乎也各有號召的東西。例如崑山，就是以「滷鴨麵」馳名的。

我是一個老饕，凡是「異味」，必願一試。但許多麵食中間，以鴨子來作烹料的，卻還是第一次。我有一個崑山朋友，戰時還鑄張爲幻的告訴我的門徑：

「你要是到崑山去，切不可錯過喫鴨麵的機會，喫鴨麵又必須到那家最老牌的麵館。因爲滷鴨麵的精萃地方，全在那些滷，而這家老牌麵館的滷，卻是幾十年來一直輪流煨在這個大鍋子裏不會更動。你想想，這樣的滷，還有什麼比它更鮮的了？」聽了他的一席話，又怎不爲之心嚮往之，食指大動呢？但這時限於交通，無法前往。

最近，我又看到靜安寺路上一家很堂皇的咖啡館，也以「崑山鴨麵」來作號召，盛名之下，可見確有一嚐的價值了。

然而「想像」和「實現」對面，立刻又化爲「空虛」。

當我們跑下馬鞍山，問當地的崑山人，「什麼地方有鴨麵可吃？」不料他們的回答，都說喫鴨麵只有在早晨，現在時間已過了。後來好容易找到一家雲記館，打算去喫午飯，順便問一下「這時可有滷鴨麵？」掌櫃的回答說：「只有滷鴨沒有麵了。」我們要看一看滷鴨的眞相究竟如何，於是又叫了一盆，待到菜端上來時，不禁「呀」的一聲，「原來如此！」

所謂滷鴨，原來根本與「白斬雞」相似，所

不同者，不過鴨是用來鹽漬而已——所以就叫做「滷」。至於滷鴨麵，也不過將這盆鴨放在湯麵裏面，也就是這里的「過橋」。我想，無怪崑山人看到我們急巴巴的一定要喫到鴨麵的神情，爲之吃吃作笑了。

不過掌櫃的也附帶說明一下：「這里的鴨子，因爲水土不同，確有勝過上海的地方。只是目下尚非其時，最好要挨秋收的時候，鴨的飼料既豐富，味道也就兩樣了。」但在我，也算一償幾年來所想望的一樁心願了。

這家菜館在崑山雖然算得第一流，但講到烹調，卻遠遜於蘇錫等地的菜館。我們另外叫了一碗「東坡肉」，一看之下，分明是紅燒蹄膀，而且其鹹無比，也只好目爲「異味」了。

但崑山也有名符其實的值得喫東西——就是蟹。可惜我們又來得不是時候。

歸途

喫過午飯，因爲還有幾個鐘頭可以消磨，於是我們問店裏人：另外還有什麼可玩的地方。他們思索了一下，說是實在沒有什麼地方了。我們本想去聽書，又怕時間不够充分。後來，還是我這個客人自己想出來的，「這裏不是還有個半繭園嗎？」經我一說，他們也方才想起：「喔，不錯，有個半繭園……。但也沒有什麼可玩的。」只是慰情聊勝於無，反正尚有餘暇，就問明路徑，步行到半繭園。

這個園子，過去也許是個私人的花園，而且也費過一番經營的，只是到今天已經顯得荒蕪破敗了。倒是這個春草池塘，又鈎起我的一點「鄉思」。我記起梅景書屋印的，爲紀念吳潘靜淑夫人得意句的那本「綠遍池塘草」的畫册，其中有幾幅作品，情調跟這里見的很相像。我回頭跟妻說：上海雖大，但你要想看看春草池塘或小橋流水，倒是很不容易的。

園的中間，附設了一間教室，一個小姑娘模樣的老師在教歌唱，唱詞就是用的本地話，連風琴也沒有一座，可是文詞卻很「古雅」——跟現代兒童的情緒絕對不相配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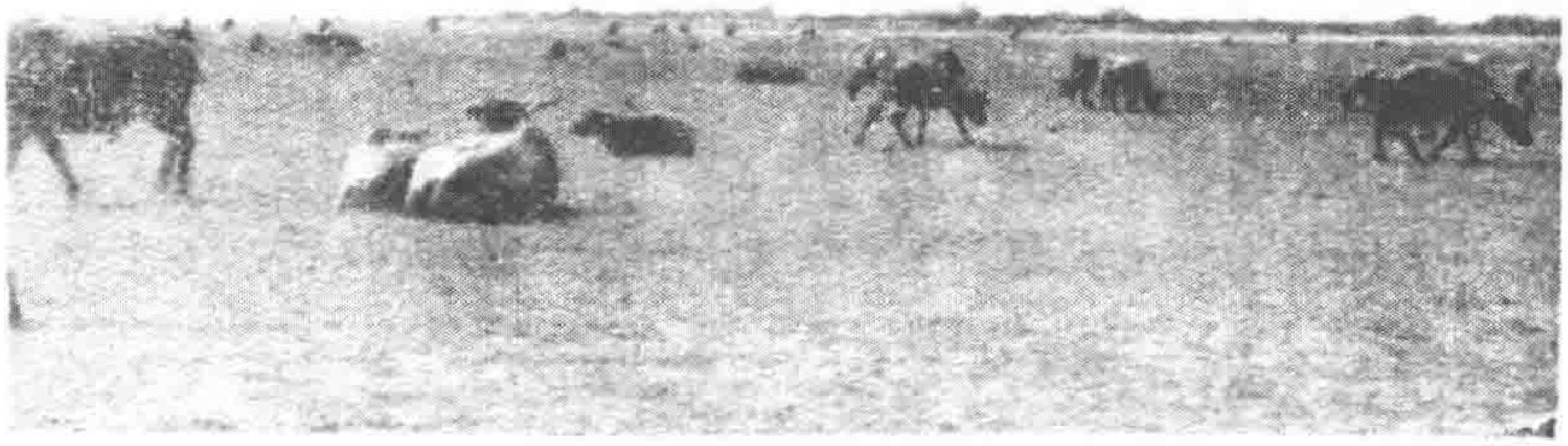
園的前面，設了一家公立醫院，看模樣還是油漆方新，設備卻很簡單，病人也沒有看見。我笑着說：想不到在短短的半小時內，也觀光了一下此地的「教育」與「衛生」。這話固然是說着玩的，但「入國問俗」，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我們隨便到什麼地方，眞正應該留心的，還不是教育和衛生的設施？有了這兩點，文化庶幾也包括在這裏面了。最近，我看了郭（沫若）茅（盾）二氏的蘇聯遊記，看到那邊的窮鄉僻壤的關於教育衛生的講究，就可省悟到這正是彼此強弱的關鍵。而所謂國粹古蹟之類能否保存，能否發揚，卻正繫於我們對「現代化」功夫是否做得到家與否？這眞是所謂相反實則相成的了。

崑山的一般物價，似乎並不比上海低——有些簡直還要高。我們在這家菜館中所喫的一頓午餐，幾乎占我們全盤旅行費之半。倘在上海，不過爾爾吧？又如人力車，兩地也無甚差別。自然，在這樣的局面之下，那裏還有可以揚什麼「便宜貨」的地方呢？

我們趕四點廿分的車返滬。這裏因爲有許多學生在旅行，所以崑山上車的人特別多。同時，我們又有兩個孩子帶在身旁，上落比較費事。在車開的一剎那，我們跑了好幾節列車，不但裏面黑蜮蜮的擠滿了人，而且車門前根本站着許多人，我們要想上去，都被他們擋住，這時候眞是進退兩難，賽過「逃難」，後來幸而看見一節郵件車，看見那些學生搶着上去，我們連忙也夾屁股跟進。一到車內，可謂「因禍得福」，裏面反而空得很，還勉強的占着了座位，兩個孩子則坐在地上，比來時要自由而舒服了。

匆匆的一日之遊，本來無甚可記的，但因爲這是勝利後第一次出門，而且和妻約好，各人寫幾千字，也算「雪泥鴻爪」，聊爲紀念。





梧棲築港附近的田野

台◇中◇行◇脚

張士超

在興奮，熱烈，好奇，理想的情緒下，提着旅行包，帶着照相機，淸晨踏着曉風，而臨晨光，和老周到台北車站去等候南行列車，準備化點時間，到中部去觀光一次。

到台灣之後，在極度繁重的工作下，匆促的已經渡去了兩個年頭。這些歲月中，平時所給予我最深刻的好感，是風景美麗，有翠綠的高山，碧澄的大海，茂密的森林，山流的溫泉，確令旅客歌頌。當我初踏進台灣土地時，就驚奇過基隆海港的海洋氣候，是那樣的多雨，在來台北的沿途，眼看到滿掛的香蕉，鼻吸到樟樹的美味，公路四方通達，道路平坦光滑，就已足够遠渡重洋的損失。後來上過草山，遊過北投，到宜蘭，去花蓮，更有身入仙境之感。

此次南行，很多人囑咐我不要放棄台中區的日月潭，那兒有超過天堂，與蘇杭齊名的獨特風景。更有人告訴我，應該抽空到梧棲築港去一次，那兒可以看出日本經營台灣的遠大計劃。因此，我對台中之遊，比由遠離祖國乘海輪來此的情緒還高！

在車站里，旅客排隊購票，排隊入站，最後第三次還是排隊候車，當時我對這有規律的行動，發出一個良好的感想。可是在火車柢站的片刻，全部行列，立即瓦解，爭先恐後，大叫小喊，與京滬線的怪現象相等，大國民天性劣點，全部暴露無餘，我因此忍不住對過去的行列冷笑。

行過板橋，滿目是水田稻谷，色香可親。農夫爲了生活，爲了度日，各個俱在辛苦的工作，不久就有新的收穫。同時有一個使我特別驚奇的點綴，就是白鷺鳥肯受農夫指揮，在田畝間爲牠的主人服役，看拒殘害五谷的同類，與家犬守戶，眞是飛禽走獸中値得佩服的動物。同時，老周又特別指給我看，遠遠的有一隻白鷺鳥立在牛背上，雙方均很平凡協調的樣子。他說：「這樣的情形，在國內是永遠看不到的。不過我好像曾經看見劉伯溫的推背圖上，有過這樣的插畫，也許是若干年前，劉伯溫早推算到台灣是要回到祖國懷抱的吧？」我因爲沒有看過「推背圖」，不使說什麼，只是微微一笑，笑中帶着無限感慨！

乘火車唯一的消磨時間辦法，就是努力入睡，在顛動的車廂里，往往有人會由起點睡到目的地。我一則不願放棄看山觀水，一則此間火車停站的時候，小販叫賣食物，其嘈雜情形實難安靜。因此，不得不找話說，拉人談。和一個本省同胞，由台灣風景說到地理，再由地理談到天時，人，車，習慣，番族，奇聞，「二二八」，陳長官和魏主席，台灣新貴，酒家女招待，上天下地，無一不談。可是他問起上海，談到南京，說至重慶，言到北平，多數不瞭解，而且還有許多誤解之處。

車近新竹，就沿大海行駛，一面是高山茂林，奇石怪岩，一面是海闊天空，浪花飛濺，凡是有思想的人，處在這樣美化的環境里，身心特別暢快，我眞想高歌，更欲舞蹈，山既可愛，水又可親，科學可佩，人生也就値得可貴了。

台中線，沿途多山，車是十分之七八在山地上前行，故多山洞道軌，由銅鑼站到十六分站，其中連續鑽七八次，每次三四分鐘，甚至有七分鐘的長程。而且山洞前後，尤多大鐵橋，雙軌鐵道，也是兩橋並列，長的約近一里，短的也有三五十丈，工程浩大，令我感佩。

南行途中，我對於農村有特別好感，尤其是民間住舍，越南越富有江南氣象，十之七八全是茅草蓋頂，泥土爲墻，與國內大同小異，使流浪人看了有置身故鄉的情緒！

在西曆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台中是平埔蕃族的地區，到一七三〇年前後（雍正年間），閩粵人士渡海前來，漸次將原住蕃人驅逐入山，着手開發，生產建設，光緒十一年（西曆一八八五年）巡撫劉銘傳設衙此間，日本佔領期內，亦有將總督府移至台中，使台北變爲商業中心的計劃。

六〇一〇六六

台中距離台北一百公哩，離台北九十九公哩，地點中央，氣溫適當，既不若北部基隆宜蘭之多雨，更不如高雄台南之炎熱，房屋道路，俱爲都市化，尤以市政府，賓館，彰化銀行，憲兵隊，醫院，車站，糖廠，酒廠，女子中學等建築，堪稱偉大了。人口日漸衆多，現有十五六萬，酒館計有五十四家，旅舍共三十二所，戲院六，公園一，交通便利，頗能吸引遊者停步。

遊台中的人，必去日月潭，如總統夫婦，白崇禧，張羣，吳鐵城，何應欽，張發奎，居正，翁文灝，李石曾，朱家驊，莫德惠，熊式輝等要人先生，以及外賓使節，在日月潭住一晚，等於請客吃飯抽烟一樣的必需。記者當不例外，但是對於日月潭遊記不便再寫，旅行雜誌早有記載了。

除去日月潭之外，還有一個梧棲築港値得一到，因爲工程尙未完成，一切均似停頓，目前引不起遊人注意，去的人很少，只有走私的人在那兒打主意。

我和寶西，正宗，斐揚，老周，學圃等六人，在上午十時，雇車去過一次，出台中市區，直向西北方馳去，一路柏油馬路，道經飛機製造第×廠，「軍事重地，閒人莫入。」的禁示紅字，遠遠的告訴我們，不能隨便入內參觀，這確是失望掃興的事，再前行不久，路左有資源委員會在開發石油礦，規模很小，點綴點綴台灣的富藏罷了。路右是一個大飛機場，還是日本軍閥留下的成績，據司機告訴我們：『日本進攻南洋，第一批三十架空軍神風忠勇隊，就是在這兒起飛的，事先軍閥大吹其牛，令全市民衆狂呼亂喊，祝他們的勇士「機到成功」，凱旋勝利歸來，而那批三十架也就在天空一再的盤旋，充分表露不願意南飛送死，自信對於生命是毫無保障的依依不捨離開，結果確實是一去不返，就沒有再見到一架「凱旋」過。』我們六人聽到司機高聲的談吐，不知不覺也就跟着發聲狂笑起來，勝利的笑，眞正勝利的笑聲，超過了車聲，忘記了疲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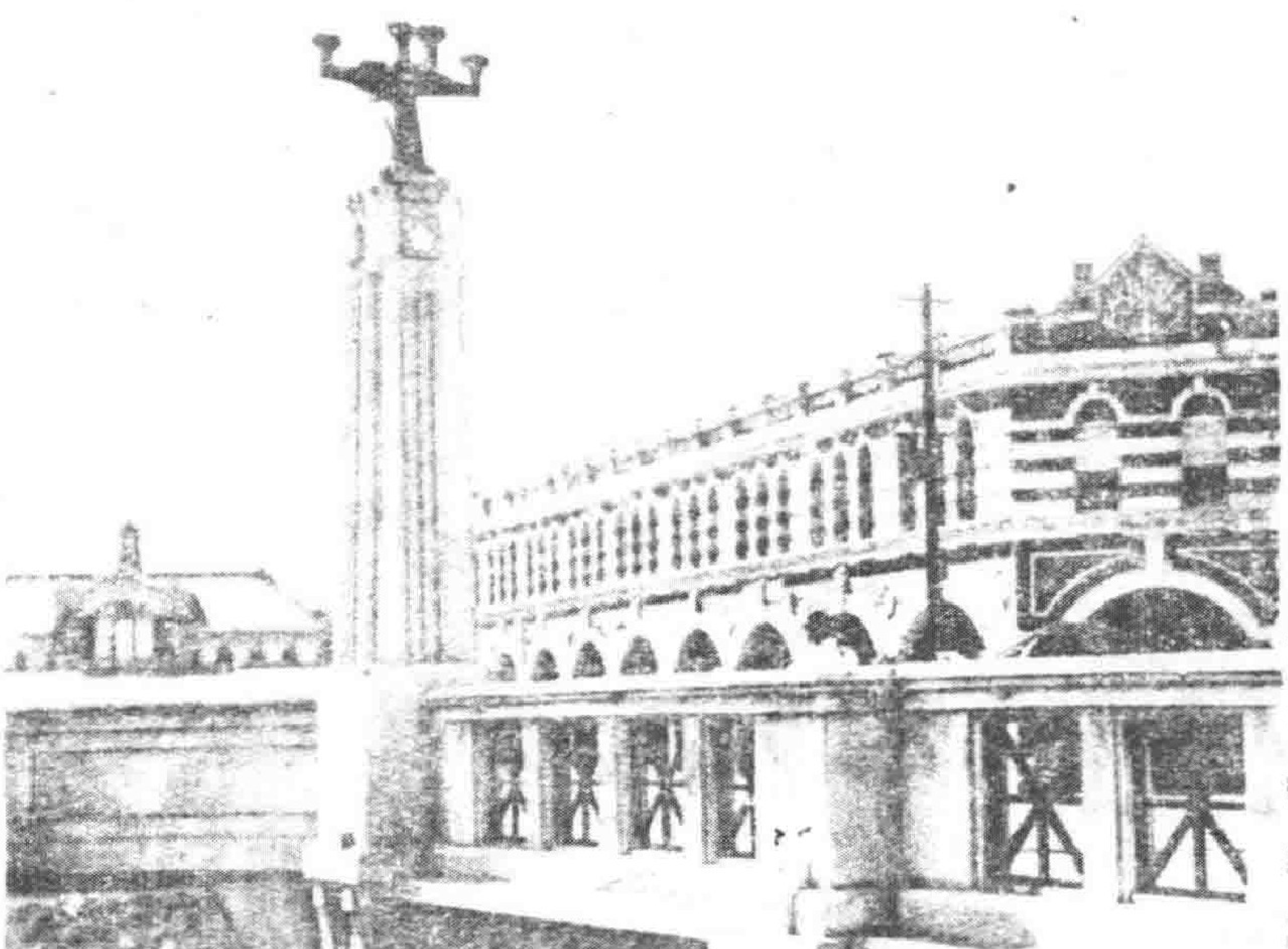
過大雅鎭，爬上神岡，全是紅沙黃石，約四五百公尺的小邱，在邱頂峯，朝東南遠眺，台中市區在望，向西一看，梧棲築港收入視線，台灣海峽里的白浪，峽邊的綠禾田野，大肚鎭上的肥皂工廠，大甲溪水道間的亂碎石印，一覽無遺，倒也另有氣概，對這美麗之島是一幅新生的圖照。

梧棲築港，俗名台中港，是日本人建設台灣的一個有力鐵證，利用原有台灣海峽的沙灘，單靠人力建築成一個最合條件的商漁港，據說，再有二年時間，什麼都完工，可以停駛二萬噸以上的輪船五十艘，防波堤已具規模，防風林，公路線，鐵道，輕便鐵路，新式住村，倉庫等大半造成，由大甲溪口，淸水鎭，大肚溪口，形成三角地帶，變爲商業區，要比現在的基隆大三倍，確是洋洋大觀。

光復以後，台灣省的各項工程，俱待修復，政府限於人力物力財力的艱難，很多地方脫節，梧棲築港就是一個大例子，我們親眼看到，也親耳聽當地人士說，兩年以來，沒有修復絲毫，經過每年的颱風損壞，浪潮冲擊，反而把原有的碼頭毀裂，已潛成的港灣現在只能停駛千噸左右的船隻了。

由神岡西行，經公館鄉，過淸水鎭，直達港口，沿途俱有戰溝炮堡，這全是日本軍閥遺留下來的成績，兩年來依然存在，這是給與我們慘痛回憶的標示。

我個人有這樣的看法，在台中去日月潭住上一晚，固然有它的價値，可是梧棲築港去走一次，也確實另有一番風味，因爲看到現在的初步雛形，可以估計到未來的成就！



台中街道建築

飛往古羅馬

吳天錫

予自獲得赴義大利之機緣，即分別籌備出國手續。先向外交部請領出國護照，再赴義英兩國領事館簽證，然後往醫院檢驗體格；憑醫院證件，向江海關二樓海港檢疫所，領取黃色健康證明書。證件既全，乃謀探聽行程，初擬由海道前往，不料現時我國尚無赴歐船隻。已往豪華有名之義國郵船，於戰事中損失殆盡。航行中義間者，祇義國貨船一艘，往返一次，需時極久。即英法船隻，亦寥寥可數，客位早經預定一空，購票甚難，且經義境時，並不停靠，必須至法國馬賽 Marseilles，上岸後，轉乘火車前往。美國總統郵船公司之世界班，則月有兩班，且可在羅馬 Rome 登陸，但客票祇有頭等艙一種，需費美金七百餘元，較飛機票爲貴，且航行費時需一月有餘。海行日久，風浪堪虞，且船經紅海 Red Sea 時，悶熱異常，旅客視爲畏途。故在今日搭船前往，實在不如飛行之迅速舒適而經濟也。於是決定循空路飛義。因轉向各航空公司探詢一切，最後乃知此行最簡捷之方法，莫如搭乘中國航空公司飛機，至印度之加爾各答 Calcutta。同時托該公司代向荷蘭航空公司（簡稱 KLM ）加城辦事處定票，轉至羅馬。中航機上海至加城票價法幣伍仟另貳拾萬元。KLM 自加城至羅馬票價爲英金一百十八鎊。KLM 票欵可付給中航英鎊支票或匯票，由中航出具收據，憑此收據向加城 KLM 換取機票。中航機票須於飛行前一日，向南京東路二十號該公司營業處購買，票欵須付銀行本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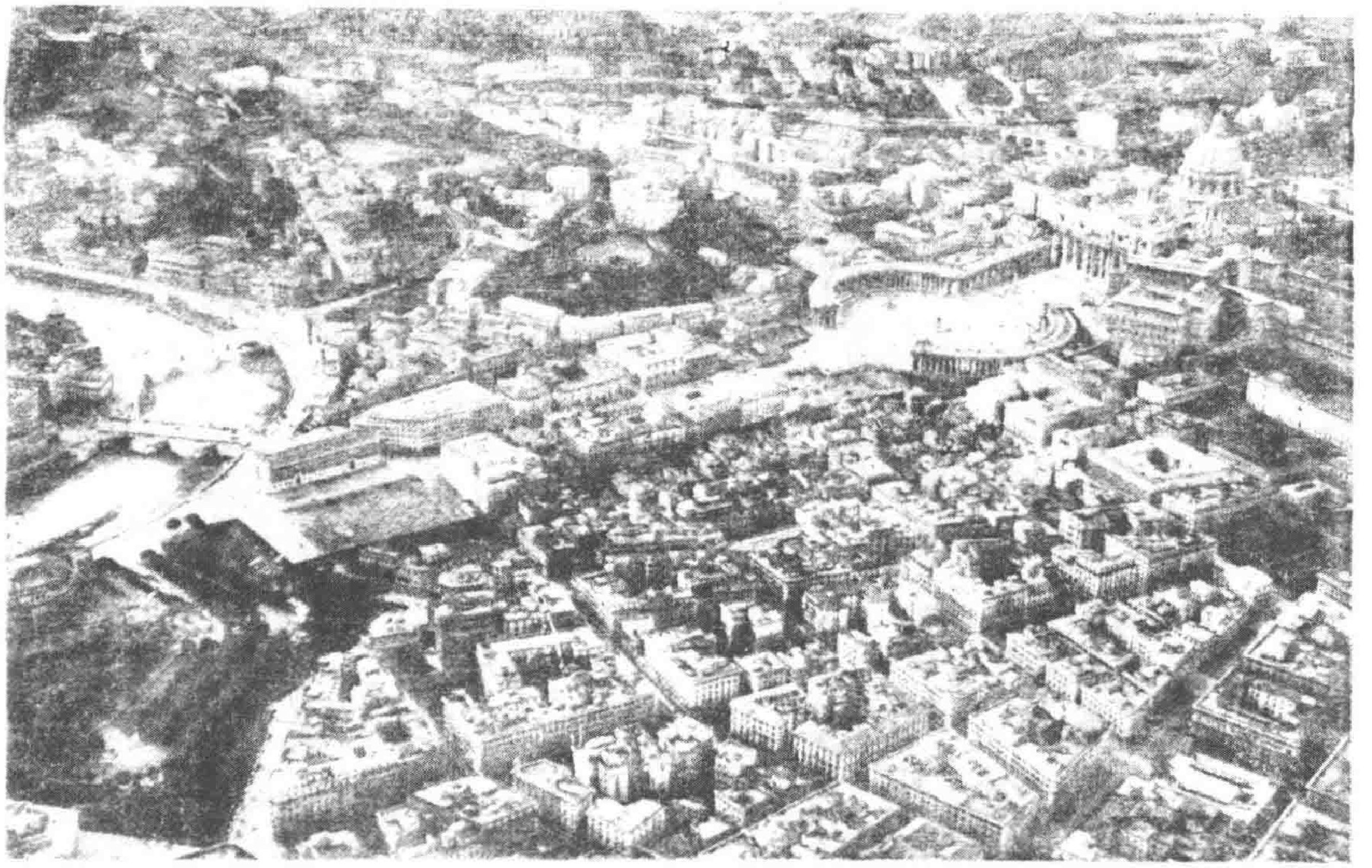
由滬飛港

四月四日上午十時，抵龍華機場。半小時後，由中航公司將行李過磅，以三十公斤爲限，此外隨身可携一小提包及大衣雨衣，此等零星物件，不計重量，不另取費。行李過磅後，即由中航公司負責保管，抵加城後交回旅客。旋由驗疫所檢查健康證書，由警察局檢驗護照。十一時登機起飛，該機爲美國所造，係四發動機之空中霸王號 Skymaster，共有乘客四十六人，此外有駕駛員服務員及空中小姐等共六人。坐椅舒適，且隨時可改作睡椅，其前端有小抽屜，專作吸烟置烟灰之用。每座之頂上，有電鈴通風管及電燈，隨時可以啓閉。機尾除行李間外，有臥床兩隻，男女盥洗室廁所各一間。並有飲料食物儲藏櫃，備有盒裝乾點水菓及糖可可等物。座機升空，繞滬市一匝，往南直駛。高度約八千至一萬呎。行經浙境中部，山岳起伏，公路縱橫。午刻經溫州，午後一時經福州，一時四十分越廈門而入粵境。二時一刻過汕頭，海大一色，蔚藍無際，涓煩滌慮，怡曠心神。三時降落九龍啓德機場，經檢查登記後，乘該公司卡車，赴該公司特約之九龍酒店。因本日該店及半島酒店均告客滿，遂與同行之義籍神父兩人，及希臘商人兩人，假該店客廳權作宿舍焉。途中食宿均由該公司供應，不勞旅客操心，堪稱便利。傍晚驅車往訪親友，歸途漫步街頭，遍覽店肆，因知香島物價，除飲食而外，類較海上爲廉也。

經昆明至仰光

五日黎明前，離店赴附近之中航公司辦事處，搭接送車至機場。早餐後，登原機，於七時四十五分起飛。時細雨濛濛，雲霧蔽天，飛機穿雲層而行。九時四十分經柳州，十時四十分出層雲見青天，而飛機已近滇境矣。午刻，一大平原在望，俯視滇池，風平浪靜，水碧天空，飛機盤旋行於其上者兩週。十二時十分降落昆明郊外，由中航公司卡車送往機場附近招待所進午餐。時昆明旅客紛紛離機者約二十餘人。一時續飛，超越重山峻嶺，而前逍入緬境，氣候漸感炎熱。下午四時後，山嶺漸減，平原在望，一片綠色，碧無垠際，公路如綫，河流若帶，田家屋舍，歷歷可數，金頂小塔，宛如星棋。四時四十分降落仰光 Rangoon 機場，跑道之鐵板平舖，機身着地，滑溜安穩，而熱氣撲人，迫機而入，頓生異感。蓋其時仰光時間尚在三時，天高日晶，暑氣正熾，機場員工大都單衣短褲，而機中旅客身穿呢絨，故莫不汗流遍體也。下機後，循例檢查護照及隨帶小件皮包，因海關人員姍姍來遲，加以一部份旅客至仰至止，例須經嚴格檢查，致鵠候達二小時之久，檢查始畢。旋搭中航客車入市，沿途樹木蔭蔭，花草萋萋，滿目葱翠，一片熱帶風光矣。汽車駛樹林中，炎日被蔭，涼風掠面，頗覺涼爽。車行約半小時，止於嘉陵酒店 Green Hotel。該酒店之下層爲西餐廳，二樓爲中餐廳，三樓爲旅社部。余與一英籍旅客宿十二號房間。晚飯後，步行街頭，見三輪車而與滬上通行者異，其製法，在自行車旁另加一輪，其間置籐座，一乘客須相背而坐，頗特別也。漫步至仰光有名之金塔寺，守寺人不准入內，未能一遊爲憾。街上攤販林立，抑且不潔，檳榔烟菓頗多，男女大都穿裙，女子上衣係紗質，耳環纍纍，鼻間有金飾。尤異者，男子衣着類多鮮明，甚至有紅衣綠裙，頗爲別緻。返旅邸

六〇－〇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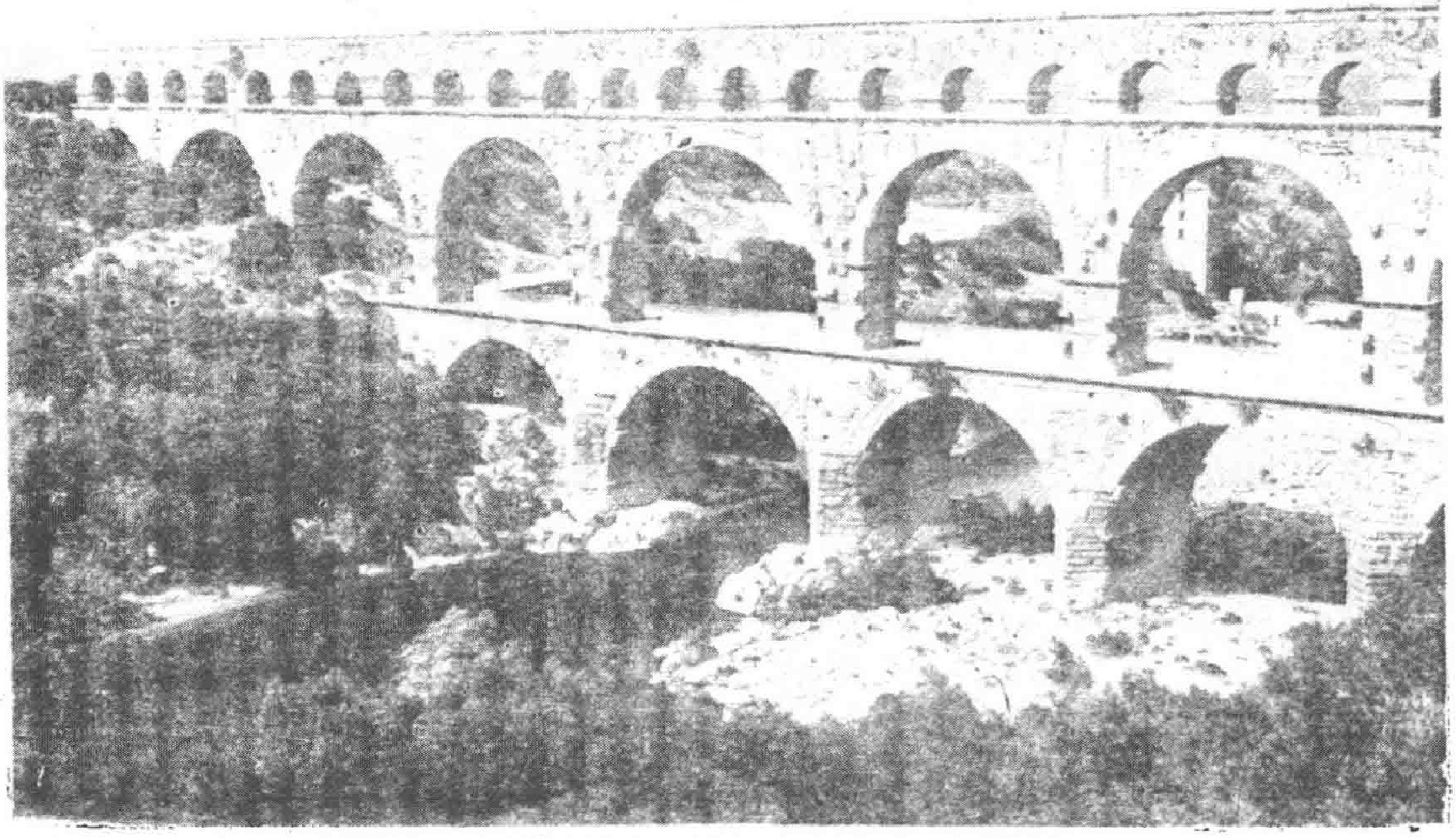
羅馬城較為現代化之一部份右上角為梵蒂岡城

就寢，蚊蟲頗多，下帳而臥。床係木製，並無棕墊，祇以木條橫隔，且距離甚稀，頗感不適。因天氣悶熱，電扇通宵工作，加以人聲嘈雜，幾未入眠。

到加爾各答

六日天未明起，進餐後，駛赴機場。乘客雖仍廿餘人，但大半已屬印人，余為唯一之中國乘客。七時五十分起飛，雲層甚厚，下不見地。在孟加拉灣 Bangol Bay 上空飛行三小時，祇見雲霧茫茫，無足記述。將抵印度，始撥雲霧而見青天。十一時一刻，降落加爾各答。三日行程，至此為中航綫之終點，須轉搭 KLM 公司之飛機矣。（中航機在加站停留一小時後，即返仰光，轉港飛滬。予乃托空中小姐，於抵滬後，電告舍弟，以余抵加城消息。）出機後，烈日當空，炎熱如蒸，其時印東時間為十時十四分。循例檢查護照及健康證書。因中航機至此為終點，所有行李全部出機，由海關人員檢查，翻箱倒篋，關吏常態。見予攜有茶葉及友人託帶之綢衣料二段，堅欲納稅，幸中航公司加城辦事處劉處長，向其說明余係過境旅客，行李留機場，不携入境，始悻悻而罷。惟對其他入印旅客，則查驗頗嚴。滯留在 KLM 交通車中，達二小時餘。車離站行，沿路樹木蔭翳，一如緬境，且椰樹橡樹叢叢，熱帶景象，盎然如畫。路中時有牛隻，姍姍而行，攔阻去路。蓋印度教人奉以為神，竭誠維護，不敢傷害，故得漫步街頭，逍遙自在。汽車遇之，不得不停駛，以候其過。余至 KLM 辦事處前，下車持中航公司代收由加城至羅馬機票收據，向該處接洽，換取機票。據云，八日無機，九日始可成行，適中央信託局駐加通訊處劉主任廣秋兄驅車來接，乃赴通訊處。飯後由廣秋兄派胡君陪同至Elisian Hotel。該旅社戰時由中國旅行社購作招待所，花園甚大，頗為幽靜。現時由原主購回自辦，其時普通房間已滿，祇有空房一小間，房金每日十盧比 Rupee，並供伙食，約合美金三元。因天氣炎熱，乃沐浴更衣，改穿夏季衣服。時有電訊總局工程師吳傑君，亦住於此，與其暢談，堪解寂寞。入晚暑氣未消，且有蚊蟲，但無蚊帳，乃開電扇以驅之，且取涼風也。

七日清晨，聞有叩門聲，乃侍役送早茶至，蓋照英人習慣，於起床前須飲紅茶及餅乾二片，或香蕉一只。梳洗後，往餐廳進早餐。旅社侍役皆分工而作，侍餐者包頭巾着白色印度裝。聞僕人之工資，月約四十盧比。餐後驅車往訪甫來加城視察中國銀行業務之前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林鳳苞先生及潘經理。辭出後，至警察局辦理入境登記手續。此項手續本應於昨日辦理，因印度各機關放假日期頗多，而六日適值假期，延至今日。（按印度章程，入境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警察局辦理登記手續，否則



古羅馬著名之大橋分三層莊嚴雄偉自紀元前十九年以還屹立無恙現屬於法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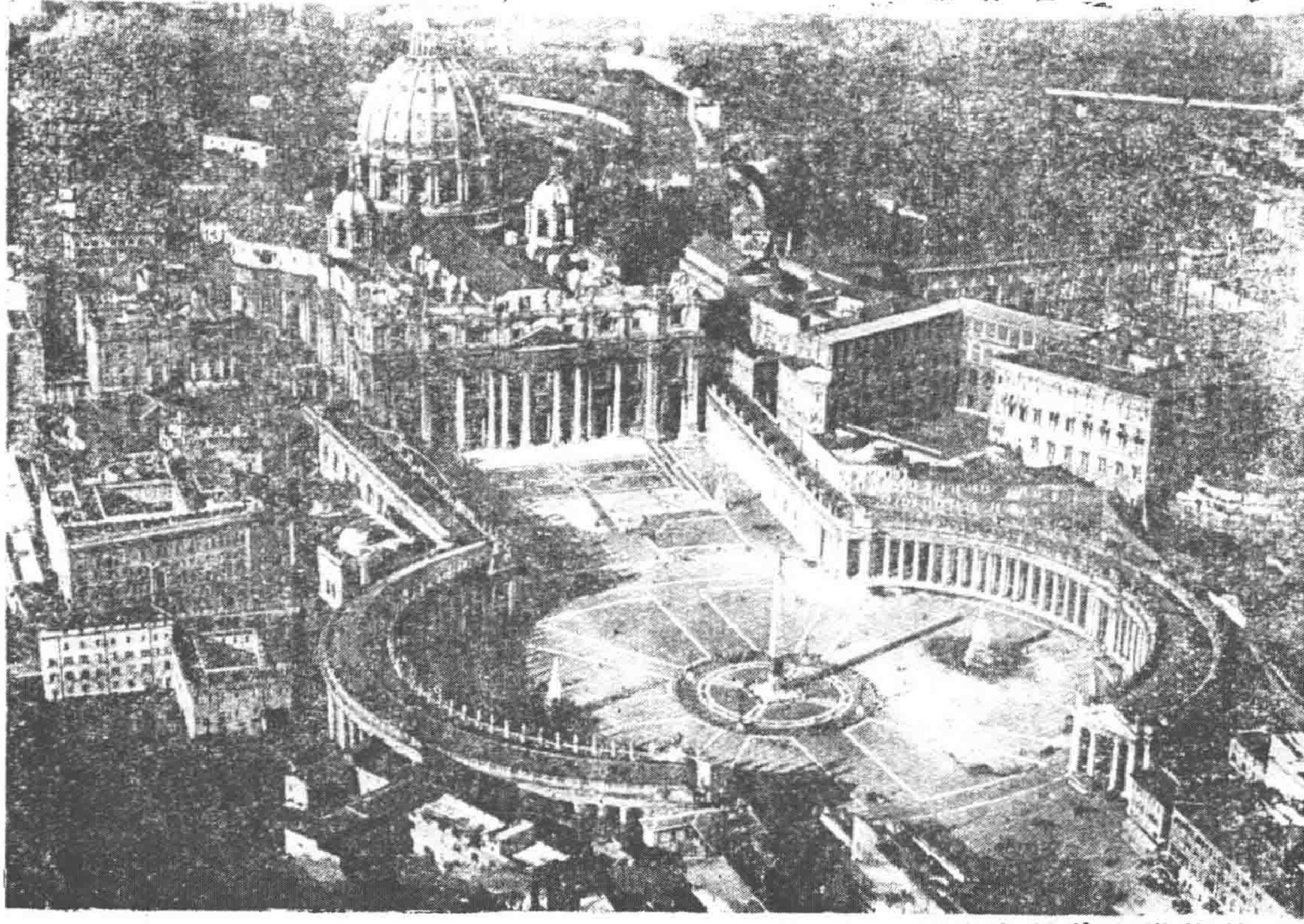
出境時即有麻煩。警局許可過境旅客居留十五日，如超過規定期限，必須期前再往辦理申請手續。）事畢返旅社進午餐，並作午睡。連日夜半即起，而昨晚又未睡足，故雖熱不可當亦入鼾眠。下午四時半又爲叩門者驚醒，門啓，侍者送下午茶至。計餅乾二片，茶一壺，牛奶一小盅。奶淡若水，詢之，悉此項牛乳中，所含奶油，均已提出，故淡而無味也。餐後，與旅社會計及事務員閒談，知印度現已分治，加城屬印度敎管轄。年前印回兩敎互相毆殺，死傷頗多，現時治安亦屬不佳，並囑予黃昏後，以不出旅社爲上策。

八日晨，往訪蔡總領事維屏，並遊維多利亞 Queen Victoria 紀念堂及公園體育場，建築宏偉，園地遼闊。遊畢返旅社進餐。天氣炎熱，室溫高至百度，據社中人云，下月以後爲暑季，氣候較現更熱。在印英人類皆赴大吉嶺避暑。加城物價，除食米與國米彷彿外，其餘咸較國內爲高。美金與盧比之折合率，官價爲三元二角，市價則在三元五角以上。旋接 KLM 辦事處通知，得悉飛機準於九日晚開行，囑於六時前至辦事處候車往機場。於是準備一切，以備續行。

跨蘇伊士運河至開羅

九日往各處辭行，並電羅馬使館，告以啓程日期。午後五時半至 KLM 辦事處，據云所携小提包亦須過磅，並索行李過重費六十盧比。予告以中航公司對於旅客，隨身小件，向不取費，且在加所換印幣，業已用罄，始獲免。六時半，車行離加城至機場，警局駐機場人員檢查護照及入境登記證後，即予放行。其時前存機場行李，亦由 KLM 公司送至海關，原查關員較前態度亦改。行李二件並不檢查，祇將隨身小提包略翻一過，即予通過。惟對於由加出境旅客，則詳予檢查。飛機延至晚九時三刻始行，起飛臨空後，俯視加城，燈火星列，無法計數。座機亦爲四發動機之巨型客機，與中航公司之空中霸王號相彷彿。旅客咸以坐椅作榻，和衣假眠。機中備有毛毯，以供旅客蓋用，故並不寒冷。

十日晨三時四十分抵印度之西北境加拉基 Karachi 站。該地爲印西北重鎭，現則由回敎區政府所轄。下機後將護照送交機場警察所查驗，並往附近招待所進冷飲及早餐。五時五十分繼續西飛，沿波斯灣 Pershian Bay 上空而行。即在機中早餐。十一時三刻抵達伊拉克 Iraq 之巴士拉 Basra。伊拉克即古之巴比倫，處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巴士拉位于波斯灣西，河流流灌其間，一片平原樹木蔭翳，鐵道公路交叉，市區雖小，但地頗重要。天方夜譚上 Singbad the Sailor 之故居即在於此。在機場休息室見回敎徒色巾包頭，寬袖鷩衣，宛如電影中人。一時十五分，飛機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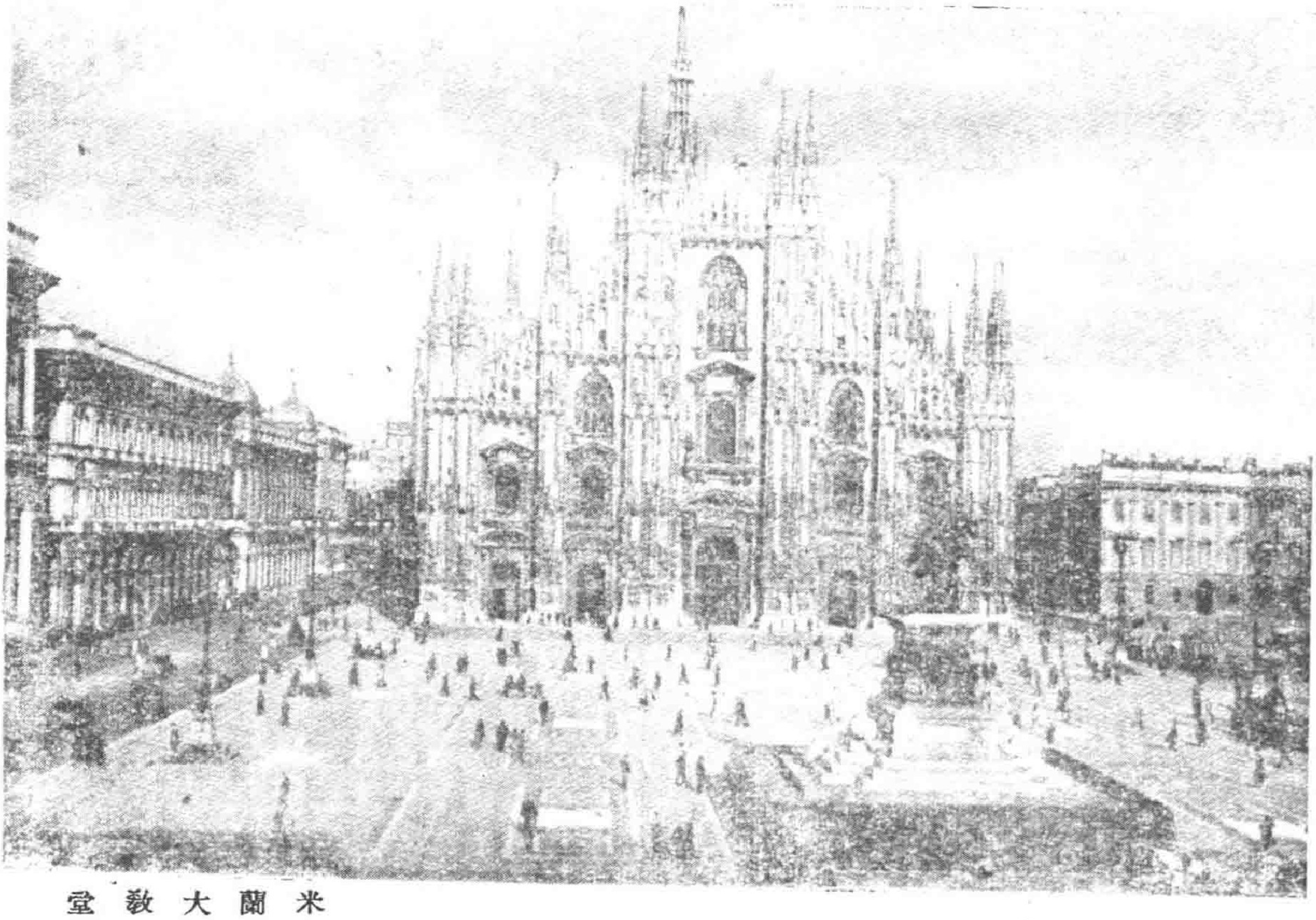


梵諦岡聖彼得教堂

經阿剌伯半島Arabian Paniaulor，沙漠起伏，渺無人烟。機中備有午餐，且均係熱品，每人大盤一個，內盛啤酒一杯，猪排一大塊，青豆一份，麵包二片，橘子一只。所有猪排青豆均預置在鋁質小食匣中，在機上電爐中熱之。同時搬出五六十份，亦非易事。餐後參觀機頭駕駛員及無綫電室，其中控制飛行之儀器表頗多，當時飛行之速率，每小時爲二百哩，高度爲一萬四千呎。駕駛員三人，無綫電及記錄員二人服務員三人。飛機行經名勝或重要地區，均以無綫電報告旅客，以便鳥瞰。五時半經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北段較闊，爲地中海之尾端，南段較狹，乃人工所鑿，以通紅海，縮短東西交通，厥功至鉅。岸旁有飛機場，停有飛機，保護孔道，極稱重要。六時臨埃及 Egypt 之首府開羅 Cairo。予久慕金字塔之名，竭力遙望終無所獲，蓋其地在開羅之西，距此尚遠也。下機後，見埃及人均帶有黑纓之紅帽。其時開羅時間爲下午二時四十分。飛機由加城至開羅，幾行全程之半，費時計共十二小時三十分。航程因一路往西，經度由多而少，致時差達三小時廿分之多。開羅所處緯度，雖與加城相仿，但氣候則遠不如加城之熱。於檢查護照及行李後，即乘 KLM 公司之車，至市內之 Heliopllo Place Hotel。予住三樓，一人一間，頗見淸潔。該旅社面積頗大，建築宏偉，地處新建住宅區域，非常幽靜，沿路空地甚多，新屋尙在增建之中，要亦埃及政局較穩，有以致之。予因機中通宵未眠，五時半返旅社，倦極而臥。

離埃及到羅馬

十一日晨一時夢醒，因 KLM 公司通知，四時半即須離旅社，乘車赴機場，故不敢復睡，祇閉目以待。三時起身梳洗，即下樓至餐廳坐候，未幾旅客陸續而至，進早餐後，登車直駛機場。五時三刻，天黎明，坐機升空，環視四境，尼羅河 Nilo river 流域一片葱翠，實爲埃及境內最肥沃之區，離河不遠之兩側，即屬不毛瘠地。飛行約一小時餘，已臨地中海，蔚藍一片，茫無垠際，祇有白雲朶朶，浮於機之上下，冉冉而過。七時半，機中復供早餐。八時一刻入希臘 Greece 境，予以離義不遠，至羅馬時間可以確定，即請飛機長以無綫電致該公司羅馬機場飛行站，代致電話于教廷使館，報告舍親吳使經熊派人至機場相接。十時半入義境，午刻飛臨著名之維蘇威 Veswii 火山，飛機爲便利旅客參觀起見，特在火山之巓，環繞一週。見山頂有一大洞，面積極廣，爲昔年噴火之處，洞邊尙有數處，縷烟上升。洞外昔年噴出之岩漿，溢流下山，乾壑成石，仍可辨別，實爲旅程中最寶貴之收獲也。十二時四十分，降落羅馬近郊機場。下機後，即見吳使次公子祖禹弟偕梁道存弟在機旁相接。年半相別，遠遇大秦，至爲



米蘭大教堂

欣慰。因有使館人員相接，故除檢驗護照外，行李略視一過，即予放行。驅車至拿門搭那路 Via Nomentana 使館，吳使適赴巴黎開會未返，僅其男女公子在館。相候進餐，旋吳使長女公子聞訊，偕其新婿孫院長介娃駐義使館副武官承祖兄來訪，互道契闊，並相與攝影數幀。館址係租賃義國前貴族私邸，建築雖逾百年，但材料堅固，華麗如昔，花園甚大，樹木森森，園內尚有房屋數幢，係他人所賃。羅馬與開羅經度相同，理應時間較早，後悉義政府現已改行夏季時間，提早一小時，故與開羅時間相若也。羅馬氣候甚佳，溫度適宜，晚餐時，余出所携平望名產之聽裝辣醬，十餘人爭嚐本國風味，彌增域外故人之情。敝鄉土產，由飛機帶往歐洲，實屬首次。敢爲介紹與國內同好，使此訊爲吾鄉平望聚順醬園主持人聞之，應感予之義務宣傳否乎，一笑。

羅馬古城印象

在國內，夙慕羅馬帝國時代之文物昌明，古蹟尤多，皆爲一二千年前舊物。遂往最負盛名之羅馬古城及梵蒂岡 Vutican 敎宗區之博物館，暨聖彼敎堂 St. Peter's Church 一遊，玆分錄如次。

羅馬古城，除一部分較高之建築，尙浮出現時羅馬城地面外，餘則滄海桑田，均已湮沒土中。由義國政府發掘而出，古蹟之最著者，厥爲人獸搏鬥場。該場作圓形，甚爲高大，看台分數層，係磚石築成，中間下陷，建有蓄獸之平頂屋數行，行間相隔甚近，其間成甬道，周圍相通。相傳角鬥時，或武士與武士在獸屋頂上互相械鬥，負者力竭，被勝利者刺落甬道，即爲其中猛獸所食，或武士與猛獸相鬥，人勝則獸被殺戮，人力不逮獸，則爲獸所果腹，或將囚犯推落甬道，以飼猛獸。座上君主及其他觀者，引此爲樂，誠慘劇也。其他如聖彼得被囚處，係石建囚屋，相傳被拘時，同二犯皈依宗敎，聖彼得掘牢中土得泉，以受洗禮，遂傳其處爲聖蹟。其後爲古敎堂，中有耶穌降生伯利恒情況，塑像人物，奕奕如生，屋內像具物件逼眞，非巧匠之精心擘劃，曷克臻此。他如紀念門，以及高數十呎粗數圍之石柱，此等建築不言其雕刻精工，即此重達數十噸之巨物，使之直立，在當時尙無機械之人力時代，而能爲之，苟非君主力量，宗敎信心，決難成功。他如石像石柱噴水池等，義國政府年費鉅貲，予以修理，保存古物，供人瞻仰與憑吊。

梵蒂岡博物館

博物館係梵蒂岡敎廷轄區之一部，館址甚大，入館有上下之圓形大理石梯，相隔盤旋而行，都百餘級，至頂即博物館之入口處。每人須付二十

里拉 Lila，購票參觀，初爲油畫之前部，及石像部，大小之油畫及大理石人像走獸，何慮千數，無不生動如眞。其次爲油畫部之後部，大半均屬宗敎史蹟，其作品之逼眞，嘆爲觀止。以視國內之作品，奚啻天壤，更有巨幅織品，其人物圖案，一若筆畫，即該館長廊之頂部，亦畫滿小幅之宗敎圖畫，仰首週視，蓋已身行畫中矣。在圖畫之下層，爲各種遺物，如宗敎用具，手抄經典，名人手蹟，歷代敎宗遺物，天文儀器式貨幣，宮殿模型，以及最大最小之聖經。其最大者長二呎，寬呎半，厚半尺，均以羊皮紙手抄，繪本飾以金銀電石，極爲名貴。其最小者，僅可盈寸，置於最大聖經之上，大小之區別，相差甚遠也。予因時間關係，且對於宗敎方面，一無所知，僅走馬看花，略看一遍，已費時達三小時之久。館中有服百年前古裝之敎宗衛士多人，聞係自瑞士而來，自備費用之熱心宗敎人士，丹誠可感。

聖彼得堂爲全球最大之敎堂，堂外廣場，設噴水池，拾級而登，有三門，入內展望，頓感堂宇之雄偉，已身之渺小。即以廷柱而論，高近百呎，徑約十呎，聞一柱之直立，當時會費馬四百匹之力，全堂建築，歷時三四百年。堂頂現通電梯可直達，其巔爲銅質球形，寬容數人，堂中及四週，置神龕神像頗多，神前燃以白燭，莊嚴靜穆，善男信女，至此莫不屈膝默禱，遠近慕名而來頂禮參觀者，絡繹不絕。

到米蘭

在羅馬三日中，駐敎廷及駐義吳經熊于焌吉薛光前三使，次第返，予分謁多次，承于大使囑赴米蘭 Milano，協助使館張秘書嘉瑩辦理參加國際展覽會事宜。遂搭電力火車之飛快車前往，車於晨七時開行，至下午二時三刻抵米蘭站。雇汽車至 A. Menzoni 街之 Hotel Contiuetale，訪張秘書，即在該旅社宿焉。米蘭爲義國之商業都市，商店遠較羅馬爲多，惟物價頗昂，美金一元，約合義幣六百里拉，普通西服約三四萬里拉一套，領帶約一千里拉，皮鞋約一萬里拉，襯衫約四五千里拉，此間美國貨甚少，故價格極貴，義貨較廉，惟式樣不若上海之入時及佳。蓋義國版圖狹小，原料缺乏，戰後亦因通貨澎漲，民生尤苦，而以食物一項爲最貴。雞蛋每枚約三十里拉，肉一磅約一百拉里，美國香烟三百里拉一包，予所住之旅社有餐室，惟價格較飯館爲貴，一湯一魚一牛奶…水菓，開賬竟一千五百里拉，故不得不減食以食。但總計一日之房飯金，亦需五六千里拉，約合美金八元至十元，誠可驚也。此間電車頗多，義國小工業甚爲發達，小型汽車，廠價約一千美金一輛，街上裝有機器之自行車，甚爲普遍。街道較狹，係石板製成，但未見較上海西區爲清潔。十八日爲義國大選之期，雖路上各黨標語滿壁，競選宣傳隨時可聞，秩序則尙安靜，在米蘭曾往著名之敎堂一遊，與羅馬之聖彼得堂相彷，惟略小耳。又至前藩王府邸，參觀船舶陳列所，自帆船以至最大之郵船，均有標本，內懸有日本所贈之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日俄戰爭各役繪圖，心極惡之。又至墨索里尼就戮處，即從前墨氏害殺遊擊隊十五人之處，陳屍示衆，即在其旁之汽車加油站上云。又曾往公園一遊，其中動物園，蓄有獅象河馬駱駝袋鼠斑馬等禽獸。本月底國際展覽會開幕，詳情容後續記。予去國半月餘，國內消息一無所聞，義文報紙亦無刋載，甚盼政府或僑胞能辦一華文報紙，庶使在義國人，能獲知國內情況。

不怕強鏹酸
眞金


强水爲酸性化學物腐蝕五金無法抵抗
惟有眞金筆尖・不銹不爛不損
關勒銘
保用金筆
廿年信譽 終身保用
總發行所 上海(十)福州路三九七弄十二號
各界均用 到處有售

導游叢書

台灣攬勝	四十萬元
杭州導游	二十萬元
南京導游	十五萬元
無錫導游	十五萬元
北平導游	十五萬元
盧山導游	十萬元
嘉興導游	十萬元
黃山手冊	二萬元
香港導游	正編印中
常熟導游	正編印中
南嶽導游	正編印中
莫干山導游	正編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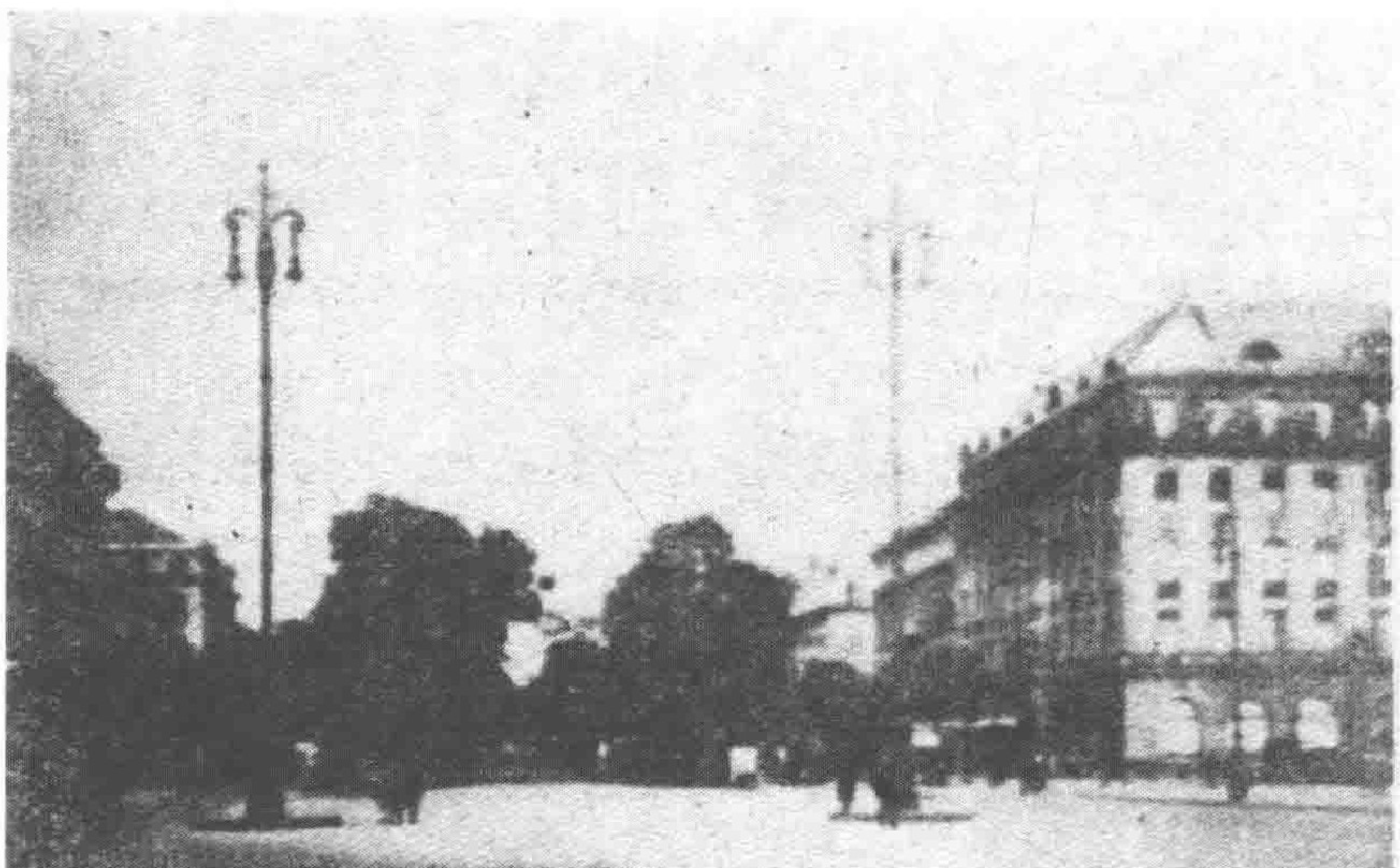
中國旅行社發行
上海四川中路四二〇號

弔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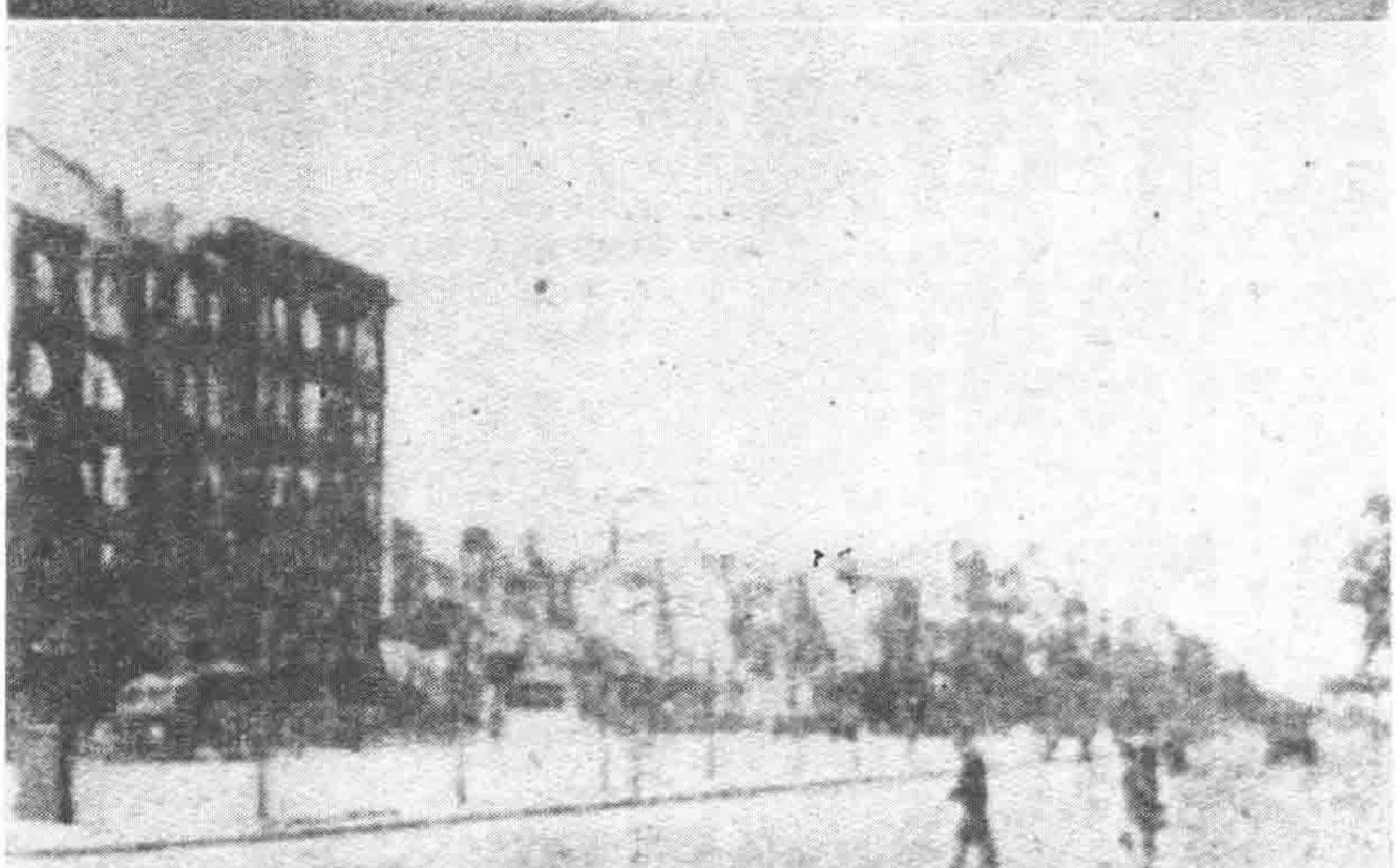
馮朱棣

柏林爲余舊遊地，建築之整齊，街衢之清潔，市民之守秩序，世界各大都市中所僅見。十二世紀之初，柏林僅史潑來 Spree 河上一漁村耳，當時祇稱寇爾 Koelln（並非來因河上之 Koeln），尚無柏林名。迨十二至十三世紀間，因哈物爾湖中 Havel See 之漁業，人始道及柏林 Berlin，與波茨丹 Potsdam 並稱。哈物爾湖者，卽與凡湖 Wann See 同爲柏林及波茨丹間之湖沼也。十三世紀中，柏林逐漸建築。今日市內尼古拉敎堂廣場中 Nikolaikirch-Platz 之尼古拉敎堂， 彼得里廣場中之彼得里敎堂 Petri Kirche，謂係柏林之最古敎堂。而寇爾魚市場 Koellnischer Fischer Markt 及漁夫街 Fischerstrasse，以及磨坊壩 Muehlendamm 一帶， 係昔日寇爾城之遺址。中經文藝復興時代 Zeit der Renaissance，白洛克時代 Barockzeit，柏林逐漸發展。在葛洛舍爾 Samuel Grosser 1664—1736 詩中，已自豪柏林可媲美巴黎倫敦。經十九世紀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柏林建築日廣，人口日衆，不僅爲世界名城，且爲全世界學術之中心，柏林誠足自豪矣。雖經「三十年之戰」，「七年之戰」，以及瑞典軍奥軍及法軍之侵佔，柏林損失不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雖敗，但因協約國軍隊始終未入德境，柏林無損。國會一火，納粹當權，撕毀和約，進兵來因，國勢漸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柏林爲極盛時代。不期戰事告終，德國慘敗，因飛機之空襲，大砲之轟擊，全城成爲瓦礫。戰敗國國都破壞之烈，未有柏林若也。

柏林市區遼闊，其繁盛市街：爲菩提樹下 Unter den Linden，西起勃朗屯堡門 Brandenburg Tor，東迄勿里特立希大帝 Friedrich der Grosse 銅像，以接劇院廣場，兵器室廣場，長約一公里。道中植菩提樹四行，故名菩提樹下。柏林市中，類似此種名稱之街道，不止一處，如植物園附近之橡樹下大街 Unter der Eiche，因其遍植橡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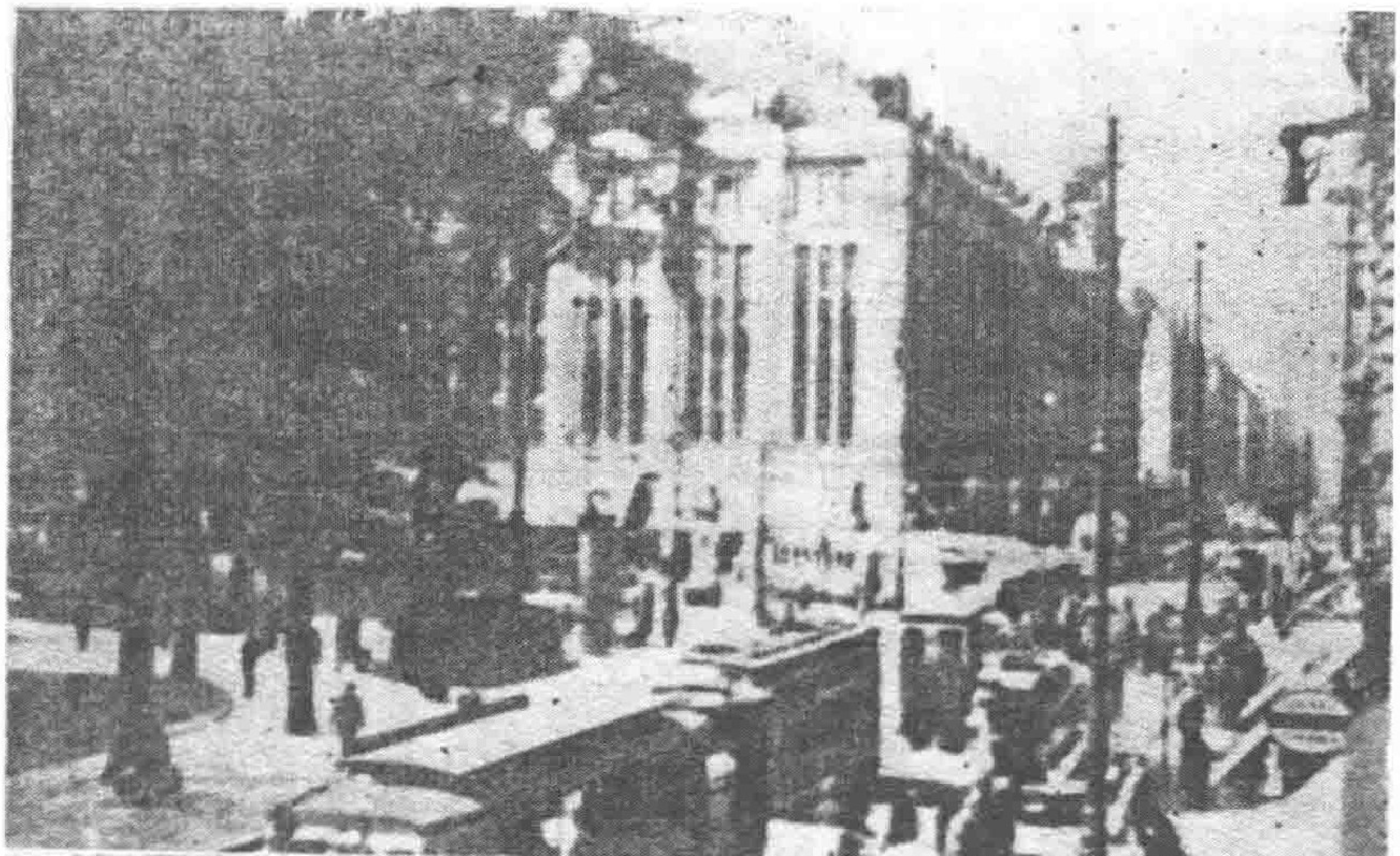


昔日之菩提樹下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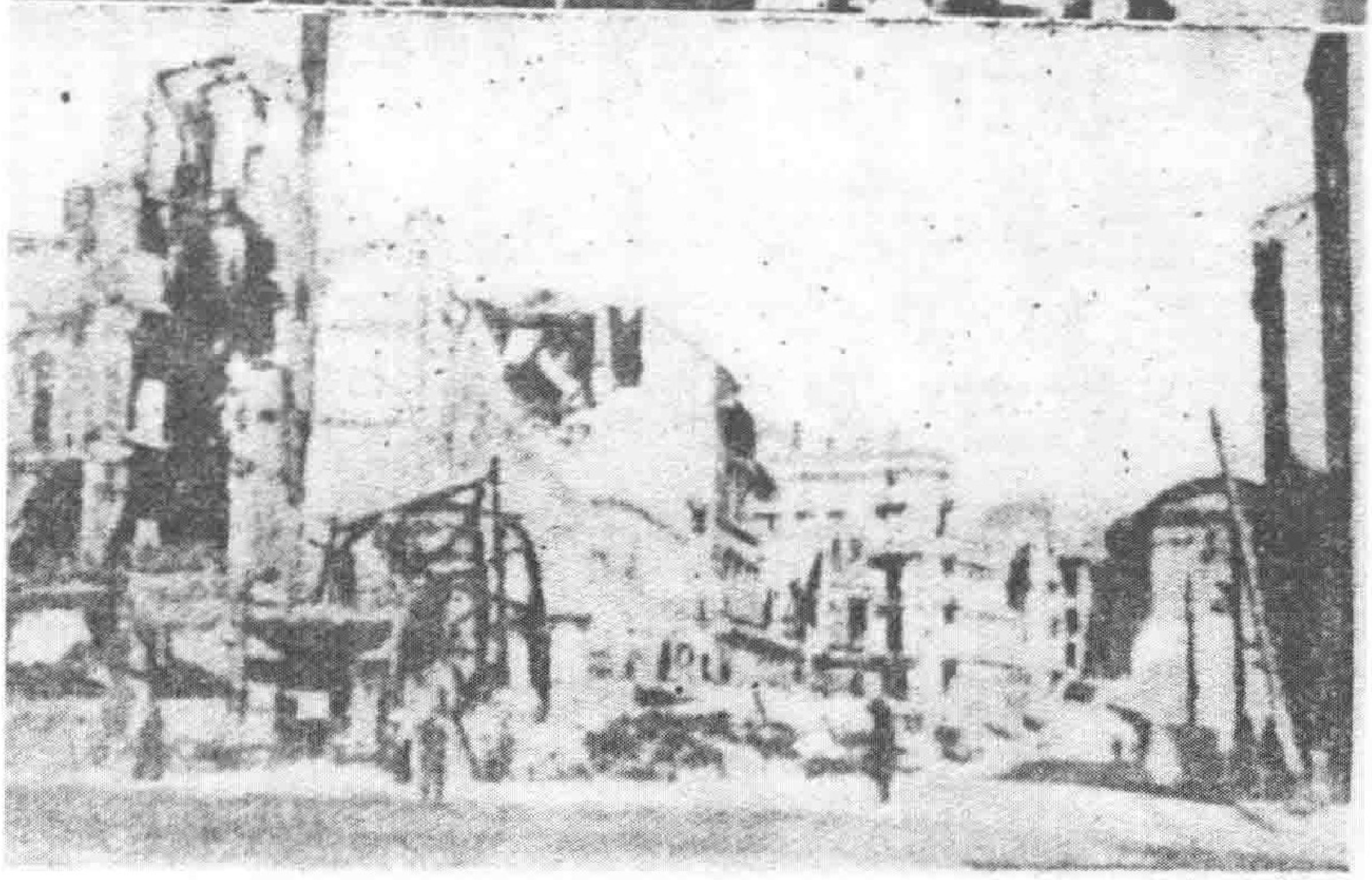


今日之菩提樹下大街

在菩提樹下大街中段，當久負盛名維也納式之飽桓爾咖啡館 Cafe Bauer 轉角處，爲勿里特立希大街 Friedrich Strasse。此街與菩提樹下大街，交叉成十字形，北起沃拉林堡門 Oranienburger Tor，南穿沃拉林堡街，卡爾街 Karl Strasse，經史潑來河，勿里特立希車站，喬治街 Georgen Strasse 等，達菩提樹下，更由此南向，穿堺倫街 Behren Strasse，法人街 Franzosiseher Strasse，來比錫街 Leipziger Strasse等橫



昔日之來比錫街（在 Tietz 商店轉角處）



今日之來比錫街

街十餘條，以迄培來埃良司廣場 Belle Allianee。此街貫通市中心之南北，長達七八公里，爲柏林城內最長最熱鬧之街衢。

來比錫街與勿里特立希街交叉，東起史比脫爾市場 Spittel-Markt，穿勿里特立希街，威廉街 Wilhelm Strasse 等，西迄波茨丹廣場。此廣場爲大街六七條之集中點，波茨丹車站即在其南。

以上所述各街，爲柏林之精華，各種大商舖、戲院、餐館、旅館、薈集於斯。當其完盛日，車水馬龍，行人如蟻，夜間燈光照耀，倍覺擁擠。一九三六年世界運動會在柏林舉行時，爲柏林之全盛時期，紅色卍字旗以及五環之運動會旗，遍懸市內，遊客紛集，旅館奉令漲價，商舖餐館遊藝場戲院，均滿坑滿谷。各街車輛擁塞，行人雜踏。余此時亦適寓柏林，夜間試乘公共汽車之上層，周遊市內，以察擁擠情形。自科爾非爾斯登丹 Kuerfuersten damm 經理查夫街 Luetzow Strasse，波茨丹街，來比錫街，勿里特立希街，一路行人塞道，車輛緩緩前進。至菩提樹下，行人更形擁擠，下車幾無法插足。其擠軋情形，與吾浙西鄉鎮賽燈時，觀燈人擁塞街道中，彷彿相似。柏林上述各街，長十餘公里，行人如許，此時柏林之盛況，可以想見。又憶在波茨丹車站東南之 Anhalter 車站，歡迎我國出席世界運動會之選手，德國樂隊，爲奏三民主義國歌，旗幟飄揚，音樂鏘鏘，此景如昨。不意相隔數年，柏林一切蕩然，祇剩瓦礫，惜哉惜哉。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已結束多年，但柏林之破壞，迄無法復舊。今日之勿里特立希街，來比錫街，非特無昔日繁榮，抑且空無人煙，祇有破瓦斷垣，無居民，無商舖，淒涼滿目，慘不忍睹。長達二公里之來比錫街中，祇在波茨丹廣場附近，剩唯一殘留之 A. Wertheim 市招。菩提樹下及勿里特立希街一帶，街衢名稱，均改用俄文。昔日之街衢里巷，均不復辨識。菩提樹下東口之勿里特立希大帝像，祇留殘座。勃朗也堡門石柱上，彈痕累累，門頂女神所執之飛鷹車輪，亦已斷折。昔日由門內西望獸園 Tiergarten，大樹夾道，綠蔭葱蘢者，今日祇見荒草蔓生，樹枝疎落。史潑來河上昔日河水清漣，隄岸平整，今日船匠壩 Schiffbauer-Damm 銅坑 Am Kupfer Graben 一帶，河水渾濁，瓦石山積。市中心一切破壞，堪稱澈底。環城鐵路 Ring-Bahn 及地下車道 U-Bahn，未經全部炸毀，經修復後，雖可勉强通車。但車輛甚少，且破爛不堪，車窗玻璃全無，僅釘木板，以避風雨。車內擁擠異常，行駛甚緩，不復如昔日之快捷舒適。環城鐵路所經，在窗隙中外眺，祇有破垣殘壁，鮮見完整街市。市內電車行駛，公共汽車絕跡，私人汽車絕少，星期日禁止行駛。燃料大都改用木炭。

各佔領區分界處，仍留有鐵絲網，德人來往各佔領區，須用通行證。但德人之黠者，常有由破屋中溜入其他佔領區者。由柏林至外埠，更非用通行證不可，否則非特不能出境入境，並須處

罰。但此項通行證，不能於短期間領到，故德人無法應付急事。余有德友，家居美軍佔領區勃朗希伐克 Braunschweig，其老母住蘇軍佔領區柏林以北馬克省之來因堡 Rheinberg，因通行證關係，甚難來往。

市區西南隅之熱鬧街市，推夏洛吞堡 Charlottenburg 之科爾非爾斯登丹街，東起理查夫河岸 Luetzow-Ufer，西迄哈倫湖 Halensee 車站，長達三公里餘。昔日為繁盛街衢，中段在我國大使館以東一帶，更係熱鬧中心。昔日中國飯館如泰東，即在此街之支街上，南京，津漢等館，在此街以北之康德街 Kant Strasse 中。此處一帶，亦經摧毀，科爾非爾斯丹街中，有在破屋中開設店舖者，但新貨絕少，祇見舊傢具，地氈，鏡框，照相鏡等，標價出售，頗似我國戰時重慶之拍賣行。旅館餐館，修理復業。柏林昔日，本有臨街設座風氣，今則更就被炸破屋，掃除斷磚破瓦，清出隙地，設露天餐座者。雄踞此街東段之威廉大帝紀念教堂 Kaiser Wilhelm Gedaechtniskirche，據大街六條之街口心中。余在柏林，常寓科爾非爾斯丹街及烏蘭街 Uhland Strasse 之轉角，無日不見此教堂，故對於此教堂之印象獨深。自兩街轉角中之地下車道入口處東望，見教堂尖塔，高聳熱鬧市區中，雄偉異常。今日塔尖斷折，牆壁洞穿，內部空無所有。教堂東隅街口，向有先施永安式商舖，甚偉大不減紐約市內號稱世界最大商舖之 Macy's，現不復存在。

獸園東西長達三公里，南北闊約一公里餘，北臨史潑來河，南接勿里特立希下城 Untere Friedrichstadt，東為勃朗屯堡門，西達工業專校 Technische Hochschule，勝利大道 Sieges Allee 及夏洛吞大道，交叉其中，更有小路紛岐，小河曲折，綠蔭覆蓋，天地皆青，為市內勝地。今則彈痕遍地，樹林疎落，頓成荒原。勝利大道兩旁排列之紀念像，殘破零落。國會大廈，僅存空殼。獸園西南隅之動物園 Zoologischer Garten。搜集珍禽奇獸，戰前畜哺乳類動物四千頭以上，鳥類一千四百種以上，其他各類動物，應有盡有。余所到世界各動物園中，論偉大，則推漢堡海京伯（本誌中曾有拙著德國漢堡海京伯動物園篇），論布置之周密，則推柏林，露天豢獅，係一九三六年柏林所首創，經此戰役，兩園之損失，可以想見。

柏林非特殘破，且支離割碎，蘇佔東區，旁及凡聖湖 Weissen See 以及可潘尼克 Kopenick。英佔西區，並包括斯浜道 Spandau 及加拉 Gatow 飛機場。法佔西北，旁及推格爾 Tegel。美佔西南，包括吞配爾霍夫飛機場 Tempelhof。柏林一切，不堪回首。戰後奧匈捷三國京城，雖亦遭破壞，（參閱本誌第二十一卷五月號拙著憑吊奧匈捷的京城篇）但不及柏林之慘重。柏林以前景物，今祇為圖片上之陳跡，恢復前貌，期於何日？不禁為柏林痛惜也。





威廉大帝紀念教堂〔右〕昔日之壯觀〔左〕今日之狼狽情狀

翠綠的山谷——喀什米爾遊記（譯）

Volkmar Wentzel 原著

伍必熙

我們乘着戰時的軍用救護車，很費力地達到了拔海九千呎的巴尼哈大道的頂點；在穿過了一條棧道再作一個大轉彎以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緊張興奮起來，擺在我們眼睛下面的是翠綠色的喀什米爾山谷，靜靜地躺在積雪的喜馬拉雅山脈脚下。

兩旁植着白楊的道路，與岸邊種着柳樹的銀色水道，阡陌縱橫地貫穿在山谷中；移向上望時，是這全世界最偉大的山脈，那些銀白色的山峯巍然矗立，它的涼爽與我們身後的印度平原上那悶熱，揚塵，與多蠅的環境，是一個强烈的對照。

這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第一次見到喀什米爾山谷時的印象。在十四個月之後，這個「快樂山谷」便受到慘烈的戰禍的侵襲；在這裏，印度教統治的印度自治領所屬的飛機和降陸部隊，協助着喀什米爾的軍隊共同與回教統治的巴基斯坦部隊作戰，阻止他們的前進。喀什米爾的美麗的景色和豐饒的土地造成了悲慘的三角性爭執，它成爲印度與巴基斯坦互相爭取互相獻媚的一塊土地。

但是在我們前去時，喀什米爾山谷中還充滿着和平的氣氛。我與一個名叫喇姆勞的印度助手一同從德里出發，駕了那輛由救護車改裝成的地理學會旅行車，沿着昔日蒙古人所走的舊路，從這印度的故都前往他們的消暑勝地。我們的行程當然不能與那時的蒙古征服者相比，他們的旅行方法是奢侈驚人的：在一六六四至一六六五年間某一次的旅途中，他們的行列包括三十萬人，其交通工具有二十萬匹馬、牛、騾、象、和駱駝；當這些蒙古人浩浩蕩蕩的向喀什米爾前進時，在圍着喀什米爾山谷四周的山嶺上還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交通意外，有十五頭巨象走在一條狹隘的山路上時，因爲不能行動如意而從峭壁上跌了下去！

我們前去時亦遭遇了意外：爆壞了一隻車胎。這是唯一的意外事件，除此以外，我們在很好的道路上以三天功夫便完成了六百哩的行程，與蒙古人費幾個月的時間相比，實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他們常在路上停留下來打獵或作樂，故優哉游哉，也自有樂趣。

當我們經過旁遮普省的邊境而進入喀什米爾時，紮着包頭布的海關檢查員祇略爲就擱了我們一下子。印度教禁止殺牛，因此攜帶牛肉入境亦在違禁之列。（雖然這裏的人民大多是回教，但統治的王公却是印度教）連罐頭食品也要檢查一下，以防其中含有一絲違禁的肉。

喀什米爾山谷的大門

從德里出發後，印度雨季中的悶熱氣候，像一張潮濕的毯子般壓着我們，但是當我們攀上喀什米爾的高山時，心胸一舒如釋重負，連我們所駛的汽車在這涼爽的氣候中，亦如獲得了新生命。我們駕着車駛過加姆（Jammu），穿過無數尖頂的教堂。加姆是喀什米爾王公的冬季首府所在地。這沿着泰唯河的古老城市中具有東方意味的皇宮，昔日的碉堡和博物院，但是却也有發電廠，絲織廠，和威爾斯太子大學等現代化的組織，兩者形成對比。

當我們所行的路與第一條巨大的冰川乞那勃河相交叉時，喇姆勞與我都同意停下車來。我們褪下了衣服在冰涼徹骨的水中享受裸浴的滋味。過了這條河後，道路蜿蜒曲折地盤旋向上，經過不少彎轉後，達到了拔海九千二百九十一呎的巴尼哈通道，這是進入喀什米爾山谷的大門。

在山巔上時，我們便第一次遇見了典型的喀什米爾人—六個背負着重包的男子。他們已從山谷下面頗不容易地爬上了峻峭的山壁，正在休息喘氣，預備再繼續他們緩慢的行程，前往市場上去。他們所背的是乾杏子與其他產品。每人有一枝分叉的木棒，這便是他們的活動椅子；他們將不開叉的那一端插在地上，然後半坐半倚地靠在那開叉的棒子上，好像不願躺在地上，唯恐一躺便不能站起來似的。這六個人顯然都是回教徒，他們頭戴緊窄的喀什米爾小帽，身穿着類似襯衫的長衣，短褲與草鞋。他們的頭髮漆黑，眼睛烏黝黝的微露悲傷的神情。他們的飽經風霜的皮膚雖然作褐色，但是仍較印度南方的人民爲白，使我記起了三百年前一位著名的法國旅行家弗朗柯貝尼爾博士的話：

「這裏的女子尤其漂亮，所以每一個能進入蒙古朝廷的人，都到這裏來挑選女子作爲妻妾，這樣他們的子女們皮膚可以比一般印度人白些，而能冒充爲蒙古人」。馬奇孛羅在比這更早時，亦曾對喀什米爾的女子作過相似的頌讚。他寫道：「這裏的男子皮膚都作褐色，而且身體峻瘦，但是女子却非常美麗，如我們的棕色美人一般」。

喇姆勞以印度話與他們交談，但是他們似乎很害羞，不一會便又開始他們辛苦的跋涉了，而我們則向下面駛去，前往那一片青翠而具有小堆房屋的絨毯中。不多幾分鐘後，我們的車子已到達了一個青綠色的農村區中，在許多小農屋和小村落間穿來穿去。這山谷中約住着二百萬人，佔全省人民的一半，它的高度是拔海一哩以上。

這些小屋大致都由太陽焙乾的磚瓦所築成，屋架和邊緣等都是木製，頗使人想起阿爾卑斯山上牧人所居的小木屋，尤其是襯着遠處的雪山，更使人聯想到阿爾卑斯山的情景。屋子上面的一層，有突出的洋台，似乎是築成後再想起加上去的。最高的一層大多敞開着，以便作晒物及貯藏之用，屋頂都覆着草皮，有許多屋頂上都曬着紅辣椒。農屋四週及附近的小溪中，鷄鴨成羣地

游弋着。到處都是流動着的水，使我想起一個古老的喀什米爾神話說，有一個時期，這山谷中曾是一個大湖，後來有一位年長的聖者，很神奇地在巴喇姆拉將山脈開出一條通道，放出了洪水，而使大湖變爲肥沃多水的農田。

在一個頗大的鎮市中，我們停下來飲一杯茶。這個鎮市叫做阿南特那格，又名伊斯蘭阿巴德，若是與印度教徒交談時用前者，對回教徒則用後者。在喀什米爾時，飲茶這一點享受是很容易獲得的，因爲多年來，大批英國人自印度平原上來此消度假日，那些退休的英國官員，則搬到這喜馬拉雅的天堂中來享老年的清福，他們飲茶的習慣，因此也帶到了這裏。我們坐在大樹下的一張桌旁飲茶吃餅乾，味道完全像英國的小酒店中一樣，誰也不會想到是在喀什米爾的土竈中烘焙出來的。

這是王公的夏季行宮

茶點吃完，精神一爽，我們沿着愈來愈闊的耶龍(Jhelum)河順流而下，直到色林那加；這是喀什米爾王公的夏季行宮所在地，及昔日蒙古征服者們所醉心的樂園；目前這裏約有居民二十萬人。我們到後，便宿在一個旅館中，這裏並無抽水馬桶與浴缸的設備，但僕傭卻不少，洗浴時便在一隻鉛皮浴盆中拿幾桶熱水洗。我一躺下後便呼呼睡去。這還是我進入印度境內後的許多星期中第一次蓋着毛毯睡覺，特別覺得舒適。

次日侵晨，有人在扣我的房門，一霎間走進一個蓄着鬍子的回教徒，頭紮包頭布，褲子破舊，鞋子前端蹺起，身體碩長而相當蒼老，站在我面前，活像天方夜譚中用魔術戒指召來的神靈一樣。他的鬍鬚染成深紅色，這是印度回教徒表示信仰虔誠的象徵。他的特殊的包頭布與尖削的面部輪廓，顯示出他是一個阿富汗人，這種人民是以勇敢好鬥著名的。

這個怪物很莊嚴而有禮貌地對我作自我介紹說，他名叫努爾穆罕默德，是喜馬拉雅山各高峯的探險老手，他從色林那加一個歐洲人的那裏獲悉了我來此的消息，因此自願來作我的僕人兼嚮導，其代價是每月一百羅比——約爲每天一塊多美金。後來我發覺他不僅是嚮導，還是廚司，哲學家，以及我們的朋友。

我曾聽見許多關於印度教與回教徒互不相容的事，因此在僱用他時，頗存戒心，惟恐努爾穆罕默德與喇姆勞兩人會見後會發生衝突。但結果我發現這種杞憂是多餘的，不論我們進入回教堂或印度教的廟宇中去攝影觀摩時，他們都極尊重對方的宗教信仰。

我們三人一定是極奇怪的一夥——高大莊嚴而蓄着紅鬚的回教徒，瘦小而有書生風度的印度教徒，手下常挾着幾本書，加上我還穿着舊軍褲和五色繽紛的喀什米爾襯衫的美國人，頭上還緊緊地罩着一頂紅色的小氈帽。這頂喀什米爾的氈帽實在不同凡響，我買來時原是想壓住頭髮，不致在大風中吹亂，但是它卻使一般喀什米爾人見了都樂不可支。它有冰釋芥蒂之功，使我運用攝影機時方便得多。他們顯然從未見到有一個「薩布勃」（外國人）帶着他們的帽子。

在耶龍河上泛舟

我們乘了一艘耶龍河上的「歇卡喇」前往觀訪色林那加生活的橫剖面。耶龍河在城中蜿蜒盤旋，似乎戀戀不捨

印度的軍隊與巴基斯坦的軍隊在喀什米爾作戰的壕溝。



此城一般。「歇卡喇」是這印度的威尼斯城中的代表作，用木板築成，既是這裏的水上出租汽車，又是富含詩意的遊舫，與威尼斯的小舟相似。許多船中都裝着彈簧的墊子，閒散時可以舒適地斜躺着；船夫們對這種誘人的設備都大聲地喊叫出來，以招攬顧客。每一艘船都有一個名字——康尼島，蜜月泉，幸運號，蘇茜號等，光怪陸離，其中有許多都是盡力吸引美國顧客的，因為在戰事期中許多美國GI都到喀什米爾來遊覽，他們的大名和橡皮糖連喜馬拉雅山頂上都能見。

我們坐着一艘有華蓋遮着並且有彈簧坐位的小舟，在耶龍河上順流而下；船由船夫用槳搖着前進，槳作心形，頗為別緻。這蜿蜒曲折的水路上，多的是五花八門的交通。在一艘特別巨大的「歇卡喇」上，躺着一個肥滿多肉的商人，悠閒地抽着喀什米爾式的考究雪茄——一個巨大的水煙筒。另一艘船上坐着三四個上學校的回教女孩。富人們所有的巨大的水上浮屋，與土人們生死於此的狹小簡陋但却較為悅目的小船，同時在河邊撐着前進，有時在竹竿的支撐下，像蟹兒那樣地蠕蠕爬動着。婦女們在河邊洗濯衣衫，男子則在搬運木材或穀類，還有在河中洗澡的男男女女，沿河一個突出的洋台上，傳出一羣回教小學生背誦古蘭經的期期聲。

當我們駛近色林那加「老城」的中心時，反映在河水中的一所特別觸目的印度教廟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廟宇頂上鋪着的美麗屋頂，閃閃發光，有如眞金製成的一般，行近一看，原來這屋頂是用舊的火油箱的鉛皮鋪成的，在日晒雨淋後開始生銹，因而發出金黃色的光來。但是點綴在喀什米爾景色中的其他許多印度教廟宇中，有不少都已有數百年的悠久歷史。在有幾個因年久失修而敗壞的破廟中，我還見到類似希臘的建築式樣，因為古希臘的藝術和武功，在亞力山大大帝時便曾達到印度北部。

回教教堂與印度教的廟宇不同，大多是最高聳的木頭建築，作方形，與那些在印度平原上用大理石築成而具有圓頂的回教堂迥然不同，我從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見過類似這種的回教堂。它們的屋頂用草皮鋪成，四周有木頭的尖塔，屋頂上叢生着短短的綠草，就像一個需要修面的男子一樣。其他有許多屋子也是如此。

在我們頭上面的七條橋樑上，有五光十色的行人川流不息。有兩座橋上通行着汽車和雙輪馬車——印度話叫做「通加斯」；其他幾座橋上的交通大多是步行——戴着小帽或紮着包頭布的男人，與蒙面紗或未蒙面紗的女子，許多人都在頭上頂着很重的東西。最富彩色的要算印度教的女子，她們的衣衫是大紅大綠的，上面繡着花兒；有許多婦女都戴着重大的耳環和項圈，回教女子則常戴銀的腳鐲。我看了這些女子後作了一個結論是：最美麗的女子一定是蒙着面紗的，因為我到那時為止，還未見到一個眞正整麗的喀什米爾女子、

美國地理學會的旅行車——攝影記者與訪客合影。



新城中富有西方風氣

「新城」與老城完全不同，含有不少西方風氣。這裏有一間由兩個白俄開設的水上夜總會，名叫青鳥；另一艘船上是一個美容院；在這裏久居的歐洲人以及游客們，大多在色林那加總會中聚集，這個總會中的環境，便使人想起倫敦的總會。那所小小的英國教堂，外面繞着藤枝，好像整個教堂與藤枝都是從英國全部搬過來似的。

從城中的街道上，兩眼會不由自主地抬起來看到一所古老的廟宇—向卡阿却雅廟」和一個碉堡」哈利派巴股堡」兩所分踞在兩個小山頂上，這是當地的學生標誌。在靠近那有湖的小山，即回教徒稱為「蘇羅門之皇座」的小山峯脚下，我前往訪問英國傳道會所辦的一所醫院。這院是在八十餘年前創設的，院址即在回教徒的墓地中；不僅不是設立醫院的好地點，而且在建築上也有種種困難，因為醫院的房屋與走道，必需建造得不打擾墓地才好。

在這裏時，我聽見本地的病人們在以「安度」土語唱着熟悉的讚美詩。那位主持院政的英國醫生，和藹可親，請我一同去飲茶，但是當我們剛飲了不多時，他又要離開去為緊急的病人施行開刀手術了。這醫院治療的病人達數千名，有許多患沙眼或其他眼疾。



一個年長的喀什米爾工人在織一張遮牆壁的毯子。

沿着耶龍河岸的新城中的喀什米爾店舖，所用的名稱實在使游客們驚奇，那些店主人似乎都特別自卑。有一家店舖叫「最壞的蘇哈那」，另一家自稱「便宜的約翰」，我不知道這便宜是指他自己或店中的貨物而言。在附近的一艘船上有一家浮動店舖，其主人自稱為「受苦的摩西」！

我走進一間店舖，裏頭的喀什米爾主人以英語來招待我，他招攬着說：「這雙鞋子的鞋底是美國來路貨。我有一個孩子明年就要到紐約去，開一家專辦皮件的出口行」。我問了之後，知道這位店主與他的兒子都是從當地的公立學校中學會講英文的。

我買了一雙土製的草鞋，這是爬山特別需要的，但是我心中在奇怪這種鞋子怎能使寒冷的空氣和雪塊不從開孔的脚指處滲進去，後來我才知道對於這一點的解決方法，是穿一雙羚羊皮的襪子。

我一間又一間地在許多店舖中尋求一條著名的最上品的「開許米」羊毛圍巾。我父親在很久前曾在新英格蘭的一家舊貨店中買過一條冒充為「開許米」闔巾的派斯萊圍巾」這是一條很美麗的闔巾，在黑的底子上有紅黃綠各色綴鑲着。但是不多時後，我發現在還原產地要買一條「開許米」羊毛圍巾，比其他地點要貴三倍，因為這裏織闔巾的手工業幾乎已完全絕跡了。

在一家店舖中，我問他要一條闔巾，結果祇找到了唯一的一條，不但破舊，而且質地不佳。這家店舖同時又是銀匠，當我剛走進去時，祇見他鬼鬼祟祟地將手中所做的東西藏了起來，後來我終於發現了他所做的是什麼——「古舊」的希臘銀幣，來賣給那些上當的游歷者！

最典型的刺繡工場

、在我眼光中，「最壞的蘇哈那」實在應該稱為「最好的蘇哈那」才切合。當我在他店中觀看各種佈置精美的刺繡物品而詢問他關於這手工的種種時，他用「歇卡喇」帶着我前往老城中去參觀。在老城中我親眼見到這種手工業的情形，看見多少喀什米爾人的雙手和兩眼不斷緊張着從事這種工作。從此以後，當我踏上一條喀什米爾的地毯時，我决不會不聯想起脚下所踏的是他人的眼力。

色林那加雖然有電燈，但是在這些型的喀什米爾手工業所在的襤褸小屋中，我從未見到有電燈的跡象，木刻，紡織羊毛，製地毯，金屬手工業，以及那精細的刺繡品的工場中都是如此。屋中有極小的開孔，小得不能稱之為窗戶，在夏季時便從這孔中透進一點亮光，將近冬天時，這些小孔都糊以油紙。我所見到的地方很少有一格玻璃窗的。所以這些手工匠們都在半黑的光線下孜孜從事他們精細的工作。

最典型的一個刺繡的「工場」，這實在便是一所住家屋子。這是一種家庭工業，雖然工作的環境極壞，但是他們仍能製造出色彩美麗的盤子，燈，箱，燭台，屏風，及精細的甕子等。環境較好的一個刻木的工房，在耶龍河旁的一個洋台上，在這裏工作的男子和兒童，他們的手藝都是從年長的工匠那裏學來的。童工似甚普遍，有幾個做工的小孩顯然祇有九歲至十歲左右。

在一所專事紡織羊毛的古老的屋子中，大多數工匠都是年事頗高的男子，有一個頭紮包頭鼻加黑邊眼鏡的老工人告訴我說，因為欲精此道，非畢生從事於此不



古羌族的女子與她心愛的山羊。

可。那些柔軟而又美麗的圍巾和其他出品，都用極上品的「派許明那」羊毛在很小的手織機上製成，這種羊毛是從豢養在高亢而寒冷積雪處——拉達克——的那些山羊的腹部剪下的。拉達克有時被稱為「小西藏」，但實際上屬於加姆與喀什米爾省，是一個外人罕至的地方。

喀什米爾山谷中，入冬亦異常寒冷，但是這些手工「工廠」中都無取暖的設備，因此每一個工人都帶着他自己的「熱力」，那是一隻小的陶製的盒子，稱為「康格里」，裏面放着燃餘的木炭，這個取暖器便放在極貼近身體的衣服外面。

在色林那加的老城中行走時，恍如置身於中世紀時的歐洲一樣；狹隘的街道，擁擠不堪，人們在街上慢慢地閒蕩着，像幾百年前那樣。常常還有人在你萬不防備時，從上面猝然傾下一桶垃圾來！

城郊外的絲廠較為新型，廠房四周有牆壁圍着，屋子雖然看來頗舊，但是整理得很好。附近有大塊的桑樹場，經過蠶兒們的鍊金術後，桑葉都成了蠶絲。在這工廠中，我第一次見到了喀什米爾的女工，幾十個女工蹲踞在大堆蠶繭的四周；蠶繭有的作發光的金黃色，亦有作白色者，女工們喋喋的談話聲，連續不斷，急速而難分辨其音節，但是當我請她們坐着攝影時，却又顯得異常害羞了。有幾個女子戴的耳環太重，因此不僅戴在耳墜上，而且戴滿了整個耳朵。她們穿着寬大的印花布衣服，衣袖頗長，但是雙手在蠶繭中飛舞揀繭時，絕不影響她們的工作。

大多數製造降落傘的蠶絲都取自這裏，這是喀什米爾戰時的最大貢獻。機器將絲條織成一束束地像一卷卷美麗的頭髮一般，有些是金黃色的，有些是乳白色，最後織成絲質的布料，成為王公妃嬪的衣服或歐美時髦女子的時裝。

與老城中繁忙緊張的生活截然相反的，是那黛爾湖旁的秀麗景色。從狹小而以油紙作窗戶的手工工場中，再進入奢侈的遊船中與蒙古人琦麗的花園中，實在像從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裏。

水上浮屋陳設華麗

有許多耶龍河上的水上浮屋都是退休的英國官員和商人所有的。按照喀什米爾的法律，外國人不能在當地置有地產，因此他們便以水上浮屋來解決這困難。有一艘我所訪問的浮屋，完全如一所地面上的六個房間的屋子，具有一般屋子中的種種設備，甚至還有壁爐；主人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英國籍瑞士人，他發現了我們的地理學會車子，因此立刻請我前去飲茶，因為他自己亦曾有多年是地理學會的會員。

我在岸邊乘上了一艘歇卡那 ，將地址告訴那個船夫，向那浮屋前進。那艘浮屋便泊在河對岸，當我們將要到達時，一扇滑動的門毫無聲響地打開了，我從小舟上一步便跨進了一間起居室，其華麗好像王公的房間一樣。據主人夫婦告訴我說，這艘水上行宮以前的確是屬於一位印度王公的 ，後來因為他的一個妃子在船上病故，他便認為這艘船不吉而將它廉價出售。那間陳設華麗的起居室，現在成了東西兩方式樣的薈集，一隻英國的茶壺與喀什米爾的茶具同時並列着。屋中的電力由岸上接通過來，但是水必需從岸上取來。有些船夫便從河中取水飲，他們這樣亂吃竟不會毒死，實在使我不解。

與這些畫舫同樣優閒的，是它們上面的推進機——船夫，他們握着長竹竿，將船慢慢地撐着前進，這樣一來，屋子四周的景色可以有相當的變化。

在控制水流的黛爾閘門處，停泊着許多私人浮屋，還有百餘艘歇卡拉停留着，船夫都躺着等待遊客——他們的犧牲品。要欣賞這湖邊的景色可以坐船或陸行。昔日蒙古人所樂的安樂園今日都已成了公園，公開任人遊覽。湖岸邊有現任的王公的宮室，四周圍着高牆，與湖岸隔絕。積雪的山峯圍繞在湖的三面，俯視着下面的榅桲樹果園，深黃色的芥子田，瑰麗的花朵，及波平如鏡的湖面。在七月八月時，湖中盛開的蓮花將鮮艷的紛紅色反映入湖水中；尤其在日落時，山水與樹木花草溶成紫藍色的一片，眞夠使人消魂。

湖面上理想的樂園

在湖面上有許多「浮田」，這是一種水生植物，上面積着泥土，生長着瓜類與蔬菜。時常聽見有人說有一塊浮田被人偷了去，因為在黑夜裏以小船把這些浮田拖繫去是很可能的事。湖上最引人的景色是那些著名的花園，像小型的「伊甸」園一樣，長祇五哩，寬不到二哩。昔日的那些蒙古征服者是極好的園藝家，他們在這湖邊建造起理想中的樂園來，而且儘量利用雪山頂上衝瀉下來的急流。園中清澈可愛的小溪，在亭台樓閣間蜿蜒流過，通到不少小池中，然後再向外流出。在蒙古人時代，在瀑布後面還點着各種顏色的燈兒，閉目靜思，

多富詩意！

在較大的池子中，有很小的小島，那些蒙古王公與他們的妃嬪們便坐在這裏，四周的泉水使空氣涼爽——這是他們的空氣調節方法。他們便在這潺潺的流水中享着悠閒的生活，忘卻了平原上的燠熱。

這些花園都大同小異，祇有面積大小和色彩各各不同；它們的形狀都是對稱的，上面的樹木和鮮豔奪目的花朵都經過仔細的修飾。敏感的蒙古人選擇花朵時，不僅注意它們色彩的調和，連它們香氣的融洽也一絲不苟。

最小的一個，但却是我最心愛的一個，叫做「却許馬依夏希」，意思是「皇家之泉」。它的水流是湖旁一個斜坡上的一個泉頭，這個花園，據說是蒙古皇沙紫汗所造的。紫汗吉皇的宰相尼夏巴格所造的一個，名副其實地叫做「快樂之園」。最出名的是紫汗吉皇爲他心愛的皇后努瑪哈所造的「夏利麻巴格」園，裏面有一個極偉大的黑大理石庭子，是後來的沙紫汗所造的；園中有一部份是專門供宮中的女性們遊憩的，稱爲「愛廬」。現在的夏利麻園中已裝成了電炬，雖屬不稱，却更增加它迷人的力量。

回教美人驚鴻一瞥

在這美麗的景色中，我初次見到，亦是唯一的一次見到如詩人們所歌頌的喀什米爾美人。那天是星期日，園中擠滿了遊客，當我正在尋取攝影角度時，我突然看見一個面紗揭開了，立刻我發覺自已被攝入生平所未見的最大最黑的一對眼睛的深處。這是一位美豔奪目的回教女子，肩上坐着一個孩兒，她一見我的注視後，長長的睫毛便垂下了，但是臉上微露笑容，因此我便大胆地冒險前去，用手勢問她是否可以讓我拍一張照，她點頭答應了，但是當我剛在鏡箱中對準時，我發覺已失了她的影兒，抬頭一看，祇見那位美人很快地在走遠去，一個嚴峻的回教男子不知從那裏蹦了出來，將她驅着走了，我不由想起了詩人勞倫斯霍浦的「喀什米爾之歌」中那憂鬱失意的意境：

夏利瑪園旁白皙的雙手，我所愛慕，
如今安在？誰着你寵？
你將何人召上了快樂之路，
而又與他們揮別，使他們着怒？
×　×
粉紅的手指，白皙的雙手，
如我倆居處的幼蓮，水面上浮，
寧受你扼住我的咽喉，
喪生較揮別更難受。

當然囉，一個攝影者的失望與一個情人的失望自不能同日而語，我不再追踪前往，免得有任何白皙或黝黑的手「扼住我的咽喉」。

瘋狂舞劍慶祝結婚

在山脈與湖水之間的斜坡上，穀類豐盛，美麗的樹木花草亦比比皆是。有一天當我駕着車經過夏利麻巴格園時，四個男子和一個女子

瑪湯德的印度廟宇，據稱係專祀太陽者。



招呼我停下車來，他們都是回教的農民，想搭着我的車上城去出賣田中出產的胡桃。喀什米爾的胡桃是極聞名的，而且出口極多，當我說願意買下時，他們很快的便全部賣了給我，祇要一個羅比。（約三角三分美金）這些胡桃用兩隻五加侖的汽油桶，才把它裝滿。這些樸實的農民並不斤斤論價，他們對於這筆交易似乎頗爲滿足，因爲他們在市場上出售時，也祇能賣到這價錢，而且可以省去進城的麻煩。

我們從色林那加又乘着救護車向前行進，去觀摩四郊的情景。喀什米爾人有錢出外作此種遠足的，都乘公共汽車，因爲在這裏一共祇有二十哩從旁遮普到加姆的火車路。一般的公共汽車都是美國貨的機件，上面裝着一個木的車廂。公共汽車分頭二三等，頭等便靠近在駕駛員旁邊，祇能坐三四人，二等與三等較大，乘客的多寡亦依次加多，所以在最後的一格中乘客們常擠成一團。

當我們經過一個小村落前往瑪湯德的廟宇時，我們突然看見兩個回教徒瘋狂地舞着長劍，在對方的頭上盤旋，在他們後面有許多穿着女子衣服的男子在跳躍着。這種驚人的表演原來是一個結婚典禮，新郎與新娘則坐在箱形的東西中，由他們的朋友們抬着桿子。（譯者：即轎子也）當這個快樂的一團發現我的攝影機時，大家都一擁而前，要想收入我的照片中，因此我幾乎被他們撞倒。我們因爲這慶祝的氣燄太高，不很舒服，所以沒有久留。

在一路前進時，有許多農民都在收集及曝晒番紅花。這些花使田野中成爲一片紫色，空氣中都含着它們的香味。無數人都在忙着摘落含有橙黃色的一部份，這裏面非但含有作調味品的香料，而且是印度教徒染頭額時必要的黃色顏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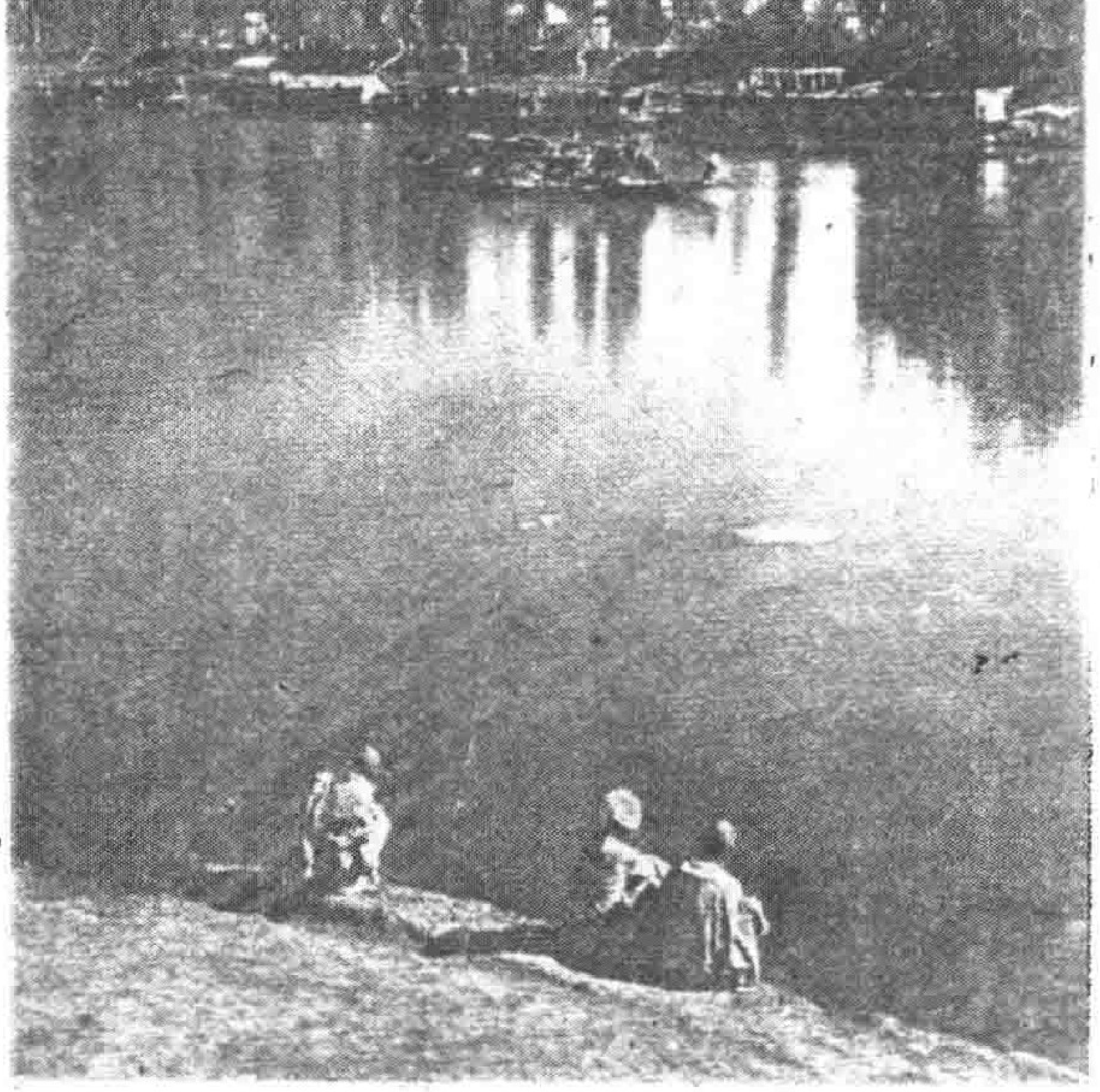


色林那加的木刻匠以簡單的工具雕出極美極精細的作品。

另一次我們特地順着耶龍河而下，直到它進入武拉湖之處。武拉湖雖祇長十五哩寬五哩，却是全印度最大的終年不涸的天然淡水湖，每當洪水季節時，它的面積便擴大不少。湖水很淺，湖中還有不少生着蘆葦的小塊低溼土地，似是傳說中那個蓋着喀什米爾山谷的大湖所留的遺跡。這裏水鳥甚多，當地的王公與其友好們常在此射野鴨。我曾見到一張狩獵的收穫表，打得最多的是王公，其餘的人按他們的爵位依次而下，絕無例外。

在色林那加的一塊草原上，不少回教徒正在慶祝一個宗教上的節日。他們的慶祝與其他各地的盛會相似，祇是一到祈禱的時候，一切遊藝都完全停止，所有的人都分成兩隊跪下，叩頭及地作禱告，完畢後狂歡又繼續開始。我在此見到一個流動的美容院——一個持着一根錫棒的人，祇消兩個銅子的代價，便替那些男男女女的人們在眼下點一粒或兩粒黑痣。這裏的空氣中含着極濃郁的香氣，所有的人都穿戴着最新最佳的衣飾，女子與小孩都戴着重而且多的珠寶首飾。

此後我們又作上山之行，從色林那加驅車向東行，直到派爾幹（Pahlgam），再在荒野的山路上步行到阿勞（Arau），然後借了馬匹與紮營的工具向柯拉霍依冰山(Kolahoi Glacier)前進，這冰山便在柯拉霍依山的山坡上。我們前去時並不寂寞，因爲印度的人民都大量的湧往這種遊覽地點去。我們第一夜歇在阿勞一個專容徒步旅行者的客棧中；室內擠滿了錫克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與英國人。突然間我聽見一個美國人的說話聲，便去找他，原來他是柔佛的福門基督教大學的教授，帶着他的印度學生們前來旅行的。



耶龍河景色與對岸水上浮屋。

生平僅見的羊羣

當我們騎在馬背上走上那些高而美麗的山谷時，我見到了生平未見過的羊羣。這些羊身上有紅藍兩色的闊條或紅點，就像馬戲班中的怪獸。但這種樣子並非先天生成的，乃是當地稱爲「曲邦」人的一種遊牧爲生的山地民族所染上的。在這高地上還住着其他兩個部落的遊牧民族，卽古羌人和巴喀瓦爾人，我所見到的那些都異常結實，很害羞，但是却坦白，誠實而好客。山谷中的人民所需要的牛羊奶與羊毛，大多由此得到供給。

有幾個巴喀瓦爾人請我們吃他們所製的乾酪，吃時以樹葉作爲碟子；這種乾酪味道很不錯，與我們通常所吃的某一種乾酪相仿。這裏的男子都蓄着鬚，頗爲英武；女子的身材頗大，但並不醜陋。她們的頭髮都編成辮子，頭上戴着小的圓形帽子以及各種銀製的飾物；這些女子與我在喀什米爾其他各處所見到的完全不同。

到達了樹木線以上後，我們遭遇到雨雪，因此在抵達冰山時已衣褲盡溼，而且因高度的原故，氣喘如牛。我們在冰山脚下的大冰穴中休息了一下，結果我發覺脚下的草鞋上斷了一條帶子，有了一個間頭的藉口，因此便踏上歸途，皆大歡喜！

在喀什米爾美麗的山景中，那些山上的草原亦是一種美景。在一個稱爲「古爾瑪格」的遊覽地點上，有一部份草原被改造成了個哥爾夫球場，但是後面的景色實在太引人入勝，因此極難將注意力集中於哥爾夫球上。

遠遠的許多積雪的高山，好像是對我們的挑戰，我們的車子雖暫時失去了效用，但爲什麼不再進入那車馬不通的喜馬拉雅山脈中，而向「小西藏」跋涉，一覩這五穀豐盛而與喀什米爾完全不同的地點呢？這兩個地方對比起來，便像處於兩個星球上一般。

進入西藏高原的缺口

因爲這種動機的吸引，使我們從喀什米爾山谷的背面——卽向東面的開口——離開了常地。我們駕着車從色林那加行了四十哩，抵達了拔海八千五百呎以上的索那買格，意卽「黃金草原」，這是汽車所能達到的限度了。我們在這裏將用具等搬上了六匹馬，自己亦騎上了馬背前進。同時我們又在此第一次見到拉達克的人民，他們穿着毛氈的長靴，家中自織的羊毛長袍，戴着很小的帽子，這些帽子便像從遠處拋在頭上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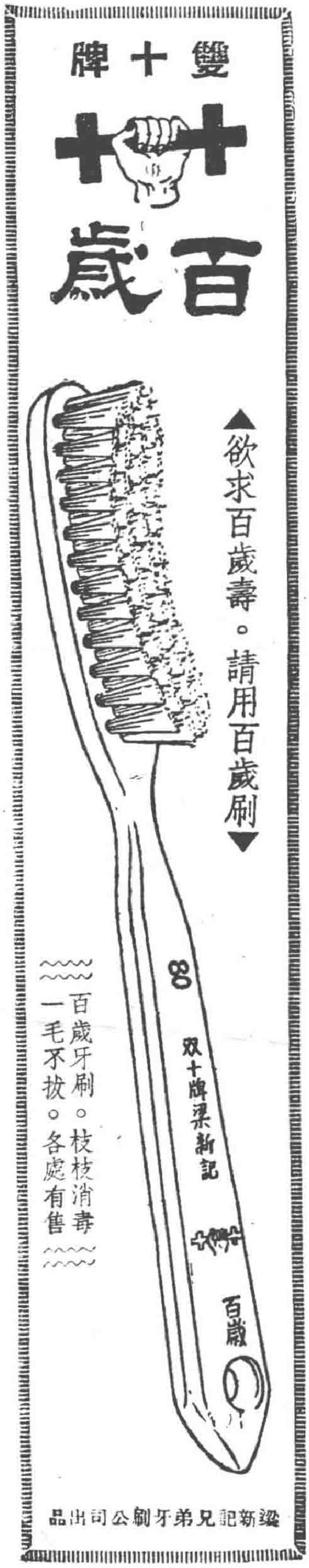
這裏的天氣極冷，在第二天早晨要解開馬背上的物件時，我們發覺手都麻木了。初昇的旭日，光芒還沒有達到山谷中，但是已照在高聳的積雪山頂上，使那些山峯隱約可見。穆罕默德在前帶路，領着我們經過滿佈白霜的田地與樹林。不久後，日光照耀到地上，如千萬面發光的小鏡子。在行了約九哩路後，好像已到了山谷的頂端，但是穆罕默德向東北方的上空指着，我才看見在樹木之上，有一條狹隘的小路沿着峻險的山崖向前，這條路便通到那進入西藏高原的唯一門戶「查奇孔道」(Zojila)。查奇孔道是這方面數哩內喜馬拉雅山脈所有的唯一缺口，這孔道的最高處在海面以上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呎，四周的高山則平均爲一萬八千呎。

但是那個印度教的助手喇姆勞却在向南方觀看。他指着遠遠的地方說：：「那邊是阿瑪那山洞，這是神話中所說我們的「大自在天神」，專司毀滅與再生者所居之處。從遠古時起，無數印度教徒便每年來此膜拜這神。這神便化身成一塊冰石。對於印度教徒，這聖谷便等於同教徒的麥加。

我們的心房雖然劇烈地跳動着，但仍舊向上行進。這時的道路已成爲驚險的山邊的一條狹路了。除了少數美麗的銀樺樹外，絕無其他植物生長。在這個死靜的世界中，我們好像不幸的一羣，留落在月球或其他無人居住的星球上一樣。

正當小路轉彎時，突然見到一小羣西藏的旅行隊，更增加了這種處於另一世界的感覺。這羣西藏人的爲首者，是一個皮膚皺癟的老者，穿着一件齷齪的羊毛長袍，袍子上還掛着一條長的辮子，以及不少布製的驅邪符，從頸項四周散開來。帽子很隨便地罩在頭上，他對我們作了個頗愉快的招呼。

在卽將到達山頂以前，我們停下來對數千呎之下那青翠豐饒的喀什米爾山谷作最後的一瞥。這樣肥美的山谷，對於來自寒冷的中亞細亞的那些粗暴强硬而骯髒的蒙古遊牧民族，該是多好的一塊天賜之地；無怪他們的後裔要在這具有天然空氣調節的山谷中，建造地球上的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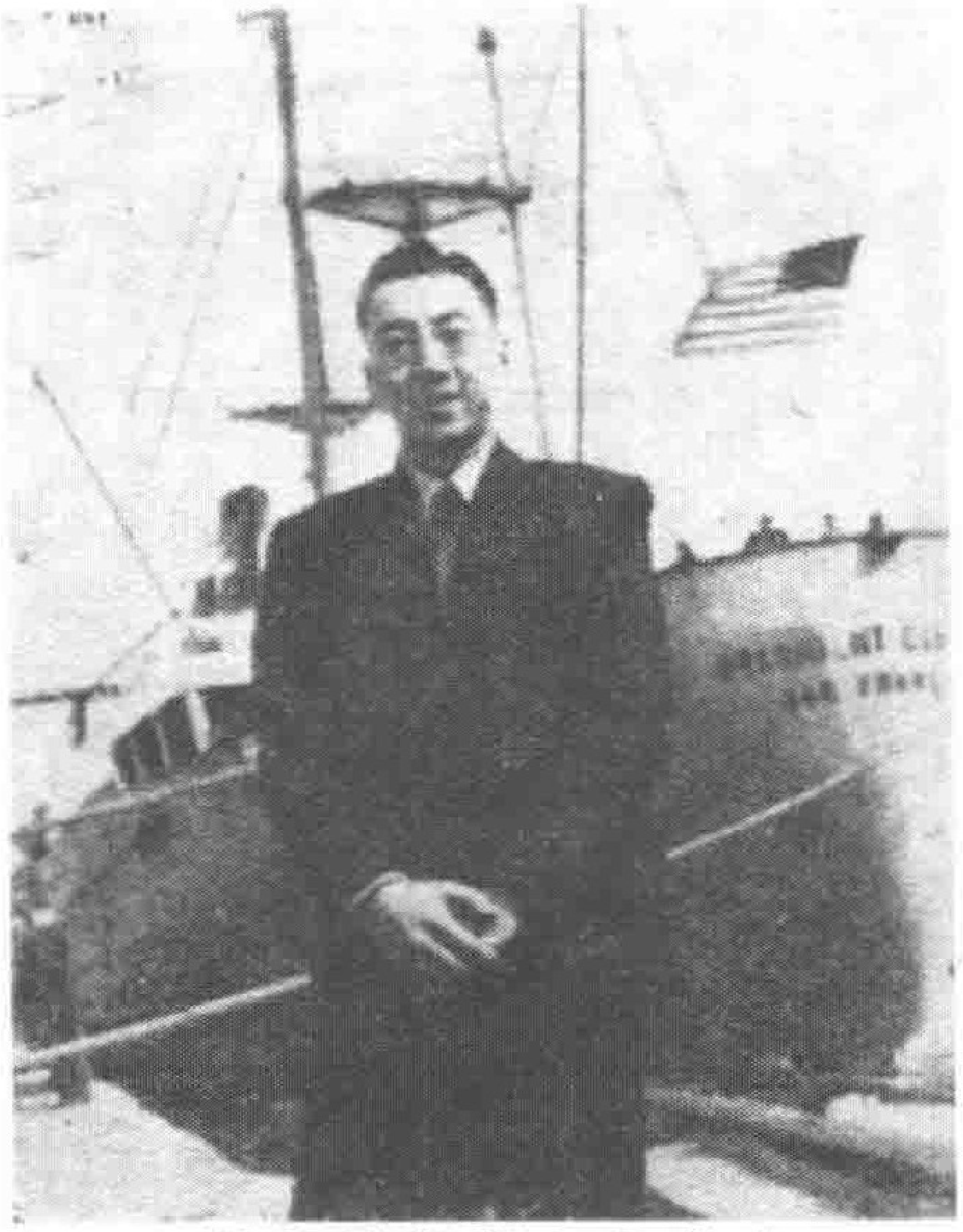


六〇一〇八八

旅美見聞

第一函：在克利扶蘭輪上

李瑞驊



本文作者離埠時留影

我自交大畢業以後，任事已近二年，久思赴國外繼續進修。今春倖得美國意利諾大學獎學金，夙願克遂。惟乍別親友，萬里遠行，不無依依，爰就見聞所及，隨時劄記，函寄家人，藉以告慰。

克利扶蘭總統輪三等艙房間，共有舖位八個，面盆一只，全日供給熱水，衣橱八具可置零星物品，亦頗方便。艙位雖低而無窗，幸有冷熱空氣調節及電扇，可以日夜開用，故不覺悶熱。

二樓飯廳內部佈置，與上海第一流餐室相彷。吃中國飯菜，三葷一湯，都是廣東口味。吃飯時間，早餐七點三刻，午餐十二點正，晚餐五點三刻，有美國人黑人馬尼剌人服侍，極爲客氣。

上層有休憩廳，富麗堂皇，一切裝飾，俱臻上乘。地板用橡皮製成，鋼板牆壁，塗鮮艷色漆，燈泡都是隱藏，頗爲悅目。門窗皆爲一吋厚的白玻璃。有門能自動開閉。椅子都是皮面沙發，坐着閒談，甚爲舒適。

每星期二四晚上，可看電影，較滬上美琪影戲院頁好多多。有二層甲板，可供我們憑欄觀看，往來散步。三等客人亦可至頭等艙遊玩，不加禁止。浴室分淋雨浴和盆浴二種，共有數十間之多。毛巾肥皂齊備，所以我每天洗澡一次。

同船乘客，都是從美國同香港的僑胞。自上海到美國的客人，祇有十位左右，所以我們平時都說英語。雖然覺得有些隔膜，但是和他們交談，覺得新鮮有趣。同室有王君，也是上海上船的，他是衞生部派遣出國研究神經系科的。我同他到船中各處遊覽，乘自動電梯，每層每間都到過。有坐憩間、健身房、乒乓室、跳舞廳、酒 間及吸煙間，一切裝修設備，可謂盡善盡美。就是服務的侍者，也穿了畢挺的制服，極爲神氣，而有禮貌。

今天是三月十日早晨九時開船離滬，一路風平浪靜，無暈船之苦。日間打乒乓，晚上看電影，不覺寂寞。後天早晨，可達香港。

十二日晨抵香港九龍輪埠，承邱姨母熱誠招待，同遊九龍青山等處，晚上宿於九龍寓中。十三日又蒙伴遊香港市街，坐上山吊車至山頂一覽。下午在輪埠道別。

香港新建築很多，因既需鞋費（即上海所謂頂費），房租尤較上海爲高。各處內地商賈，陸續到港設廠造屋者日多。

十六日晨九時，到達馬尼剌。上岸同行者五人，先乘汽車環市一遊。中午在亞李酒家吃飯，係粵僑所設，承祖國同胞熱誠招待，詳告當地情形。彼等能說近十種言語，因菲列賓土語，計有十二種之多。

吾國僑胞在此經商者頗多，佔全埠人口十分之一二。據云經濟市場，操之福建僑胞之手，同廣東僑胞，賺得錢後，即攜返祖國。但福建僑胞，皆久居不歸，並娶當地女子爲妻。世代久遠，根深蒂固，在當地極佔勢力。非地土人幾無法與抗。故近日菲政府頒令，在二年之內，中國僑商須出賣其產業，祇能投資而不能霸佔。這次戰爭，僑胞捐錢頗多。故中菲人民感情，尚稱融洽。所可慮者，共黨勢力頗大，至今烽火未熄。山區丘陵之地，戰鬪頗爲劇烈。據說自中國沿海竄入，故我們上岸時，被查甚嚴。

余因非地治安不靖，返船後即未上岸。中午一時啓椗，直駛火奴魯魯，在船飲食已甚習慣，生活亦有規律。體重較前略增，約爲一百四十八磅。

自馬尼剌至火奴魯魯，共四千七百餘海里。每日行駛四百餘海里，須十一日之久。我們離馬尼剌之後，二三天中曾遇小風浪。同船乘客十之八九皆臥床不起，嘔吐之聲，不絕於耳。有曾在美海軍服務者，亦感暈船之苦。進餐時間飯廳中寥寥幾人。我幸能飲食如常，未曾間斷，晚間安睡，精神殊佳。

船上娛樂頗多，可打乒乓、划船、騎脚踏車、游泳等。每星期二四有電影，星期三五有音樂，不覺無聊。

同船乘客多數係赴美僑胞，求學者祇五六人。平時能通上海語者二人。平時交談皆用國語，與華僑談話，則用英語。因彼等所說之台山語，較廣東語更難聽懂。

乘客中有外交部派往加拿大之張副領事，舊金山之陳副領事。互相攀談，甚爲融洽。

今日我在船上理髮，理髮師是一位專家。據說是美國理髮大學的教授，人家都叫他Prof. Butter，雪白的頭髮，戴了眼鏡，的確很像教授模樣。美國理髮的職業，並不低級，因爲他和醫生一樣，須要資格和執照。每剪髮一次美金一元，洗頭再加一元，修鬢五角，噴香水二角半，如做全套功夫的話，需美金四五元之多。合算法幣實在數目大得驚人。我早上先去和他約定，下午才得理髮。因爲他生意興隆，每月薪金，大約美金五百元左右。

船上的人事組織，和軍隊裏差不多。船長的制服，肩上四條金線，辦事部長及機務間長爲三條線，各部份領班爲二條線，小頭目一條線。各人的職務劃分得很清楚。彼此無須敷衍奉承，權位的高低輕重，亦不甚重視。所以積二三十年經驗，而尚在做水手者亦頗多。

每隔三日，大小職員有救生演習一次。雖耗費時間較多，但萬一遇有意外，就是熟練的能手了。

現在總統輪是用Radar駕駛。在二三海里外，如有障礙物，即可測知。故把舵者職位不甚崇高，每駕駛二十分鐘，須至船桅作瞭望一次。並在船的四面巡視一周。行駛的速度約十八．六海里，每二十四小時約行四百三十海哩。即風浪較大，氣候不佳，亦仍照此速率行駛。

廿六日可達火奴魯魯，我擬同王博士及董浩雲資耀華諸君上岸同遊。

第二函：經濟旅行在美加

這一次萬里長行，三月九日離開上海，經過了

香港，馬尼剌，火奴魯魯，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紐約，華盛頓，多期都，沃太華，滿地可，等合地，差不多都是美加兩國的大都市，又參觀了著名橋樑十餘座，大學八所，遊覽了 Grand Canyon 的風景區，Niagara 的大瀑，Hollywood 的不夜城。離開了祖國彈指已過三月，想到一路上輪船火車的憧憬景象，似乎是人生一種不平凡的際遇，憑着我堅强的體力，忍勞的精神，完成了美加的經濟旅行。

我對於旅行中食住行三項，預先都深加考慮，如何可以節省費用，腦中縷縷不斷地，記着法幣與美元的折合率，多耗美金一元，是流去了祖國的一滴血汗，所以常常精密計劃我的行程，使不浪費我的金錢，行李箱子的寄運，公路車和火車票價的比較，旅館宿所的選擇，都是預先計劃的，未到一地之前，發函與同學及戚友，曉得何日何時可以到達，他們便等在輪埠車站迎接，如此我有了引導者，不致有人地生疏之虞，有時我到了一地，便加入當地的觀光團，可以遊覽名勝和風景，省却我翻閱地圖的麻煩。

我到了加拿大之後，時常想起我的同學們都要來美加進修，很要知道一些沿路的經驗。因此將我記憶錄出若干條，作爲旅行者的參考：

一、在美國海關檢查行李，漫無標準，全靠旅客的幸運，檢查時可由自已前去請他檢查，有時他們翻看非常馬虎，倘使被他們發見了漏稅的東西，就要仔細檢查，箱底角裏也要翻到，就是贈送友人的禮物，亦在抽稅之例。未檢查之前，叫你塡寫攜帶「衣物單」，要塡得技巧些，有許多零星東西，自已用的，不必太詳細，否則也要照例抽稅。

二、在美國搬運行李，最是費錢，遠的地方可直接運寄，到加拿大的行李，假使不巧的話，你要付二次關稅，笨重行李無論如何不要運來運去，你叫 Taxi 每停留一處，須美金十元左右，數目相當可觀，如你到加拿大的話，你在美國買赴加火車票後，笨重行李即由車站直接運去，不取分文。

你隨身攜帶一只手提皮箱，一只公事皮包，不必需要脚夫，因爲脚夫提帶行李，每件收費須一角五分至二角，自已仍舊要費心照顧的。

在美國火車站，有一種保管行李鐵箱，彷彿銀行裏的保管箱一樣，約一呎×一呎半×三呎的大小，你可把你的手提小皮箱放在鐵箱內，把門關上，扔一角錢進去，門就鎖住，上面的鑰匙就可拔去，隔天你去拿皮箱的時候，就把匙鑰去開，十分便利的。

你用你的小皮包，放些襯衫牙刷以及其他重要的東西，就可以去租旅館，這樣豈不方便，否則你要花費不少錢呢！我這次旅行，最有用的，是只公事皮包，可放很多東西，並且攜帶便利。

三、買公路車票 Coach，須說明爲學生，從中國來至某處讀書，票價可便宜25%。

舊金山至芝加哥，如你乘公路車，從洛杉磯走，毋用多花錢，且可向公司索一至 Denvor 的來回票，說去遊覽，可以免費，因你坐這家公司的火車，雖路程不經過該地，但因與別家公司競爭起見，可奉送你免費票。

公路車晚間駛行時，車中可以睡覺，因坐椅可以傾斜，使得身子舒適，到了早上可至 Wash Room 洗臉，公共汽車因晚上不能睡覺，吃食又貴，反較 Coach 爲貴。

四、在車上吃飯最貴，須一元半至二元，有 Full Call及La Salle兩種，前者爲整套菜，亦需一元半左右，後者爲點菜，需三四元，你須認清菜單，切勿亂點。

在加拿大滿地可，Montreal 食物甚爲低廉，比美國約便宜一倍，在餐館內吃整道菜約五六角，在美國總需一元多。

我在美國，有時常常坐在 Bar 上吃火腿三明治及 Hot Dog，以此充饑，比較經濟，倘然盡量的吃，未免化費太多了。

在餐館吃飯要小賬，需一角至二角，Bar 小食館及 Cafeferia 自助餐館可無小賬。

五、沿途如欲遊覽，可先翻閱火車時刻表，晚間睡在火車上趕路，如覺疲勞，就可下車租旅館住，趁下班車行，極爲方便，因爲美國火車和電車一樣，每隔一二點鐘即有，可隨時上下，同一車票，中途可以下車，不受拘束，且無快車慢車的分別。

六、遊覽可以加入遊覽團 Grey Hound Siggt Seeing，團體分好幾種，遊程及價目不同，最爲經濟，每一車站皆有 Tourist 指導可以詢問。

七、美國人很客氣，你祇要說剛從中國來，他們都很願意幫忙，往往會陪你至目的地。甚爲熱心，一有問題，你即須向人問訊。

八、舊汽車切不可買，在舊金山比較紐約要昂一二百元，修理一次至少要十幾元，且坐了汽車，晚上你要住宿旅館，反爲費錢，再有美國汽車在公路上行駛迅速，肇禍最易，初到時不熟悉駕駛術，切勿嘗試。

九、在美國整脚的東西都不適用，故須擇經久耐用的帶來，反而省錢，在美國着衣服也要整潔大方，因爲攸關祖國體面。衣着太差，自已也覺得不好意思。

十、在睡衣無大用處，因室內都有水汀暖氣，晨衣及浴衣極爲有用。

十一、中國學生初到美國，可暫住青年會YMCA，因爲美國旅館奇貴，每天自三四元至七八元不等。



長篇小說

一路福星

恨水

（七）

第十三章 坐以待旦

異性的朋友，交情到了比較深切的時候，無論怎麼樣，也逃脫不了戀愛的鐵鎖。那理由很簡單，因爲他和她生理不同，細胞就要作祟。歸效光原知道黎嘉燕是位高傲的女性，始而是只對她作個試探性的戀愛，若是儘管碰壁，那就掉換航綫吧。可是她就往往在高傲的性格下，給予一個率直而溫柔的答復，越是讓人覺得這盛情可感。所以他也就常作那進一步的表示，向她作更懇切的談話。爲了話有些彈性，不免帶些幽默味。黎嘉燕也覺得這辦法是對的，跟着就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她突然的呼喊着上帝，也正是如此。說了之後，她見歸效光愕然相向，便笑道：你覺得我這話太嚴重一點嗎？歸效光道：的確是嚴重一點。我有什麼對不住你的事嗎？你怎麼說我太殘忍了呢？黎嘉燕道：分明是你把我征服了，怎麼反說我征服了你呢？歸效光笑道：原來如此。不過你說的我還是不解。黎嘉燕將那杯茶喝完了，又繼續的斟了一杯，把杯子放在棹沿上，笑道：是你帶來的茶杯，我回敬你這一杯罷。歸效光點着頭說聲謝謝，然後端了那杯茶喝了。心裏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痛快，只是望了她微笑。她指着那包大花生道：你也吃一點罷。他將一張方凳子拖過來，挨了棹子坐下，笑道：我走了，你是很寂寞的，留着你慢慢兒的剝了消遣。黎嘉燕笑道：這話你不覺得自負一點？我們以前交情並不這樣深厚的時候，我也並沒有感到寂寞。歸效光道：正是如此。你原來沒有我陪伴着，也就不會覺得侶伴是可貴的。及至有了侶伴，就會覺得侶伴是人生很需要的了。你不以爲我這話又過分一點。黎嘉燕望了他微微一笑。她身後面就是床鋪，她微微的抬起兩隻手來，想伸一個懶腰。可是她兩隻手只舉平了肩膀，又放下了。身子向後倒着，靠了堆疊的被褥半坐半躺，將一隻脚在床沿上懸着，不住的搖幌，笑道：效光，我有點疑慮，我們的友誼，是不是進步得太快了一點？歸效光道：這也不見得快吧？古人有一見傾心的。黎小姐笑着連連搖頭道：你這個譬喻，要不得，要不得！歸效光道：離開四川很遠了，你還說着四川話。她笑道：那是多年的習慣，一時怎能丢開得了。效光，你提到這話，有點王顧左右而言他吧？歸先生嘻嘻的笑了。黎嘉燕點點頭道：男子們就是這樣，把話試探着女子，若是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反應，他就得又跟進一步。你說是不是？歸效光將手絹包打開，取了花生慢慢剝着，笑道：也許是這樣。不過你那個性，似乎不應當向你說話太直率一點。黎嘉燕道：你覺得一見傾心四個字，那還不够直率的？歸效光笑道：這是我欠考慮，用典不妥，我若是說古人有傾蓋成交的，這就要得。黎小姐望着他默然了一會，笑道：這個我也不去計較。朋友熟了，說話自然是很隨便的，若處處用心，那又是胸有城府了。歸效光一面說話，一面剝花生，剝出了花生仁來，他並不吃，都放在一塊白紙上，這就托了那張紙，放到棹沿上，笑道：你吃幾粒罷。她聽說只是笑，沒有拒絕，也沒有坐起來接受。歸效光坐在她對面，對她看着，料到她是有點難爲情，於是也就搭訕着剝了花生殼，檢着花生仁，一粒一粒的向嘴裏拋着。他在咀嚼着花生仁的時候，就沒有說話。黎嘉燕道：你吃過了晚飯沒有？歸效光道：下了車子，一直忙到現在，就沒有停止過。那裏談得上吃飯？黎嘉燕坐起來笑道：那末，我請你去吃晚飯，走罷。說着，手扶了棹子站起來。歸效光道：我們倒不必客氣，誰請誰都無所謂。這不但是我的看法如此，所有我們的朋友，看法都是如此。說着，在床上將黎小姐一件呢大衣提起，要給她穿上。黎嘉燕瞅了他一眼，笑道：這都是你不好，作事太現形跡了。你看，我還沒有走，你就給我穿大衣。她說是這樣的說了，但她依然伸着兩手，插進袖子裏去。歸效光就提着大衣的領子給她把衣肩提了上去。笑道：這些事情，那是相當客觀的。你說我作的不好，也許在我看來是作的正好。黎嘉燕就輕輕推了他一下，笑道：還說呢，這都是男子進攻女子的手腕。可是女子們也就是有這麼一個弱點，受不住男子們這樣的進攻。當男子們這樣服貼的伺候着她的時候，她明知是男子進攻的手腕，她不但不去拒絕，反是感到舒服。她在這一推之後，就引了歸效光下樓。他問道：那末，在你看來，這是不是可以算得舒服呢？她笑道：別說了，人家聽到，也現着欠莊重。歸效光笑着，心裏非常的感到痛快，眞成了她那話，彼此的友誼，是進展得太快了。和她就在這條冷街上，找了一家小館子，共同吃過晚飯，將她送回小客店的時候，那劉太太的孩了，已經在窗戶裏向下望着了。黎嘉燕低聲笑道：劉太太已經回來了，你

不必把我送上樓了。早點兒休息，也可以培養培養精神。歸效光倒也贊成她的話，就告別了，自回對過的小旅館。他在這小樓上，和兩位單身同件，余有慶楊則安，共佔了一間臨街的小屋子。這裏只有一張床，余楊兩人讓給他睡了，爲了他年長，也爲了他路上出力最多的原故。這時，天色昏黑了，伙計已送了一盞桐油燈在棹上。那燈油碟子裏，點着兩根燈草，只有紅豆大一點火光，照着屋子裏混混沌沌的。余楊兩人，已展開了鋪蓋捲在地板上睡着。歸效光道：我以爲我回來安歇是很早了，你兩位睡的更早。余有慶在被窩裏伸出頭來道：不睡怎麼辦？這個小鎮市上，又沒有地方可去。這司機眞是開玩笑。眼看到貴陽只有九十公里。趕一趕路，三四個鐘頭可到，偏是把我們留在這地方過一夜。明日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車呢。歸效光道：剛才我們在飯館子裏吃飯，每輛車上，推了一位代表和那朱隊長交涉，問題已經解決了。每輛車出五加侖酒精錢，貼補他們的損失。錢也交過去了，明天八點鐘，從從容容開車，可以趕到貴陽吃午飯。楊則安由地鋪上坐起來問道：那末，這件事，公路局也是知道的了。這似乎不大妥當。歸效光道：現在公路上是百分之七八十，規規矩矩了。民國三十一年以前，汽車跑國際路綫，那些花樣就是寫一本專書，也寫不完五加侖酒精，算得了什麼呢？那幾年，我都想跟車子跑兩趟國際路綫，無奈是沒有成功。我有兩個朋友就是跑國際路綫跑發了財的。那個時候，公路上車子到處拋錨，不用說帶貨，就是拋錨，也是好財喜。余則安道：拋錨怎麼會是財喜呢？歸效光道：譬如說，我開着公司的車子，長路有救濟站。在半路上遇到一輛商車，他們壞了一兩種零件，在路上拋錨。他就來和我商量，把壞零件，掉換我的好零件。我就看他運什麼貨，貨搶到碼頭早一天有多少好處，就按了那情形和他要錢。說好了，把車子上好零件換給他，就可以得一筆大錢。余則安道：把好零件換給人家，人家車子走了，自己可拋了錨了。那不和人家作替死鬼嗎？歸效光道：當然是這樣。公司裏的車子給它在路上拋三五天錨，有什麼要緊，損失是公司裏的。好在前後有救濟站，託順便車子帶個信，自有人來救濟。車子上的零件，公司裏自也會重新配好。至於下山關油門，把油節省着出賣，也都是這一路手法。所以那個時候，還是公家的汽車，最容易壞。於今滿眼都是美國汽車，輪油管通到了昆明，外國貨全由飛機論噸的運了來，這些花樣都過去了。天理良心，大家勝利回家是一場喜事，補貼五加侖酒精，算是賀錢，那也太值不得介意了。我們化五萬元由重慶坐車到衡陽，那是再便宜不過的事，還有什麼話說。余楊聽了這種報告，倒也是新鮮事，索興和他談起來。直談到桐油燈油盡燈枯，方才睡覺。旅行的人身體疲勞，最容易入睡。大家停止了說話，就都睡着了。歸效光睡着一個稍長的時間，夢着在雨陣裏奔跑，雨點把週身的衣服都打濕了。涼浸骨髓。於是在雨陣裏拚命奔跑，想找個躲雨的地方。驚醒過來，眼前昏黑，但聽到那臨街窗戶上的糊紙，正是呼嚕呼嚕被風括着響。睡在被子裏，不但沒有絲毫的暖氣，而且覺得脊梁骨裏有一股冷氣覆射出來，只覺週身隨之發冷，先是把被條捲着身體緊一點。解決不了冷，再把被條捲緊一點，可是那被絮壓制不住身上的冷氣向外射，最後，身上就發起抖來了。余有慶問道：歸先生，你還沒有睡着嗎？冷得厲害。怎麼辦？歸效光道：怎麼回事，外面變了天了嗎？但一點聲音沒有。楊則安道：兩位都醒了嗎？冷得我實在睡不着，我們起來罷。三個人在黑暗中說話，都摸索着衣被響。歸效光道：那位有火柴，把火點上了，我們坐起來綑行李，坐着等天亮罷。余有慶果然摸索着，在被褥下面找得了火柴。連擦着幾根火柴棍，由地鋪上站起來，看到桐油燈碟子裏，還有兩根燈草的焦頭子，就搶着來點上。在火柴豆子那麼光的情況下，大家跳起來，趕快把綑藍裏的洋燭找出。將燭點了，大家忙着綑鋪蓋。把行李收拾好了，余有慶道：我們就搬上車站嗎？歸效光道：天還沒有亮，我們當看看是幾點鐘。說着，抬起手表來，就着燭光看時，還是四點三刻。他哈哈的笑道：糟了！冬天夜長，要七點鐘才能够天亮。就是天一亮馬上搬到車站，還有兩個多鐘頭呢。怎麼辦，我們：：說着，他搔搔頭髮表示了想不出辦法。楊則安道：我們根本是冷醒了的，要睡是不能再睡。坐在這裏，沒有水喝，也沒有火烤，還兩個多鐘頭，似乎也不容易度過。余有慶身上穿着短襖棉褲的。這時，他將一件青布棉大衣穿起來。接着，把帽子也戴上。他似乎還嫌不够，余校長給他加暖的一條破舊毯子，也牽着披在肩上。歸效光笑道：你這孩子，怎麼這樣的怕冷？楊則安笑道：不是假的，眞有點冷。也許貴州的氣候，和四川有些不同吧？他是穿長袍子的，也把一件黑的粗呢大衣也加了起來。兩手緊緊的抄着大衣袋，把衣服箍得更緊些。歸效光看了這樣子，身上也就引起了一陣寒氣。不由得呀了一聲道：果然的有點冷，我也得穿件大衣。說着，他將大衣被上，就在鋪蓋捲上，和楊則安背對背的坐着。我笑道：有慶老弟，你也在這鋪蓋捲上坐着罷。我們可以擠出一點汗來。余有慶果然和他們擠了坐着。約莫是十分鐘，他首先感到不舒服，兩手抄了棉大衣的袖子，在屋子裏來回的走着。他每走一步，那樓板搖撼着格格作響，連棹子上的茶杯都震撼得互相撞擊着作響。歸效光道：老弟台，你怎麼在這樣的小樓上散起步來？余有慶笑道：我身上簡直像冷水澆了一樣，我實坐不住了。三人正說着話，聽到余自清在隔壁屋子裏叫着好冷。接着，在門縫裏看到隔壁屋子裏先有了燈光，然後聽到隔壁屋子的摸索聲，行李移動聲，

腳步聲。歸效光道：天還早着啦，校長也起來了。余自清在那邊屋子裏問道：天還早，怎麼你們又起來了呢？余有慶道：在被子裏越睡越冷，這養龍塲不知道是個什麼地方？余自清道：這不是這地方特別冷，乃是這旅館的屋子四圍透氣所致。睡着冷，倒是起來的好。歸效光道：我倒沒有想到，勝利復員，還是這樣的辛苦。則安，長夜難熬，來枝烟罷。他在大衣袋裏摸出火柴烟盒，反手遞給楊君。楊君接過了烟，笑道：我雖是不吸烟的，可是坐着實在無聊。我們這同伴裏面，不少的太太小姐們不知道她們也冷得坐起來了沒有？坐起來又是怎樣的消遣呢？歸效光正是想探聽黎小姐情況如何？只是夜深了，不知道樓下面的店主人起來沒有？若去開門，恐怕驚動了同伴。人家這樣說着，他就接嘴道：這倒是我的責任，讓我先探望探望罷。他於是走到窗子邊，將紙格窗戶輕輕的拉開，早是一陣寒風，迎面吹來，那冷氣由領口裏直鑽進去，鑽到胸脯子裏去。他不由得將身子向後一縮。但他不肯中止，將兩手抄着大衣，伸頭向窗子外看去。這時窗外這條寒街，洞黑無光，抬頭看看天上，也是不見一粒星點。這就立刻掩上了窗戶，因道：大概只有我們住的這家小客店是座冰窖，別家旅館都不見燈火，人家都睡着呢。我們談談好聽的罷。這樣，也就會忘了這寒夜之苦的。他復又坐到鋪蓋捲上，和楊則安背靠背的擠着。余有慶笑道：談什麼好聽的呢？在四川的時候，說到我們那一天把日本鬼子打出了中國，說到那一天大批飛機轟炸東京，那就是最痛快的事。現在這些最痛快的事，我們都也經過了。於今我們勝利回家，這滋味也不過如此。楊則安道：不能我們老是這樣過辛苦日子吧？比如我們明天到了貴陽，那就痛快了。歸效光笑道：果然如此。再過一個禮拜，我們就到了漢口。我們可以走着平整寬大的馬路，上可以吃到大魚，再過十天，我們就到了南京，上夫子廟吃早點去，菜包子，燒鴨乾絲，油酥燒餅，闊別了十年的風味，都可以嘗到了，這不很有趣嗎？余有慶道：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我們一路吃着辛苦都在所不計。我也來枝烟提提神。於是三個人繼續着抽烟，繼續着談話。楊則安是沒有到過下江的。每當歸余二人提到最有興趣的事，他就少不得問上一兩句。問過之後，余有慶大加形容，如揚子江裏的大魚，像一條肥猪，火車像一排房子在陸地上走之類，聽的人也都覺得前途是一片光明。直到夜空裏前後雞聲亂叫，大家才覺得天快亮了，停止了談鋒，起身收拾行李。余有慶又增加了一枝洋燭放在棹上，這倒發現了屋子裏成了一個霧洞，三個人吸的紙烟是太多了。這時，小客店內外，都有了人聲，打開窗戶來看，天已亮了，街外的原野，鋪着不成片斷的白色物質，像是有人在大地上分散了幾千張棉絮。歸效光道：怪不得天要亮的時候，那樣子的冷，原來是下了雪了。余有慶道：沒有陰天，恐怕不是下雪是打的濃霜。這樣的濃霜，四川沒有，下江鄉下是常見的。歸效光道：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不走長路的人，那裏會有這種經驗？他說着話，就近了窗戶，有人在半空裏答道：半夜裏把人冷醒了，起來太早，睡又睡不着，你還有這種雅興呢。他看時，正是黎嘉燕起來了。她在對面小客店裏樓上，打開了窗戶，支起鏡子在棹上，正舉了梳子，對着鏡子梳攏頭髮。歸效光向她搖搖手道：這個不好。天剛亮的曉風厲害，你怎麼對了窗戶坐着。她笑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樣的大紙窗戶，到處是眼，到處是縫，打開和不打開，有什麼分別？我們的車子有開的消息嗎？歸效光道：經過我們昨晚在飯店的磋商，不會變更的。每輛車子，代付五加侖酒精錢，豈能再有問題，可以開車了。人家也很體諒旅客的，昨天約好了八點鐘開車，讓我們可以睡到六點半鐘起來。十二點鐘以前，趕到貴陽，我們可以在貴州省會，吃餐好午飯。她笑道：吃好午飯你請我嗎？余有慶在窗戶裏伸出頭來，向她笑道：黎小姐，你放心，我們在綦江打過賭，到了貴陽，要歸先生請客的。她問道：打什麼賭？他道：我們說這話，你不也在當面嗎？請我們吃一頓，有你們的好處的。他隔着一條街，臨窗這樣說話，聲音非常之大。黎嘉燕只看看他，沒有作聲。歸效光拖着他到屋子裏，向他抱着拳頭，連連的和他拱了幾個揖，笑道：老弟台，你這樣的叫法，我不要緊，她會生氣的。余有慶道：我又沒有說你兩個人要訂婚，她生什麼氣呢。就是訂婚，那也不是什麼壞事，爲什麼：：歸效光一伸手，將他的嘴握住，然後向他一鞠躬。笑道：老弟，我請你就是，不要叫了。這連隔壁屋子裏的余家人都哈哈大笑。

第十四章　同遊貴陽

這邊樓上的哈哈大笑，讓對過樓上的黎小姐和劉太太也聽到了。黎嘉燕雖不知道這詳細情形可是這個出發點，她是揣摸得出來的，她只默默去收拾她的行李。劉太太道：男子漢就是男子漢，半夜裏凍醒過來，現在又要收拾行李上車站，還這樣哈哈大笑。黎嘉燕笑道：大家笑笑也好，藉此可以忘了疲勞。劉太太把手上栓着的一個小包袱提到黎小姐睡的床上，兩手按住包袱，向她笑道：黎小姐，我有一句話，不知道當問不當問？黎嘉燕也忍不住笑，將手理着鬢髮，對窗子外面看了去。劉太太道：他們好像是要在貴陽請你和歸先生吃飯。若果如此，我也加入一股，好不好？黎嘉燕笑道：你不要信他們開玩笑。我們：：不，我和歸效光也不過同事關係而已。眞不要開玩笑！說着這句話時，他將臉色沉下來。劉太太看到她這樣一本正經，自然不敢跟着把話向下說。可是不到十分鐘，歸效光就來了，而且他後面還跟着一個力伕。他向黎小姐道：我把你

的行李，先運上車站，你可以去吃早點。今日開車，是渝筑段最後一課，開出去不會停車的，一直到貴陽入站。你那個身體，是不能再吃虧了。今天晚上我們請他們吃飯。黎小姐聽了，只管向他以目示意，他只好把話突然的停止。把眼向她翻着，不知說什麼是好。黎嘉燕張着嘴正想和他說什麼，可是心裏一陣奇癢，噗嗤一聲的笑了出來。她一笑，歸效光也笑。劉太太看了他兩人這樣的情形，那事實也就更可明瞭的，當然也隨着他兩人同笑了起來。歸效光笑道：二位笑我來得匆忙嗎？我是責任心太重，怕車子萬一開了，把我們扔在這個小鎮市上，那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說着，故意忙碌了一陣，幫同着力伕，把行李收拾妥當了。然後跟着力伕走去。劉太太追到樓梯口上，向下叫道：歸先生，我希望你再來一趟。給我把東西搬到車站上去。我們分工合作，我替你陪黎小姐到飯舖子裏去吃點東西。黎嘉燕笑道：這件事，向來歸他辦，還是由他去辦罷。效光，你回頭要來，可別過十分鐘。歸效光也是看到她兩人都高興，也就跟着高興，走到樓下店堂裏了，他大聲答應道：得……令囉！黎嘉燕在樓上低聲笑道：這個孩子，眞是淘氣。劉太太笑道：黎小姐，我看這樣子，你們的友誼，已經進行到了相當的程度了。 黎嘉燕笑道：其實沒什麼。你越是拿那種眼光去看，就越像那意思了。劉太太看她的表示，並不諱言這是一段羅曼斯，自然用着深一層的眼光去看了。果然，不到十分鐘，歸效光又帶了力伕來給劉太太搬行李。劉太太當然是稱謝不置。歸效光笑道：這沒有什麼，出門的人講的是同舟共濟。我們雖然不是坐船，同坐一輛車子也和同舟差不多。劉太太道：我有什麼幫歸先生的呢？他道：一路之上，黎小姐不是多承你照應着嗎？ 他這句話是不多經意的說着，黎小姐站在一邊聽了，不便否定他這話。劉太太是個女人，知道女人的心理，她也不便在這尷尬情形之下能說什麼，只有一笑。還是黎小姐機靈插了嘴道： 快點上車站罷。 堆着滿地的行李，你不去，可就少一個出力的人去收拾。眞話，不開玩笑。說着，向他使了個眼色。他在這個眼色之下，就不敢說什麼了。他押蓋着劉太太的行李，和挑伕走了。黎小姐開付了客店錢和劉太太帶着兩個孩子去用早點。劉太太却私地裏贊賞了歸效光一番。除了說他精明强幹之外，而且說他對於黎小姐非常的忠實。黎嘉燕和劉太太已混得熟了，也就在言談之間，微微透露了些自己對歸先生的交誼程度。劉太太就約着到了貴陽，大家還住一家旅館。黎嘉燕吃過了早點，也就不迴避劉太太了。買了幾個黑麵包子帶上車站，見歸效光在車廂頂上剛收拾行李下來。 她就迎向前兩步，很大方的向他道：你有點公而忘私了。早上不吃點東西，那就餓到貴陽了。我和劉太太帶兩個包子給你吃。劉太太並沒有花錢，站在旁邊聽了這話，倒不好意思白檢這個人情，可又不便否認。 手提的旅行袋裏有隻熱水瓶，就打開水瓶來，斟杯水給他喝。可是黎嘉燕站在旁邊，却畫蛇添脚的多餘了一句話。她向劉太太點着頭說了好幾聲謝謝。歸效光本來端着杯子就喝的，也就連說謝謝。這讓黎小姐省悟了，姓劉的送水給姓歸的喝， 姓黎的在一邊道什麼謝呢？ 回想過來了，不覺兩腮一紅。口裏說聲上車罷，她就逕自走向司機座去了。這是大家上車的時候，同伴的都擁擠在車後廂門。看到黎小姐這情形，都也覺得她那個保守門羅主義的人，已是承認着門戶開放了。在大家欣喜的情況中，這裏向貴陽的一截公路，又比較的平坦，正好還是個大晴天。因之車子是加速度的向前進行。由烏江到養龍場的一段路上，還不免是重山禿兀。過了養龍場，越接近貴陽，也就越看到山路草木的綠色。接近貴陽幾公里，在四圍山峯中，不斷的發現平谷，偶然有新成立的樹林，在平谷中擁起。在車上的人覺得是艱苦旅途，已告了第一個段落，各人臉上，都表示了欣慰的樣子。十一點多鐘，汽車開進了貴陽的車站。在車子上的人哄然一聲，表示了各人的歡喜。余白清就在車上發表談話道：大家都辛苦了，總願意得一點多時間的休息。這裏到衡陽的車子，明天是不會開的，至少我們可以在貴陽休息兩晚。不過換了一段公路，據路局說，車子也要換大些的，坐車的手續，就顯然不同。希望各位找好了旅館，都通知我一聲，我讓歸效光先生和各位隨時聯絡，以免趕脫了車。我聽說貴陽的招待所是最乾淨的旅館，我決計住在那裏，各位可以到那裏去找我。有不願跑路的，就在車站附近找旅館罷。 他交代完了， 方才下車。這時，旅客不像以往那樣搶着下行李找旅館了。大家把行李堆在車站裏，然後騰出身子去找旅館。歸效光首先就和黎嘉燕商量，也搬到招待所去，一來可以舒服些，二來有個照應。黎小姐當然答應。劉太太和她已相處得很好，也這樣決定了。於是歸效光叫來五輛小馬車，把行李和人，一路裝載進城。大家坐上了馬車，都覺得新鮮。尤其是余家三個小孩子， 笑着搶了上車。 在重慶市郊，雖然也有馬車，那馬車是敞篷的，而且因為市區高高低低，車子根本不能來，只是跑野外的公路。貴陽的馬車，和重慶一樣，是利用了汽車剩餘下的輪帶，只有兩個輪子。不過這車身子和下江相同， 也是個轎式的。 這轎式却也名實相符，比轎子短，比轎子略大，倒順可以擠着坐四個人。黎劉二位帶兩個孩子，共坐了一輛馬車，車伕坐在車轎外橫板上，趕着小毛驢似的馬走。那車子一走兩三顛，走得很慢。車夫索與跳下車來， 在車邊趕着馬走。 黎嘉燕是沒有到過貴陽的，自小在地理教科書上，領教過貴陽，據說是全國省會最小的一個。而且說是街道很窄小。因之這個小省會的印象是很深的。 可是車子進了城， 倒讓她出乎意外， 這裏現出很直很寬的馬

六〇—〇九六

路。兩邊市房，都是兩三層樓的。馬車正經過一截繁華的街市。大體竟和重慶的街市相同。尤其是廣播放音器，兩旁連續不斷的廣播出音樂來。還形容着這個城市，已經是現代化了。不過街上來往的人，大半是走路，很少的幾輛人力車，在馬路上來往。自已所坐這樣的馬車，根本就遇不着。汽車自然也是沒有。偶然有輛吉卜車經過，行人就老遠的讓着。這又很可以知道這個城市是缺少動盪的。走了大半條街，轉入一條巷子，馬車在一片大廣場面前停着，看時，這裏居然有幾所西式建築的房子，夾了廣場對峙。在西式建築的外邊，一座土庫牆的房子，閃出八字門樓。這就是招待所了。進得門來，是兩重院落，由半西式的樓房圍繞着。院子裏兩棵高大的常綠樹，罩着院子裏綠陰陰的，外院的粉牆，和裏院的隔扇照牆，全打掃的沒有一點灰塵，這就先讓人一喜。在帳房裏打聽着還有房間，由茶房引了進去，裏面是油漆的地板，藍格的大玻璃窗。屋子裏的傢具，如寫字檯，穿衣櫥，軟繃床，竟是相當的摩登。余太太走進屋來，先笑道：想不到一路歇着點桐油燈的小店，到今天還可以住這樣好的旅館。黎嘉燕跟着進房來，也是滿面的笑容。她道：這實在是可滿意的一件事。不過這房間錢很可觀吧？歸效光正提着小件行李向屋子裏來，他就接嘴笑道：一路都辛苦了，可以舒服兩天，多花幾個錢，不過一兩天，那也很有限的事。我已和你看好一間房子，你隨我來看罷。黎小姐對於這個建議，不加考慮就容納了。跟着他走。他和黎嘉燕看的房間，在裏院。房間小小的，一床一榻，雪亮的玻璃窗，對着院子裏一叢綠樹。而且這房門在拐角處，又對了一堵雕花粉牆，彷彿另成個部落。黎嘉燕點點頭道：這很好。不過這屋子裏就只能容納我一個人。歸效光道：可是有兩把椅子，兩個方凳。我來了，足可容納。黎小姐望了他笑道：你都是爲你着想。我是說把劉太太母子安頓在那裏呢？歸效光也笑道：她們又何必老擠着在你一處呢？這裏有的是房間，再找一間就是了。我覺得你該有這麼一間屋子，靜靜的休息一兩日。聽說這裏到衡陽的一段公路，更是險惡，我們都應當養精蓄銳，把身體休息好了，度這段更艱險的路。黎嘉燕聽說，抿嘴微笑了一笑。歸效光因道：你覺得怎麼樣？不信任我這個話嗎？黎嘉燕笑道：我沒有什麼不信任你這個話。不過我推想，就是這截路平坦得可以降落飛機，你也還是讓我休息的。歸效光笑道：那末，我總不是壞意。黎嘉燕笑道：雖然不是壞意，你也很自私。歸效光道：我怎麼會是自私呢？黎小姐對他望着，微微的一笑，又連搖了兩搖頭，她笑得抿了嘴，却不肯說什麼。歸效光笑道：你必定以爲我把你引到這間屋子裏，我好來聊天。當然我有這意思，可是你就不讓我來聊天，我也願意你好好的在這屋子裏休息。我很不願意隨便的人和你在一處。她笑道：恐怕你這話，不是普遍的說的，乃是指着……她說着，微笑了一笑，把話忍住了。歸效光覺得她這話很有意思，很想把話跟着問去。 可是院子裏一片的聲音叫着歸先生。黎嘉燕皺了笑道：出去罷，出去罷。我不願意人家開玩笑。說着，兩手就推了歸效光出來。他到院子裏看時，同陣的旅伴，幾乎有一半搬到這裏來了。在大家都請託他的這分情面上，他就忙着和大家找房間安頓行李。忙了一小時，大家安定了，他還沒有自找房間。那位劉太太過意不去，就找茶房給他安頓房間。茶房道：我們已經給這位先生留下一間屋子了。不會讓給別人的。於是就來和他提行李進房。所到的房間，恰好是和黎小姐間壁。兩個窗子相聯。黎嘉燕聽了這邊的聲音，就走出門來看看。見歸效光在屋子裏獨自收拾東西，站在房門口問道：你也住在這裏？他道：大概就剩了這一間。黎嘉燕低聲笑道：那倒巧得很。你必須多給茶房幾個小費。他是你肚子裏一條蛔蟲。歸效光也就嗤嗤的笑了。黎嘉燕道：你還是在養龍場吃的早點，該上街去吃飯了。他問道：不知道余先生劉太太他們都走了沒有？黎小姐道：你打算請客？他笑道：他們走了，我就專請你。她道：他們沒有走呢？他道：我就在旅館裏再休息一會。她笑道：你也太小氣一點。歸效光道：你沒有明白我的意思。假如你不問他們在家與否，願意和我出去吃飯，我有什麼不贊成的。她搖搖頭道：我買點東西在旅館裏吃，不願意出去了。歸效光道：不是抗戰，我們怎會跑到這地方來。 今天到了這意料不到的貴陽，豈能不到街市上去採風問俗一番？黎嘉燕笑道：去是當去，也不見得要和你同走才對吧？他道：那是當然。我們一路出門，出門之後，各走各的好了。說着，逕自到黎小姐屋子裏去，把大衣手皮包取出來，都交給了她。她也覺得彼此關係，十分密切了，就都接受了。於是就帶上房門要走。她笑道：你還是那樣滿身風塵之色。你也當攏攏頭髮，洗把臉。他道：一進房就洗過臉撣過灰塵了。她笑道：你身上這套中山服也當換換。這話提醒了他。看黎小姐不但梳了頭髮，抹了脂粉，身上也換了藍色雪花呢旗袍。這是後方正時新的衣料。 他哦了一聲，就進房開箱子。她笑道：你慢慢換衣服罷。我在院子裏等着你。這麼一說，倒證明了她是有意出去同遊的了。十分鐘後，他已換了一套灰色西康呢的衣服走出來，頭髮自然也是梳刷的烏光。黎嘉燕看到，先抿嘴微笑了一笑。在旅館裏的旅伴，看到他們雙雙走出去時，都注目而視。黎小姐索興來個大方，向人家道：出去看看這復興的貴陽罷。這樣，人家就不能再作笑話看了。 他們經過了許多內地小縣鎖，又踏上了大都市，自然感到興奮。由招待所出來，就正是貴陽繁華的街市。貴陽的城市，原來是很小，經過日本飛機兩次澈底的轟炸，市房燒掉了十之七八，這倒給了一個改造的良好機

會。於是街道放寬了，市房也改得摩登化。原來貴陽的繁華區是大什子（西南地區於十字街口，多稱大小什子），重建以後的貴陽，也還是以大什子爲中心，分出了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大什子以北是最繁華的一段。立體式的新建築，在店鋪門口還有一道走廊。這象徵了貴州天氣多雨，街道上索興添了走廊來遮雨。開着大一點的鋪子，倒多是下江人。黎嘉燕在前，歸效光緊隨在後，順了這條大路走。到了大什子，像一個廣場的樣子，中間立了花臺。再向前，就看到城門了。他們走來的地方，就去城門不遠，走了這截大街，又看到城門，這倒證實了這城區果然是很小的。不過因爲街市已經摩登化了，還不會猛然的感到城區小。黎嘉燕站住了脚道：我們向那裏去？歸效光笑道：這問題問着了我，我還沒有打聽出來這裏有幾處名勝。吳三桂在貴陽建過皇宮，大概就是現在的省政府。此外有個花溪，這倒是個有名的地方，可是那在郊外二三十里路，今天去不了。黎嘉燕笑道：你眞不怕累，也不怕餓。歸效光道：你看，我跟在你後面走路，把出來幹什麼的都忘記了。我剛才看到一家廣東館子，佈置得相當的精緻，那裏吃飯去罷。可是要回走一大截路。她道：那爲什麼你早不說呢？他笑道：我忘了。我：說着，他伸手摸了一摸自己的頭髮，表示出躊躇的樣子。黎嘉燕笑道：你走着路在想什麼。他點了頭道：我正在想一件事。可是我不敢說。黎嘉燕看了他一眼，自行走着。歸效光道：怎麼還向前走，我們該向回頭路走呀。她喲了一聲，回轉身來走着。歸效光道：你也忘了眼前的事。她笑道：我是爲你攪惑得心思亂了。歸效光笑着，跟在後面走。約莫是五分鐘，她回轉頭來向他笑道：大概你又在想，你到底想什麼？他道：我還是不敢說。她道：你說半截話，讓人聽了多難受。你勇敢一點告訴我，行不行？歸效光道：其實告訴你也不見得就是冒犯。我是覺得你今天太美了。我跟在你後面，好像聞到一種香氣。這香氣把我陶醉了。我……她在前面，肩膀閃動了兩下，似乎在笑，但並不回轉頭來。他又道：我這話不算冒昧嗎？她道：你胡說，我身上向來不用香水那些東西。 歸效光道：難道你臉上的脂粉，頭髮上的生髮水，那也沒有香氣？我只覺得你給我的印象越來越好， 甚至你皮鞋走路的聲音，我都會感覺得那是音樂。她又閃着肩膀了，她道：你這個老實人也學壞了。

